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八十一回　骨肉团圆擒狡贼　幽林设伏破强胡

珊瑚正自捏着一把汗，只见玳瑁与陆勉已转过身走回来了。两人的面色都是一般沉暗。珊瑚的心里就似有十五个吊桶装在那儿，七上八落，没有勇气发问。

那少年道：“ 姐姐，这厮说了些什么鬼话？…… ” 玳瑁陡地喝道：“ 谁是你的姐姐，你说的才是鬼话！ ”

此言一出，珊瑚大喜若狂，喘着气叫道：“ 如何？我早知道陆勉是真的了！ ” 那少年则是大惊失色，蓦地打出一把暗器，意欲打伤几个喽兵，乘乱逃走。蓬莱魔女早有防备，拂尘一展，将他所发的暗器全都卷去了。

说时迟，那时快，玳瑁与陆勉已到了他的身前。那少年喝道：“ 你这小子用了些什么花言巧语骗我姐姐？ ” 声音颤抖，显出已是色厉内荏。陆勉左掌拨开他的拳头，右掌五指如钩，劈胸便揪，喝道：“ 这话我正要问你！ ” 陆勉是西岐凤的弟子，招数精奇，内力浑厚，本来就在这少年之上，加以这少年作贼心虚，早失斗志，不过两招，便给陆勉揪住。玳瑁“ 啪 ” 地打了他一记耳光，斥道：“ 你还敢冒充我的弟弟？ ”

珊瑚喜孜孜地走上前来，握紧玳瑁的手道：“ 恭喜姐姐，你终于认出了真的弟弟了。陆勉，你和姐姐说的是什么？怎能几句话就说得她相信了你？ ” 陆勉笑道：“ 我只说了一句话。 ” 珊瑚惊喜交集，说道：“ 是么？你真有本事！那是什么紧要的一句话？ ” 玳瑁面上一红，道：“ 他给我说的是外人绝不能知道的一件事情。 ”

原来玳瑁家境赤贫，六七岁的小女孩在家里是没有衣服穿的，她的胸部有一颗很大的黑痣，她的弟弟不懂事，觉得很出奇，以为姐姐有三个“ 奶头 ”，不明其故。有一天他问母亲，母亲骂他一顿，骂完了大哭一场。哭自己没钱给孩子缝衣服。父亲则劝慰母亲，说是还有人家比咱们更穷的，孩子连出门都光着身子呢。陆勉五岁，姐弟分手。五岁以前的事情，本来是很难记忆的。但这件事情，他却是印象深刻，所以直到如今，仍然记得。他和玳瑁说的那句话就是：“ 姐姐你还记得我说你有三个乳头，挨母亲之骂吗？ ”

这少年还想巧辩，说道：“ 这人我以前一直当他是知心朋友，姐弟之间的事情都告诉他的。姐姐，你不能只凭一两句话就相信他。 ” 玳瑁气他不过，又打他一记耳光。说道：“ 你再叫姐姐，我就打死你！ ” 要知朋友之间什么话都可以说，但姐姐身上的私隐则绝不会对外人说的。

蓬莱魔女道：“ 好了，现在该审问他了。这厮是什么人？ ” 陆勉说道：“ 他就是我们头领刘侃的弟弟刘滔。唉，我真想不到他会这样！ ”

陆勉自从出师之后，即投入刘侃这支义军之中，因此对于刘侃的弟弟刘滔，自然也是免不了有一份“ 念旧 ” 之情。此时见他做出这种事来，又是愤怒，又是伤心，而愤怒伤心之中，又兼有几分惋惜。

刘滔人甚机灵，看出陆勉对他还有几分情分，连忙说道：“ 陆大哥，我这次做的事固然是大大不该，但本来的用意却是好的。 ”

陆勉道：“ 此话怎说？ ” 刘滔道：“ 咱们的义军散伙之后，你和十多个同属登州籍的兄弟回乡，不是中途碰到了金国的散兵么？ ” 陆勉道：“ 不错，那十几个兄弟都英勇战死了，只我一人侥幸杀出重围。 ”

刘滔道：“ 不，还有一个受了重伤的弟兄未死，后来他逃回来报讯。他不知道你已经逃脱，却以为你也战死了。 ”

陆勉道：“这又怎样？”刘滔做出一个尴尬的表情，说道：“我信以为真，以为你确实死了。我，我不合一时起意，动了这个糊涂的念头，遂冒充你的身份，投奔你的姐姐。因为你的姐姐是代行北五省绿林盟主的职权，我不想做一个普通的喽兵，我以为认作她的弟弟，就，就至少可以当上一个大头目。我，我承认是有点私心杂念，但用意也还是为了抗金。”

陆勉冷笑道：“那么我今日已经回来了，你，你却为什么反指我是奸细？这不是有心要陷害我吗？”

刘滔双膝一软，“卜通”跪下，说道：“求陆大哥看在我哥哥面上饶我一次。我，我是糊涂，我是不该。只因我怕大哥不会饶我，我才反咬一日的。”

陆勉“哼”了一声道：“起来，我不要看你这副丑态。哼，你做了这样不要脸的事情，完全违背江湖道义，绿林戒条，只用‘糊涂’二字，就想轻轻地推卸了罪名么？”

刘滔说道：“是，我是犯了罪，愿受陆大哥严惩。”他听得出陆勉话语虽然严厉，却已似有恕他之意。

玳瑁做了一年多的“代盟主”，比她的弟弟精明干练得多，冷笑说道：“姓刘的，你太不老实了。你想瞒过大罪，只认小罪，是么？”

刘滔作出惶恐的神气，说道：“我做错的事，我都依实说了。”

玳瑁冷笑道：“我的弟弟并不知道我是在这儿充当柳盟主的助手的，你却怎么会知道？这不是一个大大的破绽么？”

刘滔说道：“这是我打听出来的。”

玳瑁道：“向谁打听的？谁又能知道此事？”

刘滔讷讷说道：“这个，这个，嗯，我听说你是丫头出身，我想起陆大哥的身世，我来试试的。”说话支吾，显然已是不能自圆其说。蓬莱魔女心中一凛，说道：“这其间一定还有重大的阴谋！”

蓬莱魔女柳眉一竖，陡地喝道：“这厮不说实话，推出去斩了”两名头目应声而上，钢刀架在他的颈项。刘滔吓得魂飞魄散，慌忙叫道：“我说，我说！”

蓬莱魔女冷笑道：“若有一字谎言，依然要你狗命，快说！”

刘滔喘过口气，说道：“散伙之后，我哥哥意欲隐姓埋名，伺机再起，我却不甘回乡务农。于是我和哥哥分手，带了一小队无家可归的弟兄干那黑道营生。不幸碰上金兵‘围袭’，我，我失手被擒。”

蓬莱魔女道：“被擒之后怎么样？”

刘滔说道：“他们知道我是个头目，将我独自审问，审问我的是个汉人。”

蓬莱魔女道：“哦，是个汉人？叫什么名字？”

刘滔说道：“这个汉人年约三十左右，面白无须，我不知道他是谁，但听得那些挞子口口声声称他作‘郡马’，对他倒是十分恭敬的。”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恍然大悟，道：“哦，原来是公孙奇！公孙奇怎么审问你，快说！”刘滔接着说道：“这郡马审出我是刘侃的弟弟，越发不肯放松。他要我将义军中重要的头目都给他招供出来，不论是公事或者私事，一概都要说给他听。”

蓬莱魔女道：“你说了没有？”刘滔苦着脸道：“在酷刑之下，我没有办法，只好招供。”

陆勉骂道：“该死!那么你连我们姐弟的私事，也都说给那狗郡马听了。”刘滔不敢作声，来个默认。玳瑁气他不过，“啪”的又打了他一记耳光。

蓬莱魔女道：“ 招供之后，公孙奇又怎么样？ ”
刘滔讷讷说道：“ 那、那狗郡马就把我放了。 ”
蓬莱魔女大怒道：“ 你骗鬼么？好，你不肯老老实实是不是？公孙奇会用毒刑，难道我就不会？ ”
蓬莱魔女提起拂尘，只是在他背上轻轻一拂，刘滔登时觉得浑身刺痛，就似有千百枚钢针刺进他的身体，痛苦难当，比任何毒刑都更厉害。刘滔嘶声叫道：“ 盟主松刑，我，我说了！ ”蓬莱魔女移开拂尘，说道：“ 再不实说，我还有十八种酷刑，叫你一样一样遍尝滋味！ ”
刘滔喘息过后，说道：“ 那狗郡马听我说了陆大哥姐弟之事，十分留意。玳瑁姑娘给盟主作助手的事情，就是他告诉我的。他说玳瑁姑娘九成就是陆大哥的姐姐。 ”
蓬莱魔女对玳瑁说道：“ 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是公孙奇安排的机关。 ”陆勉却不明白，诧道：“ 公孙奇又怎的会知道玳瑁是我姐姐？ ”
玳瑁说道：“ 是这样的：我当丫头的那家大户人家，为富不仁，后来被绿林的好汉抄了家，我也被救了出来。公孙奇这贼子本来是盟主的师兄，其时盟主还是个未曾出道的小姑娘，她是她的帅父抚养成人的。 ”陆勉听说公孙奇是蓬莱魔女的师兄，吃了一惊。蓬莱魔女笑道：“ 我的师父是武林前辈公孙隐，令师西歧凤想来是应该对你说过的了。师父他老人家一生正直，也是痛恨这个逆子的。 ”陆勉知道个中原委，这才释然于怀。
蓬莱魔女接着说道：“ 救了你姐姐的那位绿林好汉和我的师父是相识的，他因为流浪江湖，带一个小姑娘在身边很是不便。恰巧我的师父也有意思要找两个女孩子陪我读书、练武，于是便将你的姐姐接回家中。名义上是我的侍女，其实我们一直都是像亲姐妹一样的。 ”玳瑁插口说道：“ 最早跟随盟主的两个侍女便是我和珊瑚姐姐，不过，珊瑚姐姐的情形又与我有点不同，她是自行投奔的。她爹爹是个镖师，在跟随盟主之前，已经是学过武艺的了。”陆勉微笑说道，“ 珊瑚姐姐的家事，她早已对我说过了。 ”
玳瑁说道，“ 我是到了公孙前辈的家中两年之后，公孙奇这贼子才离家的。所以公孙奇知道我的籍贯和我曾经做过丫头的经历。 ”
陆勉道：“ 哦，原来如此。姐姐，你倒是因祸得福了。 ”说至此处，接下去再盘问刘滔道：“ 公孙奇指使你来冒认我的姐姐，有何图谋？快说！ ”
刘滔面上一阵青，一阵红，想说又怕说的样子，蓬莱魔女提起了拂尘，说道：“ 你是不是想再受酷刑？ ”刘滔无可奈何，只得据实说道：“ 他要我到这里来做内应。他们打听得盟主还未回山，想要扑灭你们这个山寨，计划最近便要调兵前来攻打，到时由我里应外合，先把玳瑁姐姐俘虏，交给官军。”本来金军在新败之余，是无力扫荡各处义军的。但蓬莱魔女这个山寨不比一般，它是绿林之首，故而金国在新君即位，大局稍定之后，便想来拔这口“ 眼中钉 ”了。
但金军在新败之余，又不想牺牲太多兵力。这座山寨形势险峻，若是没有内应，很难攻打。
蓬莱魔女大怒道：“ 好狠毒的手段，打得好一个如意算盘，哼，哼，公孙奇这贼子固然是丧心病狂，你这小子也是个为虎作怅的卑鄙小人！你这样的人留在世上有何用处？ ”刘滔吓得面如土色，连忙叫道：“ 盟主，我说了实话，你应该饶恕我的 !陆大哥求你看在我哥哥的情份，代我说一两句好话！”蓬莱魔女道：“ 好，死罪免了，活罪难饶！ ”呼的一掌向他拍下。

陆勉只道蓬莱魔女要打杀刘滔，大吃一惊，失声叫道：“盟主，手下留情！”话犹未了，蓬莱魔女已是在刘滔的背心狠狠击了一掌，刘滔闷哼一声，晕了过去。

蓬莱魔女笑道：“你放心，他死不了。我这一掌只是废掉他的武功。他醒来之后，除了不能再使武功之外，一切都和普通人一样。”当下吩咐喽兵将刘滔拖走，待他调治好了，押他做苦工。将来找着他的哥哥，再交给他的哥哥处置。

蓬莱魔女重回山寨，阖寨欢腾。晚上摆下喜筵，兼为陆勉接风。席间陆勉与玳瑁各谈别后情事，都是不胜感慨。珊瑚说道：“玳瑁姐姐，你虽然是父母双亡，却喜弟弟业已成人，而且又做了西岐凤的弟子，成为了江湖上的一位英雄了，这是大喜之事呀，你苦尽甘来，还有什么可伤心的？”玳瑁给他说得笑逐颜开，说道：“姐姐，前时你要削发为尼，我很是放心不下。如今喜得你重回山寨，我也敬你一杯。”

蓬莱魔女笑道：“玳瑁，你还有一件大喜之事，你知不知道？”玳瑁怔了一怔，道：“什么大喜之事？”蓬莱魔女道：“你可知道珊瑚何故打消了遁入空门之念？”玳瑁道：“不知。”蓬莱魔女笑道：“你的弟弟知道，你问他吧。”此言一出，登时把珊瑚与陆勉羞得个满面通红。玳瑁恍然大悟，说道：“哦，原来如此。珊瑚姐姐，你可要变成了我的弟妇了？哈哈，咱们亲上加亲，这真是天大的喜事了。”

事情既经说破，蓬莱魔女便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们父母都已不在，我来替你做主，择日成婚吧。”绿林儿女，都带有几分豪气，珊瑚与陆勉也不忸怩作态，听凭了蓬莱魔女的主张。珊瑚还悄悄的和蓬莱魔女开了几句玩笑，说道：“柳姐姐，你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那么，你是我们的大姐姐，你呢？”蓬莱魔女也如实告诉她道：“我自有打算。最多迟你一年。”

席还未散，喽兵忽来报道擒获了一个奸细，原来是个冒充汉人的金兵，前来投奔刘滔的。不过他说的不是刘滔的名字，而是“你们盟主的弟弟。”喽兵已经知道刘滔是假，立即把他拿下，送来给蓬莱魔女审问。

一审结果；果然是派来做刘滔的助手，在山寨准备作“卧底”的。蓬莱魔女叫手下将他带出去关禁，然后与笑傲乾坤、珊瑚、玳瑁等人商议道：“咱们正好将计就计，将金兵引来，杀他一个痛快。金虏以为有人卧底，他们舍不得动用大军，仅仅对付一个山寨，因此必然是采用奇袭方法。咱们布置好了，定教他们一网成擒。”当下说出计划，珊瑚喜道：“好计，好计。最好公孙奇亲自来。柳姐姐，你就可以省掉许多气力了。”

过后几天，陆续来了几个奸细，都为喽兵所擒。蓬莱魔女严加审讯，审出他们与官军秘密联络的方法，选择其中一个武功较高而又特别怕死的人，迫他服下毒药，恐吓他这毒药将在七天之内发作，若无她的独门解药，必将全身溃烂而亡。于是叫陆勉充当他的跟随，押着他到山下一个秘密机关去“通风报讯”，假称刘滔在山上一切都已进行顺利，布置妥当，只等官军前来夜袭，还送出了一份山寨的地图，当然这份地图也是假的。

其实不但地图是假，报讯是假，还有一样假的连那被迫报假讯的奸细也是有所不知，原来连那“毒药”也是假的。蓬莱魔女哪有什么毒药，她不过是用父亲秘传的一种点穴手法，在迫那人“服毒”之时，不知不觉地点了他的一处穴道，令他有晕眩腥闷的感觉，自以为真的服了剧毒而已。陆勉押他去报讯，本来极是冒险，但这奸细怕死，却给蓬莱魔女顺顺利利地完成了“反

间”之计。

“万木无声待雨来”，这一天终于来了！这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二更时分，悄悄地来了一支金军，摸上山来。这支金军不过千人，但却是从金国御林军中精选出来的劲卒，由新任的御林军副统领檀世英统带，不远千里从大都秘密行军来的。当然军中还有几个深通武功的高手同来。

这个副统领乃是将门之子，倒也曾熟读兵书，上到半山，山路是越来越险，已经可以望见山上建筑的堡垒了，但还是一点没遇到抵抗。这副统领不觉心有所疑，沉吟说道：“这是号令北五省绿林的盟主的山寨，怎能如此防卫粗疏，莫非是诱敌之计？”他的一个部下自以为识得内情，笑道：“绿林盟主本来是公孙奇的师妹，极为厉害的。但她此刻还未回山，这一年来，这个山寨都是交给她一个婢女执掌的。谅一个丫鬟之辈，识得什么用兵之道？”这些情形，统军的檀世英也是早已得到“情报”的了，当下说道：“好，那就按照原来的计划，试放几枝响箭，看看咱们的人有没有接应？暂时不必躁进。”

响箭放了几枝，出来了一小队巡山的喽兵，迅即被金军杀得狼狈而逃。过了一会，只见一溜蓝色的火焰，升上半空，这是寨中的奸细与官军约好的讯号，射出的“蛇焰箭”。檀世英那手下喜道：“咱们的人有接应了。”檀世英道：“却还不知他们得手了没有？”话说没多久，山头上的火光也已经看得见了。檀世英大喜道：“好，咱们的人得手了，趁着寨中群龙无首，马上进攻！”原来刘滔从前与公孙奇约好了的是，倘若他擒了玳瑁，就立即举火为号。这个御林军哪里知道，这是“假放火”，并非山寨焚烧，而是山头的空地上烧了一大堆干草。当下这支御林军跟着蛇焰箭指示的方向，参考地图，杀上山去。

这条路是个喇叭形的斜谷，进口宽，越深入地形越窄，而坡度也越陡，山坡上的树木藤茅，交结纠缠，展布成一片绿海。这样阴森的林谷，日间已是令人心悸，在月黑风高的晚上，更似多了几分“鬼气”。御林军初时一鼓作气，吹起进军的号角，打响冲锋的战鼓，大呼小叫地杀将进去，不料待到整队都进入了这样斜谷，兀是未见对方接战，那股勇气，从盲乱的喊杀声中就渐渐变得云散烟消。檀世英嘀咕道：“真是邪门！怎的既不见贼人？也不见有自己人接应？”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经过三通鼓响，三番盲乱的喊杀之后，回答他们的还只是两边山壁的回音，恍恍惚惚，远远幽幽，声音从自己口中叫出又回到自己耳中，令人感到一种难以名说的奇幻与恐怖，午夜，幽谷，回声……把御林军战斗的勇气都消蚀光了！

而且初初进去，还不觉怎么，一攻上了斜坡，队伍想要通过，可就非得用马刀开路不可了。树木藤茅是那样浓密，枝桠交结，藤蔓纠缠，变成了就似陷人的软坑，拉不断，扯不开，斩不断，理还乱，要往前行进几步，也得费许多气力。

檀世英见此情形不对，猛然一省，当机立断，喝道：“改后队为前队，鸣金收兵，速退，速退！”

可惜已经迟了，退军的命令刚刚宣布，顿然间只听得惊天动地的喊杀声爆发出来，淹没了他们收兵的鼓角声，树林中埋伏尽出，有的从乱石中跳出来，有的从茅草里跳出来，还有的从树上跳下来。黑夜里人影幢幢，但见刀光如雪……

一场混战在黑夜里的幽谷展开，金国的御林军中了埋伏，士无斗志，就似一群被关在笼里的老鼠，胡乱奔窜，挥舞刀枪，连在他们身边的是自己人还是敌人也不知道。

檀世英又惊又怒，叫道：“公孙奇这小子搅什么鬼？说什么山寨里的内应都布置好了，哼，哼，这不是陷害咱们吗？”在他旁边的一个黑衣人说道：“公孙奇这小子自己不来，我早怀疑是有鬼了。但这些草寇谅也奈何咱们不得，檀将军，咱们先杀出去，再找公孙奇这小子算帐！”

话犹未了，忽听得有个清脆的少女声音斥道：“金老贼，你来得好，还想走吗？”原来那黑衣人正是从前的金国国师金超岳，倘能把他杀了也可以出一口气。

金超岳听得蓬莱魔女的声音，这一惊非同小可，叫道：“岂有此理，咱们被公孙奇这小子……”“出卖了”这三个字还未曾说得出口，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已经来到。

有蓬莱魔女在此，他已是只能自保，不能再顾檀世英了。但他自恃武功，心想要战胜蓬莱魔女虽然不易，独自逃生，谅还可以。

哪知他刚刚转过身子要逃，只听得一声长笑，笑傲乾坤已是出现在另一面，封锁了他的退路。笑傲乾坤纵声大笑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进来！嘿，嘿，天罗地网已张开，你们哪一个还想逃跑得了？”

金超岳领教过笑傲乾坤的厉害，深知他的本领只有在蓬莱魔女之上，笑傲乾坤已经出现在他的前方，他还敢向前冲去？

急切间他正想选择一个有利的方向，蓬莱魔女轻功何等迅疾，说时迟，那时快，已是追到了他的背后。金超岳反手一掌，荡开她的拂尘，笑傲乾坤亦已大笑而来。

就在此时，檀世英身边的一个黑衣武士，忽地冲了上来大声喝道：“我与你这贱婢有不共戴天之仇，好呀，今日陌路相逢，你吃我一掌！”

掌挟劲风，沙飞石走，声似郁雷，蓬莱魔女也不禁心头一凛，“想不到在金国御林军中还有如此一个高手！”她不想两面作战，用了个“风刮落花”的身法斜身闪开。

只听得“蓬”的一声，这一边蓬莱魔女闪开了黑衣武士的一掌，那一边笑傲乾坤却已及时赶到，与金超岳硬拼了一掌。

笑傲乾坤自从得了柳元宗与公孙隐各授以上乘的武功之后，早已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此时有心试试自己的功力，明知金超岳的阴阳五行掌，专伤奇经八脉，也硬接他的掌力。双掌一交，笑傲乾坤打了一个寒噤，但金超岳却“哇”的吐了一口鲜血！

金超岳过去也曾与笑傲乾坤交过好几次手，虽然每一次他都是输给笑傲乾坤，但至少也能打到百招开外，不料这次仅仅是一个照面，便给笑傲乾坤的掌力，震得他五脏六腑都似乎要翻转过来。他一口鲜血喷出，踉踉跄跄地往后直退。

笑傲乾坤打了一个寒噤，试出金超岳所练的“修罗阴煞功”似乎又进了一层，但自己本身的功力比对方增进得更多。笑傲乾坤哈哈笑道：“你恶贯满盈，阎王老爷要请你赴宴啦，你还往哪里跑？”一纵身便即追上了金超岳，伸手便揪。

金超岳沉声吼道：“我与你拼了！”“哇”的又是一口鲜血对着笑傲乾坤喷来，笑傲乾坤不愿溅上满身血污，侧身一闪。金超岳双掌齐推，那股力

道竟然十分猛烈，笑傲乾坤的那一抓，本来要抓碎他的琵琶骨的，竟给他的双掌荡开，而且还禁不住倒退三步。

笑傲乾坤吃了一惊，好生诧异，心道：“这老怪已给我打得连连吐血，怎的突然间又有如此功力，反而比刚才强了？”

原来金超岳用的是一门邪派奇功，名为“天魔解体大法”，这门功夫在自伤肢体之后，功力可以陡增一倍。金超岳因为已经给笑傲乾坤打伤在前，索性再咬破舌头，施展这门邪派奇功。

“天魔解体大法”本来最为耗损真力，使了这门功夫，过后必将元气大伤，至少大病一场，甚至半身瘫痪。但金超岳此时为了想保性命，只盼能把笑傲乾坤打跑再说，后果也就顾不得那许多了。

金超岳的“阴阳五行掌”，左掌使的是“修罗阴煞功”，掌挟寒飙，奇冷刺骨；右掌则是“雷神掌”的邪派功夫，掌力一发，热风呼呼，触人如炙。笑傲乾坤纵声笑道：“黔驴之技，已尽于此了么？”在寒飙热浪之中，掌影翻飞，招招进迫，丝毫不让。他正是要借对方的“阴阳五行掌”来考验本身的功力。

笑傲乾坤缠上了金超岳，另一边，蓬莱魔女也和那黑衣武士作了对手。

黑衣武士使的是一根狼牙棒，棒重力沉，蓬莱魔女连刺三剑，竟然都给他的狼牙棒挡开。蓬莱魔女好生诧异，心道：“这金狗的本领倒也很是不错，但我不认识他，却何以说是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

蓬莱魔女不敢轻敌，随即使用拂尘助攻，一招“天罗地网”，尘尾散开，向那黑衣武士罩下，黑衣武士一掌拍出，劲风呼呼，荡开她的尘尾，狼牙棒接着一招“横扫千军”再转而为“推波助澜”，“压”字诀与“转”字交替运用，竟然把蓬莱魔女迅捷无比的连环剑招也化解了。

蓬莱魔女“咦”了一声，连忙喝道：“你是丐帮的什么人，为何投靠金虏，助纣为虐？”

原来这黑衣武士竟是用狼牙棒来使出丐帮的打狗棒法。打狗棒法本来胜在轻灵迅捷，变化奇妙，他这根狼牙棒少说也有六七十斤之重，以沉重的兵器而使轻灵的招数，其难可想而知。但这黑衣武士把这柄粗重的狼牙棒使开，就似舞弄一根灯草似的，得心应手，毫不费力。蓬莱魔女看出他的家数，是以有此一问。

这黑衣武士“哼”了一声，狠声骂道：“什么叫做助纣为虐？哼，哼，你这女贼不识顺逆，把丐帮当作什么英雄豪杰，在我眼中，不过是一群为非作歹的臭叫化而已，臭叫化若然碰到我的手上，我一个个都要打杀！”

看他这副咬牙切齿的神气，显然是和丐帮有什么大恨深仇。蓬莱魔女好生诧异，心中想道：“丐帮弟子决不能如此辱骂本帮，难道是我走了眼（看错）了？奇怪，但他这路棒法，分明却是打狗棒法。

蓬莱魔女虽然有点惊疑不定，但那黑衣武士既已表明态度，蓬莱魔女怎能容得他侮辱丐帮？当下厉声斥道：“管你是叛徒也好，或本来就是金狗也好，你既敢口出大言，和我们誓不两立。好吧，我就成全你的心愿，分个强存弱亡！”

蓬莱魔女气上心头，登时展开了凌厉无伦的攻势，尘剑兼施，剑剑指向对方的要害穴道，而那柄拂尘，也矢矫如龙，倏聚倏散，时而当作判官笔用，聚成一束，击他的天灵盖，时而作网状散开，把对方的身形全都笼罩在拂尘之下。

那黑衣武士拼命抵挡，大汗如雨，心中暗暗吃惊，“ 怪不得北五省绿林，肯受一个女子的管束，奉她作为盟主。原来果然是名不虚传，如此了得！ ”

但这黑衣武士虽然是给她杀得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但毕竟也还有招架的本领。激战多时，不知不觉已斗了五十来招，那黑衣武士居然还能够勉强支撑，未曾落败。蓬莱魔女心想：“ 这厮的武功出自丐帮已是无疑的了。看来他虽然比不上新帮主武士敦，但丐帮之中，除了武士敦，只怕也就要数到他了。 ”心中不由得稍稍动了“ 惜才 ”之念，同时也兴起了好奇之心，要想把他生擒，问个水落石出。

那黑衣武士看出有线生机，趁着蓬莱魔女未施杀手，招数略缓之际，突然一个倒纵，和衣就滚下山坡。山坡上茅草高逾人头，荆棘遍布，黑衣武士拼着给荆棘刺得皮开肉绽，也顾不得那许多了。他的动作也当真是快到极点，转眼就钻入了茅草丛中，不知去向。

蓬莱魔女瞿然一惊，悔不该手下留情，放走了一个强敌。她正想去拨草寻踪，耳边忽听到笑傲乾坤与金超岳高呼酣斗之声。

蓬莱魔女心头一凛：“ 谷涵怎的还未曾打发这厮？ ”她听出这两人都似力竭声嘶，不禁大吃一惊，大感意外。当下，无暇追拿那黑衣武士，立即便跑过去看。

只见笑傲乾坤手挥折扇，衣袂飘飘，正在绕着金超岳的身子和他游斗。金超岳则狂呼猛扑，双臂箕张，手脚起处，全带劲风。蓬莱魔女在五六丈外，已感到那一股卷地的寒飙，骤然间又变为炙人的热浪，这正是金超岳那“ 阴阳五行掌 ”的妙用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时候。表面看来，还似乎是笑傲乾坤给他迫处下风。

蓬莱魔女一抖拂尘，正要过去夹攻金超岳。就在此时，忽听得笑傲乾坤一声长啸，身形倏起，倒纵出数丈开外，落地之时，脚步竟然未能站稳，又踉踉跄跄地倒退几步。

蓬莱魔女这一惊非同小可，忙把笑傲乾坤扶住，急声问道：“ 你怎么啦？ ”低头看时，只见笑傲乾坤满身都是鲜血。

话犹未了，只听得金超岳发出一声裂人心肺的嘶叫，口中喷血如泉，身形摇晃几下，就似一根木头般地倒下去了。

原来，金超岳用的“ 天魔解体大法？太伤元气，当他最后一次用血箭迫退笑傲乾坤之时，本身亦已是到了油尽灯枯之境，终于狂吐鲜血而亡！

笑傲乾坤喘过口气，笑道：“ 这老怪临死之前的一击倒也很是厉害，不过要想伤我，却还未能。你放心吧。 ”他身上的血是金超岳喷来的，并非他自己受伤。蓬莱魔女看清楚了，心上一块石头落地。

此时金国那支御林军已是伤亡殆尽，被俘虏的也很不少。主帅檀世英只剩下几个亲兵保护，且战且走。陆勉、玳瑁、珊瑚率领喽兵包抄，已切断了他的退路。

笑傲乾坤叫道：“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决不能让这贼将跑了！ ”蓬莱魔女说道：“ 不错，咱们这就过去拿他。料他已是瓮中之鳖，决计逃跑不了！ ”

不料笑傲乾坤口里大呼小叫，脚步却不移动。而且，非但他自己不走，还把蓬莱魔女一把捉住。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正感莫名其妙，待要发问，只听得笑傲乾坤已又在纵声笑道：“ 哈哈，公孙奇定的好个妙计，你们都已给公孙奇卖在这儿啦，

还想逃么？柳盟主，今次论功，该数公孙奇最大，看来他是有诚意反正的了。”

蓬莱魔女恍然大悟，心道：“原来谷涵是想使反间之计。不错，捉了一个檀世英算不了什么，倒不如把他放了，让他在金国皇帝跟前告公孙奇一状。”

蓬莱魔女领悟了笑傲乾坤的用意，也假意说道：“论功行赏，慢慢再说。待我先把这贼将先拿下来。”当下扬声叫道：“玳瑁、珊瑚，你们退下。我要亲自捉拿这厮！”

玳瑁、珊瑚正自力战不下，只道盟主亲自出马，定然手到擒来，于是立即让开，连陆勉也退下来了。

蓬莱魔女喝道：“往哪里跑？”接上珊瑚的空档唰的一剑刺出。檀世英举枪招架，蓬莱魔女心里想道：“我要放他，可也不能太露痕迹。”要知蓬莱魔女是北五省的绿林盟主，倘若使出的武功太过平庸，三招两式就让对方逃脱的话，只怕要给对方看出破绽。

檀世英本领倒也不弱，知道来的乃是绿林盟主，心头一凛，拼了一死，抖起碗口大的枪花，一招“乌龙绞柱”，接着变为“倒海翻江”，方圆数丈之内，一片剑光枪影，沙飞石走，等闲之辈都踏不进这个圈子。

蓬莱魔女冷笑道：“你这金龙十八变的枪法也算是过得去了，但要想在我手下逞能，却似乎还差得太远！”剑法一紧，紧紧裹着他的长枪，檀世英拆了十来招，枪法已是渐渐施展不开。心中吃惊不小，暗自想道：“这魔女果然名不虚传，怪不得北五省的强盗肯服服贴贴地听她号令。”却不知蓬莱魔女还只不过是使出六七分本领。

蓬莱魔女容他过了二十多招，剑法一紧，力透剑尖， 的一声，拨开枪头，剑尖在檀世英的臂膊上划开了一道伤口，她用剑十分神妙，仅仅是挑破皮肉，恰到好处，却丝毫也没有伤着他的骨头。

檀世英大吼一声，长枪飞出，这是他的救命绝招，来势倒也不可轻视。蓬莱魔女侧身闪过，拂尘一挥，摔了檀世英一个筋斗。”

蓬莱魔女这一招用得更是神妙，檀世英摔出三丈开外，虽然疼痛，却发现气力还在，并未受伤。檀世英连忙爬起来，三拳两脚打翻了几个来捉他的喽兵，也滚下山坡去了。

檀世英那几个护兵发一声喊，四散奔逃，可是他们却没有这么好“运气”了，蓬莱魔女一甩拂尘，抖落了十来根尘尾当作暗器射去，那几个护兵一个个都觉膝盖一酸，登时跪倒，给山寨的头目都捉了去。原来他们都是给尘尾刺中膝盖的麻穴。这一战檀世英带来的这支御林军全军覆没，就只逃跑了他本人。

陆勉叹道：“可惜走了敌军的主帅。”珊瑚跟随蓬莱魔女多年，识破小姐的用意，微微一笑，低声说道：“还是让他走了的好。”

蓬莱魔女下令清理战场，将俘虏押解回山。玳瑁喜孜孜他说道：“这一战咱们山寨的威风大振，谅金虏以后也不敢对咱们小觑了。”蓬莱魔女道：“胜不骄，败不馁。敌人虽然大败亏输，但咱们还是不能放松戒备。”玳瑁应了声：“是。”她看见笑傲乾坤过来，便藉故走开，去察看喽兵清查俘虏了。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并肩而行，轻声说道：“你可知道这檀世英是什么人吗？”正是：

有心放虎归山去，另有天机袖里藏。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义释战俘归故里　欲诛首恶探魔宫

蓬莱魔女道：“ 他年纪轻轻，就做到了金国的御林军副统领，想必是凭藉父兄的余荫。他是济亲王檀家的后人么？ ” 原来“ 济亲王檀家 ” 乃是金国最显赫的一个家族，尤以军功最盛，金国的统兵大将，多是出于檀家。先祖檀道济曾在金国崛起之初，身为兵马大无帅，东征西讨，立下很大功劳，故此受封为“ 济亲王 ”。他的女儿亦被“ 册立 ” 为金国的皇后。这是金国的“ 外姓 ” 而受封为“ 亲王 ” 的第一人。本来非皇帝本家的外姓，最多只能封王而不能有“ 亲王 ” 之衔的，檀道济之所以得到“ 破格 ” 受封，一来是由于特殊的军功，二来是由于有女儿做了皇后的关系。故此金主特别笼络他这一家，封后父为“ 亲王 ”，表示愿与檀家共享天下、同是一家之意。其后檀家人材辈出，如今身为金国两大元帅之一，与皇叔完颜长之共掌兵权的檀道雄也是檀家之一。

笑傲乾坤道：“ 不错。论起排行，这檀世英还是武林天骄檀羽冲的兄弟辈呢。许多年前，我曾偷入大都（金国京城），探访羽冲，在他的家中也曾见过这檀世英一面，不过当时我冒充羽冲的门客，他也不知道我是何许人罢了。据我所知，檀世英虽然没有武林天骄那般见识，他走的也是他先人所走的路，以为世受国恩，就当效忠君主。不过为人却还相当正直。武林天骄在叔伯兄弟之中，也是和他的交情最好。所以，这次你放了他，正是一举两得。从公处说，是利用他来行使咱们的反间之计，从私处说，又送了武林天骄一个人情。 ”

蓬莱魔女听笑傲乾坤提及了武林天骄，不禁好生思念。要知她是个性情爽朗的中帼须眉，素来是不拘泥小节的，对腐朽的礼法，也从来不放心上。此刻她虽然是心有所属，矢志与笑傲乾坤相爱，但对于与武林天骄的友情，她也还是像从前一样的十分重视。笑傲乾坤似乎猜到她的心意，笑道：“ 羽冲是一位好朋友，只不知他现在如何了？待到山寨安定之后，我倒想再去一次大都探访他呢。 ” 蓬莱魔女看出他已是全无妒意，展颜一笑，说道：“ 这个以后再谈吧。 ”

回到了山寨，寨中喜气洋洋，已经摆下了庆功宴。蓬莱魔女又在席上宣布了陆勉与珊瑚的婚事，并正式向属下宣告，提升珊瑚与玳瑁作为副寨主，大家更是喜上加喜。

可是在酒席将散之时，却发生一件不大愉快的事。有个头目，赤着上身，背负一根木棍，自己反缚了双手，走上堂来，向蓬莱魔女跪下，这是“ 负荆请罪 ” 的意思，自知犯了过错，来求寨主处罚的。

蓬莱魔女一看，认得是管厨的头目。山寨的厨房要供应数千人的膳食，故此在厨房执役的厨子，火夫与及一众杂工也有将近百人之多，统归这个头目管辖。

蓬莱魔女正在高兴，见他“ 负荆 ” 而来，怔了一怔，却笑道：“ 这次的庆功宴，你办得很不错啊。我还没有嘉奖你呢，怎的你却请罪来了？ ”

那头目跪了下来，说道：“ 寨主日前拨交小人看管的那个奸细，小人看管不周，给他逃了。微功难补大过，特来请罪。 ” 珊瑚吃了一惊，说道：“ 就是那个冒充陆头领的奸细刘滔吗？ ” 那头目道：“ 不错，就是这个刘滔。是小人忙于备办庆功宴，一时疏忽，没有盯紧他，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逃了，直到刚才方始发现，真是该死。 ”

原来刘滔只是被蓬莱魔女废了武功，其他一切都和普通人一样，气力也还可以做得粗活的。蓬莱魔女将他拨在厨房执役，做挑水斫柴的功夫。昨晚官军围山，寨中的喽兵几乎倾巢而出，厨房的工役也临时调充大寨的看守。待到打胜了仗，又立刻要备办五六百桌的庆功筵席，厨房的工役忙得不得了，刘滔就趁这个忙乱的时机，黑暗中悄悄溜走。

蓬莱魔女听了他的禀告，说道：“你们忙了一个晚上，也够累的了。你虽然有看管不周的过失，亦属情有可原。刘滔这厮已给我废了武功，谅他也作不了什么祸害，逃跑了就算了。”当下将掌刑的头目唤来，说道：“你给他记上一个小过，刑罚就可免了。”亲手将这管厨头目背负的木棍取了下来，仍然叫他回到庆功宴上。

蓬莱魔女是为了体恤部下，特别宽容。这样的处置也属合情合理。但却没想到这刘滔逃走了之后，却破坏了蓬莱魔女的一项计划，也给山寨带来了不少后患，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蓬莱魔女想起一事，吩咐陆勉道：“这次拿获的俘虏，所有受伤的都要好好给他医治，切不可加以虐待。问他们的口供，也要出于他们的自愿，不可迫供。要知这些俘虏，多半也是金国的普通百姓。”陆勉是这次受指派为看管俘虏的人，当下接了命令，应道：“属下遵命。”心中想道：“我上山寨之前，在江湖上到处听人谈说咱们这位盟主的厉害，她的绰号又称‘蓬莱魔女’，我只道她是如何心狠手辣，却原来恁地慈悲！”

山寨里有上好的金创药，过了几天，受伤的俘虏都已医好。蓬莱魔女吩咐陆勉将全部俘虏都押到山寨前的大草坪上，俘虏们惴惴不安，听候蓬莱魔女的审讯。这批俘虏有三百余人之多。不料蓬莱魔女也不加清点，就挥手道：“把他们放了！”

陆勉吃了一惊，说道：“好不容易擒获他们，又给他们医好了伤，怎的如今却把他们放了？”

蓬莱魔女道：“咱们是仁义之师，不杀俘虏。我说放就放！”陆勉躬腰应道：“是。属下遵命。”便即吩咐喽兵，给那些俘虏一个个松绑，但陆勉虽然如此做了，心里那还不是很服贴的，暗自想道：“金虏捉了咱们的人，不是活活打死，就是迫做苦工，有如此优待的吗？咱们虽说是仁义之师，但这样对待俘虏，却也未免是太过宽容了！”

连陆勉都不服气，觉得蓬莱魔女的“宽容”出于“常理”之外，那些俘虏更是意想不到，如在梦中。只怕是蓬莱魔女使的什么手段，将他们戏弄的。前面已经解开捆缚的俘虏，最初还不敢马上就走。

蓬莱魔女微微一笑，说道：“你们都是寻常百姓，家中都有父母妻儿，要是我不让你们回去，你们的家人不知怎样挂念你们呢？不错，在你们拿起刀枪打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能不把你们当作敌人，是要将你们消灭的。但在你们已经放下刀枪，变成俘虏之后，我就只是把你们看作一般百姓，不再将你们当为敌人了。好好回家去吧。有哪个身上缺钱的，可以领五两银子路费，因为我不想你们下了山又抢掠百姓。”蓬莱魔女的寨规极严，擒获的俘虏是只许收缴他们的武器，不准没收他们的财物的。

那些俘虏见蓬莱魔女替他们想得如此周到，还怕他们缺钱，要发路费，这才相信蓬莱魔女是真的要释放他们，并非戏弄。

俘虏们感激涕零，一齐俯伏，说道：“寨主再生之德，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我们回去做个百姓，以后决不敢再来打你们了。”

蓬莱魔女又笑道：“ 话可不能说得这么满，倘若你们的官府不许你们作个百姓，仍然要强迫你们回到军营，将来再差遣你们来攻打我们呢？ ” 陆勉心道：“ 对啦，这正是我所要问的说话。 ”

那些俘虏怔了一怔，但马上就有几个人同声答道：“ 倘若真的有那么一天，要我们再来的话，我们就临阵私逃，说什么我们也不能再替我们的将军卖命，和你们打仗了。 ” 另几个跟着说：“ 我们不但自己逃，还会劝同伴也逃。寨主，你的好处，我们是一定会向相识的人说的。 ”

蓬莱魔女笑道：“ 一点不错，咱们虽有金汉之分，但老百姓都是一家人，只因你们的皇帝、你们的将军要打我们，这才变成敌人的。只要你们懂得这个道理，以后不再为皇帝将军卖命，这就行了。但你们也不必只是感激我，我希望你们以后对汉人也不要再欺侮了。好了，话已说得很清楚了，你们领了路费就回去吧。 ”

她一说不但俘虏明白，陆勉心中的别扭也解除了，想道：“ 不错，留这几百俘虏迫他们替山寨做苦工对我们也没有多大好处，把他们放了，这好处可大啦。咱们的仁义之举，借他们的口传播出去，一传十，十传百，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肯再胡里胡涂地为金国的皇帝、将军送死了。 ”

但陆勉虽然“ 想通 ”，却还不是十分透彻，释放到最后几个俘虏的时候，又禁不住问道：“ 这几个人是跟随檀世英的亲兵，也都释放么？ ”

蓬莱魔女道：“ 我说的是全部释放，当然一视同仁。 ” 亲手将那几个檀世英亲兵的绑也都解了。

笑傲乾坤看了蓬莱魔女释俘之举，心里也是十分佩服，想道：“ 清瑶的武功也许比不上我，见识却是比我高明多了。怪不得她能当上绿林的盟主，当真是有领袖之才。 ”

但在释放到这几个檀世英亲兵的时候，笑傲乾坤却想起一事，笑道 :“ 我想和他们谈几句话，可以吗？ ” 蓬莱魔女道：“ 这可要问过他们，嗯，我们不是问你口供，你们愿说就说，不愿说也不勉强。 ” 后面一段话是面向那几个俘虏说的。

那几个俘虏身为主帅的亲信护兵，心里本来都是惴惴不安，以为普通的兵卒可得释放，他们则未必能获宽容。如今喜出望外不约而同地说道：“ 两位寨主请问，只要是我们知道的，我们一定据实禀报。 ”

笑傲乾坤道：“ 你们的主帅有一个堂兄弟名叫檀羽冲的，你们可知道么？ ” 那几个亲兵道：“ 檀公子在我们金国被尊为 ‘ 武林天骄 ’，我们的武士，没有不知道他的。至于我们则还认识他呢。 ”

笑傲乾坤道 :“ 那好极了。我想知道他最近的消息，你们可有谁知道？ ” 一个经常在檀世英身边伺候的亲兵说道：“ 小的曾听檀将军和老元帅说过这件事情。知道一点消息。 ” 这亲兵口中的 “ 老元帅 ” 指的即是在金国掌握兵马大权的檀道雄，他是檀世英与檀羽冲的叔叔。

笑傲乾坤道：“ 你们的老元帅怎么说？ ” 那名亲兵道：“ 檀公子因为反对前皇（完颜亮）的暴政，本来是被列为钦犯的。如今新主即位，老元帅向皇上求情，听说已经颁下了赦免令了。听老元帅说，他还要把檀公子接回家中呢。 ” 笑傲乾坤道：“ 他回去了没有？ ” 这名亲兵道：“ 我只是听说檀公子已经答应回来，但究竟回来了没有，因为我已被调遣出京，就不知道了。 ”

笑傲乾坤问完了有关武林天骄的消息，也就让那几个檀世英的亲兵走了。笑傲乾坤对蓬莱魔女道：“ 想不到武林天骄会获得赦免。这么样他倒用

不着四处逃亡了。”但蓬莱魔女却是毫无喜悦之容，反有忧色。

蓬莱魔女沉思半晌，缓缓说道：“只怕其中有诈。”笑傲乾坤道：“他们叔侄虽然是各走各路，但檀道雄这个人倒还是相当刚直的。”蓬莱魔女道：“他的叔叔或许没有害他之心，但新君完颜雍呢？”笑傲乾坤道：“完颜雍是完颜亮的弟弟。完颜亮死了，本来不该是他继承皇位的，但因完颜亮失尽民心，国人太过痛恨他，累及了他的儿子。故此大臣不敢拥立太子而要拥立皇弟。完颜雍意外得到皇位，遂以清除前皇暴政为收揽民心之举，檀羽冲在金国的武士中颇有威望，完颜雍要笼络他也不出奇。”

蓬莱魔女摇了摇头，笑道：“没有老虎不吃人的，也没有真正为了百姓的皇帝。不过有些皇帝的手段会高明一些而已。武林天骄虽然也还未算得是完全为了百姓，但总是站在百姓这一边。正因为他在金国武士中很有威望，你想完颜雍怎么容得了他？甚至我还怀疑他的叔叔也是为了迎合皇帝的意思，这才想方设法把檀羽冲骗回去的。”

笑傲乾坤如梦初觉，说道：“你是比我看得深远许多，那么，依你之见，他们是串通了来害羽冲的了？”要知笑傲乾坤虽然觉得蓬莱魔女说的有理，但还是不敢相信檀道雄会害他的侄儿。

蓬莱魔女道：“这就要看檀羽冲听不听话了。我看檀羽冲是不会听他们的话的。所以我就担心他这次若然被骗回去，即使不遭杀身之祸，至少也是要被软禁起来了。还有一层，耶律元宜如今已是举起反金的大旗，檀羽冲既是耶律元宜的好友，还和他有连襟的亲戚关系。金国皇帝若然利用檀羽冲不成，就下毒手也是可能的。”

笑傲乾坤想想有理，也吃惊起来，说道：“既然是有这样的危险，我想替你去走一趟，到大都去打听打听，倘若檀羽冲当真是已经被骗回家，我就马上去劝他赶快和我逃走。”

蓬莱魔女道：“你单独去？”笑傲乾坤道：“你是绿林盟主，不宜深入虎穴，冒这个天大的危险。檀羽冲的家里我是去过的，只要我小心一些，谅可平安无事。”蓬莱魔女道：“你的情形和几年前也不同了。采石矶一战，你杀了金国的郑亲王，敌人也会更加注意你了。从前你只是江湖游侠，如今则是金廷重犯。树大招风，你到了金国京城，所遭的危险决不会少于我的。大都有完颜长之、神驼太乙等一等的高手，也实在不可太轻敌呢。”

他们二人正在议论未决，回到了聚义厅，玳瑁报道：“桑家四老求见。”桑家四老是曾跟随桑家堡老主人桑见田的旧仆，在公孙奇杀了前妻桑白虹篡夺了桑家堡之后，他们投奔到这山寨来的。

桑家四老虽是桑见田的旧仆，但他们本身都是江湖上辈份甚高的人物，故而蓬莱魔女一向以长辈之礼相待，山寨中的大小头目对他们也是甚为尊敬的。蓬莱魔女听得四老求见，便即出迎。四老一齐俯伏于地，未说话。泪先流。蓬莱魔女忙令侍女搀扶，还礼说道：“四位老人家何故如此？快快请起！”

四老中的老大桑志说道：“听说二小姐已被公孙奇这贼子掳去，可是真的？”蓬莱魔女道：“是真的。”桑志抿泪说道：“老主人临死之时，将桑家堡和两位小姐托付我们四人。大小姐给公孙奇害了，如今二小姐又给他掳去。我们桑家堡一干旧人都是痛不欲生。此仇不报，我们活在世上又有何用？”老二桑行接着说道：“桑家堡的旧人是差不多都走光了，但我们打听得公孙奇这贼子另外招集了一批江湖匪类，如今已是重占桑家堡，自为堡主，无恶不作。请盟主仗义伸冤，早日将这贼子铲除，为我们的两位小姐报仇，

也为地方除害。我们这一干桑家堡旧人，都决心追随盟主，与这贼子一拼。”

原来在蓬莱魔女回山之时，他们早已有请蓬莱魔女助他们报仇之意，只因山寨一直忙于准备应付官军，故而直到今日打了一个大胜仗之后，他们才能向蓬莱魔女提出。

其实他们的来意，蓬莱魔女也早已明白，不过，从他们的口中更证实了公孙奇已重回桑家堡而已。当下蓬莱魔女说道：“我受了你们大小姐的重托，这仇我是一定要给她报的。但此刻山寨初安，若要发兵去攻打桑家堡则尚非其时。你们四人要去与公孙奇硬拼亦非善策。不如让我去先探个虚实，倘若能够将你们的二小姐救回固然最好，倘若不能，再作下一步安排。桑家堡旧人有一部份已随你们上山，但有一部分还流落江湖。请你们四位去招集他们，就在桑家堡附近的孤鸾山隐藏起来，待机而动。你们在那个地方几十年，地形极为熟悉。这是公孙奇新招的那班江湖匪类决计比不上你们的。”

四老听了蓬莱魔女这个照顾全面的计划，都是十分感激，齐声“遵命”。桑志说道：“柳盟主，你为了我们桑家堡的事情，以万金之体，亲自去闯龙潭虎穴，我们实是碎骨粉身，亦难言报。这里有一份桑家堡的地图，请盟主收下、备用。”原来桑家堡里有许多秘密的建筑，外人是不知道的。桑家四老是有心人，故而早就准备了这份地图，正是留待蓬莱魔女今日之用。

蓬莱魔女接过地图，说道：“公孙奇叛国投敌，不单单是你们桑家堡的仇人，我们都有责任除去这个武林公敌的。好，明日我就动身，请你们四位老人家回去吧。”桑家四老走后，蓬莱魔女便即与笑傲乾坤商量。

蓬莱魔女说道：“公孙奇那两大毒功，只差一分火候，若不趁早除去，待到他大功告成，要想除他，就更难了。而且桑青虹落在他的手中，我也是日夕提心吊胆，她一日不能脱出魔掌，我也就一日不得心安。我的意思是先除敌，后访友。探访武林大骄的事情，可以押后一步。”

笑傲乾坤道说：“你说的有理。但此去桑家堡，是闯进他所盘据的虎穴龙潭，不比上次是在路上相逢，还比较容易对付。你是绿林的盟主，担负的责任太大，我不放心你冒这个险。”

蓬莱魔女笑道：“你不放心我去闯桑家堡，我也不放心你独自潜入大都。这样吧，你陪我去桑家堡，随后我也陪你到大都访友。咱们戮力同心，祸福与共，那就大家都可以放心了。”

笑傲乾坤道：“那你不是要接连冒两次危险了？”蓬莱魔女笑道：“你也是一样啊！难道只许你行侠仗义，就不许我追随你吗？”笑傲乾坤十分感动，握着她的手笑道：“我说不过你。别人是夫唱妇随，我是妇唱夫随。好吧，你要去哪儿，我都追随你好了。”蓬莱魔女脸泛红霞，“嘘”了一声，道：“小心点儿，别胡乱说话，叫小喽兵在外面偷听了，岂不惹人笑话？”她口里责备笑傲乾坤，心中可是甜丝丝的。

第二日，蓬莱魔女将珊瑚、玳瑁、陆勉三人唤来，告诉他们此事。玳瑁说道：“姐姐，你回来不过一个多月，又要走？如今各处的义军大都散了，万一有事，可不似从前那样容易得到支援，山寨这副重担，只怕我们挑不起来。”

蓬莱魔女说道：“是的，自南宋战胜却反而求和之后，敌后的士气民心是受了一些影响，抗金的局面也似消沉了一些。但这只是暂时的现象。比如潮水，有涨有退。在金虏统治之下，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是要抗金的，这就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巨潮，即使在浪潮未曾卷起之时，也还是暗流汹涌的。当然，

有高潮也有低潮，但低潮过后，再来的又必将是更大的高潮！金虏在采石矶大败之后，元气也未曾完全恢复，他们现在还要整顿内部，这些都是有利咱们的形势。嗯，看事情可不能单看一面啊。

“做事情的本领是锻炼出来的，玳瑁，过去一年，你代我做这绿林盟主，不是也做得很好么？如今有珊瑚和你分挑重担，还有你的弟弟也可以给你帮忙。你还害怕什么？”

蓬莱魔女一番言语，分析了大局，也谈到山寨的具体安排，登时令到玳瑁的怯意消除，心明眼亮。当下十分感激地道：“多谢盟主的教言。但愿盟主此行，一切顺利。”于是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便在当日下山。

一路无事，这一日他们经过了孤鸾山，桑家堡就在山的背面。

蓬莱魔女有桑家四老所给的地图，早经熟悉地形，胸有成竹。决定在三更时分，夜探桑家堡。

这一晚天公作“美”，是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寻常人眼中的坏天气，却正是最适宜于夜行人活动的时机。

星横斗转，夜渐沉沉，孤鸾山的顶峰，形似一头张开双翼的怪鸟，在黑暗中俯瞰猎物。他们攀上顶峰，往下一望，在黯淡的星光之下，桑家堡的城楼隐约可见，堡中的击柝声，也随着晚风隐隐传来。

笑傲乾坤道：“桑家堡在公孙奇经营之下，防卫森严，比前更甚了。”蓬莱魔女说道：“咱们不必从正面闯进，你随我来。”

蓬莱魔女引路，从孤鸾峰的侧翼而下，想起往事，笑道：“谷涵，你还记得咱们就是在桑家堡初次见面的吗？那时咱们是各走各的，想不到如今却是在这里携手同行了。我还记得你在孤鸾山下狂吟，说什么空抛红豆意悠悠呢。”笑傲乾坤笑道：“我说一桩可笑的心事你听。那时我从这孤鸾山经过，觉得这‘孤鸾’二字很不吉祥，不知咱俩的事情，能否得如我的心愿，我心有所感，遂不觉发为狂吟了。”

蓬莱魔女“噗嗤”一笑道：“想不到你这个大侠客，也会相信这些忌讳。”笑傲乾坤笑道：“当时我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之下，碰上了这样犯忌的地名，也就难免惴惴不安了，不过这个地名却也有点巧合，你的师嫂桑自虹为公孙奇所骗，初以为可以同偕白首的，却不料竟丧在枕边人的手下。跟着来做桑家堡的主人的玉面妖狐赫连清波，也是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对她们来说，这地名却真是有点不祥了。”

提起了公孙奇害人之事，蓬莱魔女不由得恨上心头，说道：“这是人的无良，不是地的不祥。哼，若不把公孙奇除去，还不知他要害多少人呢。玉面妖狐死不足惜，桑白虹却是无辜的。如今咱们是绝不能让桑青虹也像她的姐姐一般，为公孙奇这贼子所害了。”笑傲乾坤来时还有点担心蓬莱魔女会顾念师门之情，如今发觉她越来越是对公孙奇痛恨，这才放下了心事。想道：“她毕竟是个明白大是大非的女中豪杰，我的顾虑倒是多余了。嗯，初时她还以为师兄还有可以挽救的希望，所以未能下得绝情。如今已知公孙奇无药可治，心中就只有痛恨了。”

蓬莱魔女加快脚步，将笑傲乾坤带到一座横空挺出的巉岩之上。原来桑家堡的一面，位置恰好在这座巉岩之下，从这儿下去，可以避开正面，而进入堡中的后花园。巉岩峻峭，猿猴也难攀援，所以下面的防务也不如正面的森严。这个情况是桑家四老所透露的。巉岩峭壁之上又恰好有一技倒挂苍松，可以作为中途换足之用。

蓬莱魔女纵身跳下，拂尘一挥，搭着了苍松的枝藤，再一个“鹞子翻身”，已是越过墙头，进入花园。回头一看，笑傲乾坤亦已跟在她的后面。

他们两人都是绝顶轻功，从那么高的石崖上跳下来，竟似一叶飘坠，无声无息。后园虽然也有巡夜的堡中好手，却是未曾发现。

花园到处有假山和花木，两人借物障形，蛇行兔伏地迳往前行，碰上巡夜的人，避得开就避，避不开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点他穴道。于是者点倒了四五个人，行踪仍未破露。

蓬莱魔女从前来过两次，知道公孙奇的卧房所在，公孙奇就是在那间房子谋杀他的第一个妻子桑白虹的。蓬莱魔女心想：“不知他换了房间没有，且先到那里看看。”

两人一路前行，只要再绕过一座假山，就到那幢楼宇了。就在此时，山拗忽地闪出两个人来，骤然见着他们，这两个人吃了一惊，张大嘴巴，便要喝问口令。

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焉能容许他们开口出声，就在他们张大嘴巴声音未曾吐出的时候，两人都是闪电般地扑将过来，一个对付一个，依法炮制，点对方穴道。

哪知这两个人的本领却远非刚才所碰到的那几个巡夜堡丁可比。蓬莱魔女拂尘一挥，那人居然还了一记劈空掌，蓬莱魔女一拂未曾拂着他的穴道，跟着一剑刺去，这才刺中了他的胁下麻穴，那人“哎哟”一声，“卜通”倒地。他虽然终是不敌蓬莱魔女，但也挡了两招，而且还能叫出声来，比起刚才那几个人口尚未开就给点中，本领当然是高得多了。

但蓬莱魔女也还是两招打倒对手，笑傲乾坤碰到的那个对手却更高明，笑傲乾坤连发三招，也还未曾将他打倒。

笑傲乾坤初时的心意是不想杀伤人众，故而用的不是重手法点穴功夫，待到那人解了一招，笑傲乾坤这才知道是个劲敌。接着发出两掌，已用到六七成功力，不料那人又居然接了他的两掌，身形只是晃了两晃。

笑傲乾坤从对方的掌力之中察知是个邪派高手，蓦地一省，喝道：“原来是你，飞龙岛上你幸得不死，又到这里来与公孙奇狼狈为奸么。”口中说话，掌力已加到了七八分，掌心往外一推，那人大叫一声，喷出了一口鲜血，倒跃数丈，厉声叫道：“堡主快来！”

原来这个与笑傲乾坤对掌的人乃是飞龙岛主宗超岱，给蓬莱魔女击倒那个人则是他手下的一个大头目。原来飞龙岛主在失了飞龙岛之后，最初是到太湖投奔柳元甲，后来太湖的根据地又给王宇庭这班人夺了回去，飞龙岛主无家可归，只好带领部属来桑家堡依附公孙奇，不惜自贬身份，做公孙奇的头号爪牙。

飞龙岛主本是名震江湖的盗魁，在武林中也算得是一等一的高手。过去，他也曾与笑傲乾坤、蓬莱魔女几度交锋，虽然他的本领比起笑傲乾坤是有所不如，但相差也不至于太远。想不到这次仅仅只能抵敌五招，便给笑傲乾坤的掌力震伤，这一惊自是非同小可，是以连忙跑开，传声报警。

蓬莱魔女上次在太湖的西洞庭山，曾受过柳元甲与飞龙岛主的欺侮，此时一见是他，怒从心头起，身形一晃，立即便追过去，喝道：“往哪里跑？”

蓬莱魔女闪电般的连环三剑，杀得飞龙岛主手忙脚乱，眼看就可以把他毙于剑下，忽听得劲风飒然，有人也是喝道：“往哪里跑？”这人来得好快，声还未了掌力已似狂潮涌到，把蓬莱魔女的剑尖荡开，迫得她连退三步。

不问可知，来的这个人当然是公孙奇了。笑傲乾坤恐防有失，连忙上前相助。

公孙奇狞笑道：“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来。好呀，你们自行投到，也省得我多费力气找你们报仇了。看你们今晚可还能逃跑得了么？”

笑傲乾坤道：“很好，咱们在策莱本来未曾打完，今晚我与你再决雌雄。清瑶，你就让我对付他吧。”话中示意，是要蓬莱魔女快去救人，他在这里缠着公孙奇。

不料公孙奇一个“移形换位”已先拦着了蓬莱魔女的去路，哈哈笑道：“师妹，你不用枉费心机啦！我知道你是来探望青虹的，可是你大约还未知道桑青虹已经心甘情愿做了我的夫人吧？要是你想来认亲的话，我们倒可以以礼相待，请你到内堂相见。”

蓬莱魔女气得柳眉倒竖，喝道：“胡说八道！”一剑就刺过去，同时左手的拂尘一展，也向公孙奇的天灵盖罩下来。

公孙奇冷笑道：“你不认亲，可休怪我不客气了。”呼的一掌拍出，拂尘登时散开，剑尖荡歪，那一剑也刺了个空。

笑傲乾坤见势不妙，也顾不得以二打一之嫌，便即打开了铁折扇，挡在蓬莱魔女身前隔断公孙奇的掌力。

公孙奇傲然说道：“华谷涵，你如今不是我的对手了，你不相信，我就教你知道我的厉害！”声出掌发，这一掌全力施为，比刚才向蓬莱魔女所发的两掌，又厉害了许多。

一掌打出，隐隐挟着风雷之声，掌风中带着淡淡的一股血腥味道，味道虽淡，但却是令人欲呕！

笑傲乾坤大吃一惊，原来笑傲乾坤从公孙奇所发的这一掌，已看得出他那两大毒功已经大功告成，练到了炉火纯青之境了！

笑傲乾坤默运玄功，闭了呼吸，不让毒气侵入。折扇一拨，化解对方的掌力，蓬莱魔女迅即一招“玉女穿针”，刺向公孙奇胁下的“愈气穴”。公孙奇长袖一挥，引开她的剑尖。蓬莱魔女使出“穿花绕树”的身法，一个“金鲤穿波”，从他掌底穿过。

但蓬莱魔女不过是向前跑了三步，假山上又跳下两个人来，拦住了她的去路。这两人一样的身材，一样的打扮，一样的兵刃——三尖两刃刀。不过一个是左手拿刀，一个是右手拿刀。这两人一跳下来，便即齐声喝道：“柳清瑶，到了这儿你还想摆盟主的架子吗？嘿，嘿，咱们哥儿俩给你贡献来啦！”说话之间，双刀盘旋飞舞，伊如毒蛇吐信，赤练盘空，把蓬莱魔女的身形，罩在刀光之下。

原来这二人是一对孪生兄弟，哥哥名叫石攻，弟弟名叫石错。石家兄弟本是江湖大盗，早在蓬莱魔女未出道之前，他们已是横行冀鲁的了。他们在绿林中的地位是与“萨氏三雄”齐名的。后来蓬莱魔女作了盟主，石家兄弟不服，不肯纳贡加盟，但又自知斗不过蓬莱魔女，于是便在江湖上销声匿迹。蓬莱魔女只道他们已经“金盆洗手”，也就不去理会他们了。却不料他们是投奔了公孙奇。

这两兄弟的刀法配合得妙到毫巅，一攻一守，竟然化解了蓬莱魔女的连环三招。蓬莱魔女的武功虽然胜过他们，将他们杀退，却也不易。

公孙奇不去追赶蓬莱魔女，却用全力来对付笑傲乾坤。笑傲乾坤换过口气，折扇一合，点打公孙奇的穴道。这点穴的手法是他从柳元宗之处新近学

成的，神妙无方。即使对方有闭穴功夫，倘被点中，也得耗损几分真气。

笑傲乾坤满以为公孙奇即使能够招架，至少也要闪开几步。不料公孙奇竟然寸步不让，一声冷笑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就只你会点穴功夫么？好，让你也看看我的。”冷笑声中，迅即反手擒拿，双掌齐出。

这一招大擒拿手法更见凌厉，掌如刀，指如戟，笑傲乾坤上身的三处关节七个穴道全在他掌指擒拿之下。

双方的攻势都似惊雷骇电，两不相让，只听得“嗤”的一声，笑傲乾坤的铁折扇，竟然断了一根扇骨！

他们两人的功力原本是半斤八两，旗鼓相当的。公孙奇练桑家的两大毒功，笑傲乾坤当然也得到柳元宗与公孙隐这两位武学大师传授上乘的内功心法。桑家的两大毒功固然厉害，这两位武学大师的内功心法亦是非同小可，照理是应当可以应付得了的，但何以这次交手未久，笑傲乾坤就吃了亏呢？这其中有个缘故。

要知桑家的两大毒功是属于邪派中的绝顶功夫，邪派功夫讲的乃是“霸道”，比较易于速成。笑傲乾坤所得的两位武学宗师的内功心法则是最上乘的正派内功，属于“王道”，倘要练到炉火纯青，所需的时间可就要长得多了。因此目前的情形是：公孙奇的邪派功夫已经登峰造极，笑傲乾坤的正派内功则还差两分火候，功力已有“差距”，笑傲乾坤当然也就难免吃亏了。还有一层，笑傲乾坤为了不让毒气侵袭，正面交手之时是闭了呼吸的，有机会才能换一口气。这么一来，他又要分出一两分功力，就更是相形见细了。

蓬莱魔女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见笑傲乾坤输了一招，手中的折铁扇也被公孙奇折断了一根扇骨，不禁大吃一惊，她本来以为笑傲乾坤至少可以勉强和公孙奇打成平手的，所以她才敢于离开笑傲乾坤，准备先去搜查桑青虹下落，希望能够把桑青虹救得出来然后再回来助笑傲乾坤脱险。如今看见笑傲乾坤已经处在下风，只怕难以支持这许多时候，她当然是不敢抛下笑傲乾坤了。

石家兄弟的双刀盘旋飞舞，仍然紧紧地缠住蓬莱魔女。蓬莱魔女拂尘护身，倏地喝道：“着！”右手剑一招“龙飞九天”，猛施杀手。剑光当真是矫若游龙，凌厉无比！石错本领稍差，只听得“　”的一声，三尖两刃刀脱手飞出。石攻的本领比弟弟强一些，兵刃没有脱手，但也给削去了一片刀尖。

蓬莱魔女迫退石家兄弟，立即回身，与笑傲乾坤并肩御敌，两个人使三件兵器，对付公孙奇的一双肉掌，这才压下了公孙奇的凶焰，扭转了颓势。

石错拾起了三尖两刃刀，兄弟二人又再跑来，要想加入战团。飞龙岛主吐了一口血，伤得还不算很重，此时吞服了一颗药丸，喘息已过，也在旁边虎视眈眈，蠢蠢欲动。

公孙奇哈哈笑道：“笑傲乾坤不过是浪得虚名，柳清瑶的功夫是从我这儿学去的，更不是我的对手。你们站在一边看吧，用不着你们帮手！”

公孙奇有意炫耀本领，要手下人人对他心服。他自忖自己的两大毒功已经练成，笑傲乾坤虽然是与蓬莱魔女联手，他也可以对付得了。而且久战下去，对方多少也要受到毒气的侵袭，自己还有希望可占上风，倘若他能够单独一人打败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那就不单只是可令手下慑服，也必将震动武林，而成为他企盼已久的“天下第一高手”了。

蓬莱魔女恐怕笑傲乾坤被公孙奇的言语激怒，乱了心神，悄声说道：“沉着了气，咱们并肩一闯！”公孙奇哈哈笑道：“你们还想逃吗？”正是：

豪气干云全不惧，龙潭虎穴去还来。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太惜佳人忘旧恨　欣逢王府贺新婚

笑傲乾坤“哼”了一声，换过口气，冷冷说道：“谁要逃了？”蓦然间与蓬莱魔女同时发动攻势，折扇一张，当作五行剑使，横削公孙奇手腕，公孙奇五指如钩，变招一拿，蓬莱魔女的青钢剑已是闪电般的连环三剑，剑剑直指他的要害穴道。公孙奇退了三步，说道：“清瑶，我念在师兄妹之情，不想伤你，你的心中却只有一个笑傲乾坤，教我十分失望。嗯，你若还不知进退，胳膊老是外弯，我也就不能与你客气了。”

蓬莱魔女是想闯到那座楼前，好歹也要和桑青虹见上一面，这才肯离开桑家堡的，倒并非想现在逃走。但他们两人合力，也不过仅仅把公孙奇迫退三分，但立即遭受了公孙奇的反击。

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刺了三剑，公孙奇也还了三掌。三掌连发，俨然狂涛骇浪，前的浪头未曾消失，后面的浪头又涌了上来。但见掌影千重，沙飞石走，四面八方，都是公孙奇的影子，当真是有万马奔腾之势，千军陷阵之威。

蓬莱魔女胸口发闷，如受重击。笑傲乾坤蓦地一声长笑，恍如金玉铿锵，震得众人都觉耳鼓嗡嗡作响。连公孙奇也不觉心神稍分，攻势减了两成，又退了一步。这原来是笑傲乾坤的独门绝技，他是以最上乘的内功发出笑声，足以震慑对方心神，可与佛家的“狮子吼功”比美。要知他号称“笑傲乾坤”，不只是指他的性格傲骨嶙峋，他的笑声也足以令敌手胆寒，傲视当世的。

笑傲乾坤为了扰乱对方心神，减轻蓬莱魔女所受的压力，不得已而发笑助功。他本来是应该闭着呼吸的，这么一来，却就不免吸进了一丝毒气了。他把公孙奇迫退一步，自己也受了一点毒气的侵袭，相比之下，还是得不偿失。

公孙奇心中却是暗暗吃惊，想道：“我虽然不至于输给他们，但他们要想逃走，我只怕也阻拦不住。”当下把手一挥，喝道：“敌人若逃，准你们用毒箭射杀！”

四面的假山上，登时出现了许多弓箭手，公孙奇手下武功最强的三个——飞龙岛主与石家兄弟也布成犄角之势，切断他们的后路，准备接应。以他们三人的武功，最少可以抵挡个十招八招，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若要逃走的话，先要冲过他们这关，冲得过去，也还要应付四面射来的毒箭。那是见血封喉的毒箭，以他们的功力，即使不至于毙命，但若给射中，最少也要运功御毒，那时公孙奇追上他们，他们还焉能抵挡？

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仍然紧紧与公孙奇缠斗，并不逃走，双方打作一团，毒箭当然不能发射。他们二人合力要略胜公孙奇少许，但在激斗中却难免要不断地吸进一些毒气，所以倘若久战下去。他们仍是吃亏。

双方打得大翻地覆，激战中公孙奇步步后退，不知不觉已到了那座楼宇前面。蓬莱魔女顾不得毒气的侵击，便用传音入密的内功叫道：“青虹妹子，我们来了，你在不在这儿？”蓬莱魔女是想知道确切的消息，倘若桑青虹是在楼中的话，她更希望桑青虹能够见机而动，乘乱偷走。桑青虹熟悉堡中情况，公孙奇此际又已被他们绊住，只要桑青虹不是被点了穴道，还能走动的话，那么要逃出桑家堡也不是没有可能之事。

公孙奇冷笑道：“你怎么叫她妹子，你应该叫她师嫂才行？”蓬莱魔女斥道：“胡说八道，你作恶多端，还敢侮辱我的青虹妹子！”狠狠几剑，又

迫退了公孙奇几步。

公孙奇双掌飞舞，化解了他们的攻势，纵声说道：“清瑶，你不肯嫁我，就当青虹也不愿嫁我么？一株草一滴露水，各个人备有姻缘，桑青虹心甘情愿做了我的妻子，你若不信，我就让她出来见你，也好教你死心。”

蓬莱魔女哪肯信他，恨他口齿轻薄，剑招越攻越紧。公孙奇忙于应付他们二人的联手攻势，一时不能分神说话。

可是公孙奇还未传声呼唤桑青虹，桑青虹已经出现楼头。

楼头挂有风灯，蓬莱魔女听得环佩叮　，抬头一看，只见作贵妇打扮的桑青虹木然毫无表情，倚着栏杆，也正在朝她望来。

蓬莱魔女连忙叫道：“青虹妹子，快快逃走！”

桑青虹开口说话了，声音冷得出奇：“我为什么要跑？”蓬莱魔女吃了一惊道：“你、你不想逃跑？”

桑青虹冷笑道：“我是桑家堡的女主人，公孙奇是我丈夫，我为什么要放弃家业，抛弃丈夫，跟你逃跑？”

蓬莱魔女做梦也想不到桑青虹会说这样的话，一急之下，颤声叫道：“什么，你当真是甘心情愿嫁给公孙奇这个贼子？”

桑青虹大怒道：“你敢辱骂我的丈夫，你，你给我滚开！”

公孙奇大笑道：“柳清瑶，我的夫人不愿与你攀亲认戚，你这该死心了吧？你还有什么脸到桑家堡来？不过，你既然来了，我也就不能让你走了。你对我无礼太甚，除非你磕头赔罪。”

桑青虹惊鸿一现，说了这几句话又躲进去了。蓬莱魔女气得发昏，公孙奇乘机反攻，一招凌厉之极的大擒拿手法，几乎抓着了蓬莱魔女的琵琶骨，幸亏笑傲乾坤及时招架，竭力替她解了这招。

笑傲乾坤在她耳边低声说道：“定一定神，并肩闯！”蓬莱魔女蓦地一声叱咤，剑如练，向公孙奇心口便刺！

蓬莱魔女这一剑是蓄怒而发，好像要把胸中的气愤全都在这剑尖上发泄出来，剑势凌厉无比，一副豁出了性命的神气，令公孙奇也不禁吃了一惊！笑傲乾坤配合她的攻势也配合得妙到毫巅，折扇横挥，电光石火之间，遍袭公孙奇的七道大穴！

公孙奇对付他们二人本来就要稍处下风，此时给他们突然猛攻，公孙奇又不敢与他们拼命，百忙中无暇思索，只好立即退避，只听得“嗤”的一声，公孙奇的衣袖给蓬莱魔女的剑锋削断一截。说时迟，那时快，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已是双双跃出圈子，向前冲去。

要知蓬莱魔女乃是绿林领袖，自有当机立断之才，决非鲁莽匹夫可比。是以她虽然心中气愤，理智却绝不昏迷。她是为桑青虹而来的，桑青虹既然表明了态度，她留在堡中还有何益？他们临走之前发动的猛攻，不过是以攻势来掩护退却而已。

公孙奇瞿然一省，这才明白他们是意图逃走，并非拼命。可是省觉已嫌稍迟，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的身手何等矫捷，早已向公孙奇布置的第二道防线冲过去了。

公孙奇最得力的手下石氏兄弟与飞龙岛主截住他们的去路，布成第二道防线。笑傲乾坤蓦地一声长啸，说道：“先拣软的吃！”蓬莱魔女懂得他的意思，立即与他配合，两人联手，向石氏兄弟扑去，却不理会飞龙岛主。

本来以飞龙岛主和石氏兄弟三人联合起来的力量，至不济也可以和他们

周旋一阵，抵挡得十招八招的。可是如今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撇下了飞龙岛主，全力攻击石氏兄弟，石氏兄弟还焉有招架之功？

笑傲乾坤折扇一拨，石氏兄弟是一个左手刀一个右手刀互相配合的，给他一拨，双刀分开，联络已断。他们最厉害的也就是双刀配合的精奇招数，本身武功，却还未到一流境界。一给笑傲乾坤当中分开，蓬莱魔女立即乘虚而入，唰一剑，挽起了三朵剑花，老二石错膝盖的“环跳穴”，手腕的“关元穴”，肩头的“肩井穴”，同时一麻，登时倒下。

飞龙岛主是一流高手，在笑傲乾坤扑向老大石攻之时，他的一掌亦已同时向着笑傲乾坤击下，笑傲乾坤不理会他，拨开了石攻的单刀，一招迅猛无比的大擒拿手已抓着了石攻的手腕，将他擒了过来。只听得“蓬”的一声，飞龙岛主重重地在笑傲乾坤的背心打了一掌，笑傲乾坤身形摇晃，冲出两步。飞龙岛主却是咕咚一声，跌翻出三丈开外！原来笑傲乾坤自忖功力胜于飞龙岛主不止一筹，故而拼着受他一掌的。果然笑傲乾坤不过受了点伤，而飞龙岛主则吃亏更大，给他的护体神功震得个四脚朝天，爬也爬不起来了。

公孙奇本来预计这三个人最少可以抵挡片刻，以待合围的。想不到给笑傲乾坤用这个巧妙的法子各个击破。笑傲乾坤不过受了一掌之伤，却变本加厉地伤了他的两个最得力的手下，还把石攻也俘虏了。

公孙奇气得哇哇大叫：“你们想活着出去，万万不能！把人放下，立即投降，或许我还可以饶你们一命。”口中说话，脚步飞快赶来。

蓬莱魔女冷笑道：“我们偏偏要活着出去，看你怎么阻拦？”笑傲乾坤把石攻高高举起，作了一个旋风急舞，喝道：“华某光明磊落，桑家堡我要来便来，要去便去，何须倚仗人质脱身？好，放还你的俘虏，接着！”一声大喝，将石攻猛的抛出。

公孙奇眼力何等高明，一看就知笑傲乾坤是使了上乘的隔物传功本领，将人当作暗器，向他飞来的。假如自己用掌力推开，两股力道在石攻体中相撞，石攻必死无疑。石攻是他得力手下，但公孙奇倒不是为了要保全部属，而是为了要收揽人心，倘若石攻死在自己手上，岂不是要令堡中人众，尽都寒心。是以公孙奇只得拼着耗损一些真力，将石攻接了下来。

公孙奇给他这么阻了一阻，与笑傲乾坤的距离已在十丈之外了。公孙奇大怒喝道：“放箭！”此时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正跑到四面假山的中间，四面箭如雨落，枝枝都是见血封喉的毒箭！

公孙奇又是得意大笑道：“我这个园子里埋伏有一千张弓箭，你们要逃是逃不出去的了。要想活命，快快束手就擒！”公孙奇刚刚接下石攻的时候，虽然耗了几分真力，但从对方抛掷过来的力道，却知笑傲乾坤业已受伤，真力比他耗得更多。故此公孙奇得意非常，以为他们二人已是瓮中之鳖，即使不给毒箭射死，只要自己追到，也是手到擒来。

蓬莱魔女挥舞拂尘护身，笑傲乾坤则只是用一把小小的折扇保护面门，毒箭碰着他的衣裳，就纷纷落地，这是最上乘的“沾衣十八跌”的功夫。但他们虽然暂时可以避免受伤，由于要抵御毒箭的攒射，轻功总是难免受到影响，与公孙奇之间的距离又渐渐拉近了。而且毒箭不断地向他们追射，运用“沾衣十八跌”的功夫又是极耗精神，只要精神稍有不济，也难免不给毒箭射伤。

眼看距离已缩到三丈以内，公孙奇冷笑道：“还不肯低头认输么？师妹，尤其是你，你月貌花容，死了不太可惜么？”蓬莱魔女蓦地喝道：“公孙奇，

你倘不洗心革面，我们下次再来，定然取你狗命！”公孙奇哈哈笑道：“你们还想下次再来？哈哈这不是作梦么？”哪知话犹未了，蓬莱魔女逃到一座假山脚下，那一面假山明明是没有山洞的，蓬莱魔女身子一贴，却突然钻进去了，跟着笑傲乾坤也“消失”了。

公孙奇追到假山脚下，只听得轧轧声响，山洞早已封闭。公孙奇暴跳如雷，叫道：“见鬼，见鬼！当真是见鬼了！”狠狠地击了几掌，打得碎石如雨，但他的掌力虽然霸道，却怎能攻破一座石山？公孙奇冷静下来，不由得心头颤栗，“这座假山原来还有这个秘密，我做堡主的毫无所知，他们却反而知道了。”

原来这座假山乃是桑家堡的老主人桑见田在生之时建筑的，桑见田因为树敌太多，特地在假山底下凿了一条地道，可以通到外间，准备必要时逃走的。但他一生都没用过，这秘密也只有他的四个忠心的老仆人知道。这次桑家四老把桑家堡的地图献给了蓬莱魔女，连带告诉了她这个秘密。

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从容不迫地从地道逃出，到了孤鸾山上，料想公孙奇没有高手协助，决计不敢独自来追，便在密林深处歇息、疗伤。

刚才一场恶战，他们两人都受到公孙奇掌力所发的毒气腥风侵袭，幸而不是给他的毒掌直接打着，中是中了点毒，却无大碍。蓬莱魔女备有她父亲秘制的“避邪丹”，这是能解百毒的灵药，当下给了笑傲乾坤一颗，两人服药之后，盘膝静坐，不过一炷香的时刻，药力运行，再用内功一迫，毒气便都散发了。

蓬莱魔女精神已经恢复，心中却仍是十分伤痛，叹了口气，说道：“想不到桑青虹竟会这样！”

笑傲乾坤道：“你不觉得太过奇怪吗？”

蓬莱魔女道：“是呀！桑青虹的姐姐给公孙奇害死，她是对公孙奇恨之入骨，誓要报仇的。怎的却会甘心情愿地再嫁给公孙奇？难道她是为了怕死贪生，在公孙奇淫威之下，迫于无奈，只好忍辱偷生么？”

笑傲乾坤道：“若然如你所说，她就不应该是心甘情愿的了。但她说话的口气，却又似乎是心甘情愿的。清瑶，依我看来，此事大有蹊跷！”

蓬莱魔女静静一想，点了点头，说道：“不错，此事确有可疑。我看她的‘心甘情愿’是装出来的！但她为什么要这样呢？”

笑傲乾坤道：“她知道咱们是来救她的，公孙奇的两大毒功已经练成，或者她是怕连累了咱们，故而故意那样说法，好让咱们死了心，赶快离开桑家堡。”

蓬莱魔女叹道：“若然真是这样，她的命也就真是太苦了。第一次嫁孟钊，已经是匹配非人，第二次再嫁给公孙奇，比孟钊更坏百倍！唉！看来她并非怕死贪生之辈，却怎的会屈服于公孙奇淫威之下？如今她落到如此境地，当真是生不如死了！但我是答应了她姐姐照顾她的，如今却叫我怎生向她死去的姐姐交代？”

蓬莱魔女自怨自艾，笑傲乾坤安慰她道：“你已经尽了心力了，她自己不争气，那也是无可奈何。不过此事我仍是有所怀疑，但愿她是另有原因。”

笑傲乾坤的猜测只中了一半，桑青虹的确不是贪生怕死，她也的确是不想连累他们二人，所以才假作出“心甘情愿”的样子，好叫他们赶快离开桑家堡的。但她嫁给公孙奇却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是任凭笑傲乾坤和蓬莱魔女怎么猜都猜不着的。原因为何，以后再表。

蓬莱魔女猜不出原因，无计可施，说道：“青虹的事暂且不管，但公孙奇这贼子咱们可是不能不管啊！”

笑傲乾坤道：“他的两大毒功已经炉火纯青，暂时咱们是难奈他何了，但咱们只要把你的师父和你的爹爹所传的内功心法练得更进一层，还是可以胜过他的。如今只好离开此地，先到大都探访武林天骄，回来的时候，再找公孙奇这贼子算帐。到了那个时候，桑家四老想来也可以招集起桑家旧部，埋伏在这孤鸾山了。咱们两人只须对付公孙奇便行，事情也就容易解决得多了。”

这一次他们来探桑家堡，可说是毫无结果，所得只是一个伤心的消息。但事既如斯，蓬莱魔女也只好同意笑傲乾坤的意见，一片伤心，怅怅惘惘地离开了桑家堡。

他们两人武功高强，又是江湖的大行家，一路小心，直上金京，路上居然没有出过一点意外。待他们来到大都之时，北国也已经是春暖花开的时节了。

在进入大都的前一日，笑傲乾坤取出两副面具，说道：“这是我昔年除掉江湖上的采花大盗沙痰子之时，获得的两副人皮面具，戴上了这种面具，再细心的人也分不出真假的。恰好这两幅面具又是一男一女，当日我为了贪玩将它收藏，今日却正好可以派上用场了。”

蓬莱魔女笑道：“我生平从未掩饰过本来面目，也讨厌人皮面具的腥味。但为了小心谨慎起见，也只好破例一遭了。”

大都是金国经营了多年的京城，热闹繁华，自是不在话下。每天进出京都的商贾官民，数以万计，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戴了人皮面具，扮成一对夫妇，随着四方商贾，混入大都，果然无人注意。

两人找个小客栈安顿下来，吃过了晚饭，便装作逛夜市的游人，向武林天骄所住的“济王府”走去。

“济王府”在京城东面，并非热闹的市区，但今晚却是出奇得很，他们隔着“济王府”一条街，已经看见火树银花，听见笙歌锣鼓。人流更是挤得出奇，都是涌向“济王府”那边去的。“车如流水马如龙”还不足以形容盛况。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都是暗暗纳罕。

他们两人混在拥挤的人群之中，远远望去，只见济王府灯饰辉煌，一队队宫灯穿梭来往，流星炮似的烟花此起彼落，满天都是奇丽夺目时时变幻的色彩。蓬莱魔女诧道：“今晚不是‘上元’吧？”旁边一个老者笑道：“‘上元’都已经过了，今年哪里还有‘上元’？”“上元”“上巳”乃是当时盛行的两个热闹节日。“上元”即是“元宵”，在正月十五晚上举行灯会和花市，故此又俗称“灯节”。“上巳”则在三月三日，有“修楔”的风俗，百姓都到郊外踏青，并在河中洁濯，以除不洁。其时已是三月中旬，“上巳”已过去了。

蓬莱魔女笑道：“我知道不是上元，但何以这里却是火树银花，灯光灿烂，一片元宵景色？”

那老者正要回答，忽听得銮鼓声喧天价响，震耳欲聋，那老者大声说道：“小娘子，你快看热闹吧。舞龙的来了。嘿，比元宵热闹多呢！”锣鼓喧天之中，旁边的人大声说话，已是听得不大清楚，那老者当然不能向他们仔细解释了。

只见一条三丈多长的金龙从王府那边舞出来，“龙身”是锦绣缝制，“龙

鳞”是一片片的金叶，“龙须”是一条条的珊瑚枝，“龙眼”是核桃大的玛瑙，在宫灯映照之下，发出绿幽幽的光。三十六名壮汉擎着金龙，矢矫起舞，踏着整齐的步伐，“金龙”一起一伏，端的就似是在海中吞波戏浪一般。

两旁还有二十四个提着宫灯的少女，随着金龙的进退，翩跹起舞。宫灯加上长圆形的白玉罩，罩里点燃着明晃晃的白蜡和红蜡，一样一半。二十四盏宫灯伴着金龙起舞，红白相映成一环，灯光投射在金龙的饰物之上，更显得宝气珠光，富丽无比。

銮鼓声稍微小了一些，蓬莱魔女叹道：“这样一条金龙，不知要耗费多少人力物力？是谁家这样阔气？”旁边有人笑道：“当然是济王府的了。小娘子你恐怕还不知道呢，单只金龙上装筛的金叶片儿，就是一百八十四两！除了济王府，谁还能有这样阔气？”这人和济王府中执役的一个工匠相熟，所以知得清楚。但他却不知道，那些“龙须”倒挂的珊瑚枝，以及作为“龙眼”的宝石玛瑙等等，更是比黄金值钱的宝贝。

蓦地又是銮鼓之声大作，旁边的人大叫道：“看，比济王府更阔气的来了！皇叔代万岁爷给檀贝子来个麒麟送子来啦！”只见一只通身绣的大麒麟，在街头的那边舞过来，蜡起一只前蹄，朝天张着嘴，嘴里含着一个碧莹莹的圆球，那是拳头大小的宝石，两只眼睛，光芒四射，就像活的一般。那个老者要表示他是个识货的人，锣鼓的点子一停，他就抢着说道：“只凭麒麟口中的一块宝石，和这两粒夜明珠，可就把济王府的金龙比下去和济王府有点关系的那个闲汉驳道：“说比下去可不见得，至多是各有千秋罢了。这条金龙有三丈多长呢，麒麟才不过一丈高。麒麟饰有宝物，金龙也饰有宝物。咱们都不是‘波斯胡’（波斯胡是当时专做珠宝生意的外国人，故此民间惯称“识宝”的人为“波斯胡”。），谁又能断定金龙就比不上麒麟了。”

旁边有个少年帮那汉子道：“这倒不错，金龙身长，麒麟身高，一长一高，很难比较。不过金龙要三十六个人舞动，麒麟却只须用二十四人。”

那老者笑道：“这个你们年轻人可就外行了，舞龙舞麟，人数的多寡还在其次,更紧要的是看他们的步伐和花式。你瞧人家是怎么舞弄这个麒麟的？金龙虽然舞得也好，但总还差那么一大截吧！”

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仔细看去，只见舞麒麟的二十四个汉子，都是精壮的年轻人，每人穿着一套紧身的兽皮马甲，勒着一条闪着银光的腰带，带面上是满嵌着一圈银星的。帽子是皮毛朝外的兽皮缝成，靴口也缀着一圈怒蓬蓬的兽毛。远远望去，简直就像一群出窝的猛兽。

打扮的新奇还不算，步伐更矫健得出奇，只见那只麒麟依照锣鼓点儿舞出种种姿态，时而腾跃如飞，时而伏在地上打滚。锣鼓的点子一变，咚咚不息的像一阵急雨，那麒麟就连续打翻，可是又那么样的恰到好处，没有一个人闪失一步，麒麟身上缀着的珠箔也没有掉下一片。二十四个人浑如一体，舞得令人眼花缭乱。

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都不禁暗暗吃惊，他们倒不是震惊于麒麟的宝气珠光，也不是欣赏那些人的新奇装束。而是这二十四名舞麒麟的汉子，他们可以看得出来，个个都是有一身武功的好手。想必是完颜长之从御林军中挑选出来的教头。

忽听得一声长长的口哨儿，锣鼓点子打出颤抖而急促的“乱插花”，看热闹的人轰然叫道：“看呀，五凤朝阳来了！”只见济王府中舞出五只凤凰，每只凤凰从头到尾有七尺来高，凤身由各色珍珠和金叶裹成，凤凰中空，亮

着数十盏宫灯，每盏宫灯又都是镂空的玛瑙做成的，装在凤腹之中，从里到外，映得通明。舞凤凰的却是五十名宫娥打扮的少女，踏着轻盈的舞步，舞动五只凤凰，彩凤随着她们的舞步搧动翼子、点头、摇尾，栩栩如生，似欲展翅高飞。

锣鼓的点子变为悠闲愉悦的“喜迎宾”，彩凤傍着金龙，龙凤双双，舞上去迎接麒麟。看热闹的人纷纷喝彩，说道：“龙凤成配，迎接麒麟送子，难为他们想得出的好意头。嗯，只怕太子大婚，也不过如是罢了！”

蓬莱魔女呆了一呆，忙拉着老者问道：“是王府办喜事么？”那老者笑道：“当然是办喜事了，要不然，怎会这样热闹？”旁边一个人道：“你们是从外地来的吧，连济王娶亲这件轰动京都的大事也不知道。”笑傲乾坤笑道：“正是从乡下来探亲的，不料路途阻塞，亲未探到，却先看到了王府迎亲，倒是适逢其会，让我们饱了眼福了。只不知娶亲的是哪一位？”

那老者笑道：“还有哪一位，当然是檀贝子了。你不见皇上都给他们来个麒麟送子吗？除了这一位檀贝子，谁还能有这样天大的面子？”

笑傲乾坤道：“济王府有好几位贝子的，是么？听你这么说，这位檀贝子还有点特别呢，却不知万岁爷何以对他另眼相看？”

旁边那人笑道：“这位檀贝子的大名，天下无人不知。难道你没听说过‘武林天骄’？‘武林天骄’就是今日娶亲的这位檀贝子！”

那老者怕他还不明白，又加以补充，说道：“你是乡下人，又没学过武，或许当真还不知道‘武林天骄’吧？但反抗前皇的那位檀贝子，你总应该知道了？”

笑傲乾坤笑道：“我虽然住得闭塞，武林天骄檀贝子我还是知道的。我只是不懂，这位檀贝子既然和皇家作对，当今皇上又何以对他如此宠爱？”

旁边的人笑道：“你这乡下人真是糊涂，檀贝子是抗前皇的暴政，今上以皇弟得以继承大位，说起来檀贝子虽非拥立之人，却也有一份功劳呢。皇上即位之后，早已把檀贝子被前王定为‘钦犯’的罪名除了。檀贝子的叔叔又是掌提兵权的大元帅，皇上趁檀贝子娶亲的机会，给他家一个天大的面子，这正是一举两得之事，一来酬劳檀贝子，二来也给了檀元帅的面子。你懂了么？”他不厌其烦地给笑傲乾坤解释一遍，卖弄自己所知之广。笑傲乾坤道：“哦，原来如此。却不知是哪家的姑娘有这天大的福气，做了檀贝子的王妃？”

那人讪讪说道：“这个，这个我也不大清楚了。但你管她是谁家的姑娘，这眼福是一世人也难得遇上一次的，你就瞧瞧热闹吧。哎呀，我只顾和你说话，都几乎错过了，你瞧，那五凤朝阳，舞得多好！”笑傲乾坤道：“是，是，这眼福真是几生修到，我得挤到前面去，近一些看得清楚一点。”

两人挤到前面，趁着锣鼓声喧，笑傲乾坤用传音入密的内功，在蓬莱魔女耳边悄悄说道：“想不到咱们来得这么巧，碰上了羽冲的婚事。你以为这位新娘子——”蓬莱魔女道：“那还用问，一定是赫连清云了。”笑傲乾坤道：“你不觉得奇怪么？”

蓬莱魔女说道：“是呀，我也觉得这桩婚事只怕内有蹊跷。赫连清云的妹妹赫连清霞和耶律元宜是一对未婚夫妇，他们的关系檀羽冲的叔叔和完颜长之这些人应该是早就知道了的。他们二人如今正在拥兵自立，占山为王，图谋恢复辽国。自从金宋讲和，各地义军星散之后，耶律元宜这一股就是留在金国后方最大一股的抗金力量了。但今晚赫连清云却是羽冲的新娘子，而

且还是由金主完颜雍为他们铺张婚礼的，若非有所图谋，完颜雍怎会如此做作？这件事实在太出情理之外！”

笑傲乾坤道：“咱们姑且从另一方面设想，或者今晚的新娘子不是赫连清云，又或者这是完颜雍要宠络武林天骄的一种手法？”蓬莱魔女摇了摇头，说道：“这两种假设都没理由。檀羽冲怎肯随便与另一个人成亲，完颜雍的度量再大，也决不能容忍拥兵与他对抗的敌人。凡是做皇帝的人没有不忌刻猜疑的，如今耶律元宜的大姨作了武林天骄的妻子，住在京城之内，他不害怕这可能是个心腹之患吗？”

笑傲乾坤道：“好，那么咱们今晚就来得正是合时了，好坏咱们进去看个究竟，劝羽冲和清云趁早一走了之。”

蓬莱魔女苦笑道：“王府面前人山人海，王府内面想来更是热闹，今晚的欢闹一定通宵达旦的了。众目睽睽之下，咱们纵有绝顶轻功，也是进不去的。”

王府门前的大街上歌舞喧闹，大门的守卫仍然毫不松懈。不过，这时已是将近三更时分，有些贺客不想在王府过夜的，陆续告辞回家。另外王府的仆役也有出出进进，或是护送客人，或是替府中的孩子买花炮的。不过这些仆役可以进出自如，闲人却是不能踏近王府门前。

笑傲乾坤道：“你随我来。”其时正好有个大官兴尽告辞，王府开门送客，还有好几个王府仆役替他们鸣锣开道，但因大街上的人实在太过拥挤，鸣锣开道声中，就难免有点混乱。

笑傲乾坤故意挤到前面，在仪仗队的面前装作闪避不及，跌了一交。前头那两个仆役扬鞭喝道：“还不快快站过一边！”要不是因为办的是喜事，他们的鞭子早已经打下去了。蓬莱魔女装作惶恐的模样将笑傲乾坤拉了起来，笑傲乾坤脚步跄踉，与那两个仆役擦身而过，几乎碰着。那两个仆役看见蓬莱魔女相貌长得不错，喉中咕咕噜噜的骂了半句，也就没有再骂了。

蓬莱魔女认得那个送客的人正是武林天骄的堂兄弟檀世英，这个檀世英也就正是两个月前带领御林军攻打她的山寨的人，出了这个小小的“意外”，檀世英的目光也正朝着他们瞅来。

他们两人虽然戴了人皮面具，但身材体态是改不了的。檀世英蓦地觉得这两人“似曾相识”，不由得吃了一惊。但他正在代表主家送一个贵客，却又不便停留下来盘问他们。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穿的是普通金国百姓的服装，檀世英心想：“王府里每天却有许多人进进出出，我见过一面而叫不出名字的多着呢，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想是这样想，但总觉得这两个人有点“奇特”。他心中方在思量，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早已挤进人堆穿过了一条巷子，离开了拥挤的人群，蓬莱魔女吁了口气，笑道：“幸亏檀世英没有认出咱们。嗯，这个东西怎么用法？”

笑傲乾坤掏出两个亮晶晶的铜牌，将一个交给蓬莱魔女，说道：“这是王府中执役人等所用的腰牌，只要拿出来亮一亮，守门的卫士就会让你进去了。”原来这是他刚才和那两个仆役擦身而过的时候，施展妙手空空的手法偷来的。可笑那两个仆役毫无知觉。蓬莱魔女道：“万一盘问起来，咱们怎么说？”笑傲乾坤笑道：“王府里的仆役，少说也有上千，今晚他们大办喜事，临时从各个王公府里召来帮忙的仆役也不知多少，都是凭着这个铜牌出入的，守门的哪里认得这许多。不过，为了小心起见，咱们可以走远一点，从后门进去。”

济王府横跨两条大街，占地数十亩。笑傲乾坤买了两盒流星花炮，绕过广场，走到后门，亮出腰牌，守门的看了看他手上拿的流星花炮，问道：“你们是服侍哪位哥儿的？”笑傲乾坤笑道：“我们夫妇是在东府顺大娘跟前听使唤的，顺哥儿吵着要放流星花炮，我们只好赶着给他去买。前门挤得水泄不通，我们宁可走远一点。”

济王府共有七房，“顺大娘”是武林天骄的奶妈，住在东府，她有一个小儿子，今年大约是十一二岁光景。笑傲乾坤以前在武林天骄家中作客的时候，和他们母子相熟。

王府中一个奶妈，在仆役中的“地位”已是非比寻常，所以她们也可以有自己的仆役。守门的听说他是给武林天骄的奶妈的儿子买花炮的，连忙说道：“那么你赶快进去吧，小哥儿喜欢热闹，瞧着别人放花炮，自己没有，只怕要急得哭了。”

王府里面有里面的热闹，只说请来的戏班子就有十台之多，还有通宵不散的酒席，满园子锣鼓喧天，人来人往，闹哄哄的。蓬莱魔女道：“苦也，若他们闹个通宵，咱们却怎好去找武林天骄？”

笑傲乾坤笑道：“如今三更已过，闹新房的想来也该散了。我知道羽冲住的地方，他素来好静，是住在内花园里面的。今晚的新房多半就是在他原来的卧房，你随我来吧。”于是两人穿过闹哄哄的人堆，终于悄悄地溜到了寂静的内花园。

花园里两座假山之间，隐约可见小楼一角。园中月华如水，楼中烛影摇红，透出碧纱窗外。笑傲乾坤悄声笑道：“不知他们睡了没有？想不到咱们竟会作个不速之客，来闯他们的洞房。”蓬莱魔女笑道：“是呀，只怕他们也是做梦也想不到咱们会来的吧？”

园中寂静得出奇，连一个巡夜的人也没发现，这种“反常”的寂静，反而令人感到惶恐不安。蓬莱魔女不知怎的，忽地想起武林天骄以前喜欢吹奏的那首诗：“凄凉宝剑篇，羁泊欲穷年，黄叶仍风雨，青楼自管弦。新知遭薄俗，旧好隔良缘，肠断新丰酒，消愁又几千。”心中想道：“人生变化之奇，当真是往往出人意料之外。武林天骄以前反抗暴君，身为钦犯，本来是自分在江湖飘泊终老的了，怎想得到今晚却又在华堂锦帐之内作个新郎？他以前为我而失意狂歌，我也担心他无心再觅红颜知己，如今我倒是可以放下这重心事了。嗯，诗中的一句可要改为‘旧好结良缘了。’但愿不要出甚意外才好。”天上月亮正圆，蓬莱魔女又想道：“人月双圆，这本来该是‘佳兆’但他今晚是以‘贝子’的身份，在金国皇帝为他铺排之下成婚的，玉堂金屋，锦帐明珠……这真太反常了，只怕，只怕……”笑傲乾坤似是窥察到她的心事，在她耳边说道：“你可是为他担忧，怕的是：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吗？好，那咱们就赶快去提醒他吧！”

他们在为武林天骄担忧，武林天骄此时也正在思念着他们。武林天骄与赫连清云早已被送入洞房，此时闹新房的人也都已散了。武林天骄想不到婚礼如此铺张，尽管他不愿随俗，日间也不免要应酬许多宾客。此时他只感到头昏脑胀，耳边似乎还在响着喧嚣的闹酒声，想道：“好了，好不容易如今已是酒阑人散，可以让我单独与云妹相对了。”

武林天骄轻轻揭开了赫连清云蒙头红帕，笑道：“云妹，可累了你了！”

赫连清云星眸半启，笑道：“也累了你了，嗯，这可真是想不到啊。我会在你的王府里与你成婚，如今我还似乎是在云端里飘着的，不知这是真是

梦？”

武林天骄轻轻抚她的满头秀发，说道：“ 你喜欢吗？”

赫连清云抬起头来，但见红烛光摇，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说道：“ 今日是咱们大喜之日，我怎有不喜欢的。只是说个实话，我可不喜欢这样铺张的婚礼，我也怕自己不习惯于作一个王府的王妃。”武林天骄点了点头，说道：“ 我也不愿在王府里呆下去的，过了今晚，咱们就悄悄地出走，重入江湖吧！”

赫连清云笑道：“ 这就最好不过了。是呀，咱们一同去探访清瑶姐姐可好？”

武林天骄正在思念着蓬莱魔女，蓬莱魔女是他生平的第一个红颜知己，是他曾经倾心过的人，这一段不寻常的交情，即使在他新婚之夜，也还是不能忘怀的。不过此时此际，他思念蓬莱魔女的这种感情，却也是早经升华了的，毫无杂念的净化感情。武林天骄面对着笑靥如花的新婚妻子，满怀喜悦地想道：“ 一株草有一滴露珠，一把锁匙配一把锁。姻缘之事，当真是各有前因，丝毫也不能勉强的。我如今懂得了：清瑶只能是我的知己，云妹才是把整个身心都交付与我的妻子。嗯，如今我们都各有良缘，以后就更可以做心无芥蒂的知己了。人生得一知己，己足无憾。我檀羽冲何幸而得两个知己友人，还有一个全心体贴自己的妻子！”他心中所想的“ 两个知己”，那是包括了笑傲乾坤华谷涵的。

赫边清云悄声说道：“ 檀郎，你想什么？”武林天骄笑道：“ 我是在想，可惜华谷涵和柳清瑶不能请来喝咱们的喜酒。不知他们成婚了没有？咱们以夫妻的身份去探访他们，想来他们也不知该多欢喜呢！”

赫连清云笑道：“ 是呀。想不到咱们还走在她的前面呢。今次咱们的婚事，也实是出乎我的意外，太过匆促了些。清瑶姐姐固然是请不到，连我的妹妹，也不能来喝我的一杯喜酒。”说至此处，歇了一歇，又笑道：“ 不过，她若是和耶律元宜来了，看见咱们的婚礼是皇上替咱们铺排的，只怕会大为不满呢！”

武林天骄道：“ 我也想不到皇上会对我如此之好的，或许他是想要笼络我吧。不过我也的确有这么一个心愿，要是皇上能够采纳我的主张，金、宋、辽三国都能和睦共处，天下如一家，这该多好！清瑶、谷涵他们是汉人，你们姐妹和耶律元宜是辽人，我是金人，那时我们三家人，都如兄弟姐妹，三个国家之间也都是玉帛往来，干戈停止。这才是我毕生最希望的事情。当年我的师祖曾怀有这个心愿，没有完成。但愿这样一个大同世界，能在我有生之年可以见得到。”

赫连清云苦笑道：“ 檀郎。我只怕你的这个希望只是小孩子用一根芦管吹的泡沫。”

武林天骄道：“ 天下的老百姓也都是如此想望啊！”

赫连清云道：“ 就只怕皇帝和将军们不是如此想望！”说至此处，不知不觉打了个呵欠。

武林天骄笑道：“ 洞房之夜，咱们还是莫谈这些杀风景的话题吧。你很累了，早点安歇吧。”赫连清云道：“ 我不知是不是酒喝得多了，头有点晕。檀郎，你怎么样？”

武林天骄道：“ 我的酒量比你好，但我的酒也比你喝得多。嗯，我也似乎很有了几分酒意了，咱们睡吧。”赫连清云脸上忽地现出一丝惶惑的神色，

说道：“ 我似乎觉得有什么不对。檀郎，且莫去睡！ ” 正是：

古来泾渭难相混，纵是亲人也不容。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四回　锦帐青锋疑是梦　琼楼玉宇不胜寒

武林天骄怔了一怔，说道：“ 什么不对？ ” 这刹那间，他也似乎感到有点异样了。

赫连清云道 :“ 檀郎，我想向你请教武功。你那般若掌力是怎样运功的？你试给我看！ ”

在这洞房花烛之夜，新郎正在催促新娘子卸装就枕之时，新娘子却提出要与新郎演习武功，这本来是 “ 不近情理 ” 的一桩事情，但武林天骄此时也已隐隐感到有些什么不对，因而对赫连清云的要求也就不认为是怪异的了。

武林大骄惊疑不定，说道：“ 好，我就试给你看！ ” 随手抓起一个镇纸的铜狮子，用力一捏，只听得 “ 　 ” 的一声，铜狮跌下地来，原来是武林天骄的手指因用力捏这铜狮的关系，痛得手指都似乎要折断似的，不由得立即要把手指松开。

这一个出人意外的现象，不由得两人面面相觑，大惊失色！

要知以武林天骄的内功之强，用的又是足以开碑裂石的 “ 般若掌 ” 力，这铜狮本来应该给他捏得碎裂片片的，但现在铜狮无损分毫，而他的手指反而疼痛欲裂！

过了半晌，武林天骄在惶惑迷乱中稍稍清醒过来，不禁失声叫道：“ 云妹，果然不对，咱们是受暗算了！奇怪，怎么会受到暗算的呢？ ”

赫连清云花容失色，说道：“ 我的内力也是丝毫使不出来了。

你想想看，是怎么受了暗算的？莫非咱们今晚喝了毒酒？ ” 武林天骄喃喃说道：“ 不会吧，我的叔叔怎会将毒酒害我？而且若是毒酒入喉，我也应该立时察觉了。 ”

赫连清云回想今晚的经过，不错武林天骄是喝了许多酒，但并不是每一个普通宾客都有资格来和他们夫妇喝酒的，需要他们去敬酒的是宫中的司礼太监，那是代表皇帝皇后来贺婚的。还有就是几个近支王公。再还有就是武林天骄的几个长辈亲属。他们只是在给别人敬酒的时候才陪着喝，除此之外，他们并没有另外喝酒。但就只是陪这十多个人喝酒，武林天骄少说也喝了一壶了。新娘子喝得少些，大约也有半壶。

不过敬酒、陪喝，那是主客双方都在喝同一个酒壶的酒，酒又是武林天骄自己斟的，不可能有人在酒壶里装甚机关。倘若是毒酒的话，那么就应该是主客双方都中毒了。而且还有一层，武林天骄每一次的敬酒，因为敬的都是极有身份的人，他的叔叔每次也都是以 “ 主婚人 ” 的身份陪着贵客喝的。退一万步说，即使他的叔父要用毒酒害他，难道他的叔父就不怕自己中毒？又怎敢令皇上宠信的宫中最有权势的 “ 公公 ” 也喝毒酒？

可是他们如今的内力全已消失却又是铁一般的事实，这又该怎么解释呢？就在他们迷惑之时，忽听得有脚步声走来了。

济王府不比寻常百姓人家，王府内眷所住的地方，仆役人等，不奉召唤，是不许随便走进的。何况这是 “ 贝子 ” 新婚的洞房，此时又已是三更过了？寻常人家，还可能有顽皮的孩子来偷听新房，王府规矩森严，大人管束得紧，那是决不会有的。

赫连清云花容失色，颤声说道：“ 檀郎，莫非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他们，他们…… ” 武林天骄苦笑道：“ 如今咱们都已失了武功，若是有人要害咱们，那也是没有办法。 ” 脚步声已停在门前，武林天骄不待他们敲门，

索性就自己打开了。

抬头一看，只见来的两人，一个是主婚人身份的他的叔叔——金国的兵马大元帅檀道雄。一个是代表皇帝来给他们祝婚的，身为皇叔的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尽管武林天骄已准备接受任何可能的意外，但他的叔叔三更半夜来闯他的新房，这刹那间，他还是不能不大为惊诧。

武林天骄呆了片刻，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皇叔大人，叔父大人，我想不到你们会在这个时候来的，请恕小侄失迎了。”

檀道雄道：“好，你们还没有睡，我正有个喜讯要告诉你。”完颜长之也道：“是啊，檀世兄，我是给你贺喜来的！”

武林天骄忍着心中的悲愤，说道：“多谢皇叔来喝我们的喜酒，皇上和皇叔所赐‘恩宠’，我檀羽冲是毕生难忘！但这‘喜’也已经贺过了，还有何‘喜’可贺？”

完颜长之笑道：“成家立业，成了家就该想到立业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是同等重要的两件喜事。你虽然没有‘金榜题名’，但皇上即将赐你殊恩，更胜于金榜题名，我焉能不来道贺？”

武林天骄道：“恕我不懂皇叔大人的意思，叔叔，我也正有一件事心里不明，要想请问叔叔，可惜这却不是一件喜讯。”

檀道雄道：“我料到你会有此一问的。想来你也已经发觉了你的武功消失了。是么？这正是一件喜事啊！对于你，对于我们檀家，都是大有好处的事！”

武林天骄面色灰白，说道：“这么说来，这是叔叔的预谋，有意要令小侄受害的了？”

檀道雄板起了脸孔道：“我这是为了你好，怎是害你？”

武林天骄道：“是好是坏，暂且不说。我只想知道我们喝的是什么毒酒？嗯，皇上是一国之主，叔叔是一家之主，倘若皇上和叔叔要赐我自尽，我也宁死无辞。但清云无辜，还望你们赐她解药。”

赫连清云道：“不，咱们夫妻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却得同年同月同日死，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

檀道雄道：“你们别胡思乱想，没有谁要害你们，你们喝的也不是毒酒！”

武林大骄半信半疑，说道：“当真不是毒酒？那何以——”完颜长之笑着接下去说道：“那何以你的武功会消失了？你别心急，坐下来，让我和你说个明白吧。”

完颜长之慢条斯理地说道：“你今晚喝的这壶酒，的确不是毒酒。对常人来说，一点害处也没有的。要不然，你叔父怎敢喝它，王公公怎敢喝它？你想想，王公公那么一大把年纪，又没练过内功，若是毒酒的话，纵有解药，也是难免受害的啊！”

武林天骄听出了话中的破绽，心中一动，道：“对常人没有害处，那么对不是‘常人’又如何呢？哦，对了，皇叔大人，我记得你今晚可没有喝过我这一壶中的酒。”

完颜长之笑道：“檀世兄果然聪明过人，已猜到了个五七分了，佩服、佩服！你喝的这壶酒么，毒是没有毒的，对任何人都一样。不过，若是内功高明之士喝了它，却有点小小的不同。”武林天骄剑眉一竖，涩声说道：“什么不同？”

完颜长之淡淡说道：“酒中并没有毒药，不过，也加进了一点点东西。

这是天竺高僧竺迪罗从前献给前皇的一种奇药，名为‘化功散’，常人服了，毫无害处。但身有内功的人喝了，他的本身功力就会全给化去。招数可以使得出来，内功就一点也没有了。不过，这却并不是中毒，只是将他变为一个普通人而已，你明白了么？”

武林天骄满腔怨愤，望着他的叔父说道：“叔父，侄儿做梦也想不到你，你——”檀道雄肃容说道：“冲侄，你以为我是害你么？我这是救你。你以往行为乖谬，这都是因为你有一身武功的缘故。如今我们把你的内功化去，为的就是想你做一个安份守己的国之忠臣，家之孝子。我这份苦心，你是应该懂得的！”

武林天骄颓然倒在椅上，说道：“叔叔，你将我的内功化去，倒不如将我一刀杀了。”

檀道雄“哼”了一声，说道：“羽冲，你怎么还是想不通呢？好吧，就让我点化你这块‘顽石’吧。你以前恃着武功，犯上作乱，几乎给我家招来大祸。如今皇上恕了你的叛逆之罪，但倘若不化去你的内功，莫说皇上信不过你，我也是不能放心的啊。”

完颜长之接着笑道：“檀世兄，你失了武功，‘武林天骄’这个名号是不通用了。但是，你却换回来一生的荣华富贵，这还不值得么？”

檀道雄柔声说道：“冲侄，咱家世代为大将，就没出过宰相。你文武全才，内功消失了，从此正可以专心习文。皇上答应让你先做一个御史大夫，将来拜相有望。这样的恩宠，对咱家可真是锦上添花，求也求不到的啊！出将入相谁人不想？你还不心满意足，叩谢皇恩么？”

武林天骄忍着心头悲愤，打了个哈哈，说道：“皇恩浩荡，我真是想不到皇上对我如此眷顾有加，不但不究我的过往，还要将我破格重用。我可真是应该感激涕零了！”檀道雄不知他说的乃是“反话”，撚须笑道：“是呀。别说将来拜相有望，就是现在你一出身便是个御史大夫，这也已经是二品高官了！嗯，你现在懂得了皇恩浩荡，也该明白了为叔的苦心了吧。”

武林天骄道：“都明白了。但无功不受禄，皇上赐我如此大恩，我就应该为皇上效‘犬马之劳’才对。叔父大人，皇叔大人，你们说是吗？”

完颜长之哈哈笑道：“檀世兄果然是聪明人，一说就明白了。好吧，你既然想到了这一层，那么我们也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将我们今晚的来意坦白告诉你了。”

武林天骄作出“洗耳恭听”的样子，说道：“小侄正要请皇叔大人指点。”

完颜长之说道：“指点这不敢当。不过，这是皇上的意思，皇上要你给朝廷做到两件事情。”

武林天骄道：“哪两件事？只要是我做得到的，我自当为皇上效犬马之劳。”

完颜长之笑道：“这两件事对你来说，都是轻而易举之事。第一件——”说至此处，却把眼光朝赫连清云望去，然后接下去说道：“听说王妃之妹是在耶律元宜的军中，不知他们成婚了没有？”赫连清云道：“我不知道，你们想打他们什么主意？”赫连清云心中有说不出的悲愤，也有说不出的厌恶。倘若不是为了顾全丈夫的面子，她早已破口大骂了。

完颜长之笑道：“新娘子言重了。我们对令妹，甚至对耶律元宜也都是一番好意的。”

武林天骄轻轻捏了一捏赫连清云的手心，说道：“云妹，咱们对尊长应

该顺从，不可无礼。”赫连清云懂得丈夫的心意，想道：“不错，且听听他们打算的是怎么样的阴谋诡计。”于是勉强赔了个礼，说道：“请恕小女子无知。还望皇叔大人明示，是怎样的一番好意？”

完颜长之是瞧得出他们有点神色不对的，但心里想道：“你们已在我掌握之中，也不由得你们不答应了。”于是说道：“这第一件事简单得很，就是要请你们替皇上招安耶律元宜。”

赫连清云道：“哦，你们是要耶律元宜投降！可是，他若不肯答应呢？”

完颜长之道：“他是你的妹夫，据我所知，他又是一向敬重你们夫妻的。有你们的亲笔书信，晓以利害，劝他归顺朝廷，他还有不答应吗？”

赫连清云道：“怎样晓以利害？”檀道雄说道：“皇上答允将辽国旧地划出一部设立中书行省，耶律元宜若然来归，就由他作这行省的‘平章’（中书行省与平章乃是金国的政制、官制。‘平章’这一官职，在中央则是宰相，在地方则是一个行省的最高政务官）。他不是要恢复辽国吗？这样也差不多等于是恢复了。金、辽一家，不分彼此，当然他还要上表称臣，但也等于是半个辽王了。他还能不心满意足么？”

赫连清云心道：“这不过等于你们的皇帝派出去当傀儡的奴隶总管而已，说什么金辽一家？”武林天骄是曾幻想过宋、金、辽三国和好，天下一家的。他叔叔这番话不啻是对他作了个辛辣的讽刺。武林天骄苦笑道：“耶律元宜并非贪图富贵之人，倘若他仍不心满意足呢？”

檀道雄“哼”了一声道：“倘若他胆敢不从？皇上就要出兵讨伐他了。他的残兵败卒，不足五万之众，要想抵抗金国大军，无异以卵击石。成败枯荣，系于一念。只须你们善为说辞，晓以利害，若非下愚，焉有执迷不悟之理！”

完颜长之接着笑道：“这也关系你们夫妻的利害。赫连姑娘如今是檀家的媳妇了，总不想妹子不得善终吧？劝得他们归顺朝廷，你们同享尊荣，这岂不是更好？”

赫连清云心道：“怪不得皇上许我匹配檀郎，还替我们铺张婚礼，原来是如此用心的！”当下冷笑说道：“我明白了。若是我不答应你们招降他们的话，大约你们就要将我当人质了。”

檀道雄变了面色，说道：“赫连姑娘，你是我的侄儿媳妇，望你不要误解我们对你的一番好意，更不可辜负皇上的殊恩！你不为你妹子着想，也当为你丈夫着想！”

赫连清云双眼含泪，望了望她的丈夫。武林天骄道：“清云不过是怕他们不肯依从而已。好，这件事暂且不论，还有第二件呢？请皇叔大人一并明示，好让我们从长计议。”

完颜长之道：“也好，就都对你说明白吧，匪号‘蓬莱魔女’的柳清瑶和那个‘笑傲乾坤’华谷涵是你的好朋友，是吧？”

武林天骄淡淡说道：“不错。莫非你又要我招降他们？”

完颜长之道：“不是。我只要你将他们两人请来此地，与你相会！”

武林天骄道：“哦，原来皇上还关心我的朋友，肯让我与良友相晤，这真是求之不得的了。但却不知请他们来作甚？”完颜长之冷笑道：“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

武林天骄道：“请恕小侄不明，还望皇叔大人明以告我。”

完颜长之按下火气，说道：“好吧，你既然装作不懂，那我也不妨和你

打开天窗，说个亮话。蓬莱魔女是绿林的盟主，对咱们金国的祸害，比耶律元宜更大。如今她又与笑傲乾坤合在一起，而笑傲乾坤与南宋的抗金将领又是互通声气的。这两人不除，皇上岂能安枕，这两人料想是决计不会归顺我们的朝廷的，所以必须你设法将他们引来。嘿，嘿，以后的事，那就不用你管了。”

武林天骄冷冷说道：“原来你是要我设计诱捕他们。换一句话说，也就是你要我出卖朋友了。”

檀道雄板起面孔道：“君臣有义，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此五者是谓五伦，你熟读汉人之书，与朋友相交有信，这是好的。但你也该明白，即以汉人的道理来说，朋友也只是居于五伦之末！难道你把朋友的交情，看得比君臣之义，父子之亲更紧要吗？蓬莱魔女率领群盗，反抗朝廷，是咱们金国的大敌。你即使不为一己的富贵功名着想，也该为皇上尽忠才对。怎能说是出卖朋友？”

赫连清云忍不住说道：“叔叔，你说柳清瑶反抗你们的朝廷，这倒说得不错。但说她是你们金国的敌人，这就不尽然了。据我所知，她对金国的百姓，是一向秋毫无犯的。”

檀道雄一瞪眼睛，说道：“皇上就是朝廷，朝廷就是国家。谁要是反叛皇上，他就是金国的敌人。”

武林天骄道：“叔叔，你要我如何设法才能请得动他们的大驾？”

檀道雄道：“我知道那笑傲乾坤曾在咱们家里住过，只需你写一封亲笔书信，我叫他所认识的家丁，送到蓬莱魔女山寨之中，他们知道你已在京城完婚，安然无事，你叫他们来补喝一杯喜酒，他们想必是会来的。”

武林天骄心中苦笑：“谁说我们安然无事？”他缓缓转过了头，一对新婚夫妇眼光相接，两人都是流露出一派凄苦的神情。

檀道雄道：“不管你认为是骗来也好，是请来也好。为国为家为你自己，你今晚都是必须作个抉择了。这封信你马上给我就写。”

武林天骄涩声说了个“好”字，走到床前的小几边。檀道雄以为他是去取文房四宝，不料他却突然从锦帐之中取下挂在床头的三尺青锋，檀道雄吃了一惊，喝道：“你干什么？”说时迟，那时快，武林天骄已是一剑插向自己的胸口。檀道雄和他距离最近，但这个动作太出檀道雄意料之外，抢救已来不及。眼看就要锦帐青锋，血溅洞房。

檀道雄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见那把三尺青锋，明晃晃的剑尖已经插进了武林天骄的胸膛。但奇怪的是武林天骄的身子不过颤抖一下，却并没倒地，也不见有鲜血喷出来。

完颜长之忽地笑道：“檀元帅不必着慌，死不了的。”就在此时，忽听得“叮”的一声，武林天骄的宝剑掉下地来，随即“砰”的一声，房门也给人打开了。有两个人旋风也似的扑了进来。

原来武林天骄的功夫已经消失，气力还比不上一个普通汉子。他意图用剑自杀，但这一剑只不过刺穿了衣衫，剑尖划破了一点点皮肤，就已经乏力了。但伏在窗外偷看的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突然看见发生这个意外，一时间却没想到这层，本来他们还不想声张的，此时一惊之下，便立即闯了进来。笑傲乾坤发出一枚钱镖，将武林天骄的宝剑打落。

他们两人戴着人皮面具，新房里的四个人都认不出他们。他们闯进新房，立即分头行事，笑傲乾坤去救武林天骄，蓬莱魔女则扑向完颜长之。

檀道雄站得靠近武林天骄，他是身经百战的元帅，碰上意外，虽然吃惊，却不慌乱。拾起地上的宝剑，喝道：“ 好大胆的贼人！ ” 挥剑向冲上来的笑傲乾坤劈刺。

檀道雄是个大将之材，能指挥百万大军，也精通十八般武艺。但论到武学的造诣，他怎比得上笑傲乾坤？他又没有练过内功，他的武艺只适宜于阵上交锋，在近身肉博之时，笑傲乾坤只需使出三分本领，他已是应付不来。

笑傲乾坤用了个“ 卸 ”字诀，长袖一拂，把檀道雄的宝剑引过一旁，檀道雄虎口酸麻，这才知这来人是个异人。檀道雄张开了口，正想叫人。说时迟，那时快，笑傲乾坤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点了他的哑穴。

另一边，蓬莱魔女亦已与完颜长之交上了手。完颜长之是金国的第一武学高手，自非檀道雄可比。蓬莱魔女唰唰唰连环三剑，都给完颜长之以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一一解开了。但完颜长之要想抢她宝剑，却也不能。

蓬莱魔女从前曾与完颜长之交过两次手，当时蓬莱魔女还未曾得到她父亲授以上乘的内功心法，两次交手都是蓬莱魔女稍稍吃亏。如今她武功大进，三招一过，便即占了完颜长之的 上风。

完颜长之觉得她这路剑法好生熟悉，不由得蓦地一惊，喝道：“ 你是谁？ ”

蓬莱魔女笑道：“ 你们不是要檀羽冲请我们来喝喜酒的吗？

不劳你们费神，我们自己来了！ ”

赫连清云呆了一呆，大喜叫道：“ 原来是清瑶姐姐！ ”

武林天骄如在梦中，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也不由得大喜叫道 :“ 华兄，是你！ ” 笑傲乾坤点了檀道雄的穴道，将他推过一边，笑道：“ 羽冲兄，你受惊了。还好，我们赶得上来喝你的喜酒。 ”

完颜长之发觉是他们二人，这一惊非同小可，但他是金国第一高手，却怎甘束手就擒？当下“ 嗖 ” 的劈面一拳，冲开蓬莱魔女的尘拂，反手一记擒拿，又解开了蓬莱魔女的一招刺穴手法。这一拳一掌使得凶狠无比，是他看家本领的败中求胜的绝招，虽然仍胜不了蓬莱魔女，也迫得她退了一步。

完颜长之身法也极端的快，一掌拍出，头也未回，一个滑步回身，已抢到了门口。原来他那两招凶狠的攻势，只是以攻为守，掩护撤退的打法。意欲趁着蓬莱魔女给他迫退一步之际，抓紧时机，夺门而逃。

哪知笑傲乾坤早已识破他的企图，他快，笑傲乾坤更快，先一步塞了门口，折扇一扇一挥，立即便点他背心大穴。

完颜长之左掌一掠，施展分筋错骨手法，抓扇头、切腕脉，解招还招。笑傲乾坤冷冷一笑，反手一勾，完颜长之肘锤撞去，笑傲乾坤掌如雁翅，斜斜削过，也是同样的解招还招，反扭完颜长之肘部关节。

完颜长之身形一晃，肘锤撞空，忙出左掌帮忙，说时迟，那时快，笑傲乾坤的折扇已是倏地变招，扇头指向他掌心的“ 劳宫穴 ”。“ 劳宫穴 ” 是手少阳经脉的枢纽穴道，完颜长之不敢给他点中，只得后退一步。一回头，只见蓬莱魔女明晃晃的剑尖已对着了他的胸口，蓬莱魔女是因不愿以多胜寡，故而虽然早已到了他的背后，但仍然是蓄势未发。

笑傲乾坤折扇一收，哈哈一笑，慢斯条理地说道：“ 皇叔大人，你不是请我们来喝喜酒的吗？怎可对客人如此无礼？对不住，你若还要用强，我们可也不能客气了。 ”

完颜长之适才与笑傲乾坤闪电般的交手几招，虽是一瞬即过，但这几招

之中，彼此都是使出了最高深的武学，双方的本领也都是在这几招中表露无遗的了。完颜长之占不到半点便宜，硬生生地给他迫退。这才知道笑傲乾坤亦已是今非昔比，武功比蓬莱魔女还胜三分。从前他可以与笑傲乾坤打个平手，如今却是不由他不甘拜下风。

完颜长之自知决无逃得出他们掌握的希望，颓然敛手，但口气仍是很硬的，冷笑道：“你们想要怎么样？你们本领再强，也只是两个人。你们以为就可以保护你们的朋友逃出这个王府吗？好吧，有胆的你尽管杀我！”

笑傲乾坤笑道：“不错，我们的确是难以逃出王府的。所以就要请你送我们出去了！”

完颜长之道：“在众目睽睽之下，要我将你们送出王府？嘿，嘿，这真是异想天开！莫说我不能够答应你们，就是我肯，这也是办不到的事情。废话少说，干脆你们一剑将我杀了吧！”

笑傲乾坤道：“我不但要你送我们出王府，还要你交出解药！”

完颜长之冷笑道：“这更难了，你杀了我也办不到！好吧，我不妨告诉你们，御林军中的好手都在王府之中，即使你们能够以一当百，也是决计逃不出去的。你尽管把我杀了吧！”

蓬莱魔女杏眼圆睁，厉声说道：“你当真不肯？”完颜长之道：“不肯！”蓬莱魔女道：“好，那我也不妨告诉你，我们也不杀你。你怎样对付别人，我们就怎么对付你！先废你的武功，再慢慢将你折磨！”

笑傲乾坤笑道：“对，事到如今，请恕我们不能与皇叔大人讲什么江湖规矩了！”两人联同出手，完颜长之背腹受敌，不过数招，便给蓬莱魔女倒转拂尘，用重手法点了他一处穴道。

蓬莱魔女冷冷说道：“穴道铜人的十三篇图解你是曾经学过了的。你应该知道惊神指法的厉害！现在我还没有废你武功，但我只需再用惊神指法续点你的‘中府’‘天枢’‘愈气’三道大穴，你这一身武功就算完啦。”

笑傲乾坤接着说道：“还要再加上利息！我接着用分筋错骨手法，扭断你七处关节，让你全身瘫痪，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然后押你出去游街示众，嘿，嘿！我们大不了是拼一死，你这位皇叔大人、金国的第一武学高手可就要威风扫地，面子丧尽啦！这滋味对你来说，大约要比死更难受吧？”

完颜长之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当然知道他们不是虚声恫吓，饶他如何强作镇定，也不由得面色灰白，讷讷说道：“你们这样狠毒！”

蓬莱魔女笑道：“这也是跟你们学来的。废话少说，先把解药拿来！”

完颜长之苦着脸道：“竺迪罗的化功散是没有解药的。你们知道，竺迪罗也早已给先皇射死了。”

武林天骄道：“你们不必费神救我了，他说的是真话，这化功散是没有解药的，我认命啦，你们走吧。”武林天骄受了这个重大的打击，已是万念皆灰。

蓬莱魔女笑道：“我们既然到了此地，岂能不管？你们也不必理会，事情都交给我办好了。”说罢，回过头来，对完颜长之道：“好吧，没有解药，那就要麻烦你送我们出去了。我自有办法，令你不至难堪。”

完颜长之没有答话，却把眼睛望向檀道雄。

笑傲乾坤道：“对啦，王爷是这里的主人，我们当然是不会忘记的。檀元帅，你不是也曾与皇叔大人合谋，要将我们‘请来’的吗？好啦，现在我们要走了，可也得劳你的驾，送一送我们这两个客人啦！”

檀道雄被点的是麻穴，可以张嘴说话，但他却侧转了头，闭口不言。

蓬莱魔女道：“哦，檀元帅不屑理睬我们，是么？很好，我也无须你的理睬，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的手段吧！”

武林天骄心中难过之极，说道：“涵兄，瑶姐，我不幸生在王家，这也是我应受的灾难，一切罪孽，我愿承当。请你们也不必难为我的叔父了。”武林天骄在他的叔父与皇帝串通之下喝了药酒，被化去了一身内功，早已心灰意冷。不过，尽管他对叔父有所怨恨，但他也是个自尊心很重的的人，却不愿意蓬莱魔女在他的面前，折磨他的叔父。

檀道雄是个掌握百万大军的元帅，平时只有别人向他讨饶的人。此时听了武林天骄替他求情的说话，怒声说道：“好吧，你这魔女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吧。我家世受国恩，我生为大金忠臣，死为大金忠鬼，你杀我也好，折磨我也好，我檀道雄绝不一皱眉头！”他拼了一死，要作“忠臣”，表现得似乎比完颜长之更多几分英雄气概。

蓬莱魔女淡淡说道：“我不杀你。我们只是从你的王府中大摇大摆地出去，嘿，嘿，我看你这个忠臣也就作不成了啦！”

檀道雄吃了一惊，道：“什么？你们要陷害我？哼，皇上是不会相信你的！”

蓬莱魔女道：“不会相信？你的王府防卫森严，我们怎么能够进来？又怎么能够从新房之中大摇大摆地出去，你有一张口会说话，我也有一张口会说话。你说我们是偷进来的，我说是你与我们串通了放我们进来，密谋造反的。倒要看看，你们的皇上相信谁？”

檀道雄又惊又怒，心里想道：“皇上虽然授权我将他们骗来，可是必须有羽冲写的亲笔书信为凭，交给皇上过目的。皇上预计，即使他们上当，至少也是几个月之后才来的。怎想得到他们今晚就不请自来？皇上猜疑心重，这魔女是绿林盟主的身份，倘若她当真反咬我一口，当众声张，说我是与她同谋造反，这个，这个，只怕我当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罪名了。”

檀道雄不怕死，不怕折磨，但却最怕受这“天大的冤枉”，死了也被当作“反贼”，而不能作个“忠臣”。他越想越惊，禁不住登时气馁，讷讷说道：“你、你好狠毒！”蓬莱魔女笑道：“这也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怎么样，王爷，你可肯屈驾了吧？”正是：

王府森严拦不住，但凭妙计制元凶。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五回　侠女奇谋出王府　老媪妙计赚城门

此时已是晓色云开，晨风拂槛的第二天早晨。王府中欢乐闹通宵，此时也已是酒阑人散，笙歌尽歇了。这内花园是不准闲杂人等进来的。此时外间园子的戏班已经停演，放烟花的孩子早回去睡觉，闹酒的客人也早已醉倒，这内花园就更显得寂静了。就在这异样的寂静之中，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忽听得外间有杂乱的脚步声。脚步声很轻，似乎是怕惊醒房中的新婚夫妇。但他们两人是武学的大行家，听觉灵敏，远胜常人，却可以听得出来的是一大群人，已经进了这座内花园，但距离这座房子还在十数丈外。

蓬莱魔女靠着墙壁，凝神静听。江湖上的行家有种本领叫做“伏地听声”，蓬莱魔女更进一层，不须“伏地”，只须耳朵贴墙，便可以听得外间传来的声浪。只听得有一个人低声说道：“不可惊动贝子，你们给我仔细搜搜，假山洞里更要留意搜搜，看看有没有人藏在里面。”蓬莱魔女听出了说话的这个人是檀世英，吃了一惊。

此时完颜长之、檀道雄也似乎有所察觉了，但却不敢声张。蓬莱魔女悄声说道：“你们的人来得正好，省得我要劳烦你们派人传令。好，你们照我吩咐的做。否则你们考虑后果吧。”

蓬莱魔女把要他们所做的事情刚刚说得清楚。只听得脚步声又近了许多。有一个人道：“禀告三公子，园子都搜遍了，并无贼人。”跟着一个道：“老王爷和皇叔大人也没找到。”这个人是刚刚进来，报告最新的消息的，檀世英沉吟半晌，说道：“既然这样，没有办法，只好惊动贝子了。”

原来檀世英是因为昨晚送客的时候，碰见了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当时来不及盘问，过后却起了思疑。要知他们两人虽是戴了人皮面具，容貌已改，但身材体态却改不了。檀世英虽然不敢断定就是他们，但总是有点疑心。故此他送客回府之后，便立即去找檀道雄与完颜长之禀告，不料又找不到这两个人，檀道雄由皇帝授意，与完颜长之合谋炮制武林天骄之事，这是一个最最机密的事情，檀世英虽是他的侄子，也未曾与闻，他怎想得到他的叔父是在他的堂兄新房之中？

不过，武林天骄与蓬莱魔女颇有交情之事，檀世英却是略有所知的。檀世英找不到叔父和皇叔，便带了十多名御林军中的高手，在王府四处，不动声色地搜查。此时他已经怀疑，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有可能是躲在新房之中了。

檀世英指挥手下围住新房，正要去敲门，只听得武林天骄喝道：“是什么人？”跟着檀道雄在窗口伸出头来。

檀世英突然看见叔叔从新房中探出头来，吃惊不小。檀道雄也佯作诧异，喝道：“世英，你这么早带这么多人到这里作甚？”

檀世英躬腰施礼说道：“侄儿昨晚送客，碰着两个形迹可疑之人，恐防乃是奸人混入府中，故此搜查。惊动了叔叔了。”

檀道雄板起脸道：“你们真是没事找事来理，如此大惊小怪。王府里里外外，多少守卫，怎能有奸细混得进来！”

檀世英满面羞惭，说道：“是，是侄儿莽撞了。侄儿昨晚本想向叔父大人和皇叔大人禀报的——”

完颜长之哈哈一笑，跟着探出头来，说道：“你找不着我，是么？我也在这里呢！有我在此，你还怕什么奸人混入？”

檀世英更是惊奇，说道：“末将不知皇叔大人在此，惊扰了大人了。”檀世英是御林军的军官，完颜长之掌管御林军，正是他的顶头上司。

檀道雄道：“你也来得正好，羽冲夫妇要入宫向皇上谢恩，我们也要陪他同去。你给我们准备车辆吧。”

檀世英恍然大悟，心中想道：“原来你们是来催促新人上朝谢恩的，怪不得这么早来了。”外姓封王的王室贝子完婚，本来无须第二日就入宫“陛见”，但武林天骄的情形却有不同，他极得皇帝“宠爱”，这次的婚礼，又是皇帝替他铺排的，仪式与“太子大婚”相同，真可说是“不世之荣”的恩典。因为有此特殊情形，檀世英遂自作聪明，以为叔叔是要讨皇上喜欢，故而命令武林天骄入宫叩谢。此时已是天光大白，檀道雄与完颜长之一早来催促他们入宫，那也就不足为奇了。

檀世英连忙答道：“是，侄儿马上准备车驾。”

檀道雄道：“我们不须多人扈从，你只准备一辆大车就行了，你把车子停在后花园门口，免得惊动宾客。”

檀世英退后，檀道雄松了口气，回过头，对武林天骄与蓬莱魔女怒目而视，说道：“你们满意了吧？我可给你们害苦了！”原来他与完颜长之，一个是怕被诬“通匪”，死了也作不得忠臣，一个是怕被废了武功，当众凌辱。故而只好服服贴贴地听从蓬莱魔女的指挥，做了她的傀儡。

蓬莱魔女笑道：“这是为了你们好啊。你们只要将我们送出了城，你们就可以回来了。没人知道我曾经与你们见过面的。”

笑傲乾坤笑道：“咱们还要改一改装，才能出去。”说罢，将人皮面具剥下，反转过来，弄皱了它，再行戴上，蓬莱魔女也依法施为，再戴上面具，形容显得苍老一些。赫连清云道：“我带你们进内换装。”

笑傲乾坤道：“好，瑶妹，你先换装吧。”说罢又回过头来问武林天骄道：“檀兄，你走得动吗？”武林天骄道：“我只是内功消失，普通人的气力则还是有的。”笑傲乾坤道：“檀兄，你这一走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够回来，这府里有你挂念的人吗？”武林天骄怔了一怔，不知他说的是什么意思。笑傲乾坤道：“我记得你有位奶娘对你很好，这奶娘有个孩子今年大约十二三岁了吧？”武林天骄何等聪明，登时领悟，说道：“不错。我舍不得他们，待我去叫他们与我一同走吧。”

蓬莱魔女换了装束出来，笑道：“我像个农妇了吧？”她衣裳里塞了棉花，腰围显得粗大许多，她又作出笨拙的神态动作，因此，穿的虽是锦绣衣裳，但看起来却酷似农家出身，初习豪华的妇女了。

笑傲乾坤笑道：“好，扮得很好，在你身上已看不出柳清瑶的影子，但还有几分可以看得出你是昨晚在王府门前阻道的那个女人。好，这就恰到好处了。”蓬莱魔女道：“好，现在轮到你啦。要不要我给你打扮？”笑傲乾坤笑道：“不必，你还是陪伴两位大人，等下你要他们如何应付，该说些什么话，该做些什么事，都趁早交代个清楚吧。”笑傲乾坤是曾在这幢房子作过客人的，不须赫连清云带领，自己会进仆役房中换装，过了一会，他换了一套“上等仆人”的青衣装束，同样的内里垫了棉花，另外还用易容丹改变了皮肤的颜色，手脚看起来也粗糙了许多了。蓬莱魔女笑道：“好，你也像个庄稼汉了。”

檀世英回来报道：“车驾已停在后门，可以启程了么？”此时刚好武林天骄已和他的奶妈母子出来，遂应了一声，打开房门，一行人鱼贯而出。

檀世英看见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依稀认得是他昨晚碰见的那两个人，不觉吃了一惊。檀道雄说道：“皇后娘娘想留他们夫妇在宫多住几天。故而羽冲带了他奶娘的一家人入宫作伴。”

那奶娘早已从武林天骄口中知道原委，她是个见过大世的面的人，神态很从容，说道：“这两人是我的侄儿、侄媳，他们刚刚从乡下来，承王妃看得起，收了我的侄媳作近身。连带我的侄儿也同沾恩宠，这次都可以入宫开开眼界。他们是乡下人，不懂礼节。三公子，你别见笑。”

贝子和新夫人奉召入宫，带几个下人服侍，这是必然的事，倘若没有，反而奇怪。

笑傲乾坤装作吃了一惊的神气，奶娘喝道：“傻小子，还不上去参见小王爷？”

笑傲乾坤故意捏着嗓子，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我怕、怕——”那奶妈也装作怔了一怔的神气，道：“你怕什么？”

檀世英连忙打了个哈哈，说道：“昨晚我们已经见过了。原来你是顺大娘的嫡亲侄儿，何不早说？我的卫士认不得你，几乎得罪了你，真是不好意思。”檀世英越看越觉得他们像是乡下出来的农家夫妇，心中不觉暗暗好笑，“我也忒多疑了。疑心生暗鬼，这话当真不错。这么样的两个人怎能是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幸好昨晚没有闹出更大的笑话。”

檀世英是一面好笑，一面又有点惶恐。要知武林天骄的奶妈在王府中是很有地位头面的仆人，俗语说“打狗看主人面”，檀世英生怕笑傲乾坤说出昨晚的事，引起武林天骄的不快。何况这两个人这次跟随武林天骄入宫，说不定还可以见到皇上和皇后娘娘呢。所以檀世英连忙打断笑傲乾坤的说话，不让他说出是“怕挨打”这三个字。同时向顺大娘赔礼。

武林天骄的奶妈笑道：“哦，原来他们昨晚出去买花炮，是闯上了小王爷的驾了，他们刚从乡下出来，怪不得卫士们认不得他们的，小王爷，你可别这样客气，折煞了我们当下人的了。”

他们边说边走，已是快到内花园的后门，武林天骄笑道：“顺大娘，别唠叨，快上车吧。”

檀世英忽道：“叔叔，有两个人等着见你，有两件紧要的消息禀告。”

檀道雄恼道：“你真没分晓，我哪里还有工夫会见客人？”

檀世英道：“是，是。但这两个人，是叔叔你差遣他们去办事的，我以为正可以将他们带来的消息禀告皇上，领个功劳。他们已经在门口等，叔叔，你就问他们几句话吧，用不着耽搁多少时候的。”

檀道雄和完颜长之是被点了上身的软麻穴，但蓬莱魔女的手法恰到好处，他们的气力使不出来，但还可以像普通人一样行走。此时檀道雄已经走出后门，那两个人也见着了，檀道雄虽是心绪不佳，但见着了这两个人，也有点意外的惊喜，便招手道：“好，你们探到了什么消息快说！”

檀道雄感到的是意外的惊喜，蓬莱魔女感到的却是意外的又怒又惊。

原来这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就是假冒玳瑁弟弟的刘滔。女的则是那个在采石矶给金军带路，又曾两次在长江上要害蓬莱魔女的那个韩三娘子。蓬莱魔女是曾发过誓要杀她的。

刘滔上来报道：“小的奉命到蓬莱魔女寨中卧底，不幸被擒，但也侥幸逃得出来，还探听到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檀道雄道：“甚么消息？快说！”刘滔道：“那魔女与她的情人笑傲乾

坤已经离开了山寨，听说他们是要到桑家堡打一转，然后再来京都，这两个魔头来了，说不定会到王府骚扰，更说不定会入宫行刺。不可不防！”檀世英冷笑道：“这魔女若然敢来，我正可以一雪前仇，报险谷中伏之辱。就怕她没有这个胆量来。”檀世英上次领兵攻打蓬莱魔女的山寨，乃是他在御林军任职之后，第一次作为主将统兵出战。初领千师，即遭全军覆没之耻，至今愤愤不平。可笑他和刘滔都不知道，蓬莱魔女就在他们的身边。

檀道雄打断他的话道：“韩三娘子，你到桑家堡访问公孙郡马，可曾见着？”

韩三娘子道：“见着了。他正在养伤，那件事刘滔和我也谈过了！只怕公孙郡马是受了冤枉的。”刘滔插口道：“依我看来。一定是蓬莱魔女行使离间之计。”

韩三娘子道：“这魔女不但武艺高强，而且诡计多端。我这次访问公孙郡马，还有一些关于她的事情，要想禀告元帅。”

韩三娘子说话之时，眼神一直注意着蓬莱魔女，原来蓬莱魔女痛恨这两人，在眼神中也不禁显露出来，她是戴了面具的，脸上的表情看不见，但眼神却是瞒不过别人。韩三娘子是老江湖，觉得她的眼光有异，禁不住起了疑心。

蓬莱魔女咳嗽一声，掏出手绢，掩着嘴巴假装揩抹口涎悄悄地就用“传音入密”的内功，向赫连清云说了几句话。

韩三娘子正要继续说下去，赫连清云忽道：“我们赶着进宫，不如就请你们两位同我们一起，也到宫里住几天吧。”

刘滔又惊又喜，说道：“这个，小人怎配受此殊恩？”

武林天骄道：“王妃的意思是想委屈你们两位作我们随从。

我们这次入宫，只带了顺大娘和她的侄儿、侄媳，仆从也嫌不多，你们是叔叔的亲信，倘若不嫌委屈的话——”武林大骄说到这里，眼睛从韩三娘子与刘滔的身上转移，又看看他的叔叔。在旁人看来，他是向檀道雄征求同意。檀道雄却心知肚明，懂得他的意思。

檀道雄也怕韩三娘子起了疑心，万一知道了他是与蓬莱魔女同谋，对他可是大大的不利。无可奈何，只好遵照蓬莱魔女与武林天骄的暗示，说道：“对，你们同去，我也好和你们在车上说话，免得耽误时候。”

刘滔是喜出望外，连忙说道：“多谢王爷，多谢贝子的提拔。”韩三娘子听说蓬莱魔女是顺大娘的侄媳，又听得檀道雄也叫她上车，心里的疑云登时消散，想道：“这个乡下婆子，想是急于入宫一开眼界，恼我阻她的车驾。我也忒多疑了。”

这是一辆四匹马拉的大车，车厢宽敞，坐上十多个人还是舒舒服眼。那四匹马更是王府中挑选出来的毛色相同的骏马，韩三娘子和刘滔上了车，坐在下首，檀道雄一声吩咐“起程”，坐在前面的两个御者抓起皮鞭，“呼啦”的扬空虚打一鞭，四匹骏马同时举步，步伐整齐，离开了济王府，奔向皇宫。

刘滔不知死活，他做梦也想不到能够陪伴贝子入宫，当作是天掉下来的“运气”，坐上了车，便以“丑表功”的姿态继续说道：“小人这次在那魔女的山寨里吃尽苦头，不过，幸而探听到许多重要的消息，也算值得了，小王爷疑心公孙郡马与那蓬莱魔女串通，其实只是那魔女的反间之计，小人也已经将其中原委，报告了小王爷了。”蓬莱魔女那次将檀世英率领的御林军诱入险谷，却故意“透露”口风，说是由于公孙奇与山寨互通消息，才使檀

世英全军覆没的。檀世英回来之后，果然起了疑心。故此，才有檀道雄派遣韩三娘子往桑家堡打探之事。

刘滔因为是由于自己被俘，蓬莱魔女将计就计，把檀世英诱入险谷的，故此他把“原委”二字轻轻带过，随即便道：“小王爷刚才吩咐小人提醒元帅，见了皇上，给公孙郡马说几句好话。”

蓬莱魔女的“反间”之计败在对滔手里，把他恨得牙痒痒的。心里想道：“再过会儿，就要你知道我的厉害。”

韩三娘子接下去说道：“是啊。公孙郡马的确是冤枉的。我到桑家堡，他正苦练那两大毒功，要我向王爷致意，说是他为大金效力之心，至死不渝。待他毒功完全练成，定当擒了蓬莱魔女，到大都献给王爷。”

檀道雄心中苦笑，也不知说些什么话好，只好“嗯、嗯”的虚应两声。心里想道：“你我都已在这魔女掌握之中，还说什么大话？”

韩三娘子却怎么想到蓬莱魔女就坐在她的身边，继续说道：“公孙郡马还打听到一个确实的消息，咱们派在丐帮中卧底的那个朱长老已经给丐帮破获，丐帮新帮主武士敦与那蓬莱魔女已经联手对抗朝廷，丐帮和绿林结合，这祸患就更大了，公孙郡马的意思，想请皇上速发大军，拔掉蓬莱魔女的山寨，并将丐帮逐出黄河以南。在各地的叫化子，不管他是否丐帮，见一个杀一个，叫丐帮弟子无法在各地公开活动。”

蓬莱魔女心想道：“好狠毒的计划，可惜你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蓬莱魔女心中痛恨，她那凌厉的目光不觉又透过人皮面具眼部的窟窿，向韩三娘子扫来，韩三娘子发觉了她那蕴怒的、寒冰利剪般的眼光，不觉打了个寒噤。

韩三娘子狐疑满腹，心想：“这乡下婆娘的眼神好像练过武功。”韩三娘子不过是江湖上的二三流人物，本身的武学有限，却还不能从蓬莱魔女的眼神看出她是具有上乘内功。金国妇女很多会骑马射箭，练过一些普通的拳棒功夫也不出奇，但韩三娘子却是惊奇于蓬莱魔女眼光所蕴藏的怒意。

韩三娘子道：“小娘子，咱们如今都在王府执役，我是新来乍到的，若是礼节不周之处，还望小娘子多多包涵。”她误会蓬莱魔女是妒忌她来争宠的，故此特地表示低头服小，并试探试探蓬莱魔女的口风。

这时，这轮马车已走出了王府所在的那条长街，正走到一处路口，向东面走可入皇城，向西面走就是出京城的西直门，那两个御者正要将马车驭往东长街，笑傲乾坤忽地沉声喝道：“且慢！”

那两个驾车的愕然回顾，说时迟，那时快，笑傲乾坤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点了他们的穴道。

笑傲乾坤跃上御者的座位，笑道：“你们两位歇歇。”将那两个车夫推到后厢，笑傲乾坤选择街上少人之处下手，手法干净利落，马车又正在行进之中，是以街上虽有几个行人，却谁也没有注意到马车上发生的事情。就是刘滔在这片刻间，也只当笑傲乾坤是去替换御者，不知这两人是被点了穴道，推入后厢的。

韩三娘子可是大吃了一惊，她比刘滔老练，此时已知不妙。但她也来不及张口呼叫，就在她方觉不妙之际，蓬莱魔女蓦地一声冷笑，已是一招“左右开弓”的点穴手法，不但点了韩三娘子的哑穴和麻穴，连刘滔的穴道也同时点了。

蓬莱魔女这才剥下面具冷笑说道：“你们看看我是谁？”韩、刘二人吓

得魂飞魄散，喉头咕噜咕噜作响，有苦却是说不出来。
笑傲乾坤一个人虽然可以驾驭得了四匹骏马，但这辆马车却是有两个御者的，空着一个座位，总是有点碍眼。武林天骄的奶妈说道：“小顺子，你去帮忙驾车。”
笑傲乾坤道：“小兄弟，你照料得了吗？”小顺子有十二三岁年纪，但骨骼粗大，看来却像十五六岁的少年。他接过一匹马缰，笑道：“我会驾御的。这四匹白马和我也很熟，我早就想驾驾这辆马车玩玩的了。包保你不会出事。”笑傲乾坤见他乖巧，很是欢喜，说道：“好，那么，你听我的话。”
马车飞快地向前奔驰，不多久就到了西直门。守城的兵士认得这是济王府的马车，觉得有点奇怪，“怎么换了一个新来的车夫？”幸好这奶娘的儿子平日好玩，这些士兵认识他的。这才减少了几分疑心，但还是拦着这匹马车。
檀道雄吓得心头狂跳，要知济王府的贝子昨日成婚，贺客盈门，至少也得两三日才散。他是王爷兼主婚人的身份，岂有第二日一早便和新婚夫妇出城之理？是以虽然只要他出一句声，便可通行无阻，但他却怎敢露面？同样的道理，武林天骄也是不能让士兵知道他和新婚妻子是在这马车中的。
幸亏那些士兵也不敢检查王府的马车，他们只是好奇，拦住小顺子问问而已。其中一个客气些，说道：“小顺子，你和谁出城啊？原来的那两位驾车的大哥呢，为何要由你这‘小不点’（孩子）送客？”这人以为是送那一位外地的贵客出城。另一个则斥责小顺子道：“小顺子，你好顽皮，为何偷驾王府的马车出来玩呢？”这人和小顺子更相熟些，知道他的顽皮脾气，猜出他是瞒着王爷偷驾王府的马车。
小顺子一副“理直气壮”的神态挺胸说道：“谁说我是偷驾的，我是送我的娘出城。”
那些士兵笑道：“檀贝子是你娘奶大的，如今贝子新婚，你娘不在府中享福，出城作甚？你别打诳。”
顺大娘揭开车帘说道：“小顺子没有打诳，是我出城。檀贝子体恤我，王府太热闹了，白天闹，晚上也闹，天天晚上闹得我不能安睡，看样子还要闹个十天八天。檀贝子怕我老年人受不了，准我回家探亲，顺便也好找几个小辈的亲人一同回到王府服侍他们新婚夫妇。王爷说：檀贝子是你奶大的，你就用王府的马车回家吧。我本来不想这样夸耀乡里的，可是王爷和贝子的一番好意，我老婆子又怎能推辞？”顺大娘故意装出老年人爱说话的习惯，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片。
那些士兵哈哈笑道：“你老人家真好福气，带挈亲人都一同享福了！”兵士们见着确是王府的奶娘，说得又合情又合理，只有争着巴结，哪里还敢阻拦？
马车出了城，飞驰而去，到了十多里外，笑傲乾坤这才把马车停下，笑道：“现在可以让王爷和皇叔大人回去了。”
檀道雄叹了口气，跨下马车，说道：“羽冲，你自甘堕落，可别后悔。你这一去，咱们叔侄之情已绝，从今以后，你也休认是济王府的贝子了。”
武林天骄悲愤填胸，淡淡说道：“皇上和叔叔对我的‘恩典’，我是忘不了的。我只恨我生作贝子，如今得以一刀两断，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
完颜长之接着下车，赫连清云忽地一瞪眼道：“清瑶姐姐，这样放过他，不是太便宜了么？”

赫连清云已知这次设谋陷害她的是檀道雄和完颜长之，她碍于丈夫的情面，不便斥骂夫家的长辈檀道雄，却把一腔怒气都发泄在完颜长之身上。笑傲乾坤也有意吓吓完颜长之，笑道：“依你之见如何？”赫连清云恨恨地说道：“不杀了他，至少也废了他的武功。免得他再仗着武功害人！”

完颜长之吓得面如土色，蓬莱魔女笑道：“念在他这次乖乖听话的份上，我已答应放他，就便宜他一次吧。也好叫他们知道，咱们绿林好汉是言出必行，不像他们那样是好话说尽，坏事做尽！”

蓬莱魔女一脚把完颜长之踢下马车，喝道：“一个时辰之后，你穴道自解。爬回去吧！”

赫连清云兀是气愤难平，蓬莱魔女笑道：“咱们的敌人是整个大金帝国，不在乎杀他们一两个人。他给我用重手法点了软麻穴，饶他内功深湛，穴道未通解之前，气力比普通人也还不如，让他一步步走回京城，也够他受的了。”赫连清云笑道：“我明白你说的道理，你是绿林盟主，当然要顾诺言。但我却气他不过，吓一吓他，也是好的。”马车向前奔驰，离开了京城已有三四十里，车声辚辚之中，蓬莱魔女忽似听得远处隐隐有马蹄之声。

笑傲乾坤笑道：“这两个人也可以打发了。”原来笑傲乾坤亦已察觉后面来了追兵。他们原来的计划是想把韩三娘子与刘滔押回山寨，审问他们的罪行，替受他们所害的弟兄报仇的。但如今察觉后有追兵，长途带着两个俘虏同行却是有许多不便，故而临时改变计划。

刘滔吓得面如土色，颤声说道：“请柳盟主看在我哥哥份上，我哥哥可是抗金的义军首领。”蓬莱魔女冷笑说道：“你的哥哥是你哥哥，你是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各人做事各人担当。你的哥哥救不了你，你也连累不了你的哥哥！哼，上次我饶你一命，已经给了你一个机会改过自新，你却偷下山去，又来大都为虎作伥。我还能饶你吗？”蓬莱魔女越骂越气，剑光一闪，把刘滔的首级割了下来。

韩三娘子见刘滔被杀，吓得心胆俱寒，但她是老狐狸，临死还想砌辞哄骗蓬莱魔女，挽回一命，说道：“柳盟主，你杀我一人没甚么用，你若放了我，我可以给你招抚闹海蛟樊通的旧部。这么样，水陆两路的盟主你都可以当上了。”

蓬莱魔女道：“你还提樊通？樊通受你之害，变节降金，身败名裂，临死之时，要我们杀你替他雪恨的，你可知道？”韩三娘子面如白纸，低下了头，讷讷说道：“樊通当真是这么说的？

原来韩三娘子乃是樊通的情妇，她瞒了丈夫与樊通私通，又瞒了樊通与金人私通。闹海蛟樊通与翻江虎李宝本来是长江两大股水寇的首领，结为兄弟，号称“长江两霸”的。韩三娘子做了金人的奸细，由她一手安排，离间了樊通、李宝的交情，又与金国的水师统领串通，通风报讯，让金国的水师得以奇袭成功，包围了樊通的船队，擒了樊通。然后又由韩三娘子诱迫樊通投降。当年蓬莱魔女第一次渡长江之时，就恰好碰上这桩事情。那次蓬莱魔女也几乎被韩三娘子所害，幸亏碰上了虞允文所率的宋国水师，赶来与金国的水师交战，她才能够死里逃生。樊通的结拜兄弟也就是在那一场战役中，投到虞允文麾下，从此与樊通各走各路的。樊通降金之后，权力尽被剥夺，他的部下被拨给另一个更忠实于金国的傀儡飞龙岛主。樊通身败名裂，一无所得，后悔莫及。后来在飞龙岛与江南群雄一战，樊通最后内疚于心，给飞龙岛主识破，立即将他杀害。樊通临死之前，对韩三娘子怨恨不已。

韩三娘子平生颇以自己的美艳容颜与狐媚手段而自负的，她只道樊通着了自己的“迷”，至死也不会醒悟。而今听了蓬莱魔女揭发了她这桩事情，又是羞惭，又是惊恐，又是伤心。饶她能言善辩，也只能低头认罪，再也说不出话来了。

蓬莱魔女冷笑道：“樊通旧部早已投奔了李宝，还何劳你去‘招抚’？”韩三娘子厉叫了一声，咬断舌头，意图自尽。蓬莱魔女不忍听她这惨厉的呼叫，说道：“便宜你吧，免你多受折磨。”把剑一挥，便将她的首级也割了下来。

蓬莱魔女杀了刘滔与韩三娘子，马车继续往前奔驰。车上少了两个人，跑得也更快了。但总是跑不过官军的轻骑，走了一程，背后骑兵队，疾风骤雨般的蹄声越来越近。连失掉武功的武林天骄与赫连清云也都听得出是后有追兵了。

武林天骄苦笑道：“我如今已经变成了废人，活在世上，又有何用？你们让我下车吧，他们要的是我，我可以替你们阻止追兵。”

笑傲乾坤笑道：“檀兄，你素来豁达，人生一点点的磨折，算得了甚么呢？我只问你：你是不是愿意把我们当作知己看待？”

武林天骄道：“这还用说？你们这次冒险入京救我，檀某即使死了，也是感激你们的。”

笑傲乾坤道：“着呀！那么我们若是临危负义，弃你不顾。又要知己朋友何用？”说话之间，追兵已到，只见领队的竟是神驼太乙与檀世英。

原来檀世英送走了叔叔之后，却起了点疑心。这疑心是由于武林天骄临时决定将韩三娘子与刘滔收作随从而起的。檀世英知道他堂兄的性格，素来憎恶反复无常的小人，而且他又是从来不摆“贝子”的架子，不要随从的。这次忽然破例收了两个随从，而且还要将他们带入皇宫，檀世英就不得不起疑心了，但当时他叔叔也帮忙说话，还找了一个藉口，说是要他们两人在途中报告消息，以免耽搁时间，檀世英疑心他的堂兄，却不能不相信他的叔叔，是以事情真相究竟如何，他实是无法判断。

不过，他既然有了怀疑，为了谨慎起见，遂派几个心腹家人去打听，叮嘱他们只要打听那辆马车是否进了皇宫，却决不可以声张。

心腹家人回报，马车根本没有前往皇城，反而是出了西直门了，这时恰巧太乙以国师的身份，到王府道贺，也证实了他们未曾入宫，檀世英吓了一跳，连忙招集尚在王府的御林军官去追，太乙为了要讨好檀家，当然自动愿意帮忙。檀世英对太乙当然也不敢说出真相，只有伪称他的叔叔是受了敌方潜入王府的高手胁迫，至于奸细是谁，还没有查出。

途中，他们碰上了檀道雄与完颜长之，这两人给蓬莱魔女用“惊神指法”点了软麻穴，在路上只能一步一步的慢慢向前移动脚步，情形十分狼狈。太乙、檀世英见着他们，这才知道他们是受了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的胁迫的。檀道雄极是生气，发下严令，要他们追上那辆马车，将车上的人捉了回来，倘若不能生擒，死的也要！这就是说，准许檀世英将他的堂兄堂嫂在必要时也可以杀掉！

但檀道雄与完颜长之虽然是气极，他们却是有气无力，不能和御林军去追了，檀世英派几骑马护送他们回城，继续向前追赶。

太乙听说是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二人，心中不无怯意。不过他们有几十名御林军的高手，以众凌寡，自信也有把握可以执行檀道雄的命令。

这一队轻骑疾追，果然追上了那辆马车，蓬莱魔女此时已是无须再戴上面具，索性露出了本来面目，揭开车帘，指着檀世英斥道："你攻我的山寨，我已经饶你一命，你还要来送死吗？你的兄嫂坐车上，你下得辣手，就休怪我也下辣手。还有你这老不死的老混蛋，上次在固原你侥幸逃了一条性命，不知悔改，如今又要作恶了么？聂老前辈可以饶你，我可不能饶你！"

檀世英大怒道："上次我中了你的诡计，今日正要报仇！儿郎们，放箭！"正是：

清者自清浊自浊，可悲手足也无情。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举义旗英雄救友　丧天良逆弟追兄

原来檀世英也有他自己的打算。济王府共有三房，武林天骄是长房，檀世英是二房，檀道雄是三房，武林天骄和檀世英的父亲都早已去世，所以才轮到檀道雄填补他哥哥的缺，“世袭”亲王。金人的继承法和汉人稍有不同，汉人是“父死子继”，而金人则两者并行，不废“父死子继”，但兼采“兄终弟及”。爵位继承，若有子弟，子未成年时，则由弟继承，但叔父死了，这爵位仍要交回侄儿，所以檀道雄袭位“亲王”，武林天骄的地位仍是“贝子”，亦即是王位的继承人。檀道雄只有两个女儿，没有儿子，所以倘若武林天骄死掉，檀世英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当上“贝子”。如今檀世英奉了他叔叔的命令，在“必要时”可以杀掉堂兄，这一令正是他求之不得的，他恐怕将武林天骄捉了回去，万一武林天骄改了主意，依顺皇上，那时他的“贝子”就要落空，故而还没有到“必要时”，他已经下令放箭，想把武林天骄乱箭射死了。另外，他也忌惮蓬莱魔女的本领了得，不敢上前交锋。倘若能够将她一并射死，这正是一举两得的事。

蓬莱魔女怒道：“檀世英，你真是利欲薰心，心肠好毒！”她挡在车厢外面，关上车门；挥舞拂尘，扫荡乱箭。乱箭如蝗，却没一枝能够射进车厢，碰着拂尘，便给扫落。

但这队御林军好手用的是长臂弓，强弓硬弩，乱箭纷飞，虽然伤不了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却把拉车的四匹骏马全部射死了。幸亏笑傲乾坤站在车顶，用重身法定住车身，马车才不至于倾覆。

马车一停下来，这就更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了，蓬莱魔女的一柄拂尘，要扫荡连珠疾发不断射来的箭雨，也是极感吃力，势难持久。

武林天骄叹了口气，说道：“别为了我连累大家。”要想打开车门，却给小顺子拦腰抱住。顺大娘劝他道：“冲贝子，你弟弟不怀好意，你还不明白吗？你是我奶大的，我不能让你出去送死。再说，你舍了自身，他就会放过我们吗？我看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冲贝子，你别出去，要死宁可咱们一同死！”武林天骄武功已失，气力比不上一个普通的人，小顺子年纪虽小，却是从小就练拳棒，武林天骄给他抱住，竟然不能动弹。武林天骄难过之极，幽幽地叹了一口气，说道：“顺大娘，想不到整个王府，就只有你母子俩是我亲人，我活下去也是为了你的原故，但从今之后，你可休叫我贝子了。就把我当作小顺子的哥哥吧。”

乱箭不停地飞来，笑傲乾坤大怒，接了两枝长箭，以指力还射回去，嗖嗖两声，檀世英左右的两个军官，给长箭穿过喉咙，登时坠马，笑傲乾坤的“甩手箭”竟比长臂弓的劲道还胜三分。

笑傲乾坤射死了檀世英左右的两个军官，大声喝道：“小狗子，你再发箭乱射，第三枝箭我就射你。”檀世英吓得躲到后面，御林军中五个一流高手围拥着他。蓬莱魔女冷笑道：“你要杀你的哥哥，我二人舍了性命，也能杀你！”

檀世英见识了他们的厉害手段，心中不寒而栗。不错，他的手下有几十名御林军中的高手，以众凌寡，可以稳操胜券。但若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当真是舍了性命，只要杀他的话，只怕他的手下也难以保他的性命无忧。除非他立即跑回京城，躲了起来，但若如此，以后他还有何颜面做御林军的主帅？（他现在是御林军的副统领，一心希望将来能够当上正统领的。）

檀世英假惺惺地说道：“ 好吧，看在我哥哥的份上，暂停放箭。 ”将队伍摆开，把那辆车团团围住，而他自己则在一旁指挥，所在之处估量已是车上的暗器射不到的角落。

太乙低声问道：“ 武林天骄夫妇是否已经废了武功？ ”檀世英道：“ 叔叔刚才和我说了，决计不假。 ”

太乙胆子大了起来，他盘算一下双方的实力，对方只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两个人作战，他可以与笑傲乾坤或蓬莱魔女打成平手，这么多人对付另外一个绰绰有余，自是无须惧怕。

太乙胆气一壮，纵马上前，扬鞭说道：“ 华大侠，柳盟主，咱们谈一谈。 ”笑傲乾坤冷笑道：“ 今日你不死，便是我亡。要动手的尽管动手，有什么好谈的？ ”

太乙道：“ 我们只是想请檀贝子回府，并非要杀你们两位，又何必拼个你死我活？ ”笑傲乾坤冷笑道：“ 有我们在此，你要劫檀羽冲回去，除非你有本事，先把我二人杀了。 ”

太乙道：“ 俗语说好汉不敌人多，你们即使拼了性命，也是保不了檀贝子的。不错，你们可以杀伤我们一些人，但你们这两条命也就白送了。依我之见，你们还是不要插手的好，檀贝子是皇上所重用的人，我们请他回去，也决不会伤害他性命。否则，哼，哼，激战起来，那就难说了。你们这辆车上的人，只怕全部难逃性命。你想保护朋友，却不是反而害了朋友吗？ ”

太乙说的也是实情，车上武林天骄夫妇的武功已失，顺大娘母子更根本不会武功。激战起来，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的确是难以照顾周全。但他们二人又岂能在敌人的胁迫之下屈服？

笑傲乾坤冷笑道：“ 我一不怕恐吓，二不受你们的欺骗。不管你们说的什么，我都是一个‘ 不 ’字！你们要来，尽管来吧！ ”

太乙面色一沉，喝道：“ 好呀，你敬酒不吃，要吃罚酒了，大伙儿上！ ”

笑傲乾坤纵声笑道：“ 好，不怕死的你们来吧！我杀一个便够本，杀两个就赚了对开！ ”他用上乘内功发出狂笑慑敌，震得众人耳鼓嗡嗡作响。一个军官不知他的厉害，快马冲来，挺起长矛便刺，笑傲乾坤把手一抄，让过矛头，抓着矛杆，就把他拽下马来。笑声犹自余波震荡，那军官已是肝脑涂地，发出裂人心魄的惨叫，接上了笑声了。

太乙大怒，纵身而上，骈指戳出，一股冷风如箭射来。笑傲乾坤折扇一挥，消解了他玄阴指力。紧接着“ 蓬 ”的对了一掌。笑傲乾坤兀立车前，寸步不移，太乙身形却晃了两晃。太乙心中一凛，想道：“ 相隔不过三月，这小子的武功竟然精进如斯。 ”不过，笑傲乾坤此时的武功虽胜过太乙，要想百招之内将他击败，还是未能。御林军高手见太乙抵挡得住笑傲乾坤，胆气复壮，四面八方攻来。蓬莱魔女挥舞拂尘，卷夺攻到身前的兵刃，同时运剑如风阻击敌人。

檀世英远远地指挥，大声叫道：“ 分出人来砸烂车子，车上的人，不管是谁，都给我杀掉。杀得一个我赏黄金千两！ ”他不敢只下令杀堂兄，索性许以重赏，车上的人，连老太婆（顺大娘）和小孩子（小顺子）在内，每颗人头都值千两黄金。

全国的御林军军令最严，檀世英一声令下，他的手下的军官一来是不敢不遵顶头上司的命令，二来又有重赏可得，于是个个拼命向前。

蓬莱魔女一个人只有两只手，饶她尘剑兼施，也是顾此失彼。激战中只

听“砰”的一声，一个军官飞出流星锤将马车砸了一个大洞。

武林天骄被小顺子紧抱住，挣扎着说道：“你们还是让我出去吧！”

顺大娘笑道：“我做梦也想不到我这条性命也能值得千两黄金，冲哥儿，咱们娘儿俩即使今日同死，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值得了。你不必怕连累我啦！”

蓬莱魔女大怒，暗运玄功，一甩拂尘，几根尘尾似梅花针射出，用流星锤砸烂马车的那个军官正要去捉武林天骄，陡然间只觉双目刺痛，眼睛已给蓬莱魔女的独门暗器射瞎。

但蓬莱魔女虽然杀伤了几个敌人，形势还是岌岌可危，眼看御林军的好手蜂拥而来，即使她有三头六臂，也难保车内各人的性命了。

就在这最危险的时候，忽听得车马奔驰之声，一大队车辆在途上出现，竟然不顾这边有人厮杀，依然是熟视无睹地向前驰驱。

金国的京都是北中国的政治中心，也是商业中心。每天进进出出的四方商贾不知多少。有大帮客商成群结队而来也是常事。但在大路上有人厮杀的情形之下，他们竟然不怕殃及鱼池，大队车辆仍是浩浩荡荡地开来，这事就不大寻常了。

檀世英喝道：“御林军在此捕盗，你们是什么人，快快停车！嚓！还不停车，我就要把你们当作盗党处置了！”

话犹未了，只见中间一辆大车，竖起一面大旗，旗上金线绣着一头猛虎，斗大的“耶律”二字，耶律元宜陡然现身，跳下车来，跨上骏马，纵声笑道：“我们岂只是盗党，还要造你们金狗的反呢！看你怎样处置我们？”

数十辆大车的人纷纷涌出，都是扮作客商的辽国武士，赫连清霞紧紧地跟在耶律元宜之后，挥刀杀入敌阵，叫道：“柳女侠，我姐姐在这里吗？”

赫连清云听得妹妹的声音，喜从天降，忙在车厢里应声答道：“三妹，我和你姐夫在这儿。你给我杀了那姓檀的小子。”

赫连清霞又喜又怒，喜者是她姐姐无恙，听她的话，已知她和武林天骄成了婚。怒者是檀家的人如此寡情绝义，尤其是檀世英竟然要来害他兄嫂。

赫连清霞道：“宜哥，你给姐姐解围，我去杀那小狗子！”拨转马头，带领她手下四名女将，立即便向檀世英冲去。

檀世英有五个御林军中高手保护，见赫连清霞是个年纪轻轻的少女，并不放在心上，冷笑说道：“你姐姐嫁给我的哥哥，我可不想再讨妹妹了。”

赫连清霞大怒，快马冲来，挥刀便砍，她的四名女将与那五名御林军高手混战起来。

有个御林军高手挡住檀世英面前，挥舞长鞭，想把赫连清霞拖下战马。赫连清霞骑术高明，一个“镫里藏身”，坐骑已向前疾驰而过，只见刀光一闪，那名军官的长鞭连赫连清霞的衣角都未曾沾上，脑袋已给她的月牙弯刀劈开两半。

檀世英大吃一惊，这才知道赫连清霞的厉害。说时迟，那时快，赫连清霞已是挥刀向他劈去，檀世英举枪一拨，“　”的一声，枪的红缨随刀光而落，另外两名御林军官赶忙过来替檀世英招架。檀世英吓得心胆俱裂，再也顾不得什么“将门之子”的体面，拨转马头，如飞逃回大都。他的坐骑是金主所赐的御马，日行千里，赫连清霞追他不上，恨恨说道：“今日暂且让你这小子逃命，日后待我杀上你们的金殿，再与你们金狗算个总帐。”赫连清霞再杀回来，那五名御林军高手，一死两伤，未死的也都跑了。

檀世英率领的这队御林军不过三五十人，耶律元宜这支人马则有数百之

多，这么一来，登时主客势易，是他们反过来包围御林军了。

檀世英一跑，以太乙为首的包围马车的这一伙人亦也无心恋战，太乙着了笑傲乾坤一掌，大吼一声，转身便逃，耶律元宜拦不住他，这队御林军跟着太乙突围，但虽然是大队突围，死伤的亦已占了三成。

御林军尽都杀退之后，耶律元宜打开车门，将武林天骄扶下马车，赫连清云、赫连清霞姐妹相见，又是欢喜，又是感伤。姐妹俩拥抱在一起，赫连清云泪湿衣裳，说道：“三妹，想不到还能见着你。这是在作梦么？你们是怎么来的？”

赫连清霞道：“我们是特地为你来的。二姐，我非常担心你们上当，好了，现在总算没事了，咱们姐妹以后永远聚在一起，你别住在大都作什么劳什子的金国王妃啦。”

原来耶律元宜与赫连清霞这一班人，自从赫连清云跟武林天骄回家之后，便放心不下，经常派有暗探到大都打听消息。

武林天骄与赫连清云的婚讯一传出来，他们听得是金国的皇帝主婚，更是担忧不已，猜想得到其中定有阴谋诡计。于是他们立即采取相应的行动，耶律元宜挑选了几百名精悍的武士，扮作大帮客商，冒险前来大都。辽人与金人的体形差别不大，他们都懂得金国语言，一路之上，有惊无险地平安度过，终于在这里遇上从大都逃出的武林天骄。

赫连清云把她的遭遇也告诉了妹妹，苦笑说道：“我怎么会做金国的王妃？檀郎从今之后，也不再是金国的贝子啦。他与檀道雄早已断了叔侄之情了。”

耶律元宜这支人马要北返他们原来的地方，他们在祁连山中聚集辽国旧部，已建立了一个不小的基业，但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则要南归，他们还要到桑家堡去打一转，准备会同桑家四老，再攻桑家堡，除掉公孙奇。然后再回山寨。

一方向南，一方向北，笑傲乾坤与耶律元宜走的不是同一条路。走了一程，就必须分手了。武林天骄夫妇跟谁走呢？蓬莱魔女邀请他们到她的山寨去住，赫连清霞却想姐姐和她同在一处。

武林天骄失了武功，万念俱灰，无可无不可。他昔日与笑傲乾坤齐名，而今自己失了武功，总是难免有几分伤感。笑傲乾坤安慰他道：“清瑶的师父也失了武功，如今正在光明寺明明大师那儿，从头练起，依明明大师之见，他有上乘的内功根底，虽是从头练起，一年之后，也可恢复原来功力，你也何尝不可如此？”

提起明明大师，赫连清霞眼睛一亮，说道：“对啦，姐夫，你的姐姐就在明明大师那儿，你知道了么？”

武林天骄笑道：“我怎能不知道？还是你的二姐陪着我的姐姐同往光明寺的呢。”

赫连清云知道妹妹的心意，说道：“我们先到你那里，再麻烦你们送我们到光明寺。”

赫连清霞道：“好，这样安排再好不过。我们一定照办。姐夫可以与家人团聚，又可以跟明明大师、公孙前辈深造内功，说不定一年之后也可以恢复武功呢。”

武林天骄苦笑道：“我但愿下半生平安无事，一家快快乐乐地在一起，于愿已足。至于恢复武功，我已是不存这个奢望了。”

笑傲乾坤舍不得与好友分开，但为武林天骄着想，也是到光明寺最好，当下上前与武林天骄握手道别，笑道：“我倒希望你恢复武功，一年后到我们的山寨来。”

蓬莱魔女接着笑道：“武功不恢复也不打紧，你们可以与我爹爹一道来。”

武林天骄“咦”了一声，笑道：“你们为什么定下这一年的期限，我两年之后，三年之后来就不行么？”

赫连清云笑道：“檀郎，你聪明一世，可糊涂一时了，柳姐姐，你是不是要我们到时候去喝你们的喜酒？”蓬莱魔女笑靥如花，给他们来个默认。

武林天骄握着笑傲乾坤的手笑道：“我们还没有请你喝喜酒呢。不过，你们这杯喜酒我一定要去喝的，到时再借花献佛吧，华兄、瑶姐，恭喜你们啦。”

两方分手之后，武林天骄目送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的背影消失在黄沙滚滚的路上。心中不无感慨。想道：“世事的变化，当真是出人意料之外。我这盘棋虽然输给了华谷涵，但这样的结局也是皆大欢喜了。”武林天骄得到一个全心全意爱他的妻子，和笑傲乾坤、蓬莱魔女又保全了真挚的友谊，心中充满幸福之感。这幸福之感也就冲淡了他失掉武功的悲哀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按下武林天骄这边暂且不表。且说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这对，和武林天骄分手之后，便兼程赶往桑家堡去。这一次他们大都之行，与武林天骄虽然只能相聚半日，但有了这样的结果，他们心中也是十分满意的了。

目前他们唯一的心事是：再到桑家堡能不能打败公孙奇，救出桑青虹。蓬莱魔女是始终不相信桑青虹是真的甘心情愿嫁给公孙奇的。

为了有充分的把握可以打败公孙奇，一路之上，他们加紧琢磨柳元宗所授的内功心法；公孙隐所指点的本门功夫，他们也反复练习，准备用来对付公孙奇。从上一次离开到他们再来，经过了两个月的时间，他们的本领又已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了。

披星戴月，仆仆风尘，经过了长途跋涉，这一晚他们又来到了孤鸾山了，要进桑家堡，必须经过孤鸾山。

这一晚是个有点微雨月暗星稀的晚上，他们在二更时分入山，踏过了“孤鸾”的左“翼”（凸出的山嘴），进入了林深草茂的腹地，一路没有发现有巡山的人迹。

蓬莱魔女有点担心，说道：“桑家四老不知是否在此山中？他们计划召集桑家堡的旧部，占据此山，监视桑家堡，这个计划也不知实现了没有？”

笑傲乾坤道：“桑家堡的旧部散在四方，四老离山寨不过三个多月，恐怕还未必能够召集起来吧。有四老协助，咱们可以大张旗鼓的讨伐桑家堡，但没有他们，咱们虽然要困难一些，也可以去桑家堡探个虚实，有机会便除掉公孙奇，以咱们现在的武功而论，即使杀不了公孙奇，料想也不至于失陷在桑家堡。”

蓬莱魔女道：“我不是怕势孤力薄，难闯虎穴龙潭，我是担心桑家四老遭了公孙奇的毒手，经过了三个多月，桑家堡旧部纵然不能齐集，也总该有一些人潜藏在孤鸾山，怎的如今兀未曾见着一个人影？这情形只怕有点不对？”刚说到这里，忽然隐隐听得了金铁交鸣之声。蓬莱魔女又惊又喜，说道：“咦，那边似是有人厮杀，咱们过去看看。”

两人立即施展“八步赶蝉”的轻功，向声音传出的方向赶去，果然发现

有四个人捉对厮杀。蓬莱魔女大喜叫道：“两位公公别慌，我和华大侠来了。”原来厮杀的一方，正是桑家四老中的老三、老四——桑弘和桑毅。

他们来得正是时候，刚刚赶到，桑弘发出一声郁闷的呼喊，似乎是业已受伤。和他们交手的两个汉子，一个是短小精悍的汉子，使的却是一根又长又粗的铁杖；一个是身材高大的大汉，戴着蒙面巾，双手空空，没持兵器，但桑弘就是给他打伤的。

蓬莱魔女喝道：“桑家堡的臭贼，吃我一剑！”不肯偷袭，先喝一声，倏地便如燕子掠波，剑光如练地向那蒙面人刺去。

就在此时，只听得“ ”的一声，桑毅手中的厚背斫山刀给那短小精悍的汉子一杖打飞，那汉子得理不饶人，手起杖落，竟然向着桑毅的天灵盖打下。

蓬莱魔女救人要紧，剑锋一转，向那短小精悍的汉子先刺过去，这一剑“攻敌之所必救”，刺那汉子的“愈气穴”。“愈气穴”是人身十二死穴之一。

那汉子身手极是矫捷，倏地一个翻身，杖尾一撩，“叮”的一声，竟然将蓬莱魔女的青钢剑撩开，就在此时，那蒙面汉子掌挟劲风，亦已向蓬莱魔女打来。

蓬莱魔女惯经大敌，早已料到对方前后夹攻。因而她也是攻守兼施，右手的青钢剑向前刺去，左手的拂尘则用来掩护。那蒙面人一掌打来，蓬莱魔女反手一挥，一招“移星换斗”的尘式拂了出去。这是“天罡拂尘三十六式”中的一招杀手，内力贯注，根根尘尾，变作利针，敌人倘若给她拂着，便有“分筋错骨”之灾。

不料那人功力很是不弱，呼的一掌，竟把蓬莱魔女的拂尘荡开，尘尾四散。这一掌虽然打不到她的身上，却是把她这招杀手解了。

就在此时，那短小精悍的汉子一招“举火撩天”，铁杖撩开蓬莱魔女的剑尖，接着又是一招“翻江倒海”，铁杖向她拦腰猛扫。

蓬莱魔女心头一凛，喝道：“原来是你这漏网的金狗。好呀，有胆量的你这次可别逃了！”原来这短小精悍的汉子乃是檀世英手下的武士，那一次曾跟随檀世英来攻打蓬莱魔女的山寨的。在蓬莱魔女所碰过的金国军官之中，他是仅次于御林军统领完颜长之的第二名高手。但最令得蓬莱魔女惊异的还不是他的本领，而是他竟然会使丐帮的“伏魔杖法”。

那蒙面人的本领比这短小精悍的汉子似乎还要高强一些，使的竟是正宗的少林派大力金钢掌法。掌法雄劲，蓬莱魔女只以一柄拂尘对付他，颇有遮拦不住之势。

笑傲乾坤起初以为有蓬莱魔女去对付那两个敌人，已是无需他去助战。桑弘受伤不轻，是以笑傲乾坤先去给他疗伤。

桑弘是给那蒙面人打伤的，掌力震伤了内脏，吐出了两大口鲜血。笑傲乾坤用急救法点了他的相应穴道，先止了他的吐血。跟着把一颗“小还丹”纳入他的口中，这是柳元宗秘制的治内伤的圣药。桑弘喘过口气，说道：“华大侠，你先擒奸细要紧。”

笑傲乾坤说了一个“好”字，一声长啸，立即加入战团。使铁杖的那个汉子正在使用“伏魔杖法”中“翻江倒海”的一招，向着蓬莱魔女横扫过去，笑傲乾坤打开折扇，在他杖头轻轻一按，喝道：“撒手！”

这一杖之力何止千斤，但给笑傲乾坤一柄小小的折扇轻轻一按，这股猛

烈的力道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原来笑傲乾坤用了个“ 卸 ”字诀，“ 四两拨千斤 ”，一举手就把他的力道化解了。但这人的武功也委实不弱，招数虽给笑傲乾坤破解，铁杖却未“ 撒手 ”，就在这时，只听得吆喝声脚步声纷至沓来，原来是桑家四老中的老大老二也都来了。

那短小精悍的汉子叫道：“ 风紧、扯呼。 ”

蓬莱魔女喝道：“ 岂有此理，伤了人还想跑么？ ”那个蒙面人奋力解了她的一招，笑道：“ 你们人多，请恕我失陪了。 ”

桑家四老中的老四桑毅刚才给那短小精悍的汉子打落他手中的大刀，本已退过一旁，看似无事的，此时忽地摇摇晃晃地转了一圈，“ 卜通 ”一声，倒于地下。蓬莱魔女吃了一惊，以为他是受了暗算。四老中的老三桑弘，止了吐血之后，倚着大树喘气，也还未能走动。老大老二的叱喝声虽已传来，但人还未到，蓬莱魔女为了照顾伤者，只能让笑傲乾坤独自去追赶敌人。

桑毅不待蓬莱魔女扶他，自己已经爬了起来，苦笑道：“ 这厮的杖力好厉害！幸喜我这几根老骨头还算硬朗。 ”原来那汉子所使的伏魔杖法，一招之中，藏有三重劲道，桑毅大刀脱手之后，用千斤坠的重身法定住身形，脚步仍然未稳，前面两重劲道他勉强可以抗拒，最后一重劲道却化解不了，以致终于跌倒。不过好在未曾受伤。

笑傲乾坤追上那两个敌人，扇交左手，划了一道圆弧，引开短小精悍的那个汉子的铁杖，右手一伸，五指如钩，使出了分筋错骨手法，使向那身材高大的蒙面人抓去。

蒙面人喝道：“ 你莫要欺人太甚！ ”反手一掌，隐隐挟着风雷之声。笑傲乾坤心中一凛，想道：“ 这厮的金钢掌力倒是不可小觑！ ”双掌相交，“ 蓬 ”的一声，蒙面人一个“ 倒踩七星步 ”，藉着笑傲乾坤这一掌的震荡之力，倒纵出三丈开外。笑傲乾坤一掌震他不倒，自己的虎口反而有点火辣辣的感觉。原来笑傲乾坤的功力虽然是高于对方，但因他是掌扇兼施，同时对付两个强敌，故而接那蒙面人的掌力，就感到有点吃力了。那蒙面人与他对了一掌，也知道了他的厉害，不敢恋战。

短小精悍的那个汉子追上了他的同伴，两人疾逃下山，远远的同声喝道：“ 笑傲乾坤，有胆的你到桑家堡来，咱们再较量较量！ ”笑傲乾坤自忖单独一个人决计胜不了他们，同时也记挂着桑家二老的伤势，便不去追。笑了一笑，说道：“ 桑家堡我当然是要去的，你们可以报给公孙奇知晓，这次我是不会放过他的。你们要想给公孙奇陪葬，那也好，就在桑家堡等着吧！ ”笑傲乾坤用“ 传音入密 ”的上乘内功将声音远远送出，音量不大，却震得那两人的耳鼓嗡嗡作响。那两人暗暗吃惊，扔下了两句门面话，就头也不回地跑了。

此时桑家四老中的老大桑志，老二桑行已经来到。桑志看见桑弘受伤不轻，吃了一惊，问道：“ 老三，打伤你的那个人是谁？看来不似是公孙奇。 ”要知桑家四老跟随桑见田数十年，虽然是桑家的仆人身份，但本领之高，在武林中早已挤进了一流好手之列了，倘若是公孙奇伤了桑弘，不足为奇，如今他却是给一个不知来历的陌生人所伤，桑老大就不能不感到惊诧了。

桑弘内功深厚，得笑傲乾坤替他闭穴止血，又吞服了小还丹之后，精神已经稍稍恢复，说道：“ 今晚来的这两个人是咱们从未会过的，姓名来历不知道，但他们的门派却是瞒不过我的眼睛。 ”桑志道：“ 是哪一派的？ ”桑弘道：“ 打伤我的那个蒙面人，用的是佛门正宗的大力金刚掌功夫。 ”

桑志道：“ 哦，那么这人是少林派的了。 ”桑毅接着说道：“ 使铁杖打落我的砍山刀的那个短小精悍的汉子，用的却是伏魔杖法，看来应是丐帮弟子。 ”

桑志吃了一惊，说道：“ 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少林是天下第一大派。这两大帮派都是光明正大，以‘ 侠义 ’两字作宗旨，领袖武林的帮派。却怎的出了这两个不肖的弟子，竟与公孙奇勾结，作了公孙奇的爪牙？ ”

桑行道：“ 树大有枯枝，丐帮不是也曾出过一个身为长老的朱丹鹤，竟是金虏派来卧底的奸细吗？少林寺的俗家弟子中出了一个叛徒，那也不足为奇。 ”

蓬莱魔女道：“ 使伏魔杖法的那个汉子，我倒知道他的来历。他是金国御林军副统领檀世英的随从武士。看这情形，公孙奇与金虏是勾结得更紧密了。 ”

笑傲乾坤道：“ 丐帮这个叛徒，已经公然投敌，身份已露，祸患不大。丐帮帮主武士敦是我好友，我向他查问，一定可以知道那厮是谁。少林派的那个叛徒身份未露，倒是一个更大的隐忧。桑老前辈，依我之见，咱们应该派一个人去通知少林寺，一面准备攻打桑家堡。 ”

此时又已陆续有人来到了，都是桑家堡的旧部。桑老大桑志说道：“ 华大侠之言甚是，让少林派自己派人来清理门户，那是最好不过，既显得咱们尊重他，又可以得少林寺一臂之助。二弟，明日一早，你就快马去少林寺求见方丈无碍禅师吧。三十年前咱们曾跟随老堡主到少林寺拜会过他，想来他还认得你的。 ”

当下桑志扶桑弘回去养伤，在路上向蓬莱魔女报告经过。原来他们已经招集了过半数的桑家堡的旧人，在这孤鸾山中埋伏起来了。人数约有一百多，经营了十几个住处，桑家四老住的是一个相当宽敞通爽的山洞。

桑志说道：“ 我们在孤鸾山布置好后，桑家堡没多久就发现我们的踪迹，也曾几次派过人来侦察，不过，公孙奇却从未来过。 ”蓬莱魔女道：“ 这却为何？公孙奇这贼子鸠占鹊巢，侵夺了桑家堡。按说他应该害怕桑家的旧人来给他‘ 捣乱 ’，却怎的 能容得下你们在他卧榻之旁窥伺？ ”桑志说道：“ 最初我们也担心公孙奇这厮会自己来的，不过他却无暇及此，这里面有个缘故。 ”

蓬莱魔女道：“ 什么缘故？ ”桑志道：“ 公孙奇将自己关在静室之内，据说是正在加紧修炼他那两大毒功。 ”蓬莱魔女道：“ 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

桑志道：“ 留在桑家堡的旧人虽然不多，也还有几个是和我们相熟，肯听我们的话的， ”桑行接着道：“ 他们秘密送出来的消息，据说公孙奇已委任从前的飞龙岛主宗超岱做桑家堡的总管，在他闭关练功的期间，任何人都不许去打扰他，桑家堡的事务，完全由宗超岱代为处理。 ”

蓬莱魔女道：“ 你们的二小姐呢？ ”在桑家堡中，蓬莱魔女最挂念的是桑青虹，希望先能知道她的一点消息。

桑志叹了一日长气，说道：“ 最初我们也不相信二小姐甘心从贼，现在看来，唉—— ”

蓬莱魔女吸了一口凉气，说道：“ 怎么，她，她难道竟然忘记了杀姐之仇，真的愿意委身于公孙奇了？ ”

桑志道：“ 恐怕正是这样。二小姐有个心腹丫鬟，名叫碧绢，以前遣散了的，如今又已回桑家堡服侍二小姐。她和我们已有联络，据她透露的消息，

公孙奇闭关练功，谁也不见，只有二小姐陪伴他，听说还是二小姐指点他的练功秘诀呢。”

蓬莱魔女心里想道：“公孙奇的两大毒功，本来只差半分火候，快要大功告成的了，我以为他对桑家的内功心法，早已尽窥秘奥，还何须如此苦练，这么看来，孟钊临死之言，说他还有一个最后的诀窍未曾知道，这也恐怕是真的了？”

但蓬莱魔女心里仍是不能无疑，又再问道：“那个名叫碧绢的丫鬟，既然是小姐的心腹，你们的小姐可曾对她吐露过心事么？”

桑志道：“听说二小姐自从嫁给原来的姐夫之后，就似完全变了个人。从前她的性子很野，半天也不能待在家里的。如今却是话也不喜多说一句，除了一两个心腹丫鬟之外，桑家堡的旧人都见不着她。本来她是桑家堡名正言顺的主人，桑家堡应该由她接管的。但她却也是把自己关闭起来，所以只能由新总管宗超岱掌权了，碧绢也难得有机会出来一次，她没有谈起二小姐可曾向她倾吐心事，只是说二小姐形容憔悴，看得出她心里很不快活。”

蓬莱魔女道：“那么，她何以又甘心情愿陪公孙奇，还指点他的练功秘诀？”

桑志叹气道：“奇就奇在这里，我们猜不着二小姐是何用心。但她是自己愿意嫁给公孙奇的，这却是事实。唉，不管如何，大小姐临终之际，是曾郑重嘱托我们，要照料二小姐的，我们实在不忍见她又落入公孙奇的魔掌。”

蓬莱魔女道：“师嫂（桑白虹）临终之际，把桑家堡和她的妹子付托于我，救出你们二小姐之事，在我也是义不容辞。依我看来，青虹虽然是嫁给了公孙奇，在她心中，一定有极大的委屈，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去与她一会，探个水落石出。”

桑志沉吟说道：“盟主，此事只怕还要从长计议，不可冒昧造次。”

笑傲乾坤道：“你是怕咱们人力不足？桑家堡中，除了飞龙岛主之外，还有些什么能人？”

桑志说道：“公孙奇意欲在毒功练成之后，开宗立派；又想挟党羽以自重，要挟金虏让他划地封王。其志不小，他自从夺回桑家堡之后，就广招武林败类，其中邪派高手，很是不少。听说‘崆峒二奇’也给他们罗致了。”

蓬莱魔女道：“崆峒二奇？这两个是什么人？”她出道未够十年，虽然身为绿林盟主，熟悉江湖人物，但对于某些久已销声武林的老一辈的邪派人物，还未能尽都知晓。

笑傲乾坤道：“这两个人的来历我倒知道。他们是前任崆峒掌门乌天柱的师弟，一个名叫蒙天庇，一个名叫劳天护。听说本领不在掌门师兄之下。但他们只是偶然在西南、西北一带边僻之地出现，足迹未到过中原的。正派中人，没有谁和他们交过手，因此他们的武功深浅究竟如何，也没有人知道。这两人二十年前早已销声匿迹，不过他们既有崆峒二奇之称，崆峒武功以邪怪闻名，也不可小觑了。”

笑傲乾坤接着道：“那么说来，即以一流高手而论，桑家堡中，除了公孙奇之外，如今我们知道的也有了五个人。飞龙岛主，崆峒二奇和今晚遇上的两个人。咱们这边的力量，也嫌较弱。”

蓬莱魔女道：“咱们既然来到，我不去见一见桑青虹，怎得安心？谷涵，你我暂且不作除掉公孙奇的打算，只去探探消息如何？咱们即使寡不敌众，难道跑还跑不掉吗？”

桑志道："听说自从你们上次闹了桑家堡之后，公孙奇彻查堡中的建筑，已经发现了他从前所未知道的秘密通道，尽都堵塞了。另外，还说在堡中设下一些秘密机关。依我之见，不如暂缓攻它，待到我的四弟伤好，咱们再请来一些能人里应外合，一举把桑家堡破掉。"

蓬莱魔女道："我是准备再请几位好友相助的，但这可以双管齐下，并行不悖。谷涵，明晚你陪我去夜探桑家堡，你该不会怕敌强我弱吧？"

笑傲乾坤笑道："你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他本来是主张慎重的，但却不愿违背蓬莱魔女的意思。正是：

要施伏虎擒龙手，不许妖氛覆武林。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七回　两番堕溷怜孤女　三入龙潭战二奇

蓬莱魔女执意要去，桑家四老劝她不听，也只好罢了。

第二晚三更时分，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悄悄地偷入桑家堡，他们已经来过好几次，轻车路熟，毫不困难。此时他们的轻功又已比上次来时高明了不少，他们从山背进入后园，园中的巡逻虽然也比上次来时增加了不少，却给他们以绝顶轻功，神不知鬼不觉地瞒过了巡逻的耳目。

他们已经打听清楚，公孙奇仍然住在旧处，那是一座红墙绿瓦的楼房，很容易记认，楼前有一座假山。他们进了后园，一路借物障形，蛇行兔伏，到了那座假山，红楼已经在望，一直没有人发现。但不料就在他们绕过假山之时，忽地中了埋伏。

蓬莱魔女一步踏空，落脚之点，突然裂开一洞，原来是她刚巧踏着机关，幸而蓬莱魔女轻功超卓，造诣非凡，一觉有异，身形平地拔起，没有坠入陷阱。但她踏着机关，已是弄出声响。

就在此时，只听得公孙奇的声音从红楼中传出：“蒙天庇，劳天护，你们给我看看是哪两个小贼来了？顺便给我打发了吧。我可无暇料理他们！”

红楼与假山之间，距离尚有百步之遥，公孙奇是将自己关闭在房内练功的，居然立即察觉外面的声响，而且他用“传音入密”送出去的声音，就似在他们的耳边说话一般。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听了他这“传音入密”的功夫，也不禁心头一凛，蓬莱魔女想道：“这贼子得了桑青虹指点他的练功诀窍，果然又已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以他这样的造诣，只怕已不在我的爹爹之下！”

但最令他们吃惊，还不是公孙奇的内功精进。而是他直呼“崆峒二奇”之名。试想“崆峒二奇”是何等身份？他们的辈份之高和桑见田、柳元宗等人同一辈的。如今公孙奇直呼其名字，那是将他们当作下属看待，而“崆峒二奇”甘愿做他的下属，这也可以见得，“崆峒二奇”早已慑服于他的惊世骇俗的本领。但即使如此，以邪派中两个辈份极高的高手，肯自居于仆从之属，这种事情，也还是大大出人意料之外。

公孙奇话犹未了，只听得两个苍老的声音同时应道：“遵命！”“崆峒二奇”果然立即现出身形，从假山上扑下来。

笑傲乾坤冷笑道：“蒙天庇，劳天护，你们不在崆峒称尊，却到桑家堡来充当公孙奇的奴仆！嘿，嘿，当真是可喜可贺，贺喜你们得到了主子哪。”“崆峒二奇”大怒道：“我们喜欢怎么样便怎么样。我们的名字是你叫得的吗？”“二奇”不知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是何等样人，立即分头向他们扑去。

扑向笑傲乾坤的是“崆峒二奇”中的老大蒙天庇，眼看双方就要碰上，笑傲乾坤倏地塌身斜步，双掌齐出，左手骈指如戟当作五行剑使，指尖直抵敌手额角的太阳穴，左腕一翻，又出一招“金龙戏水”，横掌如刀，惊雷骇电般地猛削蒙天庇的膝盖。

笑傲乾坤是个武学大行家，在未知对方虚实之前，功夫不敢用尽，但他这一招两式，包含了几个复杂的变化，招里藏招，式中套式，沉雄迅捷，兼而有之，等闲之辈，也不足当他一击。

蒙天庇确是名不虚传，武功奇诡，不负“崆峒二奇”的称号。他本来是疾如奔马地跑过来的，猝然遇到笑傲乾坤的袭击，居然能够立即凝住身形，就在那电光石火之间，陡的向后挪了一尺，笑傲乾坤的一掌一指攻到他的身

前，就只那么一点毫厘之差，全落了空。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蒙天庇双掌如环，滚斫而进。饶是笑傲乾坤见多识广，也未曾见过如此怪异的掌法！

但笑傲乾坤却也不惧，对方的连环掌虚实混淆，意欲混乱他的目光，叫他分辨不出攻势所向。笑傲乾坤根本就不理他的攻势，身形一起，猛地就向他的琵琶骨硬劈下来，掌力用到九成，恍若排山倒海般地迳压下来，琵琶骨是人身要害所在，笑傲乾坤用的又是最刚烈的掌力，对方纵有护体神功，也难硬挡。琵琶骨倘被打碎，多好的武功，也要变成废人。

蒙天庇在对方强攻之下，不敢拼个两败俱伤。他的功夫但已到了能发能收之境，双掌向前滚斫之势，倏然变为向上接招。

只听得“蓬”的一声，蒙天庇双掌一合，夹着了笑傲乾坤的手掌。笑傲乾坤内力一震，蒙天庇虎口发热，“啊哟”一声，双掌连忙松开，退了一步。这次闪电般的交手，论招数是蒙天庇胜了一招，但论内功则是他输了一筹，稍稍吃了点亏。笑傲乾坤暗暗叫声“侥幸”，心道：“倘若不是我得了三位前辈高人传授的内功心法，只怕今晚难免吃亏。”

笑傲乾坤这边略占上风，蓬莱魔女那边则打成平手，扑向蓬莱魔女的是“崆峒二奇”中的老二劳天护。他手上拿有兵器，这一对日月双环，在黑夜里发出闪闪金光。

日月双环是专门克刀剑的兵器，蓬莱魔女一剑刺去，劳天护双环一锁，要硬夺她的长剑。蓬莱魔女一声冷笑，拂尘抖开，罩他的顶门。蓬莱魔女的“天罡拂尘三十六式”，柔中寓刚，厉害无比。劳天护双臂一振，挥袖成风，荡开她的拂尘，但因他一方面也在用力夺她长剑。虽然能够挥袖成风，力道终究嫌不足，肩头给尘尾拂过，虽然没有伤着要害，亦已是火辣辣作痛。

蓬莱魔女的长剑被他双环一锁，也损了一个缺口。

一方中了敌招，一方兵器受损，算是拉了个直，两不输亏。劳天护大吼一声，双环平举，又再推压过来。他这日月双环有钩、夺、拿、锁、推、压、圈、转、盘、打十字诀，交互运用，循环反复，妙用无穷。蓬莱魔女失了一招，不敢轻敌，以天罡尘式与柔云剑法并用，柔云剑法每一剑都不用实，一沾即退，翩若惊鸿，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劳天护的双环要再想锁住她的青钢剑，已是不能。蓬莱魔女那柄拂尘忽聚忽散，散开时千丝万缕，每一根尘丝都可以变作梅花针伤人。聚成一束时，又可以当作判官笔来点敌人的穴道。劳天护的双环克不住她的拂尘，反而给她的拂尘所克，转瞬之间，双方拆了十数招，仍然两不输亏。但蓬莱魔女已是稍稍占了一点招数上的上风。

忽听得公孙奇冷冷的声音又在楼中传出，“嘿，嘿！我当是什么人？原来又是柳师妹来了，陪你来的是华谷涵这小子吧？事不过三，前两次给你们侥幸漏网，这一次可不能让你们要来便来要去便去了。”

蓬莱魔女大吃一惊，公孙奇在密室中还未露面，只凭听风辨器之术，已听出来者是谁，本领之高，确是足以惊世骇俗，比起数月之前，也确是高明了许多，蓬莱魔女心想道：“听他的口气，似是要出来。有崆峒二奇助他，今晚是决难讨好的了。”

蓬莱魔女此时已知公孙奇的本领远胜于她，但仍是不甘示弱，禁不住骂道：“不错，是我柳清瑶来替师父清理门户来了，公孙奇你出来一战！

公孙奇哈哈笑道：“师妹有请，我还能不出来吗？”

笑声未了忽听得桑青虹柔媚的声音说道：“有崆峒二奇对付他们已经足

够了，何须你亲自出手。你练功正到紧要关头，不可误了自己的功行。现在你应该收敛真气，打通十二重关了。嗯，你用心听我说说这个诀窍吧。”桑青虹的声音很小，但蓬莱魔女仍是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清楚楚。心里甚为惶惑，暗自思量：“青虹似是暗中维护我们，可是她传授公孙奇的练功秘诀又似乎并非假的，要不然公孙奇的功力怎会进得如此之快？她到底是意欲何为？是否真心向着公孙奇呢？呀，这真是叫人难以猜测！”

蓬莱魔女略一分神，青钢剑险险又被对方的双环锁着。此时，堡中人众已被惊动，有许多人已经跑来了。

笑傲乾坤道：“瑶妹，不可恋战，咱们走吧！”他对付蒙天庇本来是稍占上风的，此时猛施杀手，登时把蒙天庇迫退几步。笑傲乾坤飞身一掠，折扇一按，把劳天护的日月环拨过一边，劳天护大惊之下，也急忙后退。

逼退了“崆峒二奇”之后，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立即施展绝顶轻功，向少人之处逃跑。途中遇上的敌人，能避则避，实在不能避开，就用闪电般的手法，或刺他们的关节，或点他们的穴道。

绕过了两座假山，忽见窄路上有两人把守，正是昨晚在孤驾山中所遇的那两个汉子。笑傲乾坤狂笑说道：“来而不往非礼也，昨晚你们伤了桑家四老，今晚我来要你们性命。哼，哼，你们不是说要在桑家堡中与我们较量较量的么？如今我们来了，有胆的你们别跑！”

笑傲乾坤用他本门的绝顶内功，狂笑慑敌，先声夺人。话犹未了，已冲到了那两个汉子的身前。这两人昨晚见识过他们的厉害，只道狭路相逢，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当真是要取他们性命，不敢接战，退过两旁，躲进了花木丛中。其实他们二人的本领，即使打不过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最少也可以接个十来招，那时“崆峒二奇”也可以赶到了。合四个高手之力，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想要突围，殊非易事。

华、柳二人度过一重危机，松了口气，他们的轻功比“崆峒二奇”高明，不消片刻，已把他们远远抛在背后。

不料刚刚松了口气，忽又听得前方暗处，有个阴恻恻的声音冷笑道：“柳清瑶，你这贱婢又来了么？嘿，嘿，你的叔父将你许配与我的，你是愿意与我成亲？还是愿意在我手下受死！”这是飞龙岛主宗超岱的声音。

蓬莱魔女大怒喝道：“姓宗的，你别走！”飞龙岛主不及“崆峒二奇”，蓬莱魔女听得出该处只有他一人埋伏，若是她和笑傲乾坤联手，可以在“崆峒二奇”未曾追上之前，数招之内，就毙了他。笑傲乾坤刚才是吓退敌人，蓬莱魔女这次却非虚声恫吓，当真是要去杀那飞龙岛主的。

笑傲乾坤心中一动，连忙叫道：“不可中了敌人激将之计！”蓬莱魔女去势如箭，不听笑傲乾坤劝阻。要知蓬莱魔女那次在太湖中的西洞庭山险些遭受柳元甲与飞龙岛主之辱，已是把飞龙岛主恨入骨髓，此时又听了他这番侮辱的话语，还焉肯饶过了他？

蓬莱魔女去势如箭，循追声迹，眼看就要跑进那假山边的暗角揪出飞龙岛主了，就在此时，忽地有暗器破空之声，向她打来。蓬莱魔女听声辨向，心中暗笑：“这人的暗器准头也未免太差了。”

心念未已，那暗器已在她身旁三尺之处飞过，落在前面，只听得“轰”的一声，前面的假山一角，突然塌下，不用说是因为暗器恰巧触着了机关的。但这是“恰巧触着”的呢？还是发暗器之人“有意”给她破了机关的呢？

倘若不是有这枚暗器预先触发机关，蓬莱魔女闯到近处，假山一角方始

倒塌的话，后果真是不堪设想。蓬莱魔女暗暗叫了一声“侥幸”，这时方始觉得自己的鲁莽。在“轰隆”的山石倒塌声中，饶她一身是胆，也不禁流出冷汗。想道：“若非此人暗助，只怕我纵使不被山石活埋，也要受了重伤了。园中既然发现机关，定然不只一处，我明敌暗，倒是非得分外小心不可！”

心念未已，忽又听得暗器破空之声，和刚才那枚暗器一样，“准头”极差，从蓬莱魔女左手方掠过。蓬莱魔女何等机灵，此时已可断定是有人暗中相助，这枚暗器是给她指路的。

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立即跟着这枚暗器所指示的方向飞跑，果然没有再误踩机关，在“崆峒二奇”等人未曾追上之前，他们已翻过墙头，逃入山中。孤鸾山已是桑家四老的势力范围，山上这股桑家堡的旧人熟悉地形，占了地利。公孙奇的手下可就不敢冒险深入了。

进入密林，两人解除了紧张的心情，笑傲乾坤笑道：“今晚虽然一事无成，也总算把公孙奇的桑家堡搅得个天翻地覆了。”蓬莱魔女抹去了额上的冷汗，笑道：“只靠咱们的本领，只怕今晚还未能够有惊无险呢！那枚暗器来得好奇怪。你可注意到了？”笑傲乾坤道：“看来在公孙奇的心腹之中，就有不顾性命的危险要帮助咱们的人。”蓬莱魔女道：“不错，若非公孙奇的心腹，焉能知道园中的秘密机关。但只不知这人是谁？桑青虹一直在密室中陪伴公孙奇，未曾出过红楼，当然不会是她。”

二人回到桑家四老的住处，和桑志、桑弘等人谈起，也都觉桑青虹最是可疑，实是难明她的心迹。不过，至少有一点可以断定，她不是全心全意地站在公孙奇这边。要不然就不会在那最紧要的关头，设法阻止公孙奇出来了。至于那个偷发暗器的人，桑家三老（四老中的老二已去少林寺）也一致认为是暗助他们的人，但也同样猜不出这人是谁。

蓬莱魔女闷闷不乐，说道：“桑家堡聚集了这许多邪派高人，咱们的力量一时胜不过他们，再去也讨不到好处。公孙奇的毒功又将要大功告成，咱们难道坐在这里等他练好本领再来对付咱们？”

桑志道：“二弟已到少林寺去了。柳盟主，你昨晚说要请几位武功高强的朋友前来相助，那就请你发下绿林箭，明日一早，我就派出人去，分头邀请吧。”

蓬莱魔女道：“我的意思最紧要的是想请丐帮相助，对他们可是不便发绿林箭的。其他几个绿林中的高手，也不太好使用绿林箭调动他们。”

笑傲乾坤道：“你留在此地协助四老，我去邀请武士敦如何？”

蓬莱魔女沉吟半晌，说道：“好虽是好，但只怕公孙奇这贼子说不定甚么时候会到这儿挑衅，咱们两人，还可抵挡，走了一个，就难应付了。经过昨晚这一闹，他已经知道咱们来到了孤鸾山，与桑家堡旧人同在一起。他对这儿，当然更是视同心腹之患，只怕不待他的毒功完全练成，他已是要提前动手，拔掉他所认为的眼中之钉，肉中之刺了。”

武学中修炼上乘功夫的有两种情况，一种是“闭关练功”，练功期间，绝不能为外物所扰，也不能和别人动手，否则便有“走火入魔”、半身不遂之灾。一种是虽然也要在静室练功，但却不必等待功行完满，随时告一段落，也就随时可以和别人动手的。公孙奇昨晚曾在重楼之内，以“传音入密”的内功指挥“崆峒二奇”，又曾施以恫吓，说要出来对付蓬莱魔女。根据这些情形看来，似乎是后一种情况。蓬莱魔女在未摸清他的底细之前，自是必须加意提防，不放心让笑傲乾坤离去。

蓬莱魔女说道：“ 不如再待两天。咱们可以断定，青虹即使是自愿嫁给公孙奇，但至少她还是不愿意与咱们为敌的。希望在这三两天内，咱们能够找到一个机会，跟她联络。 ”

事情商量不出一个结果，只好依照蓬莱魔女的主张，暂时采取观望态度。

另外，他们还存有一个希望，希望知道昨晚暗助他们的那个人是谁？那人既然能够知道园中的秘密机关，想必是公孙奇的心腹。说不定可以得他之助，透露一点桑家堡与公孙奇的秘密。

但怎样才能够与桑青虹联络上呢？那个人又是谁呢？他们虽然抱着希望，这希望也甚属渺茫。

想不到他们认为是渺茫的希望。第二天便成了现实。暗助他们的那个人是谁？这谜底也揭开了。

这天一早，嗓家三老起来未久，桑志正在给桑毅换药，忽听得人声喧闹，说是捉到了一个从桑家堡来的人，是个女子，身份未明，不知是否奸细。

桑志连忙去看，只见他的手下背着一个年轻的女子已经来到，这少女满身血污，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桑志一看之下，大吃一惊，失声叫道：“ 这是碧绢！哎呀，她死了？怎么死的？柳盟主，华大侠，你们快快出来！ ”

将碧绢背来的那个手下说道：“ 属下奉命巡山，看见这女子飞跑入林，有几个桑家堡那边的人正在追她。我们出来杀退了那几个人，这女子只说得一声‘ 快送我会见柳女侠！ ’便晕到了。不知死了没有？ ”

说话之间，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已经来到，蓬莱魔女接过碧绢，掌贴她的背心，一股内力输送进去，碧绢动了一下，蓬莱魔女在她耳边低声唤道：“ 碧绢，是我来了，你还认得我吗？ ”

碧绢睁开双眼，见是蓬莱魔女，脸上露出笑容，断断续续他说道：“ 小姐有封书信，在我身上，是给你的，小姐已经知道你的来意，她、她很感激你！ ”

碧绢说得很是辛苦，脸上则始终保持着笑容，断断续续地说了这几句话之后，如释重负的样子，安详地闭上了她的眼睛。蓬莱魔女一探她的鼻息，已经断了气了。

蓬莱魔女极是难过，但亦已无暇举哀，当下在她身上搜出了那封信，将尸体放了下来，便请桑家二老（桑志、桑弘）过来一同看信。

桑家二老又惊又喜，说道：“ 果然是二小姐的亲笔字迹。 ” 抽出信来，只见上面写的只是简简单单的几句话：“ 一月之内，切勿再来。地图一幅附上，堡中机关均已注明。一月后来，定可如愿。余事由碧绢代陈。 ”

桑青虹要碧绢 “ 代陈 ” 的是甚么呢？是表明她的心迹？是补充信中未尽之意？还是另有其他在信上不便提起的事，可惜碧绢已经死了，不能再说话了。

蓬莱魔女叹了口气，心道：“ 青虹一生没有交得知己的朋友，却幸而有个知心的婢子，不惜牺牲了自己的性命，给她送来了这一封信。 ” 当下吩咐桑家堡的旧人将碧绢抬去举丧，便和桑家二老与笑傲乾坤回去共商对策。

桑青虹的心迹虽然不是从碧绢口中听到，但在她这封信上已是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她是要在暗中相助，助他们攻破桑家堡的。另一个疑团也解开了，她果然不是甘心情愿地嫁给公孙奇！

但是，随着这封信而来的又有新的疑团。她为什么要郑重叮嘱，一个月之内叫众人不可再来桑家堡？

笑傲乾坤说道：“看她信上的意思，一个月之后，她似乎有帮助咱们制伏公孙奇的必胜把握。这就叫我不解了，公孙奇的两大毒功即将炉火纯青，过了一个月，岂非更难制伏？”

蓬莱魔女道：“这个我也猜想不透。咱们先看看这张地图吧。”地图上把桑家堡的各处秘密机关都用箭头指了出来，哪个地方有陷阱，哪个地方有千斤闸，哪个地方装有机关暗器等等，无不注得清清楚楚。熟记这份地图，自能趋吉避凶。

笑傲乾坤道：“这份地图对咱们的攻破桑家堡大有帮助，可是碧绢之事已经败露，公孙奇何等机灵，难道他不会想到青虹身上，而且还会重新换过机关么？”

四老中的老大桑志，曾作过几十年桑家堡的总管，对建筑是个行家，懂得一些机关布置的学问，说道：“这些机关，若要全部翻修，重新换过，至少也得几个月时间。还得那些旧工匠都还留在堡中才行。二小姐是约你们一个月之后再去，一个月的期间内，公孙奇至多能新添几处机关而已。这份地图还是很有用的。何况碧绢偷送地图之事，公孙奇也还未必知道。”

桑弘说道：“所可虑者就只是咱们的二小姐，碧绢是她心腹的侍女，私逃出堡，公孙奇虽然不知道她是为了何事，猜疑只怕是免不了的了。”

蓬莱魔女心思缜密，暗自想道：“青虹敢使她的侍女偷送地图，想来也应准备好了万一碧绢出事的打算。”于是说道：“你们在堡中不是还有熟人么？无论如何，设法探探消息，青虹若有危险，我与谷涵就拼着再冒一次险，重入桑家堡救她。成与不成，也尽我们一点心意。”

桑志道：“碧绢舍了一条性命，带来二小姐的亲笔书信，为的就是阻止你们在这个月内再探桑家堡。我一定设法打听消息，你们可千万别再冒险。”

这次的打听消息很是顺利，傍晚时分，派出去与桑家堡旧人秘密联络的头目回来，说道：“碧绢逃跑之事，堡中都已知晓了。二小姐曾为此召集堡中的丫鬟役仆，宣布此事，大骂了碧绢一顿。说是碧绢未得她的准许，私自回家探母，枉送了一条性命。叫众人引为鉴戒，以后若有事要出堡的话，必须得到她和宗总管两人的允可才行。”

桑志补充解释道：“公孙奇篡夺桑家堡后，立下规例，婢仆下人虽是要听命主母，但若要出去，则必须经过总管。宗超岱在桑家堡的权力是比主母的权力还大的。”

蓬莱魔女道：“青虹的这番做作，是演给公孙奇看的。她当然不是真骂碧绢。她这么做作，我想她的心里也是十分痛苦的。”

那头目道：“二小姐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但她整天还是陪伴着公孙奇，在静室里也还是有说有笑的。据服侍她的小丫头透露，他们夫妻的感情似乎比以前还更亲热呢。”

笑傲乾坤道：“公孙奇目前最要紧的是练成他那两大毒功，他要桑青虹指点他的练功诀秘，纵有猜疑，也必不至于便对青虹狠下毒手。如今咱们可以继续商量如何对付公孙奇了，青虹的信虽然说一月之后，咱们再去。定能如愿，但咱们还是要作没有意外助力的打算，照咱们原来的计划进行。”

从桑家堡打听来的消息，证实了桑青虹至少在目前尚无危险，大家便都松了口气。蓬莱魔女道：“谷涵，我想过了，还是你留在此地的好。我明日下山。”

笑傲乾坤道：“哦，你要以绿林盟主的身份，自去拜会新任的丐帮帮主，

那我就不和你争了。”

蓬莱魔女笑道：“话不是这样说。你的武功比我强，你留在这里协助桑家三老，我可以比较放心。我这次去找武士敦，同时也是想见一见紫烟姐姐，看看他们成婚了没有？”武士敦的未婚妻子云紫烟是蓬莱魔女十分要好的朋友，故而她有此言。

商量定妥，第二天一早，蓬莱魔女便即起程。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但没有固定的总舵的，幸而蓬莱魔女以绿林盟主身份，在江湖到处都可以找到关系，下山之后的第三天，她就找到了一个主持某地分舵的丐帮七袋弟子，打探了确实的消息：武士敦和云紫烟正在南阳，南阳有云紫烟的老家，她父母早已双亡，但在老家仍有长辈亲属。武士敦这次陪她回去探亲的。可能就在云家举行婚礼，不过目前还未见有帖子发出。

蓬莱魔女听到了这个消息，很是欢喜。便即兼程赶往南阳。

这一日，蓬莱魔女自朝至午，赶了一百多里路，感到有点口渴，恰好路边有个茶店，她便进去喝茶，歇息一会，恢复疲劳。

茶店里先有两个客人，是一个发白如银的老婆婆和一个浓眉大眼的粗豪少年。少年的腰间隆起，显然藏有兵刃。老婆婆的坐位旁边倚着一根龙头拐杖，漆黑发光，显然也是铁打的。北地民风好武，出门的人多数带有兵器，男女都习以为常，不足为奇，但一个上了年纪的老婆婆，使用铁打龙头拐杖在江湖行走，却是有点特别。故而蓬莱魔女不觉多看了她一眼。

这一看，蓬莱魔女看出了一点苗头，不禁多了几分诧异。原来这老婆婆年纪虽老，但双目有神，精光内蕴，落在蓬莱魔女这样的武学大行家眼中，一看就知道这老婆婆是内家高手，内功的造诣即使未如蓬莱魔女之达到一流境界，看这眼神，亦是很不弱了。

蓬莱魔女偷看这老婆婆，这老婆婆也在偷看她。两人眼光碰个正着；老婆婆脸上也现出几分诧异的神色，不过诧异之中，还含了几分怒意。只见她把茶杯在桌上一顿，“哼”了一声，说道：“这条路上的野狗真多，好在我这老婆子有根拐杖，擅打恶狗。公狗不怕，母狗更不怕！”

蓬莱魔女一听，就知道这老婆子是绕着弯子骂她。不禁心里生气，想道：“岂有此礼，我与你素不相识，你怎的出口伤人？”那少年却听不懂这老婆婆的说话，诧道：“妈，哪里有狗？我怎的没瞧见？”

老婆婆撇了撇嘴，说道：“蠢小子，你有眼无珠！”少年恍然大悟，说道：”妈，你说那个魔头还不肯放过咱们么？但听说他的老巢已给人捣了，如今也不知他到了哪儿，难道他还有工夫与咱们重算旧帐。唉，大仗打过了，时势也好像太平了些。我还以为这次咱们可以回家了呢！”

少年这番话是用黑道的“切口”（暗话）说的，但却不知蓬莱魔女正是绿林盟主，任何一种黑道上的切口都瞒不过她。

不过，听这少年的口气，他也还未知她母亲所指的“母狗”就是蓬莱魔女，蓬莱魔女心中一动。想道：“原来他们恐惧仇家，把我当作他们对头派来追踪的鹰犬了。这老婆婆武功不弱，她口中‘魔头’自必是个厉害的人物，却不知哪一个？”蓬莱魔女细心琢磨他们的说话，在他们的说话里透露出一个事实：这魔头的‘老巢’是给人‘捣’了的。蓬莱魔女心想：“桑家堡并未曾给我们攻破，他们说的这个魔头，似乎不应该是公孙奇。”蓬莱魔女猜疑不定，想要去与那老婆婆解释误会，但那老婆婆显明的对自己含有敌意，而她又没有指明来骂，要解释也不知从何释起？只怕越解释越是缠夹不清。

蓬莱魔女是有事在身的，她的性子又不耐烦，心想：“还是算了吧。我知道她骂错人也就是了，还值得与她计较么？”

蓬莱魔女喝了茶，吃了几件点心，精神已经恢复，正想离开，忽见外面又有两个人进来。那老婆婆小声说道：“霆儿，你说不见野狗，野狗如今来了，等下我若打这两条野狗，你在一旁小心些，提防那个女的偷袭。”她还是怀疑蓬莱魔女是她仇家一路，但因发现了追踪他们的“正点儿”，所以说话客气了些，不再暗示蓬莱魔女就是鹰犬了。这么一来，蓬莱魔女又不想走了。她放下茶杯，抬头一看，只见走进来的两个汉子，一式打扮，从服饰和相貌上看，都不似汉人。

这两个人走到了那张桌子，向老婆婆打量了一眼，说道：“孟大娘，躲是躲不开的，我们也不将你为难，只要你们母子回去应卯。你们是愿意吃敬酒呢？还是罚酒？”那老婆婆冷冷说道：“敬酒怎样？罚酒又怎样？”

为首那个人道：“要吃敬酒，就接下这个铜牌，给主人服役三年。要吃罚酒，嘿，嘿，那就是要我们拘你回去了。”

老婆婆冷笑道：“老婆子平生独来独往，从未认过主子！你的主子是哪一位？”

那人取出了两截断了的箭，都插在桌上，说道：“孟大娘，你两年前抗命折箭，如今倘若再敢不遵，那就两罪俱发了！哼哼，你还认得这枝绿林箭么？”正是：

魔头气焰高千丈，号令强施压绿林。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大娘怒折绿林箭　妖女暗施蜂尾针

那老婆婆正眼也不瞧一下，淡淡说道：“不错，这枝绿林箭是老婆子两年之前亲手折断的。这么说，你们是飞龙岛的人了？”

那两个汉子道：“我们的身份你管不着。我们只问你今次接不接令？”

老婆婆爱理不理地道：“你们来得未免不是时候了。”

那两个汉子拧眉毛瞪眼睛地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老婆婆道：“俺老婆子早已金盆洗手，你若是十年之前找上门来，老婆子看在绿林同道的份上，或许会接下绿林箭。如今嘛！嘿，嘿！两年之前我都把绿林箭折了，何况如今？”

那两个汉子道：“老婆子，你知道什么？如今不比前两年了。两年前你抗命折箭，飞龙岛主一时无暇管你，如今嘛，你若拒接铜牌，马上就要大祸临头！”

蓬莱魔女这才知道这老婆婆的对头原来是飞龙岛主宗超岱。但心里却有点疑惑，想道：“这两个汉子似乎是西域胡人，不像是飞龙岛的人物。”

那老婆婆不理他们的恫吓，仍然淡淡说道：“是么，但依老婆子看来，如今更不是时候！”

那两个汉子怒道：“怎么不是时候？”看神气他们已经是给了几分面子，否则早已就想动手。

那老婆婆道：“俺老婆子虽然孤陋寡闻，但似乎也曾听得江湖上的朋友传言，飞龙岛的老巢早已给人挑了，飞龙岛主变成了丧家之犬，‘岛主’是早已做不成啦！你要我接绿林箭，等待你们的主子当上了绿林盟主的时候再来也不迟。否则至少也要恢复飞龙岛主原日的威风，那才好发号施令！”

那两个汉子冷笑道：“你自认孤陋寡闻，的确一点不错。宗超岱如今是桑家堡的总管，比原日的飞龙岛主还要威风！这次我们要你接的是桑家堡的铜牌，跟我们到桑家堡去向总管请罪。”

那老婆婆怔了一怔，道：“原来你们的主子不是飞龙岛主。”

那两个汉子道：“我们的主人是桑家堡的堡主公孙奇！不过，我们也听宗总管的差遣。你们母子这次到桑家堡执役，就归我们的差遣。这是桑家堡的铜牌，你瞧个清楚！”

那老婆婆白发摇抖，显是怒极气极，冷笑道：“原来飞龙岛主是桑家的奴才，你们又是奴才的奴才，我孟大娘岂是听凭奴才的奴才差遣的人？两年前我不接飞龙岛的绿林箭，如今也就敢不接你们桑家堡的令牌！”

老婆婆说话之时，把那面铜牌抓在手中，说话完了，掌心一摊，“　”的一声，放在桌上。只见那面铜牌，已变成了一个不大规划的带着棱角的圆球。

那两个汉子呆了一呆，但神色依然不变，为首的那个打了个哈哈，说道：“倒也有几分本领。但只凭你这一点点功夫就不接桑家的令牌，那也未免太笑话了！”

老婆婆厉声说道：“是笑话不是笑话，手底下见过方知，我这点微末之技，你老哥不放在眼内，那就请教你的吧！”

茶店的店主吓得浑身发抖，远远地打躬作揖道：“求求你们，别、别在小店里动手。”

那两个汉子道：“好，你既是决意不吃敬酒吃罚酒，我们只有奉命拘你

回去。你要在哪里动手？”

老婆婆道：“到外面打去！”

那两个汉子道：“好，随你的便，谅你也跑不了，我们在外面先候了。”说话未了，只听得“轰隆”“轰隆”两声巨响，墙上穿了两个洞，这两个洞都作人形，和他们的身材完全一样，原来是他们贴着墙壁，硬生生的就破壁而出的。

路边的茶店半边露天，内进的茶座，也是两面开门的，这两个汉子不走门户，偏要洞穿墙壁，分明是向那老婆婆报以颜色。

老婆婆心头微凛，想道：“这两个奴才倒也不可小觑。”但虽是心头微凛。却也不惧。老婆婆悄声嘱咐儿子几句，便即拿起龙头杖，说道：“店家，这面铜牌也值得二三两银子，够你修补墙壁了。我不接他的，就留给你吧。”

老婆婆拐杖一点，身形一掠，已落在路中。这次她并非有意炫耀，但这份轻功，却也足以惊世骇俗，就似从茶店里飞出去一般，那粗豪少年比不上他的母亲，换了两次步紧紧跟在母亲后面。

为首的那个汉子道：“好，孟大娘，你不是说我不配差遣你吗？随便你骂我什么，奴才的奴才也好。就让你见识见识桑家堡中一个不成气候的奴才的本领吧！”

这汉子气这老婆婆轻视于他，挑这老婆婆动手，话一说完，亮出了一对日月双环，蓬莱魔女的座位正好倚窗观战，见这汉于亮出日月双环，不禁心中一动。

心念未已，双方已经交手，只听得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老婆婆的龙头拐杖使出“苍龙出海”的招数，直捣过去，却给那汉子的双环一合，拐杖捣不到他的胸前，便给他阻住。但那老婆婆的拐杖立即抽出来，那汉子想把双环夹着她的拐杖将拐杖夺走的企图也落了空。

另一边，另一个汉子扑向那少年，少年横刀一立，一招“金龙振翅”斜削出去。这个汉子不用兵器，双掌如环，滚所而进。使的是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但手法却与中原的任何一派都不相同。少年横刀疾劈，眼看刀锋就劈着那汉子的手腕，汉子骈指一推，贴着刀背，倏地反推回去。少年这一刀去势很劲，突然给反推回来，险险自己斫中自己的额角。

蓬莱魔女两面各看一招，已是知道这两人的来历。心里想道：“原来是崆峒二奇的弟子。看来他们的功夫已得了他们的师父七八成，只怕孟家母子不易应付。”

蓬莱魔女有心看一看孟大娘的武功，不想立即出手，看了几招，只见孟大娘的那根拐杖横劈直捣，夭矫如龙，劲风呼呼，招数与武功都是颇为不弱。与她作对手的那个汉子，日月双环的招数更为古怪，或圈、或锁、或压、或推，把孟大娘的猛烈的招数一一挡回去。不过，仍是孟大娘稍稍占了一点上风。孟大娘这边稍占上风，另一边，她的儿子可差得远了，挡了几招，手忙脚乱。少年遵守刚才母亲的嘱咐，一见不妙，便使出一路护身刀法，同时向母亲靠拢。

孟大娘一声大喝，龙头拐杖反手一挑，突然舍了那个使双环的汉子，先救儿子之危，拐杖移转方向，攻她儿子的那个敌手，那个汉子双掌合抱了一个“太极势”，掌力牵引、激荡，把杖头推开。但他的功力究竟不如孟大娘，虽然解了这招，却也禁不住倒退三步。

两母子会合，并肩御敌。孟大娘的龙头拐杖指东打西，指南打北，接了

对方两个高手七成以上的攻势。少年帮不了母亲多大的忙，孟大娘差不多是以一敌二，三十招一过，孟大娘渐渐招架不住，拐法散乱，顾此失彼，力不从心。

蓬莱魔女心道：“待她略略吃点苦头，我再出手。”心念未已，只听得“　”的一声，空手的那个汉子突出怪招，双双如环地推进，欺到了那少年的身前，小指头只是轻轻一勾，勾着了刀环，把少年的朴刀勾脱了手，跌落地上。老婆婆大吃一惊，连忙护住儿子。

蓬莱魔女正想出手，忽见路上尘头大起，来了两骑快马，骑马的人是一对男女，男的“咦”了一声，叫道：“玉妹，你看，那不是孟大娘吗？”女的快马争先，立即扬声叫道：“干娘，让我来替你打发这两个贼子。”那男的也叫道：“孟大哥，别慌，我来帮你！”原来这对男女，不是别人，正是耿照和她表妹秦弄玉。

耿照自从弃官之后，与秦弄玉留在江南，双双行侠江湖，蓬莱魔女与他们许久未见，此时突然见他们出现，颇感意外之喜。

蓬莱魔女心里想道：“一年多不见了，且看看他们的武功进境如何？”蓬莱魔女曾为耿照解决过几件为难之事，又曾指点过秦弄玉的武功，对他们一向是像弟妹一般爱护的。但她躲在茶店里观战，耿、秦二人却尚未发现她。

耿、秦二人来得恰是时候，双剑齐出，替孟家母子解了险招。秦弄玉道：“干娘，你和大哥歇一会吧。我们若是不济，请你再来帮忙。”

孟霆和他们之间有过一段尴尬的事情，秦、耿二人早已不放在心上了，但他则仍是芥蒂不消，他不愿要耿照助他，仍想奋战下去。可是他的兵刃给那汉子夺去了之后，腕臂也受了点伤，此时手腕已红肿起来，只有一条手臂可用。孟大娘瞪了他一眼，说道：“霆儿，别逞强了。我给你敷伤。”将他拉下。

耿照舞起宝剑，剑光溜溜地转了个圆圈，把对方的日月双环碰了回去，蓬莱魔女好生欢喜，心想：“耿照倒是把桑家的大衍八式练得有了八九分火候了。”耿照是桑青虹最初喜欢的人，可惜这只是单方面的相思，以致没有结果，桑家的“大衍八式”就是桑青虹私自偷传给他的。蓬莱魔女见耿照使出这“大衍八式”，想起桑青虹的不幸遭遇，其中一大部份的原因，未始不是失恋所致，故而一面是为耿照喜欢，一面也不禁有点为桑青虹感到难过了。

秦弄玉使的是她家传的“蹑云剑法”，“蹑云剑法”本是一门上乘剑法，以前只因秦弄玉本身功力尚浅，所以剑法的威力未能发挥，在江湖上碰到二流的脚色，也往往吃亏。自从她得蓬莱魔女替她打通经脉，又指点了她的内功诀窍之后，如今经过了两年，果然是今非昔比。和她作对手的那个人，已得了“崆峒二奇”“乱环掌法”的真传，在江湖上也勉强算得是一流好手了。秦弄玉使出“蹑云剑法”对付他，居然半点也不吃亏。

但耿、秦二人使出全身本领，也不过仅仅能够与“崆峒二奇”的弟子打成平手而已。蓬莱魔女心道：“他们的武功已大有进境，但即使孟大娘喘息过后，再来参战，要打败这两个人，只怕也还得半个时辰。我且助他们一臂之力。早早了结吧。”

蓬莱魔女不耐烦久候，于是随手将桌上的一根筷子拿了起来，折为两段，便当作暗器使用，打将出去。

蓬莱魔女的内功何等深湛，这两截断筷打出，无声无息，却蕴藏着极强的内力。当然“崆峒二奇”的弟子亦非弱者，暗器袭来，他们也及时发觉了。

但其时要躲避已来不及，使“乱环掌法”的那个汉子因为蓬莱魔女射来的断筷并没有挟着劲风，心中不以为意，便伸手来接。

那汉子把手一抄，冷笑说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哎哟，哟！”忽觉掌心剧痛，原来他虽然接着断筷，掌心却给刺穿。那半截筷子在蓬莱魔女手中射出，竟是胜于利箭。这汉子刚说得两句讥讽的说话，就禁不住疼痛，哀号起来了。

另一截断筷射向那个使日月双轮的汉子，这人武功较弱，双轮推挡，把筷子碰落。可是蓬莱魔女在筷子上蕴藏的内力，也把他的双轮震歪，耿照乘机一剑刺去，在他的胳膊上划开一道五寸多长的伤口。

这两个汉子受了一支断筷之伤，连发暗器的人是谁，都还未知道！但只凭这人的暗器功夫，已是在他们的师父之上。这两个汉子情知碰到了武林中一等一的高手，禁不住心头大骇，连忙拔步飞逃。

秦弄玉叫道：“柳姐姐，呀，你在这儿！”蓬莱魔女从茶店中笑吟吟地走出来，说道：“这两个小贼，值不得追他。照弟，玉妹，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耿照与秦弄玉骤然见蓬莱魔女，喜出望外，连忙上来相见！

孟大娘已替她的儿子包好了伤，蓬莱魔女刚才用断筷伤敌的时候，也正是她刚刚站起想去助战的时候。故而蓬莱魔女这手惊人的绝技，她是看在眼中的。此时孟大娘又是惊骇，又是尴尬。心中想道：“这个女子是谁，武功这么了得，糟糕，我刚才还骂了她呢！”

秦弄玉道：“干娘，你刚才是和柳盟主在这茶店之内喝茶吗？”

孟大娘大吃一惊，讷讷说道：“甚么？这位是——”秦弄玉道：“哦，原来你们还未认识。这位柳姐姐正是当今的绿林盟主，柳女侠、柳清瑶。干娘，你早已金盆洗手，不过，说起来，也还是同道中人。”

孟大娘倒抽了一口冷气，心道：“原来是绿林盟主蓬莱魔女！

我以前只道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怎配当绿林盟主，甚么‘魔女’的称号，只怕也是言过其实的。不想她果然是有惊世骇俗的武功。见面还胜似闻名！”

孟大娘极是尴尬，上来施了一礼，说道：“老婆子糊涂，不知是盟主驾临，说错了话，还望盟主不要见怪。”

蓬莱魔女还了一礼，笑道：“我也不知你是秦家妹子的干娘，说起来，你是长辈，我没有及时助你，也望你不要见怪。”

秦弄玉不知她们之间的过节，接着向蓬莱魔女解释道：“前两年我初次往江南的时候，不幸误搭了闹海蛟樊通这一艘的贼船渡江。幸而干娘在这船上，救了我的性命。我在她家中养病，她认我作干女儿的。我的干娘也正是孟钊的婶婶。干爹已经去世，是绿林中的老前辈孟振。柳姐姐，你听人说过吧。”

蓬莱魔女笑道：“这就越发不是外人了。你们的老家是不是在笻莱，邻居是一位姓玉的人家，主人是退休的老镖头的？”

孟大娘道：“不错，柳盟主，你怎么知道？”蓬莱魔女笑道：“玉家的小姑娘你可还记得？这小姑娘如今是我的副寨主，与我情如姐妹。”

孟大娘道：“哦，你是说珊瑚这小妮子吗？这可真是她的造化了。”但喜欢之中掩不了惆怅的神情，接着叹口气道：“珊瑚这小姑娘本来是要许配我的侄儿孟钊的，后来两家遭了意外的灾难，以至分开。孟钊阴差阳错。不知怎的，却娶了大魔头桑见田的女儿桑青虹。这个桑青虹比起玉姑娘可差得远啦！丈夫受她的气，固然不在话下，连我们做长辈的，她也全不放在眼中！”

孟大娘曾受过桑青虹的气，及今思之，犹有余愤。
蓬莱魔女心道：“ 他们本来不是一对佳偶，谁叫你的侄儿用卑劣的手段骗了青虹？ ” 但孟钊已死，人死了也就不必再提了。蓬莱魔女不给青虹辩白，只是笑了一笑，道：“ 青虹也是很可怜的。孟大娘，你只当没有这个侄儿和侄儿媳妇好啦。你上哪儿？ ”
孟大娘道：“ 柳盟主，你的良言劝告，恕我只能听你一半。桑家堡的二小姐我是不配做她的婶婶的。但我的亲侄儿，我怎能不认？我丈夫的大哥只有孟钊这个孩子，实不相瞒，我正是要去找他。 ”
蓬莱魔女只好把事实告诉她道：“ 孟大娘，我本来不想惹你伤心。但事既如斯，让你知道也好。免得你枉费精神寻觅孟钊。 ”
孟大娘大吃一惊，说道：“ 你是说孟钊，他、他已经—— ”
蓬莱魔女道：“ 不错，他已经死了！ ”
孟大娘吼道：“ 一定是桑青虹这贱婢将他害的！ ”
蓬莱魔女正色说道：“ 不是，杀你侄儿的凶手是公孙奇。青虹也给公孙奇掳了。 ” 蓬莱魔女不想引起孟大娘太多的误会，瞒着了桑青虹再嫁给公孙奇这件事。
孟大娘神气沮丧，说道：“ 罢了，罢了，这仇我老婆子是不能替侄儿报了。 ” 她的儿子孟霆怒道：“ 不错，咱们是连公孙奇手下一个微不足道的奴才也打不过，但岂能就任凭大哥枉死，不报这仇？报不了仇，咱们也不能失了好汉本色。 ”
孟大娘沉吟半晌，说道：“ 报仇也不能胡来，我想去请你父亲生前的几位好友。 ”
孟大娘之言，正合蓬莱魔女心意，说道：“ 不错，你多邀几个人来，咱们可以合力攻打桑家堡。 ”
孟大娘道：“ 江南的萨氏兄弟是先夫的至好，我准备先去邀请他们。 ”
蓬莱魔女道：“ 萨氏兄弟还在辛弃疾那儿么？ ”
耿照道：“ 我走的时候，他们还在的。辛大哥组成了一支飞虎军，萨氏兄弟任军中教头，想必在短期内不至离开。 ”
蓬莱魔女道：“ 孟大娘，你去会晤萨氏兄弟，请代我致意，并问候辛将军。这位辛将军是南宋小朝廷中，坚持抗金的少数将领之一，与武林朋友一向是肝胆相照的。 ” 孟大娘道：“ 我知道。所以我才敢以绿林人物的身份，去探访官军中的教头。 ”
蓬莱魔女接着道：“ 萨氏兄弟与江南的许多武林朋友相熟，倘若他们一时不能离开职守，你可以请他们介绍你去见江南的新武林盟主文逸凡。文逸凡与我的交情也很不浅的，你可以用我的名义，请他到桑家堡的孤鸾山一叙。 ”
孟大娘道：“ 多谢柳盟主鼎力帮忙。 ” 蓬莱魔女道：“ 公孙奇已是武林公敌，咱们乃是戮力同心除此奸贼，谈不上是谁帮忙谁。嗯，这位孟大哥伤势如何？ ” 蓬莱魔女之意若是孟霆伤重的话，就请他留下养伤。
孟霆面上一红，说道：“ 不碍事。我随家母前往江南。 ”
孟大娘道：“ 霆儿，过来向柳盟主和耿大哥道谢。 ” 孟霆的神态甚是尴尬，在向耿照道谢之时，尤其如此。
原来当年秦弄玉在孟家养病之时，孟大娘很想秦弄玉做他，媳妇，孟霆对她也是十分倾慕，时时献殷勤的。后来耿照来孟家接秦弄玉，孟氏母子方

知秦弄玉早已有了心上人。当时曾经闹过一点小小的不愉快的纠纷。孟霆之所以坚持要母子同往江南，主要的原因也正就是为了避免与耿、秦二人同在一起。

孟大娘过去曾对秦弄玉有所不满，但此时亦早已看开了，知道婚事不能勉强，于是说道：“玉儿，你当日匆匆离开，干娘想给你一件礼物，还没有给你。”当下取出了一支碧绿的犀角，说道：“这是通灵犀，任何毒药，只要将这支通灵犀一试，便会变成黑色，可以根据色泽的深浅，试出毒性的。干娘飘泊江湖，只怕不一定能喝你的喜酒，但愿你和耿公子早日……嘿，嘿，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害甚么羞？嗯，我没有女儿，你就是我的亲女儿一般，这支通灵犀就权当我给你的压箱子的礼物吧。”这是北方的俗语，母亲在女儿出阁时，所给的最贵重的东西称为“压箱”。

这一下轮到了秦弄玉杏脸飞霞，但见孟大娘盛意拳拳，此情难却，也就只好收了下来。

孟家母子走后，蓬莱魔女笑道：“怎么，你们还未成婚的吗？我可没有孟大娘的眼力，一眼就看出你还是闺女。”

秦弄玉满面通红，娇嗔说道：“柳姐姐说话没好正经，亏你还是绿林盟主呢。”蓬莱魔女笑道：“男婚女嫁，人生大事，有甚么不正经的？”秦弄玉道：“那么你呢？”蓬莱魔女爽爽快快地答道：“半年之后，请你们喝我的喜酒。”耿、秦二人是知道她与华谷涵的事情的，忙即向她贺喜。耿照道：“华大侠呢？怎的你们不是同在一起？”

蓬莱魔女道：“谷涵在孤鸾山。对啦，我正有几件事情要告诉你，咱们进这茶店谈吧。”

茶店主人惊魂初定，见蓬莱魔女回来，怔了一怔，战战兢兢地上来招待。蓬莱魔女笑道：“敌人已给赶跑了，你还怕甚么？我的茶钱未付给你，当然是要回来。请你另沏壶茶，多拿几碟糕点。”

知友倾谈，清茶代酒。蓬莱魔女首先告诉他们关于玉面妖狐的结局，耿、秦二人又是欢喜，又是遗憾。欢喜的是仇人已除，遣憾的是他们未得亲手报仇。

蓬莱魔女道：“公孙奇杀了玉面妖狐也好。如此一来，他的阴毒险狠的手段就越发令人看得明白，甚至连他的‘自己人’也寒心了。嗯，如今你们的仇人已除了，还等甚么？”秦弄玉初时呆了一呆道：“你说甚么？”蓦地恍然大悟，嗔道：“你又来了。”她给蓬莱魔女两番问起她的婚事，禁不住杏脸飞霞。但在娇羞之中，却又似是隐藏着心事，蓬莱魔女是过来人，看了她的神情，心中已有所悟。

蓬莱魔女问道：“你们这次北来，可有何事？”秦弄玉道：“为的就是来向你讨喜酒喝呀。”蓬莱魔女笑道：“不单单是为来探我吧？”侧目斜睨，只见耿照的脸上也出现两朵红晕了。

秦弄玉终于说道：“柳姐姐，听说你的侍女珊瑚己做了尼姑，是真的吗？但我刚才又好像听得你说她还是你的副寨主。”

蓬莱魔女哈哈笑道：“原来你们是为了这个原故，至今尚未成婚。”

蓬莱魔女一言道破了他们的心事。要知珊瑚对耿照恩深义重，与他的交情也非桑青虹可比。所以他对桑青虹并无“负心”之感，但对珊瑚之削发为尼，却深感内疚于心。

蓬莱魔女笑过之后，说道：“不错，珊瑚是曾削发为尼，但如今则是准

备做新娘子了。”

秦弄玉又惊又喜，说道：“真的？”蓬莱魔女道：“我骗你做甚么？本来他们早就要成婚的，只因官军攻打山寨，我又外出，婚事才耽搁下来。你们若随我同往山寨，正可以赶得上喝她的喜酒。”当下将珊瑚与陆勉的事情告诉他们，听得他们皆大欢喜。

耿照解了心头之结，想道：“珊瑚有了着落，我也可以心安了。”于是转换话题，向蓬莱魔女问道：“柳姐姐，你刚才说及青虹被公孙奇所掳，这，这是怎么回事？”要知耿照虽然不爱桑青虹，但总是受过她的恩惠，对她不能无所关心。

蓬莱魔女叹口气道：“珊瑚有了个好结局，青虹的遭遇可比她惨得多了。她不仅被掳，而且，而且被迫……”说至此处，神色惨然，不忍再说下去。秦弄玉已经明白，惊道：“她是被迫做了她姐夫的继室么？有这样的事？”蓬莱魔女点了点头。耿照忍不住骂道：“公孙奇真是畜牲！”

蓬莱魔女把两探桑家堡的所见所闻一一告诉了他们，说道：“起初我还怀疑不定，不知青虹是否出于自愿？如今则已经可以断定，她之所以嫁给杀害姐姐的凶手，实在是有着无限的委屈，而且一定是别有用心的。虽然我不知道她的具体计划，但她的忍辱负重，定有图谋，这一点已是无可怀疑了。”

秦弄玉毅然说道：“照哥，桑青虹于你有恩，如今她落在魔掌之中，咱们可不能坐视！”桑青虹与耿照的事情早成过去，所以秦弄玉早就不把桑青虹当作情敌了。

耿照是个恩怨分明的人，秦弄玉所说的正是他心里想的。本来他还有点顾虑秦弄玉或有误会，如今听得秦弄玉与他同心，大为欢喜，说道：“不错，莫说咱们欠了桑青虹的人情，即使是个漠不相关的人，咱们也该为武林伸张正义的。公孙奇是武林公敌，咱们的力量除不了他，但也可以为大伙儿尽一点力。咱们这就到孤鸾山去，听华大侠的调度吧。”

蓬莱魔女道：“桑青虹通知我们，是在一个月之后才约我们去再攻桑家堡。现在还有二十天的时间。你们可以绕道登州，到宋金刚那儿打个转，请宋金刚也代邀几位朋友同去。”宋金刚是武林中一位颇有威望的前辈，当年曾为了公孙奇威胁云家之事，召集过一班侠义道；替云仲玉、云紫烟父女出头，到桑家堡与公孙奇打过一场的。后来在采石矶之战，他也曾与蓬莱魔女并肩抗敌。

计议已定，蓬莱魔女与耿、秦二人分手，约好了二十天后在孤鸾山再会，便即各自登程。

一路无事，三日之后，蓬莱魔女赶到了南阳，云紫烟的家里她是去过的，这次旧地重来，无须向人打听。

到了云家，只见云家的大门紧闭。蓬莱魔女不禁有点诧异。这时已是将近午间的时分，按说一般民家，大门都是应该打开的了。蓬莱魔女心想：“难道他们也碰上了甚么意外？”

蓬莱魔女思疑不定，随又想到：“以武士敦的武功而论，足可列入天下十大高手之内。邪派中人，胜得过他的，恐怕也只有神驼太乙与公孙奇而已。公孙奇如今正在桑家堡闭关练功，神驼太乙新任金国国师，也绝不会轻易离开大都。何况云紫烟也早已练成了她师门的‘无相剑法’，他们二人联手，那便是神驼太乙到来，也决计讨不了好去。他们何至于遭受意外，或许是他们不在家吧。”

蓬莱魔女根据常理推测，觉得无谓杞忧。但她是个胆大心细的人，却也不能不预防万一。于是不去拍门，使出最上乘的轻功，悄悄无声地便跳了进去。不管武、云二人是否在家，先察看一个究竟。她和云紫烟是最要好的朋友，无须顾虑失礼。

云家的建筑是北方常见的那种“四合院”，前面是庭院，两边厢房，中间客厅，庭院是曲尺形，拐弯进去，对着厢房的后窗。

蓬莱魔女一跳进庭院，便已隐隐听得东面的一间房内有重浊的呼吸声息。蓬莱魔女吃了一惊，心道：“难道是紫烟病了？”要知有上乘武功的人，即使是在睡着的时候，呼吸也是很轻的。呼吸重浊，除非是得了病。

蓬莱魔女正想贴窗偷窥，看看里面是谁。还差两步，未到后窗。蓦地里“喀啦”声响，梨花木的窗格片片碎裂，一股力道排山倒海地破窗而出，向她猛压。幸而蓬莱魔女早已有提防，拂尘一扫，抵消了对方的一半劲力，随即一个“细胸倒翻云”倒跃闪开。蓬莱魔女又喜又惊，连忙叫道：“武帮主，是我！”武士敦的金刚掌力威猛无比，蓬莱魔女一接触这股金刚掌力，已知是武士敦无疑。

武士敦掌力一发，立即喝道：“好，有胆的你这次莫逃！哎呀，原来是柳盟主，真是天大的误会了，恕罪！恕罪！”他刚骂了一句，已听见蓬莱魔女的声音。

蓬莱魔女诧道：“武帮主，你以为来的是谁？”武士敦道：“请进来说。”蓬莱魔女见他神色不对，料知是出了事情，心里着急，不待他开门，便从破了的窗子跳入。

一看之下，吓得蓬莱魔女也不禁大吃一惊，同时也明白了武士敦何以有那样的误会了。原来她的好友、武士敦的未婚妻子云紫烟此时正躺在床上，面如黄蜡，气喘吁吁。她见了蓬莱魔女，双眼微张、嘴唇开阖，似乎是想打招呼，但却说不出来。

蓬莱魔女是个武学的大行家，这两年来又跟父亲学了一些医学，一看之下，已明究竟，连忙摇手阻止云紫烟说话，便问武士敦道：“紫烟姐姐是中了喂毒的暗器，你正在运功为她驱毒么？”武士敦点了点头，说道：“正是。毒性很厉害，我虽然把她救活过来，却还未脱危险。”

蓬莱魔女道：“好，是怎么回事你等下再说。咱们先合力救治紫烟姐姐。你拿一杯水来，我这里有辟邪丹。”

辟邪丹是柳元宗秘制的灵丹，善解百毒，蓬莱魔女轻轻在云紫烟下巴一托，云紫烟嘴巴张开，武士敦把辟邪丹纳入她的口中，和水送下。过了半晌，云紫烟喉头咯咯作响，蓬莱魔女与武士敦各出一掌，抵着她的背心，以本身真力，助她运气行血，同时令药力可以加速发挥功效。云紫烟吐出了两口腥气很重的瘀血，轻松许多，这才说出话来：“柳姐姐，你怎来得这样巧？真是多谢你了！”

蓬莱魔女笑道：“你别担忧，很快就会好的。你再忍耐些儿，我与士敦替你驱除余毒。你好了咱们再倾谈吧。”

武士敦与蓬莱魔女都是第一流的内功造诣，两人合力为云紫烟清除余毒，不过半个时辰，云紫烟大汗淋漓，体中余毒，都已随着汗水蒸发，脸色也渐转红润。但她出了浑身大汗，精神则是颇为困顿。蓬莱魔女点了她的昏睡穴，云紫烟便即呼呼入睡。本来一般的点穴，是多少都会令对方的身体受到损害的，只有柳元宗从“穴道铜人”所学的一种独门点穴手法，却可以给

人治病。蓬莱魔女点了云紫烟的昏睡穴，正是助她酣睡以复精神。

云紫烟熟睡之后，武士敦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这才有空告诉蓬莱魔女。原来云紫烟是昨晚三更时分受人暗算的。

蓬莱魔女道：“当时你们不在一起？”武士敦道：“我在隔房。但那贼人是同一时候向我们暗算的。我及时发觉，未给伤着。可怜紫烟却遭了毒手。”

蓬莱魔女诧道：“这贼人是何等样人？紫烟竟会遭了他的暗算？你也没捉住他？”

武士敦面有愧色，说道：“说来惭愧，我连这贼人的面都没见着。当时我正在静坐练功，尚未入睡的。我一掌打落他的暗器，随即向窗外连发两记劈空掌，只听得那贼人哼了一声，踏碎了两片瓦。但待我追出来时，他已是走得无影无踪了。当时我不知道紫烟遭遇如何，不敢再去追他。入房一看。紫烟已是着了一枚毒针。”说罢将那枚毒针取来给蓬莱魔女看，只见针如蜂尾，通体黝黑，制作极为精巧，针尖有孔，毒液就是从那小孔中注入人体的。饶是蓬莱魔女见多识广，也不知道是哪一家哪一派的暗器。

蓬莱魔女心里想到：“这贼人的真实本领不知如何，但他能够接武士敦的两记劈空掌，只踏碎两片瓦，看来即使比不上武士敦，相差亦是不远。”

武士敦道：“可惜我未得与这贼人见个真章，但他的别样功夫不知，轻功却是远远在我之上，柳女侠，请你从这个线索给我推究一下，邪派中的高手，有谁是轻功特别好的？”

蓬莱魔女道：“邪派中人，大都行踪诡秘，我所知的亦属有限。”武士敦道：“就你所知的而论，你以为嫌疑最大的是谁？”蓬莱魔女道：“在江湖上露面的邪派中人，轻功最好的是一个采花贼，绰号‘花蝴蝶’的孙灵飞。但此人轻功虽好，武功却也寻常。我本来有几次想除去他的，每次都因另有要事不克分身，才暂时容这小丑跳梁而已。昨晚暗算紫烟姐姐的人，能够接得下你的两记劈空掌力，孙灵飞是不会有这样本领的。除了孙灵飞，轻功内功都好的就只有一个公孙奇了，但公孙奇此刻正在桑家堡闭关练功，也不应该是他。”

对于这桩“无头公案”，蓬莱魔女也猜不出个所以然来。武士敦道：“此人既然蓄意要来伤我性命，一次不成，想必还有第二次露面。咱们就待他自投罗网好了，不必费神再猜。”

蓬莱魔女道：“我也向你打听一个人。这个人是丐帮弟子，伏魔杖法与金刚掌力造诣都很不错。虽然比不上你，也可以算得是个一流高手。”

武士敦道：“是不是一个年约三十多岁的短小精悍的汉子。”

蓬莱魔女道：“正是。”武士敦道：“你在哪儿碰上他的？”蓬莱魔女道：“第一次他跟御林军的副统领檀世英来攻打我的山寨，给我打败。第二次在孤鸾山上再度交手，他与另一个武功比他更强的高手同来，这一次，又给他侥幸逃脱。”

武士敦道：“这么说来，此人现在是投奔公孙奇，为虎作伥了。”蓬莱魔女道：“可不是吗？所以我要来告诉你。你知道他是谁？”

武士敦道：“他是朱丹鹤的儿子，朱丹鹤混入丐帮，做过长老。在他入帮之前，业已娶妻生子，但他却是瞒着帮众，不让别人知道他有这个儿子的。此事我也是最近方才打听出来。听说朱丹鹤偷偷将丐帮的武功传给儿子，还把丐帮的一些机密文件，如各地分舵首领的名单等等也给了儿子。他这儿子用的是他金国的姓名麻大哈，是金国的一名卫士，据说朱丹鹤私通金国，也

就是由他的儿子暗中作联络的。如今他投到桑家堡，想必是担负金廷与公孙奇之间的联络任务。我正要为丐帮除此祸患，多谢你给我报讯。”

蓬莱魔女道：“我正是来邀请你们到桑家堡合力除公孙奇的呢，如此说来，正是一举两得了。”

当下蓬莱魔女将桑家堡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武士敦。武士敦焦急道：“紫烟如今伤势还未好，会不会耽误你们的事情？”蓬莱魔女道：”还有半个月时间，紫烟姐姐三天内我想是可以好得了的，咱们用十天的时间，就可以赶回孤鸾山了。”

武士敦放下了一重心事，问道：“柳女侠，你是走路来的吧？”蓬莱魔女道：“是的，桑家堡旧人在桑家四老率领之下，在孤鸾山与公孙奇对峙，他们因为势孤力薄，采取是隐藏骚乱的战术，故而大家都是没备马匹的。当然，我在下山之后也可以买一匹坐骑，但寻常的马匹，跑得未必比我快。走路还有一样好处，晚上也可以施展轻功，我是日夜兼程，赶到你们这儿的。”

武士敦道：“怪不得你来得这么快。从孤鸾山到这儿将近三千里，你只用十天工夫，轻功之高，当真是令人佩服！”

蓬莱魔女笑道：“每天不过走三百里路，算不了什么。三百里路，比较好的坐骑也可以走的。就只怕它不能连续走这么多天，所以我不用坐骑。”

武士敦道：“我和紫烟回来之后，有几位朋友送给我们坐骑，都是能走长途的骏马。咱们回去的时候，换乘马匹，就可以更快些赶到孤鸾山了。”

蓬莱魔女正考虑到云紫烟病愈之后，恐怕还未能施展轻功，听得武士敦有足够的骏马代步，喜道：“那就更好了。”

武士敦详细问了蓬莱魔女两探桑家堡的情形，说道：“公孙奇的两大毒功已将练成，又有崆峒二奇、飞龙岛主、麻大哈等人为虎作伥，确是不容小视。嗯，还有一个你说是和麻大哈同在一起，却比麻大哈本领更高的人，这个是谁？”

蓬莱魔女道：“这个人的大力金刚掌十分了得，他接了谷涵的十来招，虽然不敌谷涵，却也没有受伤，看来是少林派的俗家弟子，我已经请桑二老上少林寺报讯了。”

武士敦道：“哦，原来是少林的叛徒。上月打伤杜永良，想必就是同一个人。”

杜永良是东海龙的大弟子，武功甚高，蓬莱魔女听说他被打伤，吃了一惊，细问来由。

武士敦道：“杜永良上月到某处探询一支义军的下落，路上碰上此人，给他打了一掌，听说如今还在养伤。”

蓬莱魔女愤然说道：“想不到在名门正派之中，也出了叛徒。”武士敦道：“龙生九种，各各不同，在敌势猖獗，国家多难的时候，一方面有不畏强暴，一心一意为国为民的英雄儿女；一方面也有贪图名利，认贼作父的无耻汉奸。这也不足为奇，但叛徒奸贼总是少数，咱们不必为此灰心。”蓬莱魔女道：“你说的是。”

这一晚他们在云紫烟房中守护，一晚平安无事。第二日云紫烟一觉醒来，已好了一半。她是曾经受过公孙奇迫害的人，听说桑青虹如今也落在公孙奇的魔掌，更是不胜愤慨，恨不得立即赶到桑家堡去，报仇雪恨。

蓬莱魔女笑道：“紫烟姐姐，你若想早日复原，那必须听我的话，安心养病，不可动怒，我担保你三日之后，便可恢复如常。”要如蓬莱魔女的父

亲柳元宗乃是天下第一神医，自从她们父女团圆之后，蓬莱魔女不但得她的父亲传以上乘武功，还跟父亲学了一些高明的医术，故而她有把握断定云紫烟三日之后可以复原。

这三日中，武士敦与蓬莱魔女不分日夜，轮班给云紫烟看护，准备那个“飞贼”再来骚扰，结果却是平安度过，毫无意外。

三日之后，云紫烟果然恢复如常，于是他们便离开南阳，赶回孤鸾山去。

武士敦挑选的三匹坐骑，都是耐走长途的骏马，他们为了爱惜马力，尚未放尽，每天已可以走上三四百里。估计不到十天的工夫，便可以回孤鸾山。

那“飞贼”始终没有出现，一路上也没有碰到可疑的人。武士敦有点纳罕，也有点“失望”，心想或者是那“飞贼”识得利害，知难而退。桑家堡大敌当前，武士敦也不急于报仇。贼人既没有出现，他也暂且把这事情搁在一边了。

连续三天，一路平安，但想不到第四天却出了一个意外。并不是在路上遭遇袭击，而是在一个小客店中受到暗算。这次，那贼人采取了另一种手段，不伤人而伤马。

前一日的晚上，他们在一个小市镇的客店投宿，晚上他们仍然是轮流守夜，不敢松懈的。这一晚也没有察觉有何风吹草动，不料第二日早晨，他们准备动身之时，却发现他们的三匹坐骑都已给人毒毙！

小客店的马厩是茅草木板搭盖的，很是简陋，但在院子的一旁，是靠着他们所住的客房的。他们晚上竟没有听到丝毫声息，这贼人的轻功之高，可想而知。

陪他们到马厩牵马的店主吓得面青唇白，生怕他们追究，讷讷说道：“昨晚在小店投宿的客人，除了你们三位客官之外，只有两名住客，他们都是本地殷商，我都认得的。他们一早赶集去了，你们要不要找寻他们？”店主是既怕武士敦要他赔偿，又怕得罪本地客人的。

武士敦情知不会是店中人下的毒手，反而安慰店主人一番说道：“这都怪我们防范不周，不关你的事。”给了房饭钱之外，武士敦另外还多加了一两银子，作为他埋葬三匹马的酬劳。武士敦特别交代这店主人，马肉存毒，绝不可食，只能埋葬。

三人离开了这个小镇，对这贼人的鬼祟手段都是痛恨不已，但对他的来去无踪的轻功也添多了几分戒惧。蓬莱魔女道：“咱们只好走路了。紫烟姐姐，你不必心急，青虹是约一个月之后，但也没有约定确实日期，迟一两天回到孤鸾山，并无多大关系。”正是：

不但伤人又伤马，从来暗箭最难防。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两番毒手弥妖雾　　三探魔宫下战书

云紫烟痊愈已经三日，不用坐骑，也可赶路，不过她的轻功却是不如蓬莱魔女，比起武士敦来要略差一筹。蓬莱魔女为了迁就他们，只能施展五六分轻功本领，但虽然如此，也已经比常人快许多倍了。

蓬莱魔女一日气走了约莫五十里，己是将近中午时分，时序虽是暮春，中午的阳光也很炎热，云紫烟紧紧跟在她的后面，喘息之声隐隐可闻，蓬莱魔女放慢脚步，说道：“紫烟姐姐，你病体初愈，赶路虽然要紧，也不可过劳了。前面有间茶店，咱们去喝口茶，暂歇一会吧。”

这是一间路边的茶店，卖茶的是个老态龙钟腰背伛偻的婆婆。大约是因为战乱之后而又地非要冲之故，茶店冷冷清清，没有一个客人。

平时热闹的路边茶店，大都是在铺面前安置一个大茶缸，炉火终日不熄，随时都有热茶可喝的。这间茶店想是因为生意不好，却是待到有客人来了，老婆婆才进内间用茶壶冲茶的。

老婆婆殷勤招呼说道：“我刚才冲了一壶茶，只是现在恐怕已经冷了，我给你们把茶热一热吧。”武士敦道：“不必费神，生水我们也一样喝的，冷茶更无所谓。”老婆婆道：“大热天时，你们出了一身汗，喝冷茶会感冒的。你们若不是要赶路，还是老婆子给你们热一热吧。我正在煮午饭，炉火是现成的，用不了多少时候。对啦，你们恐怕未吃午饭，要不要我给你们弄点吃的。”上了年纪的老人，欢喜叨唠，可是对人却也特别体贴。

武士敦谢了她的好意，说道：“不必张罗了，有炒米饼就拿两个来吧。我们身体都很好，不怕感冒的。”蓬莱魔女对这老婆婆的盛情难却，说道：“不必烧滚，只要稍微热些就行。”

炒米饼是北方的茶店常备的东西，铺面就摆有现成的。在老婆婆把一盆炒米饼拿来的时候，蓬莱魔女隐约听得里面有悉索索的声音，蓬莱魔女故意走近厨房门口张望，只见一只猫正在捉盐蛇戏耍，老婆婆道：“这只猫很顽皮的，可怜我没有多余的粮食喂他，把它饿坏了。”蓬莱魔女心中暗笑，“这老婆婆怎会是坏人，我倒是疑心生暗鬼了。”

武士敦忽道：“我还是先喝一碗冷茶吧，”老婆婆见他坚持要喝，说道：“好，你是壮汉喝冷茶或无大碍，两位小娘子可要喝热的才成。”云紫烟见他要先喝冷的，倒是有点诧异，当然她不是怕他感冒，而是觉得他一人先喝，对蓬莱魔女似乎不够礼貌，虽说蓬莱魔女是他们极好的朋友，不会计较这点小节。蓬莱魔女则是心中一动，想道：“是了，武士敦为人谨慎，想是另有用意。”

那老婆婆倒了一碗茶出来，赔笑说道：“生意不好，茶叶倒是地道的雨前茶。”

武士敦端起碗来，喝了一日，蓦地面色一变，冷笑说道：“不错，是地道雨前茶。可惜你加了几味毒药，茶的香味可就差许多了！”

云紫烟大惊道：“这是毒茶？”那老婆婆更是吓得呆了，讷讷说道：“客官，你，你说什么？这是我亲自采摘的茶叶，观音菩萨在上，你别冤枉好人。”

武士敦不理她的叨唠，咕咕噜噜的索性把一碗茶全都喝光， 冷笑说道，“教你见识我的本领，区区一碗毒茶，料想也还伤不了武某！”“砰”的一声，把那茶碗摔得裂成片片，只见他中指一翘，突然一股碧绿的水线从他的指端喷出，热气腾腾的还带茶的香味。

原来武士敦早已起了疑心，是有心试她这碗毒茶的，他以绝顶内功将毒茶循着手少阳经脉从指端射出，本来是一碗冰冷的茶经过他本身真气蒸发，射出来时，已是变得热气腾腾。蓬莱魔女这才恍然大悟，心想道：“ 原来武士敦是怕我们一同中毒，故而由他先尝。我若喝了这碗茶，虽然未必中毒，只怕也没有他这样功力。 ”

这刹那间，那老婆婆吓得呆若木鸡，蓬莱魔女冷笑道：“ 老妖婆，你别装疯扮傻啦，我问你，我们与你何冤何仇，你为什么要暗中下毒？ ”

那老婆婆惊魂未定，叫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们是变戏法的？别吓唬老婆子啦！ ” 喝了的茶会从指端射出，这样的事，这老婆子活了几十年，莫说没有见过，连听也没有听过。在她以为，武士敦若不是在变戏法，就一定是妖怪了。

老婆婆越想越惊，浑身直打哆嗦，要想逃走，双脚却是不听唤。蓬莱魔女见她如此神情，疑心大起，喝道：“ 还想逃么？你再装糊涂，我就杀了你！ ”

老婆婆双脚一软，不由自主地噗通跪下，颤声叫道：“ 观音菩萨保佑，女、女大王饶命！ ” 她在武士敦怒目瞪视与蓬莱魔女的厉声斥责之下，已是吓得语无伦次。

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挥臂划一个圆弧，已是一掌向那老婆婆击下，云紫烟叫道：“ 柳姐姐，不可，我看其中另有蹊跷！ ”

话犹未了，蓬莱魔女已是把那老婆婆扶了起来，说道：“ 不错，不关这老婆婆的事。贼人谅还走得未远，待我去追！ ”

原来蓬莱魔女这一掌也是故意试那老婆婆的，她使出极厉害的杀手，倘若那老婆婆是懂武功的话，决不会不加抵抗的。蓬莱魔女的武功早已到了收发自如的境界，一试出那老婆婆的确是丝毫不懂武功，便立即收回掌力，转而将她扶起来了。

蓬莱魔女把吓昏了的老婆婆交给云紫烟，立即便向屋后追去。事情已经可以判明，既然不是这老婆婆下的毒，当然就是他们对头所做的手脚了。此人想必是一直在暗中窥伺他们，在蓬莱魔女隐约听得厨房有声息的时候，想来也就是此人偷偷下毒的时候。下了毒就从厨房的后窗逃走的。

蓬莱魔女的内功造诣稍逊于武士敦，轻功的造诣却是十分超卓，远在武士敦与云紫烟之上，此时她为了急于追缉贼人，只得把武、云二人撇在后面，单独去追。

蓬莱魔女使出“ 八步赶蝉 ” 的绝顶轻功，一口气追出七八里路，果然发现前面有个人影，披一件黑色的斗蓬，身材瘦小，跑得像一溜黑烟。

蓬莱魔女喝道：“ 鬼鬼祟祟，算得什么好汉？有胆量的敢与我光明正大地较量较量么？ ” 那人“ 噗嗤 ” 一笑，捏尖了嗓子阴阳怪气地说道：“ 这不是在较量么？有胆量你跟来好了。 ” 这人口中说话，脚板却像抹了油似的，跑得更加快了。

蓬莱魔女冷笑道：“ 好，我就与你比比轻功。 ” 两人都加快了脚步，风驰电逐般地又跑了几里路，蓬莱魔女始终落后十数丈之遥，看来此人的轻功竟不在她之下。

那人逃入林中，蓬莱魔女艺高人胆大，不顾“ 逢林莫入 ” 的江湖经验之谈，仍然紧追不舍。追到了密林深处，那人忽地止步凝身，回过头来，笑道：“ 好，咱们的轻功差不多，可以不必比了，你要比试什么功夫，划出道来，我一一奉陪！ ”

这人回过头来，蓬莱魔女瞧见了她的庐山真面，这才知道是个女子，年纪约和她差不多，脸似芙蓉，长眉入鬓，带着几分妖艳而又泼辣的邪气。

贼人竟是少女，这倒是颇出蓬莱魔女竟外的事情。要知武林中具有上乘武功的女子寥寥可数，除了几位前辈高人如峨嵋山的无相神尼、八卦掌掌门人沙凌丘的妻子尉迟翠英以及神驼太乙的前妻聂金铃等有限几人之外，小一辈的女中英杰包括赫连清云姐妹在内，恐怕都没有这个少女的本领。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说道：“你是谁？哪一派的？与丐帮有何仇恨，为何要暗算武士敦与云紫烟？”

那少女格格笑道：“你不知道我，我却知道你，你是北五省的绿林盟主，以巾帼压服须眉，倒也算是个女中豪杰。今日既然恰巧碰上了，即使你不想与我较量，我也要与你较量的。我要教你知道，天下之大，女子之中，并非只有你蓬莱魔女就可以目空一切。好吧，咱们分个胜负再说，你何必絮絮不休问我姓名来历？”

蓬莱魔女心头火起，冷冷说道：“你可知道，英雄豪杰，并不是只凭武功。不过，你既只知武功，定要与我较量，那就请吧！”

那女子道：“好，那我就先试试你的柔云剑法！”蓦地脱下斗篷，一挥一卷，就像一大片黑云似的向蓬莱魔女当头罩蓬莱魔女心道：“她说得出我的剑法名字，我却未知她的家数。倒是不可小觑了。”要知高手比斗，讲究的是知己知彼，蓬莱魔女尚未知对方的底细，自是不能不分外小心，于是先出一招“春云乍展”，试探虚实。

剑光闪处，“嗤”的一声，剑尖刺着了斗篷，却给那少女轻轻一带，剑尖滑过一边。斗篷只是出现针孔般的剑痕，并未刺穿。斗篷扫荡的力道却似狂潮般涌到。

蓬莱魔女叹道：“可惜，可惜！”身形一飘一闪，那少女的斗篷卷了个空，说道：“可惜什么？”蓬莱魔女道：“你的武功倒不错，可惜不肯学好。以你的所作所为，武功再好，也配不上称作女中豪杰！”

那女子冷笑道：“我最讨厌欺世盗名的英雄豪杰。我不要听你的教训，我但知胜者为强！”

蓬莱魔女一声长笑，说道：“你以为我当真是怕了你么？”拂尘一挥，解了斗篷的压力，运剑如风，刹那之间，闪电般地刺出了连环七剑。

这七剑势似疾风，但剑点落处，却是柔如柳絮。那女子斗篷翻飞，蓬莱魔女的长剑贴着她的斗篷，毫不受力。她的剑刺不穿对方的斗篷，对方的斗篷也卷不了她的青钢剑。

那女子心中一凛，想道：“这魔女的柔云剑法果然名不虚传，‘卸’字诀的运用出神入化，也是在我之上。”

斗了二十来招，未见胜负。那女子冷笑道：“这样打法打到几时？有本领的你就与我见个真章！”

蓬莱魔女蓦地喝道：“换过一件新的斗篷吧！”陡然间剑光如练，只听声如裂帛，少女的那件斗篷已给当中剖开了一道裂缝。原来蓬莱魔女刚才只是用游斗的方法试探对方虚实，待试出对方的功力与她差不多之后，又故意只用轻灵的剑法但凭“柔劲”来消耗对方的实力，引得对方全力相扑之际，才突然使出最凌厉的一剑。这一剑表面看来仍是柔如柳絮，其实是蕴藏内力，猛若洪涛。对方的斗篷已如风帆涨满，蓬莱魔女只一剑就把它戳穿了。

蓬莱魔女喝道：“好，你说胜者为强，现在如何？”

那女子抛开斗篷笑道：“并不如何，你侥幸胜了一招，难道你就以为已经胜了我么？”

蓬莱魔女道：“好，你不服气，那就再来。换过兵器吧！”那女子双掌一拍，说道：“我就凭这双肉掌，再与你见过高低。何需什么兵器！”声出掌发，竟来抢蓬莱魔女手中的宝剑！

蓬莱魔女长剑一圈，划了一道弧形，但却不是刺向敌人，而是迅即纳剑入鞘。不但纳剑入鞘，随即将拂尘也收起来了。蓬莱魔女不用兵器，让了对方一招，这才出掌应敌，淡淡说道：“也好，我就与你较量较量掌法。”要知蓬莱魔女是绿林盟主的身份,对方既是不用兵器,她又岂肯占对方的便宜？

那女子冷笑道：“好，你要逞能，可休后悔！”话犹未了，身形己扑上来，身手矫捷之极。蓬莱魔女喝道：“来得好！”一个盘龙绕步，斜身一闪，疾用“斜挂单鞭”的掌式，猛切敌手脉门。那女子也喝了一声：“来得好！”掌势如封似闭，突然一个“时底看锤”，左拳右掌，刚柔并济，解了蓬莱魔女这一招“斜挂单鞭”。她这一变式，守中有攻，蓬莱魔女的掌缘未切着对方的脉门，对方的拳头已打到她的肋胁。

蓬莱魔女岂能让她打中，忙分左脚，一个滑步回身，便即避招进招，骈指如剑，戳向对方时尖的“曲池穴”。那女子变招极快，一拳打空，立即横掌如刀，反削蓬莱魔女的膝盖。双方以攻对攻的又拆了一招，各无损伤，由合而分，各自退后一步。

不过这两招虽是各无伤损，蓬莱魔女却多闪避了一次，严格说来，是她在招数上输了半招。那女子笑道：“柳大盟主，我看你还是用剑的好些！”

蓬莱魔女不理她的讥刺，仍以掌对掌，凝神应敌。两人再度交锋，那女子着着抢攻，掌法虚实相生，使得奇幻无比。转眼间，但见四方八面都是那少女的影子，掌影重重叠叠，连蓬莱魔女这样的本领，竟也分不清她是哪个方向攻来。但蓬莱魔女不为所动，双脚牢牢钉在地上，兀立如山，使用近身搏斗的小擒拿手法，见招拆招，见式拆式。

原来蓬莱魔女的“柔云剑法”与“天罡尘式”乃是两大武林绝学，但在掌法上的造诣却不如剑法尘式之精。这女子的掌法十分奇诡，和中原各家各派的掌法都不相同，蓬莱魔女识不破她的这路掌法，是以在开头百招之内，就难免有点儿相形见绌了。

蓬莱魔女好生诧异，心道：“不知这女子是什么来历？”但过了百招，她渐渐摸到了对方的路数了。

蓬莱魔女蓦地一声长啸，喝道：“你技只此么？看我的吧！”那女子正自一掌向她印下,蓬莱魔女倏地中指一翘,指尖对准了她的掌心的‘劳宫穴”。那女子掌势一掠，避开点穴，蓬莱魔女立即抢了先手，掌指兼施，掌劈指戳。掌劈也还罢了，她的指法更是神妙无方，连指几下，对方的十三处大穴，都在她的点穴指法笼罩之下。那女子也是个武学行家，不禁大吃一惊。

原来蓬莱魔女使的乃是她父亲所授的“惊神指法”，当年她的父亲从金宫中盗出一十三篇“穴道铜人图解”，潜心研究了十年之久，才参透出这一套“惊神指法”的。这是天下第一等的点穴功夫。

蓬莱魔女使出“惊神指法”之后，登时主客势易，攻守逆转。初时是蓬莱魔女识不破对方的掌法，被迫得只有招架之功。如今则是那女子识不破她的“惊神指法”，只能着着退让，甚至连招架也感到为难了。

蓬莱魔女看出这个女子有逃跑之意，冷笑说道：“你不是说要与我见个

真章么？胜负未分，就想走了？”掌劈指戳，加紧施为，疾如暴风骤雨，把那女子的退路堵住。

那女子纵声笑道：“我要来就来，要去就去，你拦得住么？对不住，你们人多，我少陪了！”

话犹未了，只见武士敦与云紫烟已经出现身形，正在向她们这里跑来。云紫烟喝道：“好狠毒的妖女，你用暗器伤人，侥幸我还未死，如今特来领教你的暗器手段！我们决不倚多为胜，有胆量的你别逃！”武士敦则喝道：“武某与你何冤何仇，你不说个明白，休想逃跑！”

那女子突然使出一个古怪的身法，从蓬莱魔女掌底“嗖”的穿过。这一着冒险之极，蓬莱魔女一指戳去，“嗤”的一声，戳穿了那少女的衣裳，那女子已倒纵出三丈开外。

蓬莱魔女急忙追去，武士敦也飞身扑来。那女子把手一扬，喝道：“你要领教暗器，暗器来了！只听得“蓬”的一声，蓬莱魔女避开暗器，暗器落在地上，发出了一团烟雾，烟雾中金光闪烁。原来她的这个暗器名为“毒雾金针烈焰弹”，闪烁的金光就是暗器爆裂之后，飞出的一大蓬梅花针了。

蓬莱魔女轻功超卓，身形一掠，闪避出数丈开外。武士敦“呼呼”的发出两记劈空掌，扫荡烟雾。

烟雾迷漫中只听得那女子朗声说道：“你们忙些什么？到了桑家堡我自会恭候你们。那时我也自会与你武大帮主算一算帐！”

武士敦把烟雾扫荡尽净，恢复清明之后，那女子早已踪迹不见，不知她逃向何方。

蓬莱魔女说道：“看来这妖女已知咱们的行止，她既然要在桑家堡等候咱们，咱们到了桑家堡查她的来历吧。”

武士敦问明了蓬莱魔女与她交手的经过，听说蓬莱魔女也要斗到百招开外，使出“惊神指法”方能稍稍占胜，对这女子的武功也不禁好生诧异。

蓬莱魔女道：“她引我们到这密林较量，听她的口气，只是为了不服气我是绿林盟主。但对你却似有甚深仇大恨，不知这是什么缘故？”

武士敦也是十分诧异，说道：“听你说来，这妖女的武功并不是属于中原任何门派，这就越发叫我猜想不透了。我与塞外关东各处的武林人物素无来往，更谈不上结仇。那些不属于中原门派的武林人物，或者因受金主所用，与丐帮对敌，但那是公仇，而非私怨。这妖女却似与我有甚私人仇恨，口口声声说是要找我算帐，我也不知她要与我算的是甚么帐？”

云紫烟道：“咱们虽然不知她的来历，但最少已经知道她是和公孙奇一伙的了。公孙奇阴谋篡夺丐帮帮主之位，功败垂成，全都是毁在你的手里，他当然将你恨如刺骨，这妖女和他一伙，怎知他们是什么关系？她来谋害咱们，说不定就是奉了公孙奇之命。总之，此事真相如何，到了桑家堡才能求得个水落石出。”

武士敦道：“不错，大敌当前，咱们赶到了孤鸾山再说。”

一行三人，兼程赶路，一路之上，那女子并无再度出现，也没有发生其他的事情。这一日他们来到了孤鸾山下，正好是满了一月之期。倘若是骑马的话，可以早来三日。但如今能够不过限期，大家也都很满意了。

上山途中，蓬莱魔女发现前面有两个人，追上去一看，却原来是宋金刚和杜永良。双方都是不胜意外之喜。

宋金刚道：“我是接了耿照的通知之后，便与社贤弟结伴来的。想不到

你们也是今日回来。”

蓬莱魔女与宋金刚见过了礼，便问杜永良道：“听说你曾碰上一个少林寺的叛徒，受了点轻伤。我正想派人探访你呢。”

杜永良面上一红，说道：“伤早已好了。那日我是寻访淮北的义军首领刘侃，途中遇上那厮的。我与那厮对了一掌，给他的金刚掌力破了我的混元一炁功，但他似乎也受了点伤，不敢追来。”杜永良是东海龙的首徒，混元一炁功可以及得上乃师的八成功力。

蓬莱魔女听他提起刘侃的名字，刘侃正是那个假冒玳瑁的弟弟，后来给蓬莱魔女处死的刘滔的哥哥。于是蓬莱魔女便问刘侃的下落。杜永良道：“我受伤之后，回家休养了一个多月，已没工夫再去找他了。不过听说他这支义军早已解散，如今是躲在一个友人家里。盟主可要与他联络么？”

蓬莱魔女不想提及刘侃的弟弟的事，说道：“我也只是随便问问而已。目下时机未到，且待桑家堡这桩事情过后，咱们再进行联络各处的义军首领。”

杜永良应了一个“是”字，问道：“原来盟主也知道少林寺出了叛徒之事了？”

蓬莱魔女笑道：“丐帮消息灵通，你的事，是武帮主告诉我的。不过，你所碰上的那个少林寺叛徒我也曾经与他交过了手。”

杜永良喜道：“我正要找那厮报一掌之仇，柳盟主是在哪儿碰见他的？”

蓬莱魔女笑道：“此人如今正在桑家堡。一个月前，我就是在这孤鸾山上和他交过手的。”当下将那晚的经过告诉了杜永良。

杜永良大喜道：“如此说来，倒是可以省得我多费气力寻找他了。”

蓬莱魔女道：“令师近况如何？去年我曾与他在太湖的西洞庭山会了一面，不知他可还是留在王宇庭那儿？”

杜永良道：“家师助王寨主夺回太湖的霸权之后，漫游江南各地，听说他与江南的新武林盟主‘铁笔书生，文逸凡甚为相得，两人结伴同游，乐而忘返。不过，最近他曾托人捎来信息，说是不久就要重履中原，意欲与西岐凤师叔一会。”

蓬莱魔女道：“我日前遇见孟大娘，已托她到江南去邀请文逸凡了。尊师若是和他一起，想必也会与他同来，提早北游。”东海龙为人慷慨豪迈，古道热肠，蓬莱魔女对这位老前辈也是甚为挂念的。

谈起了西岐凤，杜永良想起一事，说道：“我曾得家师告知，说是西门师叔有一位得意弟子名叫陆勉，已经学成出师，叫我照料这位师弟。可是我和陆师弟直到如今还未曾见过。柳盟主、武帮主消息灵通，可知江湖上已有陆勉此人出现么？”

蓬莱魔女笑道：“你这位未曾见过面的陆师弟，此刻正在我的山寨之中，而且不久就将与我的副寨主成婚。待咱们破了桑家堡之后，请你到我山寨一趟，说不定正可以赶得上喝你师弟的喜酒。”

杜永良不胜之喜，说道：“是哪位副寨主，珊瑚姑娘，还是玳瑁姑娘？”

蓬莱魔女道：“你还未知道呢，你这位陆师弟和我的两个副寨主都是一家人了。他是玳瑁的弟弟，和他即将成婚的则是珊瑚。”

一行人谈谈说说，互相交换听知的旧友情况、江湖新事。不久就到了孤鸾山上。蓬莱魔女是旧地重来，无需觅人寻路，便迳自带领武士敦、杜永良等人找到了桑家四老的住所。

这日刚好是满了一月之期，桑家四老正在盼望蓬莱魔女，蓬莱魔女果然依期回到，还请来了武士敦、宋金刚、杜永良等人。桑家四老皆大欢喜，连忙迎接。

蓬莱魔女见桑家四老齐集，也是大为欢喜，说道：“原来桑二伯（桑行）已从少林寺回来了。三伯（桑弘）四伯（桑毅）也都恢复如初了。”

四老中的老大桑志说道：“柳盟主，你暂坐一会，我去请华大侠过来。老二，你也去请少林寺高僧来与盟主相见吧。”

蓬莱魔女想起一人，说道：“耿照与秦弄玉来了没有？请他们一同来吧！”

桑志道：“耿相公和秦姑娘还没有来。”这一回答颇出蓬莱魔女意料之外。要知宋金刚是接获了耿照的通知之后，才约同了杜永良来的，如今宋、杜二人都已到了，他们却尚未回来。蓬莱魔女心里想道：“难道他们在路上又遇上什么事情以致耽误了行程？但邪派中的高手如今差不多都已聚集在桑家堡，想来他们在路上也不会遇到什么凶险吧？”既然还未知道他们耽搁的原因，忧虑也没有用，于是蓬莱魔女只好把耿、秦二人之事暂放一边，问桑弘道：“不知少林寺是哪位高僧来了？”

话犹未了，只听得有个宏亮的声音哈哈笑道：“老衲来迟了。”话说曹操，曹操便到。只见桑行陪着一个老和尚已经走了进来。

桑行给他们介绍道：“这位是柳盟主，这位是丐帮的武帮主。”

这老和尚虽是出家人，却有一股豪迈之气，不待桑行介绍他，便先说道：“老衲弥度与柳女侠虽是初见，但说起来也有一段渊源。令尊三十年前曾到过少林寺与老衲见过一面，此事还是在令尊入金宫盗宝之前，柳女侠那时恐怕也还未曾出世呢。三十年来一弹指，人间几度沧桑！想不到今日得见故人之女，而少林寺想不到也竟然出了叛徒，以至有劳柳女侠费神传告，老衲实是不胜惭愧之至！”

蓬莱魔女虽然从未到过少林寺，但对于少林寺的几个高僧，却也是早已闻名了的。少林寺武功最强的四位高僧，第一位是达摩院长老本虚大师，第二位是少林寺主持本无方丈，第三位是监寺弥难禅师，第四位就是这位弥度大师了。本虚、本无是第一代，弥难、弥度是第二代。第二代中武功最高的弥难已提升为监寺，余下的十八个第二代弟子又号称“十八罗汉”，而弥度则是“十八罗汉”之首。少林寺乃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故所以弥度虽然只是少林寺中的第四把高手，武功的造诣却足以与当世第一流的武学宗师抗衡。

蓬莱魔女听得是弥度大师，大喜过望，连忙以晚辈之礼相见。见过礼后，说道：“树大有枯枝，以少林寺僧俗弟子之多，有一两个不肖之徒那是寻常之事。只不知目前在桑家堡的叛徒是谁？”

弥度叹口气道：“说来惭愧，正是我的监寺师兄的弟子。这不肖之徒名唤沙衍流，本来是弥难师兄一位故友的孤儿，想不到他跟弥难师兄学成了金刚掌之后，一出师门，不到两年，就贪慕荣华而变节了。弥难师兄不忍亲自诛他，老衲只好来替师兄清理门户了。”

说话之间，桑行把华谷涵也请来了。他与蓬莱魔女小别一月，此时重见，倍觉喜欢。

蓬莱魔女问道：“这一个月来，桑家堡可有甚么动静？”笑傲乾坤道：“公孙奇在大举招降纳叛，这个月来，陆续有人投奔桑家堡。但公孙奇则始终未见露面，据说正在加紧练功。他的手下偶尔也潜入山中侦察，但一给咱

们的人发现，就立刻退了。咱们这边严阵以待，他们那边也不敢来骚扰。大体来说，这一个月可以说得上是平静无事。”

蓬莱魔女道：“可有桑青虹的消息？”除了策划如何对付公孙奇之外，蓬莱魔女最关心的就是桑青虹的安危了。笑傲乾坤摇了摇头，说道：“也是毫无消息。”桑家四老中的老大桑志补充道：“桑家堡中的旧人本来是与我们有联络的，自从碧绢偷出桑家堡来给咱们通风送讯的事件败露之后，桑家堡上下人等若要出外；必须取得总管宗超岳的允许，双方的联络就中断了。直到前日，才有人冒险捎个讯息出来，说是二小姐在十天之前就没有在桑家堡公开露面，连她的贴身丫鬟都没见过她。”

蓬莱魔女放心不下，说道：“她上次送信，约咱们一月之后再去桑家堡，如今已满一月之期。我想明晚先去探个虚实。

武士敦道：“不妨双管齐下，一方面是去探个虚实，一方面索性就给公孙奇下个战书。”

蓬莱魔女道：“好。这封战书就由你我联名。你和他算丐帮的那笔帐，我则代师清理门户。”蓬莱魔女估计一下双方实力，自己这边的人虽然还未到齐，但有少林寺的弥度禅师助阵，料想也不至于输给公孙奇了。摆开阵势向他挑战，一来显得光明磊落；二来可以有机会尽歼邪派；三来还可以试探公孙奇的两大毒功是否已经完全练成，要是他还未大功告成的话，一定不敢约期应战。

弥度禅师道：“你们下战书的时候，给我也带一封信去。我这封信是代表少林派发出，向公孙奇索人的。”少林寺与公孙奇之间并无直接的纠纷，以弥度禅师的身份，也不适宜亲自潜入桑家堡。故而只能如此。但料想公孙奇一定不肯交出少林寺的叛徒，所以弥度禅师的做法乃是先礼后兵，这一封信也就差不多等于是战书了。

当下商量定妥，第二晚就由笑傲乾坤、蓬莱魔女与武士敦、云紫烟四人去探桑家堡，并给公孙奇下战书。

武、云二人用一日的时间，将桑家堡的地图熟记心中，那份地图是上次桑青虹叫碧绢偷送出来，公孙奇在桑家堡中新设的机关埋伏，地图上都有注明。

这一晚他们四人由蓬莱魔女带路，便去夜探桑家堡。四人都是一等一的轻功，蓬莱魔女又是深明虚实，旧地重来，故此风不吹草不动的就悄悄进了桑家堡。

他们按照原定的计划，四个人分为两对，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这一对去给公孙奇下战书，武士敦与云紫烟这一对则在外间给他们把风、接应、并对桑家堡作一巡视，察看堡中虚实。

蓬莱魔女早已知道公孙奇的住处，她与笑傲乾坤施展绝顶轻功，避开巡逻的耳目，绕过一个荷塘，越过一座假山，假山前面，有座红楼，公孙奇的练功静室便是在这红楼之中。

上次他们三探桑家堡之时，便是在这假山前面遭到伏击的，这次他们也准备会有阻拦，但出乎他们的意外，他们越过了假山，一直到了红楼之下，兀是未发现埋伏。楼上悄无声息，也是毫无动静。

蓬莱魔女感到有点诧异，便与笑傲乾坤悄悄说道：“咱们的轻功可以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公孙奇。上次他都能够发现咱们，如今他的武功造诣只有比以前更高，却何以不见他有甚动静？”笑傲乾坤道：“你是怕他楼中设

有埋伏么？”蓬莱魔女道：“咱们是来会他的，管他有没有埋伏？不过，咱们也该多些小心就是了！”

两人施展“一鹤冲天”的轻功，“飞”上楼上，迳自进去，深入堂奥，也没碰见有丫鬟婢仆。

烛影摇红，从一个纱窗向着栏杆的房间里隐隐透出烛光，纱窗上现出公孙奇盘膝而坐的影子。

两人到后窗一看，只见公孙奇正在静坐练功，头顶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房间里只有公孙奇一人，却不见桑青虹。

公孙奇仍然闭目垂首，就像一尊石像似的，动也不动。似乎对外间的一切全无知觉。

华、柳二人都是武学的大行家，一看就知公孙奇练功正在练到最紧要的关头。蓬莱魔女心里想道：“桑青虹过去一直是陪着公孙奇练功的，不管她是真心也好，是假意也好，公孙奇练这两大毒功得她很大的帮助则是事实。但却何以此际在他练功的紧要关头，又不见有桑青虹在旁照料？难道是公孙奇已经发觉她对己不忠，不敢要她在旁照料了？”

“闭关练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练到紧要的关头，对外间的一切乃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一种是仍有知觉，但若在仓猝之间，来不及“散功”便和人动手，也有真气误走岔道“走火入魔”之险。如今看公孙奇的情形，似是前一种情况，若然如此，他们只要一进去偷袭，立即便可以致公孙奇死命！

但他们虽是与公孙奇誓不两立，却也不肯于这种偷袭的鬼祟勾当。于是蓬莱魔女先喝一声，划破了纱窗，这才把“战书”掷了进去。正是：

用心良苦人难识，只见魔头苦练功。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宿怨难消迷不悟　重楼深锁意何居

公孙奇蓦地一声长啸，喝道：“你们又来了么？我恭候多时了！”啸声中，只见蓬莱魔女掷进去的那封“战书”，未曾落地，就在半空中化成了片片蝴蝶！

一封书信份量极轻，蓬莱魔女能够把它当作暗器飞去，已经是足以惊世骇俗的功夫，哪知公孙奇更为厉害，一口气就把它吹得碎成片片，这分明是己练成了内功中最难练的“护身罡气”，比之蓬莱魔女的功力何止胜过一筹！

饶是蓬莱魔女技高胆大，也不禁大吃一惊。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刹那之间，公孙奇盘膝而坐的姿势依然未改，人己离开了蒲团，“飞”了起来。只听得“轰”的一声，劈空掌震破了纱窗，公孙奇破窗而出，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这才伸直了身子，脚未沾地，双掌就分打两人！

蓬莱魔女不敢接他毒掌，百忙中来不及拔剑迎敌，只得挥袖遮拦。只听得“嗤”的一声，公孙奇五指如钩，抓裂了蓬莱魔女的衣袖。笑傲乾坤折扇一按，挡了公孙奇的一掌。蓬莱魔女禁不住掌力的激荡，倒退三步。笑傲乾坤使出“四两拨千斤”的上乘武学，但也只能化解对方的六七分掌力，禁不住身形一晃。

公孙奇追了上来，哈哈笑道：“既然来了，何必就走？嘿，嘿，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来么？我只是怕你们逃跑！”口中说话，掌底毫不放松，瞬息间已是连发三掌！

蓬莱魔女用拂尘护身，以青钢剑使出最上乘的刺穴功夫，一招之间，刺公孙奇的九道大穴。公孙奇笑道：“小师妹，你这惊神剑法虽是天下第一的刺穴功夫，却也难不倒愚兄了！”说话之间，五指连弹，只听得“叮　”之声不绝于耳，每一下都是恰恰弹中剑脊，破解了蓬莱魔女一剑刺九穴的绝招。而且在破解蓬莱魔女剑招的同时，左掌也以大擒拿手法拨开了笑傲乾坤的折扇，要不是笑傲乾坤变招得快，折扇都几乎被他撕破。

上一次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联手对付公孙奇还是他们颇占上风的，但这一次交手不到十招，却已是公孙奇大大占了他们的上风了！

蓬莱魔女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公孙奇己练成了绝顶的邪派毒功，这才有恃无恐的在他楼下毫不设防，有心诱他们上楼的。

蓬莱魔女也不禁疑心大起，想道：“公孙奇布局诱我，难道桑青虹也是有心帮他，诱我上当的吗？”桑青虹那封信说得清清楚楚，她要华、柳二人一月之后再来，“便能如愿”，这分明是说，她有把握可以助他们遂了除奸之愿。但如今他们依约一月之后再来，桑青虹却是躲了起来，不见露面。而他们却恰好碰上了公孙奇练那两毒功正是“大功告成”之际。

公孙奇连环发掌，一掌紧过一掌，不但掌力有如排山倒海，所发出的毒气腥风，也令人有窒息之感。蓬莱魔女已无暇思量，只好凝神应敌。

笑傲乾坤冷笑道：“公孙奇，你自恃武功，就以为可以横行天下了么？”公孙奇傲然说道：“不错，我正是要横行天下。”双掌齐发，掌力有如泰山压顶，迫得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又接连的退了三步，己近栏杆。

笑傲乾坤折扇一张，向公孙奇的面门一拨，这一招颇有戏侮之意，公孙奇怒道：“你死到临头，还敢猖狂？”变掌为抓，倒要硬撕他的折扇。蓬莱魔女蓦地一剑刺出，这一剑指东打西，剑势奇幻无比。就在此时，笑傲乾坤的折扇也蓦然一合，扇头对准了公孙奇掌心的“劳宫穴”。

这正是华、柳二人苦心所练的绝招之一，专门用来克制公孙奇的。一扇一剑配合得妙到毫巅。将公孙奇的十三处大穴全都笼罩在他们的攻势之下。

公孙奇是个武学大行家，一见他们使出最上乘的点穴功夫，急切间想不到破解之法，连忙回掌护胸，准备与他们硬拼一招。

公孙奇此时的功力已胜于华、柳二人，他以双掌之力全都用来护身，便似在身前堆起了一道铜墙壁。蓬莱魔女一剑刺去，剑尖震得嗡嗡作响，竟是刺不过去，给他的掌力挡回了。

这一下双方都是大出意外。公孙奇想不到他们在败象毕露之际，居然能够突然反守为攻。他们也想不到苦心所练的绝招，依然克制不了公孙奇，只不过把他迫退一步。

笑傲乾坤乘他后退之际，松了口气，说道：“ 公孙奇，你既然自恃武功，妄想横行天下，有胆的，三日之后，你到孤鸾山来，双方来一场会战。丐帮的帮主，少林寺的高僧都要和你一并算帐！如今，我们可要少陪了。 ”

公孙奇哈哈笑道：“ 原来你们是来下战书的。哼，你拿少林寺和丐帮吓人，岂能吓得倒我公孙奇？三日之后，我一定和桑家堡的弟兄到你孤鸾山赴约就是。不过，你们下了战书，现在就想逃跑，可也还没有这样便宜！小师妹，最少你得留下来与我叙叙旧情！ ”

说到“ 留下 ”二字，公孙奇蓦地又发动了攻势，五指擒拿，向蓬莱魔女胸口抓下。蓬莱魔女大怒，横剑削他手掌。笑傲乾坤也连忙使出“ 惊神指法 ”，扇头代指，点公孙奇腕脉。

公孙奇大喝道：“ 下去！ ”掌力一发，犹如排山倒海，只听得“ 喀喇 ”一声，栏杆断折，笑傲乾坤果然立足不稳，一步踏空，从楼上跌下，公孙奇中指一弹，“ 铮 ”的一声，将蓬莱魔女的宝剑也弹出了手，一抓抓着她的衣袖。

笑傲乾坤在这危急之际，使出绝顶功夫，半空中一个。‘ 鹞子翻身 ”，缓慢了下坠之势，把手一伸，恰恰拉着了正在下坠的蓬莱魔女。只听得“ 嗤 ”的一声，蓬莱魔女的衣袖给公孙奇扯破，但却没有给他抓着。

公孙奇纵声笑道：“ 哈哈，你们还想逃吗？ ”意态骄狂，不可一世，就好像华、柳二人已在他的掌握之中。

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挽着手，严如比翼双飞，在公孙奇的大笑声中，已是安全落地。他们是虽败不乱，“ 比翼双飞 ”这一招轻功尤其精妙绝伦，可以在半空中随时应付敌人的追击。

但公孙奇并没有立即跳下来，待到华、柳二人脚尖着地之后，公孙奇也还没有扑下。蓬莱魔女立即拾起了青钢剑，与笑傲乾坤肩并着肩，准备迎敌。他们虽是输了一招，但并没有受伤，仍堪一战。

按说公孙奇既然口出大言，那是一定不肯放过他们的了。哪知公孙奇在狂笑过后，依然未见追来，却忽地一改腔调说道：“ 念在师门的情份，我暂且饶你一次。你们走吧！ ”

这一下倒是大出蓬莱魔女意料之外，心想：“ 这贼子狠毒无比，怎的忽然会如此好心？他刚才口口声声说是要拿我的，如今却又说是要顾全师门情份了。嗯，这其中定有跷蹊。 ”蓬莱魔女当然不会相信他的假仁假义，但也猜想不到其中缘故。就在此时，忽听得“ 嗤 ”的一声，一道蓝色的火焰，从园中的西北角升起，闪电般地掠过空际，一闪即灭。这是一枝蛇焰箭，夜行人惯常用来作讯号，以便与同伴取得联络的。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说道：“武大哥与云姐姐想必也是遇了强敌。”原来他们与武士敦早已约好，谁遭遇危险，就立即发出蛇焰箭报讯。

公孙奇既然不来追击，蓬莱魔女也就无暇追究原因，当下说道：“公孙奇，你叛国投敌，杀妻伤父，你与我还有什么师门情份可言。战书已下，三日之后，孤鸾山再决雌雄！”公孙奇没有回答，楼头也不见他的影子，想必是又到他那练功静室去了。华谷涵道：“咱们战书已下，话也送到，来不来是他的事了。咱们先去援助武大哥吧。”

武、云这一路又碰到什么意外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先说一说他们的遭遇。

且说武、云二人在园中侦察虚实，兼替华、柳二人把风，他们走到了一座假山附近，按照地图所示，假山内是藏有机关的，所以他们特别小心，准备绕过这座假山，然后去接应华、柳二人。

远处有一两个堡丁巡逻，并没有发现他们。山上静悄悄不见人影，也似无人埋伏。哪知正当他们从数丈之外绕过假山之时，忽地“轰隆”一声，假山塌了半角，一块磨盘似的巨石向他们当头压下。武士敦奋起神力，双掌一托，“轰”的一声，又把那大石抛开，就在此时假山上的乱箭已是纷纷射到！

武士敦喝道：“鬼蜮伎俩，岂能奈我何哉？”使出金刚掌力，呼呼风响，乱箭落了一地。

假山塌下半角，缺口处突然跳出一人，是个短小精悍的汉子，手中所拿的兵器，却是一根又粗又长的铁杖。

这人跳了出来，怒气冲冲地道：“你暗杀先皇，害我爹爹，巧取豪夺，当上帮主，这才是不折不扣的鬼蜮伎俩！好呀，今日相逢，吃我一杖！”声到人到，铁杖横挥，便是一招“乌龙摆尾”。

这一杖劲道颇为不弱，劲风起处，沙石纷飞。武士敦道：“哦，原来你是朱丹鹤的儿子。你爹爹把丐帮的功夫偷传给你，可惜你这伏魔杖法，却也还未学得到家。”一掌劈出，硬碰硬接。那人心里想道：“你也不过是血肉之躯，竟敢如此狂妄。”铁仗猛力扫去，想要一杖便把武士敦的手臂打断。眼看就要碰上之际，武士敦小臂划了半道弧形，掌势微弯，掌心向内，一招一引，掌心竟似生出一股吸力。那人杖头打歪，武士敦覆掌一按，只听得“ ”的一声，己是把那人的铁杖拨过一边。武士敦用的这招名为“拨云见日”乃是金刚掌中的一招杀手招数，这人也曾学过这招，但却想不到在武士敦手中使出，竟是如此变化莫测，威力惊人，禁不住心头一凛，倒退三步。

武士敦道：“你的功夫虽未到家，练到这个地步，也是颇为不易了。你父混入丐帮，助纣为虐，阴谋倾覆本帮，身死名裂，罪有应得。但念在你年纪尚轻，恶行未著，只要你把你父窃自丐帮的东西交了出来，我可以饶你不死。”

原来此人正是丐帮长老朱丹鹤的儿子麻大哈，朱丹鹤冒充汉人，混入丐帮，他的儿子则在金国御林军中任职，用的是金人姓名。他们父子俩暗通消息，直至到朱丹鹤死后，这秘密才给丐帮查出。朱丹鹤曾把丐帮的几份秘密文件交给儿子，其中包括丐帮各地分舵的名册在内。按说他们父子同谋，罪行如此严重，依照丐帮帮规，这麻大哈也是非处死不可的。如今武士敦抱着与人为善之心，为他剖析是非，晓以利害，只要他交回那几份文件，便可饶他，实在是格外的开恩的了。

但麻大哈做了这许多年的金国军官，只知为他的皇上尽忠，为他的父亲

尽孝。岂是武士敦几句说话所能劝得他醒？他听了武士敦的说话，越发大怒，喝道：“君父之仇，岂能不报？打不过你，也非要与你一拼不可！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抡起铁杖，向武士敦猛击。武士敦摇了摇头，说道：“好，你既然执迷不悟，那只好成全你了！”当下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仍用金刚掌力来对付麻大哈的伏魔杖法。

武士敦只凭着一双肉掌，对付麻大哈的铁杖，已是把麻大哈迫得只有招架之功。但武士敦要想把他生擒，一时之间，却也不能做到。

云紫烟提剑给武士敦掠阵，她见武士敦已是稳操胜算，当然用不着她上去帮忙了。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个娇媚的声音笑道：“两位果是信人，小妹也当一尽地主之谊了。”花树丛中突然窜出一人，正是那曾用毒针暗算云紫烟的少女。

云紫烟大怒，唰的一剑刺去喝道：“好呀，今日你可别逃！”那少女笑道：“我说过我在桑家堡等你来报仇的，我为什么要逃？”双掌一分，一招“乘龙引凤”，作势来托她的肘尖。云紫烟挥剑削下，那少女抢上一步，先发制人，便来点她的“曲池穴”，云紫烟退后一步，横剑一封，那少女虚发一招，将云紫烟的青钢剑引过一边，迅速侧身攻上，一招“手挥琵琶”，拨云紫烟的剑把。云紫烟再退一步，只所得“铮”的一声，这少女改抓为弹，已是把云紫烟的青钢剑弹开。

电光石火之间，双方交了四招。云紫烟虽没吃亏，却也给她迫退了两步。云紫烟禁不住吃了一惊，想道：“怪不得那日柳姐姐与她斗了一场之后，也赞她是劲敌。原来她除了暗器功夫之外，掌法也居然这么了得！”

幸亏云紫烟在丧父之后，重入师门，在峨嵋山无相神尼门下，又再苦练了五年剑法，要不然更难应付。那少女抢攻几招，云紫烟改采守势，防御得绵密非常，滴水不进。那少女赞道：“好剑法！”蓦地掌法一变，虚虚实实，变化莫测。顿时间，四方八面都是这少女的影子。云紫烟连遇了几次险招，险些给她把剑抢去。

这时两方的形势恰好相同。那一边是武士敦空手对付麻大哈，把麻大哈迫得只有招架之功。这一边是这少女以掌敌剑，也是把云紫烟迫得毫无还手之力。少女见麻大哈遇险，偷空向武士敦打出一把梅花针，武士敦的金刚掌正在发挥得淋漓尽致，少女的梅花针焉能近得了他？在离身一丈之外，都已给掌风扫落。不过要略分心神防备她一下，倒也让麻大哈得以喘过口气。这一边，云紫烟抓着时机，趁着那少女打出梅花针的那一瞬时，挥剑突围，虽然又不过数招，仍给那少女封住去路，但也稍稍解了困势。

麻大哈叫道：“宝珠，不必顾我。你赶快把对手拿下！”麻大哈自忖还可支持一些时候，只要这少女能够将云紫烟活捉过来，他们立即可反败为胜。

那少女为麻大哈担忧，武士敦更是为云紫烟着急。武士敦初时本是想把麻大哈生擒，故而才空手应敌的，此时急于将他打发，唰的便拔出宝刀。

刀杖相交，只听得　的一声，火花四溅，麻大哈虎口酸麻，手中的铁杖几乎把握不住，吓得连忙退后。低头一看，那根铁杖已给宝刀削去了一截。

武士敦疾冲过去，刀交左手，一个“白猿探爪”五指如钩，抓向那少女的后心。那少女竟似背后长着眼睛似的，斜身一闪，恰恰避开。武士敦道：“烟妹退下，待我拿她！”

那少女道：“丐帮帮主武功果然不凡，但你要拿我，只怕也不容易！”转过身来，手中已多了一件“武器”。她解下了束腰的绸带，当作软鞭来使。

武士敦道：“ 好，那咱们就较量较量！ ” 一刀劈去，少女的绸带矢矫如龙，在半空中一个转折，倏地就向武士敦面门“ 攒 ” 来。武士敦要想一刀削断她的绸带，却连刀锋也没沾上。

那少女的内功造诣不及武士敦的深厚，但也很不凡。一根软绵绵的绸带，经过她内力的运用，竟然抖得笔直，带着劲风。倘若给它刺中眼睛，只怕也会刺瞎。

武士敦不敢怠慢，左手护着面门，伸指一抓。少女的绸带严如毒蛇吐信，啮不着敌人，倏地又缩回去。武士敦快刀挥出，少女的绸带几乎是贴着他的刀背拖过，依然没有给他削着。

武士敦大怒，刀中夹掌，呼呼连发三掌。那少女不惧他的宝刀，却挡不住他的金刚掌力，叫了声“ 好厉害 ” 一个“ 黄鹤冲霄 ” 平地拔起了三丈多高，避开了武士敦的掌力。武士敦反手一刀“ 举火撩天 ”，那少女半空中一个翻身，非常巧妙的用了个“ 黄莺落架 ” 的轻功式子，轻飘飘地落在武士敦后面，武士敦连劈三刀都没劈着她，反手一掌也给她避开了。

论真实的本领，这少女自是不如武士敦；但若论轻功，武士敦却又比不上她。因此急切之间，武士敦竟是拿她没有办法。

麻大哈喘息稍定，退而复上，武士敦喝道：“ 好，你来得好！ ” 猛发三掌，将这少女迫退了三丈开外。武士敦一个箭步迎上了麻大哈，施展出闪电般的快刀法立即向麻大哈猛攻。麻大哈的轻功不及那个少女，只能举杖遮拦。双方以力斗力，　、　、　！三声巨响，震耳欲聋。麻大哈挡到第三刀，“ 哇 ” 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铁杖脱手飞去。

武士敦正要扑过去一刀结束他的性命，就在此时，忽听得有苍老的声音说道：“ 待我来会会丐帮帮主！ ” 声到人到，是两个须眉皆白的老者，却原来是崆峒二奇到了。

那个少女使个巧劲，轻轻一掌，将麻大哈推开，避过了武士敦的猛扑。她不敢与武士敦硬拼，见崆峒二奇已到，便即退下，连忙去察看麻大哈的伤势。

跟着来的还有许多人，崆峒二奇的老大蒙天庇喝道：“ 你们慌乱什么？有职守的各回原地，没职守的三人一队，到别处搜查去。 ” 言下之意，此地有他们兄弟二人，己是足够应付。

蒙天庇遣散众人，换了副笑脸对武士敦道：“ 久仰丐帮的刀、杖、掌武学三绝，请帮主赐招！ ” 丐帮以“ 泼风刀 ”、“ 伏魔杖 ”、“ 金刚掌 ”、并称武学三绝。少林寺的七十二种绝技之中，虽然也有“ 大力金刚掌 ” 这门功夫，但与丐帮秘传的“ 金刚掌 ” 比较，也只能说是“ 各有千秋 ”，不能胜过丐帮。至于“ 泼风刀 ” 和“ 伏魔杖 ” 则更是丐帮独有，别派所无。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故此蒙天庇虽然辈分极高，对丐帮的帮主也不能不特别客武士敦插刀入鞘，说道：“ 老前辈不用客气，贵派的乱环掌法，我也是久仰的了，高人面前，不敢藏拙，请老前辈指点。 ” 说罢，掌心向内，划了一道圆弧，缓缓推出。武士敦见对方空手，故而舍刀用掌。但他先行出招，则还是谨守晚辈之礼。（武林规矩，长一辈的应让晚一辈的出招。）

这一掌去势缓慢，那是让对方有个准备的意思。蒙天庇道：“ 我这几根老骨头倒还硬朗，武帮主只顾打来！ ” 武士敦道：“ 好，那就请指教了。 ” 倏然间掌似奔雷，势如骇电，掌心向外一推，掌力便似排山倒海般的打去。蒙天庇双掌合抱，蓦地一拍，只听得“ 蓬 ” 的一声，武士敦的手掌并没给他

来着，蒙天庇双掌迅速撤回，后退三步。骇然失色，说道：“金刚掌力，果然名不虚传！但来而不往非礼也，老朽还要请教一招。”原来蒙天庇那双掌的一合一拍，已是使出了他的看家本领，若是换了个功力稍弱之人，一条胳膊，就会硬生生给他拗折，但武士敦天生异禀，内功造诣又高。蒙天庇虽有几十年的功力，还是敌不过他。不过，武士敦所发的金刚掌力却也给他消解了一半，伤不着他。

蒙天庇尚有另外的杀手未曾使出，不甘认输。他以老前辈的身份，接招之后，也必须还招才能保持体面。于是双掌如环，滚斫而进。他这“乱环掌法”招数极为怪异，和中原各家各派的掌法都不相同。武士敦略占上风，却也不敢应敌。当下，双方各展平生所学，转眼间拆了十几招。蒙天庇胜在掌法怪异，武上敦一时捉摸不透。但武士敦则胜在功力较高，金刚掌以守为攻，以力降巧，蒙天庇连下几次杀手，也是无奈他何。

云紫烟仍然持剑给她未婚夫压阵。崆峒二奇中的老二劳天护说道：“这位姑娘是无相神尼的高足吧？无相神尼的佛门剑法，老朽久欲领教。未得机缘。今日便请姑娘指点几招吧！”劳天护说得虽然“客气”，其实就是要迫她动手。云紫烟见他一口道破自己剑法的来历，不禁心头一凛，说道：“长者有命，小辈也只好献拙了。”

无相剑法的奥妙之处在于虚实相生，令人捉摸不透。云紫烟“唰”的一剑刺出，劳天护心里想道：“掌门师兄把无相神尼说得那么厉害，却原来她的独门剑法也属寻常。”云紫烟是晚辈又是女子，劳天护为了保持长辈身份，决意让她三招。当下脚踏五门八卦方位，斜身一闪，淡淡一笑，说道：“姑娘，你尽量施展无妨。”言下之意，即是说她的剑法未曾曲尽其妙，表面是给对方“面子”，实际是自尊自大，也含有要“让招”之意。哪知话犹未了，云紫烟的招数使到一半，剑势突然一变，倏地就从劳天护意想不到的方位攻来。劳天护吃了一惊，连脚踏“坎”位，转出“离”方，这本来是极上乘的腾挪步法，不料云紫烟前招未收，后招续发，如影随形的又是一剑跟踪急刺，“嗤”的一声，戳穿了劳天护的衣襟。云紫烟“哎哟”一声，说道：“得罪了！”

劳天护虽没受伤，但他以前辈自居，只不过两招，就吃了点不大不小的亏，已是禁不住又羞又恼。本来他是要让三招的，如今按捺不住，立即还招。

劳天护一个“盘龙绕步”，回转身来，双环并举，狞笑说道：“我是有心试试你的剑法的，你以为你的剑法当真是了不得么？好，如今叫你知道我的厉害！”双环一推一压，猛的就扑过来。

云紫烟赢了一招，不免有点轻敌之意，心道：“崆峒二奇，原来也只是浪得虚名。”当下笑道：“老前辈不必生气，小女子多承相让，哪敢狂妄？”横剑一封，还了一招“长河落日”，意欲封住他的双环之后，后一招便是“大漠孤烟”，剑尖从他环中穿过，叫他吃个更大的亏。

哪知云紫烟的主意打得虽好，对方已是不为所算。劳天护的功力本来就远胜于她，他这日月双环的招数又是十分古怪。云紫烟使出了“长河落日”，根本就封不住对方的双环，也根本来不及变招，就给他的双环克住。只听得“　”的一声，劳天护双环一合，云紫烟的长剑险险给他夺出了手。

云紫烟连忙收剑倒纵，好不容易才躲过了对方的还击。云紫烟这才大吃一惊，知道崆峒二奇确是盛名之下，并无虚士。

劳天护出了口气，哈哈大笑，追上来道：“小姑娘别走，你的无相剑法

虽然火候未到，也总算是得了你的师父的真传了。你大约还有许多精妙的招数未尽施展吧？老朽还要请教几招呢。”云紫烟冷笑道：“谁说我要走了！咱们也不过是彼此各胜一招。”反手一剑，双方又再交锋。

这一番再度交锋，双方都是不敢轻敌。云紫烟使出绕身游斗的战术，剑走轻灵，宛如蝴蝶穿花，蜻蜓点水，见隙即攻，一沾即退，避免给对方的双环锁拿。但劳天护究竟是功力较高，云紫烟的游斗战术只不过能够多支持一些时候，给敌人一些骚扰而已，整个局势还是未能扳转过来，云紫烟仍是处在下风。

武士敦猛的一掌把蒙天庇迫退，淡淡说道：“乱环掌法，我已领教过了。如今我再领教贵派的兵刃功夫吧。烟妹，退下。我和你换一个对手。”

武士敦声到人到，拔出宝刀，立即便替云紫烟挡住了劳天护的日月双环。劳天护知他是丐帮帮主，见师兄给他打退，心中暗暗吃惊，硬着头皮说道：“好，那我也就领教你的泼风刀法。”双环并举，使了一招“覆盖六合”的招数，锁拿武士敦的兵刃。日月双环本来是专克刀剑的一种兵器，但武士敦根本不理会对方的锁拿招数，提刀便斩，给他来个硬碰硬接。

转瞬之间，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震耳欲聋。武士敦的“泼风刀”当真是快得难以形容，一口气就劈出了六六三十六刀。劳天护在他的奔雷骇电般的快刀之下只有忙于招架的份儿，哪里还能从容锁拿他的兵刃！

劳天护的功力高于云紫烟，但却不及武士敦，招架了这六六三十六刀，只觉虎口欲裂，双臂酸麻，日月双环都几乎把握不牢。蒙天庇赶了过来，说道：“好，咱们就以二对二，再斗一场。也不必交换什么对手了。”蒙天庇情知师弟不是武士敦的对手，故而必须联手对敌。

劳天护不是武士敦的对手，但云紫烟也敌不过蒙天庇。这么一来，局面就刚好拉平。武士敦刀中夹掌，把崆峒二奇的攻势接了十之七八。云紫烟则以虚实莫测的无相剑法，从旁协助，以收牵制之功。但崆峒二奇同出一门，数十年来朝夕不离，有如一体，在武功上的配合却比武、云二人紧密得多。因此虽然是平手之局，但他们却稍稍占了一点优势。

桑家堡中的巡逻插不进手，都各回原地去了。只留下麻大哈和那个红衣女子。红衣女子把麻大哈扶过一边，小声问道：“你的伤怎么样！”麻大哈道：“并无大碍，你去助崆峒二奇吧。咱们不能让人看小了。”那女子道：“好，那么你先回去歇歇吧，待会儿我来给你报捷。”云紫烟看了他们如此亲密的神态，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们是一对情侣。这个红衣女子之所以要来暗算他们，都是为了麻大哈与武士敦有仇之故。

红衣女子的武功甚为诡异，论本领也不在崆峒二奇之下。武、云二人对付崆峒二奇已是感到有点吃力，再加一个强敌，就更是觉得应付为难了。

武、云二人在对方三大高手围攻之下，武士敦要冲出去不难，但却没有把握保得云紫烟平安脱险。武士敦没法，只好与云紫烟背贴着背，坚守御敌，同时发出蛇焰箭报讯，向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求援。但蛇焰箭发出了约有半住香时刻，还未见他们来到。

且说华、柳二人在见了武士敦求援讯号之后，便立即朝着蛇焰箭发出的方向奔来。正当他们施展绝顶轻功向前疾跑的时候，忽听得有人叫道：“柳女侠！”是个女子的声音，声音极低，但蓬莱魔女已经听见。

蓬莱魔女回过头来，循声觅迹，在一棵大树后面，找到那个躲藏的小丫鬟。那小丫鬟道：“二小姐叫你们今晚不可恋战，三日之后再来。她有一封

信托你带给一个人。”

蓬莱魔女知道她是桑青虹的丫鬟，喜出望外，连忙问道：“你们的小姐在哪儿！”那丫鬟道：“小姐不能见你，你三日之后再来吧。”蓬莱魔女道：“不，你必须告诉我！我是来救你们的小姐的！”那丫鬟心意踌躇，决断不下，蓬莱魔女怒道：“你不想救你的小姐吗！快说，快说！我没工夫等待了！”那小丫鬟给她催迫，终于吐出了三个字道：“抱虹楼。”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要知桑家堡中的各处亭台楼阁的名称，她早已从桑青虹送出来的那份地图上得知，而且都已牢记心中的了。但却想不起有一个“抱虹楼”。原来“抱虹楼”原名“挹芬楼”，公孙奇娶了桑青虹之后，这才把它改为“抱虹楼”的。桑青虹极为讨厌这个名字，故此她所绘的那份地图上仍然写的原名。但丫鬟们在公孙奇威迫之下，不许他们再说旧的楼名，叫开了便成习惯，此时冲口而出说的便是新的楼名了。

蓬莱魔女一怔之后，忙即问道：“抱虹楼在哪儿？”那小丫鬟正要回答，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人大喝道：“敌人在这儿！”登时便有乱箭射来，蓬莱魔女挥舞拂尘，扫荡乱箭，可是那小丫鬟武功太差，全靠蓬莱魔女保护。乱箭如蝗。蓬莱魔女武功再好也是不能兼顾周全，那小丫鬟竟给一枝箭穿过喉咙，想说的话硬在喉中还未曾说出来就已死了。

伏兵杀出，为首的一个汉子洋洋得意地喝道：“大胆贼人，居然敢闯到龙潭虎穴来了。哼，你们已是网底之鱼，瓮中之鳖，还不快快投降！”这人正是少林寺的那个叛徒沙衍流。

当蓬莱魔女和那丫鬟说话的时候，笑傲乾坤是在前面给她把风。笑傲乾坤见了沙衍流，心头火起，立即便现出身来，纵声笑道：“什么龙潭虎穴，好小子，我正要揪你去见少林寺的弥度大师！”

沙衍流曾经在笑傲乾坤手下吃过亏，一见是克星来到，而且后面还有一个蓬莱魔女，不由得大吃一惊，心中想道：“好汉不吃眼前亏，公孙堡主不在这儿，我何必和他们硬拼？”不敢接战，转身便逃。

蓬莱魔女不想滥开杀戒，但因那些人射死了桑青虹的那个小丫鬟，蓬莱魔女也禁不住心中气怒，决意要给他们一点薄惩，当下追了出来，接过了几枝乱箭，随接随发，还射过去。她的箭射得恰到好处，中箭之人，都是给射着手足关节之处，性命可以无妨，剧痛却是难当，一个个倒在地上打滚呼号。余人吓得魂飞魄散，又见首领已逃，谁还愿意拼命！于是一哄而散。

蓬莱魔女抓着一人，喝道：“抱虹楼在哪儿？快说！”这个人似乎根本没有听过“抱虹楼”的名字，目瞪口呆，好半晌才胡乱地指了一指。蓬莱魔女怒道：“你若敢骗我，我就杀了你！你说得清楚些，究竟是在哪儿！”那人吓得直打哆嗦，这才讷讷说道：“什么红楼白楼，小人是委实不知。”蓬莱魔女气得“啪”的打了他一记耳光，骂道：“不知道你何不早说！耽误了我的工夫！”一把将他推开。

笑傲乾坤说道：“今晚你想去救桑青虹，恐怕是不能的了。她既然是约咱们三天之后再来，咱们就依她之约吧。桑家四老料想会知道抱虹楼所在，咱们回去之后，再向他们打听，也还不迟。”笑傲乾坤刚才在一边替她们把风，已听见那小丫鬟和蓬莱魔女所说的话。

蓬莱魔女瞿然一省，说道：“不错，咱们先去接应武大哥和云姐姐吧。”

武、云二人正在吃紧，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也来得正是时候。笑傲乾坤打开折扇，笑道：“上次咱们还未分出胜负，我再来领教你们崆峒派的乱环

掌法。”加入战团，选了“崆峒二奇”中的老大蒙天庇做他对手。

蓬莱魔女说道：“云姐姐，你歇一会。”她却找上了那红衣女子，说道：“咱们那日也还未曾分出胜负，你约我们到桑家堡来，我如今如约来了。你可别像那日的打未终场，又要溜走！”

云紫烟退过一旁，让蓬莱魔女与那红衣女子交手。武士敦则专心对付“崆峒二奇”中的老二劳天护。每边三个人，捉对儿厮杀，倒是十分公平。

但笑傲乾坤这边的三个人却都要比对手稍胜一筹。劳天护敌不过武士敦的神力，首先露出不支之态，蒙天庇应付笑傲乾坤的最上乘的点穴手法，也只有招架之功。红衣女子忽地笑道：“我不能受你约束，你不许我走，我可偏要走了！”

红衣女子重施故技，把袖一扬，“波”的一声，发出了一团烟雾。“崆峒二奇”在这团烟雾掩护之下，与那红衣女子一同逃了。强敌已退，于是武、云、华、柳四人也就从容地走出了桑家堡。

出了桑家堡后，彼此交换所得的情况。总的说来，他们这次的夜探桑家堡，虽然是受了一点折挫，但亦已达到了目的：给公孙奇下了战书，也探听到了一些他们想要知道的事情。

不过，武士敦听说华、柳二人败在公孙奇手下，还是惊诧不已，说道：“这么说来，公孙奇的两大毒功是确实已经大功告成了。那么桑青虹只怕也是真心实意帮这贼子的了？她上次约你们一月之后再来，会不会是缓兵之计呢？那时，公孙奇的功夫尚未大成；如今你们依约而来，他的功夫却已是炉火纯青！”言下之意，当然是怀疑桑青虹是和公孙奇串通了来骗蓬莱魔女上当的。

蓬莱魔女说道：“我最初也曾起过一丝这样的疑心。但如今我已确实知道桑青虹还是站在咱们这边的。至于她何以指点公孙奇的练功秘诀，这一点我虽然直到如今仍然弄不清楚，但我想其中一定另有跷蹊。”

云紫烟道：“柳姐姐，你也是太容易相信人了。你怎知道桑青虹是向着咱们？蓬莱魔女道：“不是我轻信青虹，因为我又收到了她的一封信。”当下，将刚才遇见那个丫鬟的事情也告诉了武、云二人。说道：“我们在那座红楼上和公孙奇打了一场，桑青虹不在那里，可能是给公孙奇关在另一处地方。但想必这一打斗已是惊动了她，她知道我们来到，故而叫她的贴身丫鬟来与我们暗通消息。喏，这封信还在这里呢！”

笑傲乾坤道：“对啦，把这封信打开看看，就清楚了。”不料蓬莱魔女把那封信拿了出来，正想拆开，却忽地“咦”了一声，说道：“这不是给我的。对啦，我记起来了，那丫鬟是说过这封信是要我带给另一个人的。我打得昏了头脑，却把它当作是给我的了。幸好没有拆开。”云紫烟诧道：“是给谁的？”月光虽然不很明亮，但也可看得出信封上所写的名字，蓬莱魔女拿给他们一看，笑傲乾坤道：“哦，原来是给耿照的。”云紫烟和蓬莱魔女虽是姊妹般的知己，但因蓬莱魔女一向不好谈论别人私事，故而云紫烟尚未知道耿照与桑青虹的关系，于是问道：“这个姓耿的是什么人？”

蓬莱魔女叹了口气，说道：“耿照是桑青虹的第一个恋人。不过，她只是片面相思，耿照却己是另有佳偶的。想不到青虹现在还念念不忘于他。但就这一封信也可以证实，桑青虹并非甘心情愿嫁公孙奇的了。”因为这封信不是写给她的，蓬莱魔女不便拆开来看，只能代耿照收藏。正是：自古红颜多薄命，深情难寄旧时人。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双凤楼头寻怨妇　孤鸾山上会群雄

云紫烟道："桑青虹是约你们三日之后再去么？"蓬莱魔女道："不错。"云紫烟道："一约再约，会不会又是圈套？"蓬莱魔女道："我相信这次一定能够得个水落石出。"言下之意，亦是相信桑青虹决不会骗她上当。云紫烟道："但咱约公孙奇比武的日期，不也是在那一天吗？这场比武，你和武大哥是咱们这边的主持人，你怎能分出身来又去私会桑青虹？"蓬莱魔女道："比武是白天比的，当日若然得出结果，咱们打败了公孙奇的话，就可以杀到桑家堡去，救出桑青虹了。倘若当日胜负未分，晚上我再去探一探桑家堡。"云紫烟摇了摇头，说道："真不知桑青虹弄的是什么玄虚？"蓬莱魔女也不知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不过，蓬莱魔女始终是相信桑青虹决不会愚弄她。

一行人回到了孤驾山，已是凌晨时分，桑家四老早已在那里等待他们。蓬莱魔女未曾报告经过，便先问桑老大道："耿照来了没有？"桑老大道："没有。但昨晚却另外有人来了。"蓬莱魔女道："什么人？"桑老大道："是公孙奇派来的人，答复咱们的战书的，他们的人是在四更时分来的。我知道了公孙奇已收到了你们送的战书，却不见你们回来，正在担心你们被困堡中，也正想派人再去探消息，好在你们就回来了。"

公孙奇的复信倒没有什么新鲜的东西，他本来已在口头上接受了蓬莱魔女的挑战的，派人送这封信来，不过是按照武林规矩，表示"礼尚往来"而已。信上约明：三日之后，在前山的草坪，双方会战。这封信是公孙奇亲笔写的，蓬莱魔女认得他的字迹。

这封信虽然没有新鲜的内容，但公孙奇反应得如此迅速，却也有点出乎蓬莱魔女意料之外。在桑家堡中，公孙奇占了上风之后，却没有追击他们，当时颇令蓬莱魔女大惑不解，如今才知道他是回去写这封信。

笑傲乾坤忽道："我不相信公孙奇当时突然罢手，为的就只是要赶回去写这封信。"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相处日久，早已心意相通，看她沉吟不语，已是猜到她想的是什么。

蓬莱魔女道："那么你以为他为的是什么？"笑傲乾坤道："我也不能确实知道他为的是什么。不过，以公孙奇的为人，他若是有把握把咱们置之死地，他哪有放松之理？这一封复信，对他来说，应该是并非当务之急，迟一些再写又有何妨，所以我隐隐感到，公孙奇那两大毒功，只怕还有什么破绽？当然这也是我的胡猜。好在三日之后，咱们总可以弄个明白。"蓬莱魔女道："你说得有点道理。不过以他练功的进境如此神速，纵有破绽，三日之后，只怕也能够弥补了。"

桑老大道："公孙奇的党羽虽多，咱们这边的高手也不少。到时先剪除他的党羽，再合力诛他。"

蓬莱魔女心有所忧，但她不愿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故而只是把忧虑藏在心中，没有说出。当下扭转话题，问桑老大道："昨晚公孙奇派来送信的是什么人？"

桑老大道："一个是桑家堡的总管——飞龙岛主宗超岱。"蓬莱魔女道："怪不得昨晚没有见着他，原来是送信来了。"蓬莱魔女对桑家堡的人第一个痛恨的是公孙奇，第二个就是飞龙岛主。

笑傲乾坤接着问道："另一个呢？"桑老大道："是一个不知名的瘦长汉子。这个人的本领不知，但轻功却是十分高明，尚在飞龙岛主之上。他把

信送来，交代了两句，我们闻声出视，已是只能隐隐地见着他的背影。”

笑傲乾坤笑道：“公孙奇招降纳叛，看来是聚集了不少邪派妖人。那也好，正可趁此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

双方都在准备着三日之后的会战。桑家堡中的动态不知，但孤鸾山则陆续有各路英雄到来。东海龙、西岐凤与“铁笔书生”文逸凡三人在第二日联袂到来，珊瑚和陆勉也在第三日到达，原来陆勉听说群雄大会孤驾山，想来会见师伯、师父，珊瑚与他同行，留下玳瑁看守山寨。陆勉是西岐凤的弟子，珊瑚与蓬莱魔女则是情如姊妹，相见之下，皆大欢喜。

耿照与秦弄玉这对仍是踪迹杳然，始终不见来到。蓬莱魔女与珊瑚单独相对的时候，把碰见耿照的事情告诉了她。珊瑚回念前情，仍不免有几分怅惘，不过，她对耿照的感情也只是一份知己的感情而别无他念了。她为耿、秦二人祝福，也为他们迟迟未到而担心。

转眼已到了会战之期，蓬莱魔女估计一下双方的力量，对这一场会战，实是未有必胜的把握。要知公孙奇的两大毒功已经练成，纵然自己这边能够合力除他，只怕伤亡也在不少。不过，蓬莱魔女已打定了主意，倘若弥度大师打不过公孙奇的话，她就准备与笑傲乾坤联手斗他，至少也可以拼个两败俱伤，但却可以避免其他的人多牺牲。

这日一大清早，双方人众依时到了约定的场所——前山的一片大草坪。两阵对圆，蓬莱魔女把眼望去，只见公孙奇以下，“崆峒二奇”，麻大哈、沙衍流、飞龙岛主及那个红衣少女都已来了。但就是不见桑青虹。

武士敦上前说公孙奇的罪状，公孙奇哈哈大笑道：“今日之事，胜者为强，何须逞口舌之利？”武士敦怒道：“好，如何斗法，你划出道来，我们一准奉陪。”武士敦明知公孙奇的两大毒功的厉害，但也打算与他拼个两败俱伤。

公孙奇朗声说道：“你们那边多的是自称名门正派的好汉，我们这边也不乏各大门派之外的异士高人！趁此机会，正不妨彼此印证印证！看一看到底谁是虚名？谁有实学？

“若是诸位胜碍过他们，我再轮流向各位得胜者领教。嘿，嘿，只要哪一位胜得了我，不劳各位处置，我立即自戕。可是，倘若我万一侥幸，你们都打不过我呢？那么，只要你们低头认输，我却不要你们的性命！嘿，嘿上你们没话说了罢？”说罢哈哈大笑，狂傲之极！

群雄这才知道，公孙奇要藉此一战，称霸武林，无不气得七窍生烟。但也经不住心中惴惴，均是想道：“公孙奇若是没有几分把握，怎敢如此口出大言。”

武士敦怒道：“好，让助拳的朋友先比，比过之后，不论谁胜谁败，都算了结。我只与你单打独斗，谁也不占谁的便宜！”蓬莱魔女也在同时说道：“我与谷涵受了家师之命，要为师清理门户。公孙奇这贼子由我们与他一决存亡！”

公孙奇磔磔笑道：“小师妹，咱们也不止交手一次了。还是让他们先比吧，你们不肯服输，待会儿我再与你玩玩！”

公孙奇这边先出来了两个人，相貌服装都是一模一样，一个左手持刀，一个右手持刀，两人并肩一立，同声说道：“闲话少说，我们兄弟向各位英雄讨教！你们来一个也行，来十个也行，我们总是兄弟二人。”原来这两个人乃是江湖上颇有名头的巨盗石家兄弟，哥哥名叫石攻，弟弟名叫石错。兄

弟二人一个用左手刀，一个用右手刀，练成了一套配合得天衣无缝的刀法，遇敌之时，总是兄弟同上的。

这两个人，名头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论本领也只是介乎第一流与第二流之间。但正因如此，蓬莱魔女这边却难以挑出适当的人选。第一流高手不屑与他们对敌，但若是次一等的出去应战，又怕打不过他们。

蓬莱魔女正在思量叫谁去好，只见珊瑚与陆勉已是并肩走出，说道："请盟主准许我们先打这场。"蓬莱魔女心想："论武功，她与陆勉若与对方捉对儿厮杀，倒也并不吃亏。就只是怕应付不了对方训练有素，配合得宜的那套刀法。"但蓬莱魔女也不愿挫折珊瑚的锐气，当下说道："好，你们上吧。小心点儿。"

陆勉是初出道的"雏儿"，珊瑚虽是蓬莱魔女的副寨主，但人人知道她的出身只不过是蓬莱魔女的侍女。石家兄弟虽然不算是顶儿尖儿的人物，但兄弟联手，在江湖却也罕逢敌手的，见到对方派出两个"小辈"，哪会放在心上？同时也有点生气，觉得对方是"轻视"了他们。

石攻横刀一立，冷冷说道："刀剑无情，咱们是点到即止，还是生死不论？"比武中赢了一招便即收手是为"点到即止"，但"生死不论"则是性命相扑，绝不留情的了。珊瑚气往上冲，淡淡他说道："随你的便！"石攻哈哈笑道："好，那就凭刀剑作主吧！"这即是"生死不论"的意思。石错加上两句话催促道："我们还想打下一场，你们快点进招吧！"言下之意，这一场他们乃是视同"儿戏"，认为他们必胜无疑，胜了之后，还要再找对方的高手比试。

珊瑚冷笑道："既然是生死不论，那么只怕两位没有机会再打下一场了。我让你们三招，也好叫你们死而无怨！"石家兄弟以前辈自居，让珊瑚出招。珊瑚口气却比他们更为狂傲！

石错大怒，喝道："不知死活的丫头，你要赶去见阎王，那就看刀！"两兄弟双刀齐出，嗖、嗖、嗖，连劈三刀，但这三刀乃是"虚式"，每一刀都几乎是贴着珊瑚的身体削过，却没有真个斫着她。原来石家兄弟自居于"成名人物"的"前辈"身份，岂能要珊瑚让招，但他们又不愿拖延时间，故而先发三招"虚式"。不过虽是"虚式"，也有着试探对方的虚实的用意，刀势极是凌厉，想吓得珊瑚狼狈不堪。哪知珊瑚却是神色如常，从容闪避。场中的武学高手都可以看得出来，即使石家兄弟这三招乃是真斫真劈，也是同样伤不着珊瑚。

珊瑚冷笑道："你们虚张声势，是自知技仅止此，还是怕我报复？好，再让你们一招！"石家兄弟大怒，双刀一抖，陡地合成一圈，伊如一道银虹，向珊珊、陆勉拦腰卷去，这一招可当真是杀手了。

石家兄弟的联手刀法也的确是名不虚传，双刀合壁，把珊瑚、陆勉的四面的退路全都封着。群雄虽然见过珊瑚的轻功本领，也不禁暗暗为她担心。

哪知珊瑚却并不施展轻功躲避，就在刀光罩体之时，只见她把拂尘一挥，一招"妙解连环"，就把对方双刀合壁的招数解了。群雄喝彩声中，珊瑚的左手剑也闪电般地随着拂尘而出，分袭对方二人。

石家兄弟心头一凛，想道："这丫头是蓬莱魔女亲手调教出来的，果然已得了那蓬莱魔女天罡尘式与柔云剑法的真传，倒是不可小觑了。这姓陆的小子却似无甚本领，咱们倒不妨先拣软的吃掉！"他们的刀法配得十分紧密，双刀一封，挡回了珊瑚的剑招，刀锋一转，便朝陆勉所来。陆勉使的是空手

人白刃的手法，但见刀锋所来，却连忙手缩不迭，结果还是珊瑚替他解了这招。群雄都是不禁为他感到泄气，同时也觉得有点意外。

要知陆勉乃是西岐凤的弟子，西岐凤在“四霸天”中名列第二，内功外功都有极深的造诣，早已是公认的第一流高手。因此群雄看见陆勉的本领似乎平平无奇，都是颇感意外，“西岐凤的弟子怎的如此不济？”

石家兄弟双刀配合，越斗越狠，转瞬间只见四方八面都是刀光剑影。珊瑚挥舞拂尘护身，一口青钢剑抵住了石家兄弟的双刀，还兼顾了陆勉，陆勉亦步亦趋跟着她，始终未见他出手攻敌。石家兄弟乘暇抵隙，处处找陆勉的破绽想先杀了他。但珊瑚却是处处顾着他，把石家兄弟的攻势差不多全接过去。石攻冷笑道：“男子汉，大丈夫，躲在娘儿们的屁股后面，羞不羞？有胆你接我两刀吧！”陆勉一声不响，由他嘲讽。笑傲乾坤在蓬莱魔女身旁笑道，“珊瑚的眼力当真不错，似这样锋芒不露、大智若愚的少年人，只怕在千万人中也挑不出一个。”蓬莱魔女也露出欣慰的神情，说道：“是呀，真不愧是西岐凤的弟子，涵养的功夫还在他的师父之上呢。将来的成就定然不可限量。”笑傲乾坤又笑道：“我看你要多传授一点功夫给珊瑚了。要不然小两口子打起架来，恐怕珊瑚要吃亏的。”蓬莱魔女笑道：“陆勉的脾气比珊瑚好得多了，就是珊瑚欺负他，我也敢担保他们不会打架的。”旁人听了他们的议论，都是大惑不解，心中俱是想道：“听他们的说法，难道陆勉的武功还在珊瑚之上？”

此时双方已斗了一炷香的时刻，陆勉仍是我行我素，靠着珊瑚替他掩护，他却一直未曾主动攻敌。石家兄弟的双刀指东打西，指南打北，越斗越见精神，珊瑚的一口青钢剑渐渐有些抵敌不住之势。

群雄都在暗暗皱眉，有的且在窃窃私议：“这姓陆的小子也未免太不争气了。”“奇怪华大侠和柳盟主都是武学大行家，却为何那样称赞他？”

就在众人窃窃私议声中，石家兄弟双刀合壁，又是一招极厉害的杀手，双刀扫荡，珊瑚的长剑竟然遮拦不住，石攻切断了他们的联系，石错突破缺口，刀锋直到陆勉的面门，喝道：“看你这小子还躲得开？”

话犹未了，陡听得陆勉霹雳般的一喝道：“去！”场中除了十个八个一流的武学高手之外，别的人连陆勉的手法都看不清楚，只见陆勉就在那刹那之间，已将石错的身子高举起来，一个旋风急舞，就抛出了三丈开外！

石攻大吃一惊，说时迟，那时快，陆勉又已喝道：“你也去！”一掌拍出，石攻只觉一股柔和之极但又难以抵抗的力道突然攻到，手上的钢刀竟然把握不住， 啷坠地！

石攻正要逃跑，陆勉一把就抓着了他的背心，喝道：“念在你们兄弟尚非十恶不赦之辈，就饶了你们的命吧！”振臂一抛，把石攻也摔出了三丈开外，恰恰跌在他弟弟的身旁。两兄弟爬了起来，灰溜溜地走了。

陆勉以闪电般的手法，一举摔了两名好手。当真是静如处子，动如脱兔，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原来陆勉刚才的不露锋芒，乃是在留心观察石家兄弟的这套刀法，同时也是有意让石家兄弟对他存了轻敌之心，这才能够不发则已，一发必中。要知石家兄弟并非弱者，陆勉的武功其实也高不了他们多少，若非使用骄敌之计，胜虽可胜，却只怕还得打许多时候，而且也胜不得如此漂亮。

公孙奇见输了第一场，眉头一皱，正在盘算叫谁出去给他挽回面子，只见“崆峒二奇”蒙天庇、劳天护已经走出场来，朗声说道：“我们也是师兄

弟二人，特来向中原的武林高手讨教！”公孙奇松了口气，笑道：“对啦，刚才那场只是小孩子的玩艺，如今才算得是好戏开场！”

石攻石错是亲兄弟，蒙天庇劳天护是师兄弟。但虽然都是兄弟联手，“崆峒二奇”比起石家兄弟却是不知高明了多少倍！“崆峒二奇”辈份极高，武功奇诡，武林中久已闻名，他们兄弟联手，足可以对付当世任何高手！

蓬莱魔女心想：“我与谷涵联手，可以胜得他们。”但蓬莱魔女和笑傲乾坤都是准备在最后斗一斗公孙奇的，是以不愿先斗“崆峒二奇”。除开了他们两人之外，蓬莱魔女这边的高手，武士敦可以胜得过“崆峒二奇”中的其中一个，但却胜不过“崆峒二奇”联手，即使加上个云紫烟也还是胜不过“崆峒二奇”，故此武士敦也不愿出场。

东海龙哈哈笑道：“二弟，你的徒弟打赢了一场，你这个做师父的也该露露面啦！”西岐凤笑道：“不错，他们是师兄弟，咱们是异姓兄弟，正好比一比谁强谁弱。”两人手挽着手，一同下场。蓬莱魔女正是想请他们二人打这一场的，见他们不待相请，自告奋勇地出来，心中很是高兴，想道：“这一场鹿死谁手，殊难逆料，不过他们二人纵不能胜，应也不会吃亏。”

双方都是武林中的成名人物，比武之前，先见过礼。东海龙笑道：“你们想会中原的武林高手，我们却是来自海外与边陲的俗子凡夫，只怕要令你们失望了吧？”蒙天庇拱手说道：“东园先生的混元一炁功，西门先生的太清气功，我们都是久仰的了。今日得会，何幸如之！”东海龙西岐凤的辈份、名望都与“崆峒二奇”旗鼓相当，蒙天庇对他们自是不敢摆出老前辈的架子。东海龙大笑道：“好说，好说。你们崆峒派的乱环掌法我也是久仰的了。不必客气，请进招吧！”

劳天护也道：“不用客气，请进招吧！”双方立好“门户”（架式），东海龙面对蒙天庇，西岐凤则向着劳天护。东海龙、蒙天庇是以掌对掌，西岐凤则是亮出一柄软剑，来对付劳天护的日月双环。

双方各自说了一个“请”字。蒙天庇双掌合抱。先出一招，以太极图式的掌势，向东海龙推压。另一边，西岐凤的软剑一抖抖得笔直，也在同一时间，向劳天护点刺。武林规矩，长辈应让晚辈先行出招。若然是平辈比武，则先出招者是表示尊敬对方。如今他们两方，各有一人先行出招，那就刚好是扯了个直，完全是按照平辈的身份过招了。

蒙天庇双掌压到，东海龙一声长啸，单掌划了一道圆弧，掌心一翻，便劈出去。一掌劈出，隐隐带着风雷之声，方圆数丈之内，沙飞石走！蒙天庇道：“混元一炁功果然名不虚传！”双掌蓦地一分，左推右挽，只听得“蓬蓬”两声，已是与东海龙对了两掌。他双掌所发的力道一推一挽，方向相反，但却又是相辅而成。东海龙那一股极为猛烈的掌力竟然给他化解于无形。东海龙一个“盘龙绕步”，右掌未收，左掌又发，呼呼风响，前一股力道加上后一股力道，就似后浪推前浪般地猛压过去。蒙天庇身形一晃，只见掌影重重，刹那间连发四掌，把东海龙第二次的攻势又再化解。第三个回合，蒙天庇不待对方出掌，先抢攻势，只见他脚踏五行八卦方位，登时四面八方都是他的影子，一口气连发八掌，严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东海龙也不禁赞了一句：“好个乱环掌法！”原来蒙天庇这连环四式，有个名堂，第一招是“太极图式”，第二招是“太极生两仪”，第三招是“两仪生四象”，第四招是“四象化八卦”。四个招式一气呵成，掌式一式比一式繁复，掌力也一浪高过一浪。四式连环发出，正是“乱环掌法”的绝妙神招，不传之秘。但东海

龙却也傲然不惧，对方从四面八方进攻，他则仍是兀立如山，岿然不动。赞了一个“好”字，瞬息之间，就把对方的八掌全都挡回。

另一边则是西岐凤先行出手主攻，西岐凤生平对敌，极少动用兵器，场中的武林群雄，还是第一次见他使剑，大家更是注目而观。

只见他软剑一抖，抖得笔直，剑尖一点，抖起了七朵剑花，嗤嗤有声，场中的武学行家都不禁暗暗佩服。原来西岐凤是用“太清气功”来运使剑招，内力贯注剑尖，激荡气流，故而发出“嗤嗤”声响的。

劳天护心头微凛，心道：“看来这西岐凤比东海龙更难对付。”当下使出了平生所学，不敢有丝毫大意，将日月双环迎了上去。

劳天护双轮旋转如飞，只听得“叮叮”之声，不绝于耳，刹那之间，西岐凤的长剑已和他的日月双轮碰击了七下。双方各退三步，谁都没有占得便宜。

蒙天庇突然一个“移形换位”，一掌向西岐凤打来。劳天护则补上他师兄的空档，双轮向东海龙攻去。双方都是联手对敌，临时换个对手，不算犯规。

西岐凤喝道：“好，我也领教领教你的乱环掌法。”一剑削出，剑光如练，荡出一丈开外。蒙天庇双掌如环，倏然抢进，只听得“铮”的一声，剑光流散，西歧凤闪过一边，蒙天庇也退了三步。原来蒙天庇的指尖弹中西岐凤的剑脊，不料西岐凤的剑是把软剑，弹性极强，剑势一偏，依然向蒙天庇刺去。他这一顺势变招，出乎蒙天庇意料之外，故而给他迫退三步。不过西岐凤的软剑给他弹中在先，这一招只能算是平手。

东海龙对付劳天护则是硬碰硬接，呼呼呼连发三掌，掌力有如排山倒海。劳天护的双轮攻到他身前三尺之处，攻不过去，给他掌力震荡，双轮互相碰击，“　”的一声，震得劳天护耳鼓嗡嗡作响。蒙天庇忙抢过来，师兄弟又再换位变招。劳天护接上了西岐凤的剑招，蒙天庇则解开了东海龙的掌式。

“崆峒二奇”是师兄弟，数十年来形影不离，配合得自是较为紧密。东海龙与西岐凤则是各自为战，但他们都有一身精纯的武功，在配合上虽是稍有不如，却也并不吃亏。双方时不时交换对手，但东海龙仍是以对付蒙天庇为主，西岐凤则以对付劳天护为主。

东海龙须眉怒张，越斗越勇，手脚起处，全带劲风，神态威猛之极。西岐凤则是淡定从容，身随剑转，俨如流水行云，显得十分潇洒。笑傲乾坤暗地和蓬莱魔女说道：“东园前辈火气太猛，倘若不能速战速决，只怕会要吃亏。”蓬莱魔女道：“无妨。蒙天庇要想消耗他的功力至少也得在百招开外，那时西岐凤已经赢了。”此时，双方正在斗到紧处，表面看来，似是东海龙占了上风，西岐凤对劳天护则只是打成平手。但在第一流的武学大行家眼中，却已是可以看得出来，西岐凤更有胜利的把握。

果然话犹未了，只见西岐凤剑招倏变，剑光飞舞，宛如水银泻地，花雨缤纷。劳天护脚踏五行八卦方位，步步后退，虽然也还未露败象，但双轮的招数己是显然缓慢下来，给对方占了个七八成攻势了。西岐凤剑中夹掌，越攻越紧。东海龙则仍然是强打强攻，不过蒙天庇沉稳对付，东海龙却无可乘之机。

原来西岐凤所练的“太清气功”乃是玄门正宗内功，与东海龙所练的“混元一炁功”异曲同工。但“混元一炁功”力量威猛，而“太清气功”则是一片柔和，更容易侵袭敌人。“崆峒二奇”中的老二劳天护功力较弱，西岐凤

剑中夹掌，使出“ 太清气功 ”，他初时还没有什么感觉，打得久了，只觉一阵阵清风吹拂，一丝丝暖气也相继侵来。风虽不劲，气虽温和，但却有令人软绵绵、懒洋洋的感觉。劳天护的日月双轮本来是旋转如飞的，不知不觉之间，渐渐缓慢下来。

劳天护感到不妙，暗暗吃惊，心中想道：“ 这厮的太清气功果是防不胜防，久战下去，只怕我要吃亏。 ”

劳天护想要施展败中取胜的杀手，心念方动，招数未出，西岐凤已是制敌机先，妙着抢攻，只见他滴溜溜一个转身，顿时银光遍体，柴电飞空，剑花朵朵，恍如黑夜繁星，千点万点，洒落下来！

劳天护喝道：“ 好，我与你拼了！ ”双轮飞出，两圈金光，向西岐凤的剑光罩下。这是“ 乱环诀 ”中最后一招败中取胜的绝招，名为“ 双环套月 ”，他的两个轮子里都有十二条牙形轮齿，飞出去套别人的刀剑，可以将对方的兵刃夺出手中。

双方各出绝招，刹那间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满空飞舞的剑花突然凝聚成一道白光，而那两圈金光陡然飞了回去。劳 天护将日月双轮接回手中，只见日轮断了三条轮齿，月轮断的更多，断了五条。原来西岐凤在那一招之间，单剑刺双轮，一招两式，剑尖穿轮而过，剑锋翻绞，一下于就把他这“ 双环套月 ”的招数破了，而且还断了他八条轮齿之多，出剑之快，招数之妙，当真是难以形容！

西岐凤倏地插剑入鞘，淡淡说道：“ 多承让了一招，咱们可以收手了吧？ ”他毁了对方的兵器，插剑入鞘，“ 点到即止 ”，便即罢手，好让对方下台。劳天护嗒然若失，无话可说。要知以他的身份，双轮被毁，本来就该马上认输的，但他乃是与师兄联手，要罢手必须得他师兄同意才行。他可不能单独作主。

不料西岐凤话声未了，劳天护也正在朝他师兄那边望去，就在此时，忽听得蒙天庇也哈哈笑道：“ 多承让了一招，不错，咱们是可以收手了！ ”只见蒙天庇背负双手，立在原地，东海龙却已跄跄踉踉地斜走三步，此际刚刚稳住身形。

原来东海龙见西岐风即将得胜，他一时心急，也想立即把蒙天庇打败，好同时得胜，一齐罢手。不料蒙天庇的功夫比他师弟可是老辣得多，东海龙一个躁进，反而给他所乘，轻轻地一拨一带，借力打力，赢了东海龙一招，正是：

各逞神功施绝技，双雄恶斗正相当。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寄恨传书求一晤　飞珠嵌壁显神通

这一招东海龙是输在轻敌躁进，蒙天庇则全靠见机得早，取巧成功，其实是赢得十分侥幸，并非本领胜过对方。但他赢了一招，却是事实。东海龙是何等身份，岂能与对方哓哓置辩？当下也哈哈一笑，说道：“乱环掌法，名不虚传，佩服，佩服！好，我输了一招，我师弟赢了一招，这一场就算是打和了吧。”

东海龙愿意作和，“崆峒二奇”自是求之不得。但旁观群雄，却有不眼的，说道：“这一场作和的话，这可不大公平。东园前辈不过偶然大意，失了一次手而已。即使算是他输了这一招，但他并没跌倒，也算不得怎样吃亏。但劳天护的双轮毁在两门前辈的剑下，这个亏可吃得大了。两相比较，这一场应该是判作他们输了，才得公平。”

公孙奇“哼”了一声道：“当事的东园先生都认作是打和了，你们啰唆什么？”东海龙哈哈笑道：“崆峒派这两位朋友难得到中原一次，我与他们是以武会友，谁胜谁败，算不了什么，不必斤斤计较了。”东海龙平素嫉恶如仇，火气极大，但他却有个好处，对方若非十恶不赦之辈，他却肯予宽容。他情知“崆峒二奇”只是有点糊涂，给公孙奇所骗，为他效力，和一般甘心为虎作伥有所不同，是以他宁愿失招作输，反正西岐凤已经赢了劳天护，当作和局收场，大家不伤面子，也好让对方落台。

东海龙这么一说，连公孙奇那边的人都不由得暗暗佩服他的风度，孤鸾山这边的群雄当然也就不再说话了。

风波平息，双方再准备下一场的人选。公孙奇那边，那红衣女子正要出场，忽见一个瘦长汉子站了起来，笑道：“师妹，你已经露了几次面了，这一场还是让给愚兄打吧！”他口中说话，身形己是如鹰隼穿林，海鸟掠波，一个起伏，就越过了红衣少女的前头，轻轻一落，己是气定神闲地落在场心。这一手轻灵利落的轻功身法，确是不凡，群雄也暗暗喝彩。

桑老大轻声对蓬莱魔女说道：“这个瘦长汉子就是三日前和飞龙岛主同来，给公孙奇送信的那个人。”

话犹未了，只听得那瘦长汉子已在朗声说道：“西鄙散人古云飞来会列位英雄。古某的师妹曾蒙柳盟主赐教几次，可惜那晚柳盟主光临桑家堡，古某未得与柳盟主相会，实属遗憾，如今趁此机缘，古某拟向柳盟主请教梅花桩的功夫。”笑傲乾坤笑道：“她的师妹比轻功输了给你。如今她的师兄也要在轻功上赢回你呢，你怎么样？”原来梅花桩的功夫乃是一种上乘轻功的较量。可是群雄却暗暗诧异，当地是一片大草坪，可并没有立了什么“梅花桩”。

蓬莱魔女正待回答，忽听得一人哈哈笑道：“古朋友，别来元恙，还认得江南文某么？”大笑声中，只见一人捷如飞鸟，落在场中，轻功之妙，看来似在那瘦长汉子之上。这个人不是别个，正是新任江南武林盟主的“铁笔书生”文逸凡。

古云飞双眼一翻，说道：“穷酸，你要与我较量？十年前，咱们——”文逸凡道：“不错，十年前咱们打过一架，当时未曾分出胜负，今日正好再作较量！你要知道柳盟主是此会主持，倘若人人要向她讨教，她岂能分出身来？如今掉过头来，就让我这个穷酸向你讨教吧，想来我这个穷酸也还配得上与你比武！”文逸凡是江南的武林盟主，身份与蓬莱魔女相当，由他出场

来替代蓬莱魔女，对方自是不会感到有失面子。

古云飞脸上热辣辣的，此时他也觉得一出场就向蓬莱魔女挑战之举是有点冒昧了，于是说道：“也好，听说你当上了江南的武林盟主，武功想必大为长进了。我就向你再次讨教吧。”文逸凡道：“长进倒没有，只是多学会了几手对付黄鼠狼放臭屁的功夫。不过，今日阁下是要与我在梅花桩较量，我这手功夫可就用不上了。”文逸凡说的话，众人都是听得莫名其妙，只有古云飞自己心里明白。原来十年之前他与文逸凡打了一架，本来是他要输招的，他仗着独门暗器毒雾金针，在毒雾掩护之下逃走。文逸凡赢了他一招却中了他一枚梅花针，这才算是打成平手的。文逸凡所说的“黄鼠狼放臭屁”，自然是暗讽他所放的毒雾了。

古云飞面上一红，说道：“闲话少说，但我今日摆的梅花桩有点特别，咱们不比则已，一比就是死生各安天命的了。这个我可得先向你言明。”文逸凡笑道：“任凭你刀山大海，我姓文的都一定奉陪就是。你的梅花桩呢？”古云飞冷冷说道：“梅花桩来了！”

只见两个十多岁模样的童子，背上却背了一个比他们的身体还高的大皮袋，此时已走到了古云飞的旁边，那两个皮袋似乎颇为沉重，压得两个童子直不起腰来。不过他们的步履仍然是要比常人矫捷。

古云飞道：“摆一百零八路奇门梅花桩。”那两个童子应道：“是！”打开皮袋，原来皮袋里装的都是明晃晃的刀尖，那些尖刀的式样也很特别，约有三尺来长，两面都有尖刀的。那两个童子握着中间的刀柄，向地下一插，便竖起了一柄尖刀，不消多久，已把一百零八把尖刀插满地上，布成了梅花桩的阵势，明晃晃的刀尖，映日生辉，令人感到森森的寒意，当真就似是一片刀山。普通的梅花桩都是木头桩子。众人心想：“怪不得他说他布的这个梅花桩是有点特别了。”

在这两个童子布梅花桩的时候，蓬莱魔女向西岐风问道：“西门前辈想必知道这姓古的来历？”西岐凤熟悉西域的武林人物，和文逸凡又是知交，蓬莱魔女看出了古云飞的武功不属于中原门派，蓬莱魔女心想：他既然与文逸凡结有梁子，西岐凤或者会知道这桩事情。是以蓬莱魔女向他发问。

西岐凤果然知道，说道：“这个古云飞是西城灵山派的大弟子。灵山派介于邪正之间，很是特别。它分为南北二支，南支由和尚当家，北支由尼姑当家，都是住在灵鹫山上，一在山南，一在山北。南支的掌门是猛鹫上人，北支的掌门是青灵师太。南北二支部收俗家弟子，品流十分复杂。古云飞是猛鹫上人的首徒，这个红衣女子名叫上官宝珠，则是青灵师太的关门弟子。所以他们师兄妹的年纪相差很远。不过上官宝珠虽是关门弟子，却最得师父的宠爱，是青灵师太门下武功最高的一个女弟子。灵山派的武功特色是擅长各种邪门暗器，轻功身法也自成一家，很是不俗。

“十年前文大侠曾远游西域，惩戒了几个胡作非为的灵山派弟于。后来这个古云飞替师弟出头，找文大侠比试武功，听说那次是两败俱伤。古云飞逃回灵鹫山，文大侠不久也回转江南。他们的梁子就是这样结下的。”

蓬莱魔女道：“原来如此。”心想：“麻大哈是上官宝珠的情侣，由上官宝珠引出了灵山派来和丐帮作对，亦即是和中原的侠义道作对，咱们虽然不惧，却也是莫名其妙地多了一帮敌人了。须得想个办法和灵山派化解才好。可惜明明大师已立誓不再下山，否则他是前辈高僧，请他到灵鹫山一行，那个什么猛鹫上人、青灵师太想必要买他的情面。”

蓬莱魔女尚未想出适合的调停人选，古云飞的那一百零八路“奇门梅花桩”的阵势已经布好了。

古云飞一个“旱地拔葱”，跳上了尖刀所布的梅花桩上，单足点在一柄明晃晃的刀尖之上，作了一个“金鸡独立”的姿势，傲然说道：“请！”

要在这样的刀山上比武，轻功内功都必须炉火纯青才行，否则若是力度稍为用得大一些，脚板便有给尖刀刺穿之虞。场中的各路英雄，什么阵仗都是见过了的，可是就只这种比武方式，大家还是初次见到，虽然大家也都知道文逸凡轻功卓绝，仍是不禁为他暗暗捏一把汗。要知在梅花桩上的比武和在平地上的比武完全两样，这个梅花桩的阵势是古云飞摆的，古云飞当然练习有素，文逸凡却未必长于梅花桩的功夫。

众人心念未已，只见文逸凡把长衫一撩，也跳上刀山之上，却忽地叫了一声“哎哟！”身形晃了几晃。

众人俱是一惊，定神看去，只见文逸凡似踩在弹簧上似的，弓着腰“蹦”地跳了起来，手抚脚心，忽地又笑道：“幸亏我的脚底皮厚，没给你的尖刀戳穿。好，你戳不破我的脚皮，我可要戳破你的面皮了。”原来文逸凡生性滑稽，喜欢嬉笑怒骂，游戏人间。虽然做了江南的武林盟主，性情仍是旧时一样。他是故意和古云飞开开玩笑的。

但他也不只是单纯玩笑，他这“蹦”地一跳，实是一手最上乘的轻功，只见他在半空中一个倒头筋斗翻了下来，已是足点刀尖，同样的也是一式“金鸡独立”的姿势，立在古云飞的对面。

古云飞喝道：“好，我就领教领教你的判官笔的点穴功夫！”口中说话，身形却向后跃，落在左斜方的第五柄尖刀之上。文逸凡跟踪追去，笑道：“为何不敢进招，怕我戳破你的面皮吗？”

古云飞蓦地喝道：“看鞭！”把手一张，迎风一展，一条软鞭已是哗啦啦地直抖开来。原来他的这条软鞭名为“蛟筋虬龙鞭”，是用野人山中一种特别坚韧的藤，缠上蛟筋制成的软鞭，软中带硬，可当鞭用，也可当作棒使，不用之时，则缠在身上当作束身的围腰，是一样十分厉害的兵器。

古云飞的这条软鞭抖开来是一丈多长，文逸凡的判官笔则不过二尺八寸，所以他要先向后跃，把双方的距离拉开，这才可以便于他以己之长，攻敌之短。在梅花桩上过招，不比平地，想要近身缠斗，那是难上加难，鞭长笔短，古云飞在兵器上已是占了大大的便宜。

古云飞一声“看鞭！”那条软鞭旋风般的疾卷过来。古云飞的鞭法快，文逸凡的身法更快，鞭风人影之中，只见他身形一晃，已是随着鞭梢直转出去，那条软鞭“唰”的从他脚底下打过，却差几寸，没有打着。

说时迟，那时快，古云飞一鞭打空，鞭未撤回，后招续发。鞭梢一转，倏地又使出了“回风扫柳”的神鞭绝技，风声响处，卷起了一团鞭影，向着文逸凡闪避的方向猛扫。

文逸凡人在空中，看来已是无法避开，就在这危机瞬息的刹那，只见他蓦地在半空一翻，头下脚上，双笔一挑，“铮”的一声，把古云飞的虬龙鞭挑开。这一招攻得好，挡得妙，观战的双方，都情不自禁地发出了如雷喝彩声。

文逸凡身形一落，脚尖刚刚点着刀尖，古云飞使的是“连环三鞭”的招数，软鞭又打了到来。文逸凡也再次施展超妙的轻功，端的是有若“蜻蜓点水”、“海鸟掠波”身形一晃，又到了第二柄刀尖之上。可是只听得“铮”

的一声，他原来立足的那柄尖刀，已给古云飞的虬龙鞭打折。
文逸凡的脚尖刚刚点着第二柄刀尖，忽地觉得脚底虚浮，禁不住晃了一晃，险些跌倒。说时迟，那时快，古云飞的软鞭又到，文逸凡喝道：“你捣什么鬼？”一提腰劲，使出“黄鹄冲霄”的绝顶轻功，凭空跳起两丈多高。只听得“■嚓”一声，这一柄“刀桩”也跟着倒了。古云飞运鞭如风，下边的人只见一团鞭影掠过，这一柄刀便倒下，只道这柄刀是给他的软鞭打倒的。但文逸凡却知得清清楚楚，第一柄尖刀的确是给他的虬龙鞭打折，但这一柄尖刀却是自己倒下的。
文逸凡身形一起，俨如鹰隼穿林，迳向古云飞扑去。古云飞的轻功也很不弱，立即斜跃避开，不与文逸凡正面交锋。待到文逸凡落在他原来所立的“刀桩”之上，他又己退到另一根“刀桩”，两人之间仍然隔着五根“刀桩”。群雄心里都是暗暗嘀咕：“鞭长笔短，文大侠打不着人家，只有人家打他，这岂不是大大吃亏？”
心念未已，只听得文逸凡怪声唱道：“有头皆可剃，无剃不成头，惯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众人俱是一怔，想不到文逸凡在这样性命相扑的时候，竟有闲情逸致来唱歌谣。也不懂他唱的这支歌谣又有什么意思？
文逸凡怪声一收，蓦地一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好，且叫你也知道我的厉害。嘿，嘿！我这就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口中说话，身形便似“蜻蜓点水”般的向前掠去，只见他脚尖点处，刀光晃摇，转瞬间便有六七柄尖刀倒了下来，都是给他踩倒的。文逸凡身法快极，尖刀一倒，他的脚尖又已移到第二柄尖刀之上，故此尖刀虽倒，他却并没有跌下“刀桩”。根据在梅花桩上比武的规矩，只要不是跌下梅花桩，就不算输。
原来古云飞所布的这些梅花桩，的确是暗中捣鬼，内有玄虚。这些梅花桩用尖刀来代木桩，共有一百零八把尖刀，布成一百零八路“奇门梅花桩”阵势。其中却有三十六把尖刀只是轻轻一插，入土甚浅的。这么一来，亦即是说古云飞是在明处，文逸凡是在暗处，古云飞可以避开这三十六把虚插的“刀桩”，文逸凡在暗处可就难免要受到暗算了。
文逸凡识破了他的诡计，反而想出了破敌之法。要知他的判官笔短，敌人的鞭长，他要克敌制胜，必须和敌人近身搏斗。他想出破敌的方法，便索性把“刀桩”都踏倒它，教古云飞根本没有在“刀桩”上的立足之处。
古云飞又惊又怒，骂道：“咱们说好了，是较量梅花桩的功夫的，你这是什么打法？”文逸凡大笑道：“不管什么打法，总之是要把你打下梅花桩！我没犯规，你管不着！”话说之间，一百零八根“刀桩”已给踩倒了一百零六根，只剩下两柄尖刀还插在地上。
文逸凡哈哈笑道：“看你躲到哪里去？我上你这儿来啦！”“■嚓”一声把他立足的那柄尖刀折断，身形疾起，扑向最后一根“刀桩”，也就是古云飞立足的那柄尖刀。
古云飞无处闪避，除非跳了下地，可是打梅花桩的规矩，一着地就得算输，他又不甘认谕。
眼看文逸凡已经扑到，来抢他的“刀桩”，一柄尖刀之上，岂容两人立足？古云飞大喝道：“我与你拼了！”抖起了虬龙鞭，呼呼地打了几圈，就似狂涛骇浪的向文逸凡卷去。文逸凡已经扑到他长鞭可及的范围之内，但身形尚在半空。
双方胜负，决于这最后的一招，彼此都是全力以赴。古云飞占了两个便

宜：一是鞭长笔短，二是以逸代劳。他这一招名为“八方风雨会中州”，打了出去，方圆数丈之内都在他的鞭势笼罩之下。文逸凡人在空中，根本亦是无从闪避。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文逸凡喝道：“着！”倏然间就抓着了鞭梢！这一招擒拿手法精妙之极，拿捏时候，不差毫厘。众人看得惊心动魄，几乎连气也透不过来。

古云飞惯经阵仗，亦非弱者，当机立断，猛地喝道：“下去！”把软鞭一撒，跟着双掌一推。文逸凡刚刚抓着鞭梢，对方突然撒手，文逸凡果然便似流星殒石般从空中坠下。东海龙和他的交情最好，大吃一惊，叫道：“糟糕，这酸丁可要输了！”

话犹未了，只听得文逸凡也是一声喝道：“下去！”左手的判官笔掷出，射向古云飞的肩头。古云飞识得厉害，若给这支判官笔射中，琵琶骨必将洞穿，多好的武功也要成残废！此时哪还容得古云飞考虑输赢，只好立即跳下“刀桩”。

文逸凡在半中一个筋斗，翻过身来，阻慢了下坠之势。他在坠地的前一刹那，还把那支判官笔抄了回来，这才双足着地。此时古云飞已跌在地上，刚刚爬起。根据梅花桩的比武规矩：先落地者输，当然是古云飞输了。

古云飞满面羞惭地走回自己这边，群雄则是欢声雷动，庆祝文逸凡赢了这场。公孙奇冷笑道：“胜负兵家常事，算得什么？最后赢的那才算赢！”言下之意，待他最后出场就定可以扫荡群雄，稳操胜算。武士敦忍不住气，便要出场向公孙奇挑战。

笑傲乾坤道：“武兄且慢，待他出场再说。”蓬莱魔女忽地“咦”了一声说道：“你看是谁来了。”

只见两骑快马疾驰而来，转瞬间已到了蓬莱魔女跟前，一男一女，双双下马，说道：“柳盟主，我们来迟了！”蓬莱魔女又惊又喜，原来这对少年男女正是耿照和秦弄玉。

蓬莱魔女看见他们平安归来，放下了心上的石头，笑道：“回来了就好了，路上的事，慢慢再说。有一件事我先要说给你听。”

蓬莱魔女正要把桑青虹那封信交给耿照，忽听得公孙奇喝道：“好，姓耿的小子你来得正好！快过来！”

耿照怒道：“公孙奇，你要怎地，要动手你就出来！”

公孙奇大笑道：“你怎配与我动手？你还不明白么？我要你过来给我磕头！”

耿照大怒道：“岂有此理，大丈夫宁死不辱，你武功比我高强，我宁可死在你的手下！”

群雄也都不齿公孙奇所为，纷纷喝骂：“比武有比武的规矩，岂能恃强凌弱，侮辱别人！”

公孙奇朗声说道：“各位有所不知，这并非我公孙奇欺负小辈，而是按照武林规矩，耿照小子理应向我磕头！”

耿照气得几乎炸了心肺，喝道：“你这是什么理？”

公孙奇冷冷说道：“你学了桑家的武功，你总不能否认吧？”耿照是曾经得过桑青虹传他的“大衍八式”，当下亢声说道：“这又怎样？”

公孙奇冷笑道：“你学了桑家的武功就是桑门弟子，我如今是桑家堡的主人，你就该向我磕头，行过参见之礼。并且还应该听我的命令，为我效忠！”

耿照怒道：“胡说八道，放你狗屁。当年也并非是我想学桑家武功，是桑青虹骗我学的。你叫桑青虹出来。”

公孙奇面色一沉，说道：“桑青虹是我的妻子，你难道不知道么？据我所知，你当年还曾经向青虹行过谢师之礼的，如今我是你的师公，你敢不听我的命令，我就要按照武林规矩，清理门户了。嘿，嘿，你过不过来？”桑青虹念念不忘耿照，这件事公孙奇早已恼恨于心，是以一见耿照，就立意将他折辱。

耿照岂甘受辱，大踏步走出场去，说道：“你这贼子狗嘴里不长象牙，我不屑与你多说。要嘛你就叫桑青虹出场来和我说个明白，要嘛你自己出来与我决个胜负。”

公孙奇喝道：“欺师灭祖，无法无天！好，不给你一点厉害，你也不知道害怕，沙衍流，你给我把这小子揪过来。”

沙衍流即是那个少林寺的叛徒，他看见师叔弥度大师在场，心里不能不有几分害怕，因此一直躲在人丛中不敢出头的。但此时公孙奇指名要他出去，他却是不能不硬着头皮出去了。沙衍流暗自想道：“丑媳妇总得见翁姑，好在投靠了公孙堡主，公孙堡主也总得给我庇护。”沙衍流一出来，弥度大师果然立即发作，喝道：“且住！”

沙衍流见了弥度大师，不能不躬腰答道：“师叔有何吩咐？”弥度大师寿眉一竖，“哼”了一声道：“你眼睛里还有我这个师叔吗？你跟我回去！”沙衍流嗫嚅说道：“这个，这个可要先问过公孙奇堡主。”弥度大师道：“好，公孙奇你怎么说？”

公孙奇道：“大师的法谕我已拜读过了，我是有一事未明，要向大师讨教。请问大师此来，是只为了贵派的弟子呢？还是也想参加比武？”

弥度大师道：“沙衍流是少林寺的弟子，他犯了本门戒律，我要带他回去交方丈处置。少林寺无意卷入纷争，但少林寺也决不怕事。公孙堡主既然出头说话，那么问到老衲要不要动武，那就全看公孙堡主了。”言下之意，十分明显：公孙奇若然拦阻他清理门户，弥度大师就只能和公孙奇动武了。

公孙奇淡淡一笑，说道：“大师的意思，我明白了。那么，贵派的清理门户和此处的比武是两件事情，沙衍流如今是奉我之命去抓这姓耿的小子，这是桑家堡之事，与大师无涉。事情既是两桩，理该分别处理。待这件事情过后，公孙奇自会给大师回话，请大师稍待如何？”

少林寺在武林中一向居于超然地位，弥度大师既然说过“无意卷入纷争”，公孙奇又这样回复他了，弥度大师自是不便立即动手。好在公孙奇已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弥度大师也就不争迟早了。于是说道：“好吧，这一场比武老衲不管，等下老袖恭候施主回话。”

蓬莱魔女道：“好，那么我也要问个明白，这一场算是比武还是算你桑家堡抓人？”

公孙奇道：“小师妹，你这是什么意思？是比武又怎么样？是抓人又怎么样？”

蓬莱魔女冷冷说道：“贼子听着，是比武的话，你们派出一个人，我们也可以派出一个人，不能任由你们指名挑战。你要抓人的话，好，那么我们也可以抓你的人。你说耿照是桑家堡的叛徒，好，这是非姑且不论，但沙衍流更是少林寺的叛徒。你要派沙衍流来‘揪’耿照，我就更可以派人把沙衍流揪回来交给弥度大师。”

原来蓬莱魔女是害怕耿照打不过沙衍流。要知沙衍流的武功已得少林寺的真传，在武林中也算得是一流高手的了。耿照虽然学了桑家的“大衍八式”，功力毕竟尚浅，焉能与沙衍流对敌。

蓬莱魔女说了这话，正在考虑派谁出去与沙衍流对敌为适合，想不到耿照却是不知进退，自动请缨，立即说道：“管他怎么样，耿某决不能受人欺侮，这一场我定要与他们决个雌雄。”

公孙奇哈哈大笑道：“好，这正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小师妹，你还有什么说的？”比武规矩，双方同意，旁人即不能阻挠。

蓬莱魔女心里暗暗叫苦，想道：“照弟血气方刚，不畏强敌，精神可佩，但却是太鲁莽了。双方武功相差太远，这一场只怕是输定了。”少林寺的大力金刚掌乃是天下最刚猛的掌力，蓬莱魔女不仅担心耿照战败，还担心他有性命之忧。当下暗暗戒备，事急之时，只好不顾比武规矩，救他性命。

这一场乃是强弱悬殊的比武，大家都在为耿照担心，不料交手之后，却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

沙衍流最初也是丝毫不把耿照放在眼中，侧目斜睨，冷笑说道：“好小子，你的胆量倒不小呀。进招吧！”耿照道：“你不是说要来抓我的吗？有本领你就抓吧！”言下之意，竟是要让沙衍流先行动手。

沙衍流急于交差，懒得多说，果然一抓便向耿照搂头抓下，这一抓看似漫不经意，但却是招里藏招，式中套式的少林寺嫡传的大擒拿手法，对方极难招架。不是给抓着颈项，就要给捏碎琵琶骨。一般的武学之士，对付这样的搂头一抓，多是用“凤点头”的招数避开，但那样一来，琵琶骨就不可避免要给敌人抓裂了。

不料耿照并不闪避，只见他单掌画了一道圆弧，“啪”的一声，竟把沙衍流这一抓荡开。沙衍流这一抓是式中套式，一个侧身，“游龙探爪”，又向耿照前胸抓到。但耿照的“大衍八式”也是连绵不断地发出，只见他一个跨步进掌，这次是双掌合抱，形如太极图式，倏地一圈，反客为主，沙衍流若不是缩手得快，手肘先要给他折断。沙衍流“噫”了一声，退开三步。

耿照喝道：“你不抓我，我可要来抓你了！”一招“弯弓射雕”左臂如弓，右掌骄指戳出，沙衍流喝道：“好小子，叫你知道我的厉害！”使出了金刚掌力，一招“独劈华山”，右掌挟着一股劲风，当头打下！

刚才沙衍流所使的大擒拿手法，虽然精妙，还不是他的看家本领。而且初交手的时候，他因为不把耿照放在眼内，只是使出三四成功力，意欲生擒，避免伤命的。如今使的却是最擅长的功夫，也是少林寺镇山绝技之一的大力金刚掌，用到了七八成功力，比刚才那一招当然是厉害得多。用武林术语来说，这一招双方才是“见个真章”了。

蓬莱魔女捏了一把冷汗，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只见耿照双掌一立，脚踏中宫，左掌一横，右掌斜劈，用的是“力托千斤”的招数，横掌一托对方时尖，再以一掌助攻。只听得“啪”的一声，沙衍流的这招“独劈华山”，竟然又给他化解开去。

这一招沙衍流攻得急，耿照解得妙，各不相让，见了“真章”，耿照身形一晃，歪歪斜斜地退了两步，但却并没有跌倒。看来虽然还是耿照稍稍吃亏，但他居然能够硬接沙衍流的金刚掌力，已是大出众人意料之外！

沙衍流的擒拿手抓不着耿照，金刚掌又伤不了他，恼羞成怒，趁着耿照身形未稳，追上去又施杀手。耿照使出家传的“蹑云步法”，身形摇摆，脚

步踉跄，活像一个醉汉一般。沙衍流闪电般的一掌劈出，掌锋几乎是擦着他的肩头削过，但却依然没有打着他。说时迟，那时快，耿照已是一个“盘龙绕步”，回过身来，还招反攻。右掌向外一挂，吸引沙衍流的目光，左拳翻起，倏地一招“羚羊挂角”，朝着沙衍流的面门猛击！这一招使得大胆之极，沙衍流也不得不倒退三步，这才得有闲隙发出一掌，格开了耿照的长拳。这几下子兔起鹘落，迅如疾风暴雨，双方都是有攻有守，攻守俱臻化境，说来是两不输亏。但人心都是同情“弱者”的，一见耿照有机会反攻，场中掌声雷动。

蓬莱魔女极感诧异，她是深知两方实力的，心里想道：“沙衍流金刚掌的造诣已是第一流的功夫，我要胜他，也不容易。照弟怎的在这短短的半月之内，功力竟尔精进如斯！”半月之前，耿照和“崆峒二奇”的弟于交手，不过略占上风，那是蓬莱魔女亲眼见到的。如今他和沙衍流交手，沙衍流的功力不在“崆峒二奇”之下，而耿照居然可以和他打成平手，蓬莱魔女当然是不能不大为诧异了。蓬莱魔女心想：“他耽搁了几天才回来，莫非就在这几天之内，他有了奇遇？”

蓬莱魔女猜得不错，耿照的确是有了奇遇，遇上异人，给他打通了奇经八脉，使得他的功力大大增强。这件事以后再表。不过，除了他得着奇遇，功力增强之外，另外还加上一个原因，他才能够在稍处下风的地位，和沙衍流打成平手的。这原因是沙衍流的师叔弥度大师在场，弥度大师已经声言要把他带回少林寺去，按照寺规，清理门户。公孙奇能否庇护他，亦即是能否胜得过弥度大师，这还是一个未可知之数。沙衍流因此而难免心神不安，是以耿照才能够勉强和他打成平手。

可是耿照虽然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地和沙衍流打成平手，毕竟还是略处下风，蓬莱魔女也仍然不能不为他提心吊胆。激战中，耿照突使险招，不知对方是故意露出破绽，诱他上当，一招“叶底偷桃”，欺身进迫，掌击“空门”。沙衍流大喝一声“着！”倏然间变斜劈之势为下斩，这一招名为“斩龙手”，乃是“金刚掌”中一招非常厉害的杀手！

此时已成了近身肉搏的形势，双方都是无可闪避。耿照大喝道：“我与你拼了！”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倏地变招，身形一斜，手腕一绕，把全身成了侧立的弓形，双掌平推出去。旁人不识得耿照这一招的奥妙，公孙奇则是知道的，经不住“啊呀”一声，身形登时就似箭一般地飞射出去。

原来耿照所变的这一招乃是“大衍八式”中最厉害的一招杀手，蕴藏着三重力道，专伤奇经八脉。

双方使的都是杀手，又都是采取攻势。近身肉搏，彼此也都是无法化解！这一招若然硬拼的话，结果将是：耿照的一条手臂会给对方的“斩龙手”硬生生地斩断，变为残废。但沙衍流给他伤了奇经八脉，则将无法医治，最多拖个一年半载，终必身亡。

沙衍流是公孙奇的得力助手，而且公孙奇还有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才答应“庇护”他的。这目的就是利用沙衍流来拆少林寺的台，以遂他成为武林盟主的欲望。

由于公孙奇必须“庇护”沙衍流，是以在他这生死关头，便立即抢出去救他。

另一方，蓬莱魔女也不能让耿照变成残废，笑傲乾坤与她心意相通，就在这一刹那间，他们两人也是不约而同地跑出去抢救耿照。

三大高手同时出马，身法都是快得难以形容。就在沙衍流和耿照即将碰上的这一刹那，只听得“啪啪”两声，掌风人影中，只见沙、耿二人倏地分开，沙衍流向左斜方冲出几步，似陀螺般地转了两个圈圈，“卜通”跌倒地上。耿照向右斜方冲出几步，转了三个圈圈，同样的也是一跤跌倒。而华、柳二人则已与公孙奇打在一起。

原来双方同时赶到，也同时采取了同一样的战略：一面攻敌，一面救友。蓬莱魔女一掌推开了耿照，公孙奇则一掌推开了沙衍流。使的都是巧劲，沙、耿二人并无受到伤害，便即分开。但因他们都是正在用全力扑击对手，故而大家都是收势不住，双双跌倒。沙衍流功力稍厚，少转一个圈圈。不过既然是同时跌倒，这一场也就只能算是不分胜负了。当下秦弄玉跑出来将耿照扶了回去，那一边，飞龙岛主也出来将沙衍流扶了回去。

公孙奇一掌推开了沙衍流，一掌便向蓬莱魔女打去。笑傲乾坤折扇一指，疾点他的“劳宫穴”，公孙奇五指一拿，抓住扇头“乓”的一声，便与蓬莱魔女对了一掌。他因为要分出六成以上的功力对付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对掌的结果，便刚好扯了个直，蓬莱魔女退了三步，公孙奇身形一晃，也不由得不松开了右手。笑傲乾坤身手何等矫捷，一抽出了折扇，立即便是扇掌兼施，掌击他的胸膛，扇点他的要穴！

公孙奇身形未稳，“啪”的就是一弹指，弹开了笑傲乾坤的折扇。脚跟一旋，转了半个弧形，左掌拍出，又解开了笑傲乾坤击向他胸膛的那招“大手印”。

公孙奇被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连环攻击，刚与蓬来魔女对掌过后，立即又解开了笑傲乾坤掌扇兼施的杀手，所能用得出来的最多也不过六成功力，却居然和他们二人打成平手，不见吃亏。群雄无不骇异！

当事的三大高手也是各自吃惊，公孙奇虎口隐隐发麻，运气三转，方能活动筋脉，心里想道：“我的两大毒功虽然练成，他们二人联手对我，我只怕也还未有必胜的把握。”笑傲乾坤、蓬莱魔女与他对掌之后，胸口也是隐隐发闷，同样的也是运气三转才能消解。

弥度大师迈步出场，缓缓说道：“华大侠，柳盟主，请让老衲与公孙施主先理一理过节如何？公孙施主，老初在这儿恭候你的回话了。”公孙奇说过待沙衍流打过一场之后，便给他回复的。

公孙奇说道：“沙衍流是少林寺的门徒，但也是桑家堡的人，如何处置他的事情，我当然应该尊重大师之意，但我却也不能不问个清楚，请问大师，大师口口声声说是要清理门户，却不知沙衍流犯了什么门规？”公孙奇的说话，听来好似“谦虚”，骨子里却是十分倨傲。

弥度大师寿眉一轩，淡淡说道：“少林寺的门规，无须外人置喙。沙衍流，你出来！”沙衍流在师叔喝令之下，不敢不出。

弥度大师喝道：“本门的三大戒律，你还记得么？”沙衍流迟疑了一阵。不敢回答。弥度大师喝道：“你究竟记不记得？”公孙奇笑道：“沙兄，你就回答你的师叔吧。”

沙衍流得了公孙奇的鼓励、撑腰，遂硬着头皮答：“三大戒律，弟子岂能忘记。这三大戒律：一是不许欺师灭祖，二是不做鞑子的官，三是切戒杀害无辜。”

弥度大师冷笑道：“亏你还记得，那你犯了没有？”

沙衍流道：“弟子只是应了皇上之聘，与金国的各派武学名家聚过会，

领过御宴，其后就来桑家堡了。算不得是在朝廷为官。其他一、三两条戒律，弟子更是丝毫无犯。应皇上之宴，亦不过是为了宏扬本派武功而已。请师叔鉴谅。”

弥度大师怒道：“还说没犯，你三条全都犯了。你领了金宫侍卫之职，你当老衲不知道么？你是奉命到桑家堡协助公孙奇的，老衲也知道了。公孙奇是什么人？他是金国郡马，你为他效力，亦即是为鞑子皇帝效力，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弥度大师继续骂道：“你犯了戒律，还倚仗外人撑腰，巧言蒙骗本门长辈，这就是欺师灭祖！你给鞑子皇帝当爪牙，又岂能不杀害无辜？三大戒律，你全犯了！还不快快跟我回寺领罪？”一番痛斥，把沙衍流骂得抬不起头来。

公孙奇忽道：“弥度大师，此言差矣！沙衍流如今投奔了桑家堡，于理于情，我该为他说几句话。不知大师可肯容我说么？”

弥度大师“哼”了一声，道：“我如何差了，倒要请施主指教。”

公孙奇道：“你指责沙衍流所犯的罪，归根结底，其实最重要的就只是第二条，即指责他不该做鞑子皇帝的官。其他什么‘欺师灭祖’，什么‘杀害无辜’，都是从这一条引申的。对吗？”弥度大师道：“那又怎样？”

公孙奇奸笑一声，说道：“请问大师，你们这条戒律是你们的开山祖师传下来的吗？”少林寺的开山祖师是南北朝时代梁武帝之时来华的天竺（今印度）高僧达摩，也当然不可能定下一条“不许做鞑子的官”的戒律。公孙奇这是明知故问。

弥度大师道：“少林寺的戒律是历代祖师体察当时时势，创订下来的，不时有所增删，但在未变动之前，本派僧俗弟子，必须一体禀遵。‘不许做鞑子的官’这一条，是老衲上两代掌门师祖所订。”原来弥度的上两代掌门师祖乃是百丈禅师，他本来是在江湖上行侠仗义的少林派俗家弟子，中年之后，才剃度出家。其时中国的北方已开始为金国所侵占，是以百丈禅师定下这一条戒律。

公孙奇冷笑道：“这就着了。既不是贵派开山祖师传下，那就不能算是欺师灭祖。这一条只能算是你少林寺的寺规。但寺有寺规，国有国法，如今咱们都是大金皇帝管辖之下的子民，寺规国法不能兼顾之时，只有先从国法。沙衍流受皇上之聘，宣扬贵派武功，贵派只宜奖饬，岂应责罚？再说贵派认为沙衍流不该做鞑子的官，但贵派的开山祖师达摩老祖，他也是天竺人而非中国人，说来也是‘鞑子’，你们少林寺僧俗徒众都是‘鞑子’的门徒，你们数典忘祖，却来无理责骂沙衍流，这岂不是甚为可笑！”

公孙奇能言善辩，这一番话也当真是尽了“言伪而辩”的能事。弥度大师大怒道：“你说我是可笑，我说你是可耻！达摩祖师来华，是弘扬佛法，普渡世人；传授武功，乃是作为护法之用。达摩祖师在中国传法、创派，对中国有大功而无一害，他也是当时中国人的好友。鞑子皇帝强占中国土地，残害中国百姓，岂能与达摩租师相提并论！”

少林寺这位高僧平时一派慈和，发起怒来，却自有一股凛然之气，令人不敢迫视。公孙奇也不禁为之心悸。群雄听了弥度大师这番犀利的言辞，字字如刀，戳中公孙奇的要害，把公孙奇的邪说驳得体无完肤，都不禁为之拍手称快。

公孙奇打了一个哈哈，掩饰窘态，说道：“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各执一辞，多辩无益，如今公孙奇只想请问大师意欲如何？”

弥度大师冷冷说道：“我不是早已说得明明白白了么，少林寺的叛徒我要带回去交给方丈师兄处置！”

公孙奇道：“我也早已说得明明白白，沙衍流投奔了桑家堡，我忝为堡主，决不能将他随便交给别人。”

弥度大师眉一挑，峭声说道：“好，那我只好问公孙施主要人了！”公孙奇道：“好。少林寺武功称雄当世，小可冒昧，正想借此机缘，向少林寺的高僧请教。待大师胜了在下，再把贵派弟子带去如何？”

说至此处，双方已是势成骑虎，非比武不行了。群雄都是大为兴奋，人人屏息而观。要看这位少林寺高僧如何与这大魔头比武。

耿照与沙衍流对掌过后，虽未受伤，气血亦觉不舒，此时正在秦弄玉护持之下，盘膝吐纳，调匀气息，活血舒筋。蓬莱魔女本来想把桑青虹那封信交给他的，却怕影响了他的心神，是以暂时不提。待到耿照调匀了气息，场中弥度大师与公孙奇的比武亦已开始了。

弥度大师守着少林寺高僧的身份，说道：“少林寺是以佛法渡人，并非以武力服人。但施主既然定要以武功解决纷争，老衲也只好奉陪了。请施主划出道来。”

公孙奇笑道：“大师武功卓绝，天下咸知。咱们总不能似市井之徒打架，一上来就拳打脚踢的，是以小可意欲先与大师文比一场，然后再来武比。文比这场，请大师自行选择，总之是各出看家本领，也就是了。”

弥度大师道：“老衲奉陪。”说罢，面向对方石壁，取下挂在颈上的一串念珠，说道：“老衲只知诵经念佛，如今就用这串念珠，博天下英雄一哂。”

只见弥度大师把手一扬，那串念珠飞了出去，宛如洒下了满天花雨。转眼间一百零八颗念珠都嵌在对面山峰的一块光滑如镜的石壁上，排出了整整齐齐的“回头是岸”四字。

念珠虽然并非一触即碎的东西，但也不是怎么坚硬的暗器，若是换了别人，用力把念珠摔到石上，那也是会碎的。但现在一百零八颗念珠却无一颗破碎，而且都嵌入石壁，排成字体。弥度大师内力之纯，当真是足以惊世骇俗！

老英雄宋金刚赞道：“老禅师好一副菩萨心肠。但只怕是畜牲好渡人难渡。”铁笔书生文逸凡笑道：“这四个字似应改为对牛弹琴”

原来弥度大师飞珠嵌壁，还不仅仅是显示最上乘的内功而已，念珠在石壁上排出的那四个字——“回头是岸”，其实也是对公孙奇的点化。

公孙奇不理众人的冷嘲热讽，哈哈一笑，说道：“飞珠嵌壁，少林寺的绝世神功果然名不虚传。我就借老禅师这串念珠，来个班门弄斧吧。”

众人一听，公孙奇竟是要借这串念珠来卖弄武功，不知他能变出什么花样？不禁都起了好奇之心，要看他怎样“班门弄斧”。

公孙奇在那石壁前面三丈之处立足，双手向空中一抓，说道：“我这是班门弄斧，也是借花献佛，请老禅师哂纳！”只听得呼呼风响，嵌在石壁上的一百零八颗念珠都飞了出来，落到公孙奇的手中。公孙奇随接随发，那一串念珠又向弥度大师飞去。每一颗念珠都是丝毫无损，而且也是在空中排出了整整齐齐的四个字，这四个字是“我行我素”。

飞珠嵌壁固然是足以惊世骇俗，但如今公孙奇把嵌在石壁上的念珠再取下来，依然丝毫无损，这手功夫的“难度”即使不在飞珠嵌壁之上，至少也不在其下。群雄虽然鄙视公孙奇的为人，但对他这一手功夫却也不能不为之

喝彩。

弥度大师收回念珠，也不禁吃了一惊。他这一串念珠本来是洁白无暇的，如今收了回来，只见每一颗念珠都是黯然无光，带上灰中透黑的色泽。不问可知，显然是公孙奇在转手接发这串念珠的时候，已经使用上他的邪派毒功。

念珠此发彼收，不过是瞬息间事。旁边诸人，十九都未看出念珠已然变色。但场中的第一流高手，如笑傲乾坤、蓬莱魔女、武士敦、文逸凡、东海龙、西岐凤等人已是看出来了。这六大高手，也都是暗暗吃惊，心中俱是想道：“ 论内功造诣，弥度大师未必输给公孙奇，但公孙奇的毒功如此厉害，却不知弥度大师是否能以绝世神功来抵御它了？ ”

弥度大师念了一声“ 阿弥陀佛 ”，说道：“ 公孙施主既然不愿听老纳逆耳之言，那么老纳只好再与施主武比一场了。如何比法，就请施主划出道儿来吧。 ”

公孙奇淡淡说道：“ 这一场武比，请恕小可狂妄，仍然是要向大师班门弄斧。大师是当世高僧，坐禅自是大师的看家本领，小可就向大师请教坐禅的功夫。 ”群众听了，都是不由一怔，心想这个“ 坐禅 ”却不知是如何比法？“ 坐禅 ”又如何能够较量武功？正是：

嵌壁还珠堪骇俗，且看魔掌斗高僧。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怅望关河空吊影　愁生故国念离人

众人正在窃窃私议，只见公孙奇以足为轴，在地上划了一个圆圈，说道：“咱们都在这圈子内坐禅，我顺便领教领教老禅师的绝世神功。谁要是出了这圈子之外，就算输了。如此比法，不知老禅师可肯应承。”

众人这才知道，公孙奇原来是以“坐禅”为名，要在这圈子内与弥度大师对掌。这个圈子仅能容得两人盘膝而坐，比起掌来，根本就没有余地可容周旋，要想闪避，那是决计不能的了。公孙奇已练成了桑家的两大毒功，弥度大师必须在这圈子内硬接他的毒掌，这当然是弥度大师要吃很大的亏。众人俱是想道：“这贼子的心计比他的毒掌还要狠毒！”

弥度大师有言在先，这场武斗，是任凭公孙奇划出道儿（出主意）的。而且以弥度大师的身份，当然也不能示弱。当下弥度大师寿眉一轩，朗声说道：“施主意欲如何，老衲奉陪就是。请。”

两人进了圈子，盘膝而坐。公孙奇道：“小可班门弄斧，请老禅师恕我冒犯了！”左掌一抬，一个“大手印”便向弥度大师胸膛印下。弥度大师和公孙奇的父亲公孙隐是同辈，公孙奇先行出掌，这还说得是按照武林中晚辈与长辈过招的规矩，可是按照这规矩，小一辈的为了表示尊敬长者，这第一招也多是“虚式”，或是为表示礼貌的“起手式”的，如今公孙奇一出手就掌击“洪门”（胸部），这却是对长辈的一种轻蔑。

公孙奇的用意当然是想激怒弥度大师，以便从中取利。弥度大师是有道高僧，丝毫不为所动，气定神闲地抬起掌来，就接了他的一掌。

双掌一交，弥度大师只觉掌心如熨，一股热气就似要从他掌心的“劳宫穴”攻进体内，弥度大师默运玄功，真气凝聚掌心，公孙奇登时也觉得一股无形的潜力，就好似要从对方的掌心涌出来似的，竟然把他的掌力迫回，公孙奇也不禁心头一凛：“少林高僧的金刚掌力果然名不虚传！”

公孙奇右掌未收，左掌又起。他的右掌红若朱砂，左掌却是黑如浓墨，带着腥腐的气味。弥度大师以左掌又接下他的掌力。这次只觉他的掌心其冷如冰，弥度大师有数十年的童子功，金刚掌力又是纯阳的内功，但在化解了公孙奇的掌力之后，身体仍是微感寒意。原来公孙奇右掌使的是“化血刀”左掌使的是“腐骨掌”，前者可令对方血液中毒，后者可令对方骨肉溃腐，而且掌力一寒一热，相辅相成，两大毒功互相配合，端的是厉害无比！场中识货的一流武学行家都是不禁相顾骇然，心中想道：“幸亏是这位少林高僧，倘若换了场中的任何一位高手，只怕也决计接不了公孙奇同时使用的这两大毒功！”

只听得“蓬、蓬”数声，公孙奇左右开弓，连击三掌，弥度大师以金刚掌力一一化开。公孙奇突然双掌一压，他的掌心就似有一股无形的吸力似的，把弥度大师双掌吸住。三重掌力，排山倒海般地狂涌过来，一个浪头高过一个浪头。原来公孙奇发的这连环三招，有个名堂，叫做“龙门三鼓浪”，前一重掌力未消，又加上后一重掌力，端的是厉害无比。

弥度大师的金刚掌力本来是天下最刚猛的掌力，但在公孙奇三重的掌力冲击之下，也感到颇为吃力，只有招架之功，竟无还击之力。他的身形仍是纹丝不动，但僧袍却起了一圈圈的皱纹，就似风帆般的涨满起来。这显然是体内真气鼓荡的结果。

场中不乏武学的大行家，见弥度大师应付得如此吃力，都不由得暗暗惊

心。

群雄在替弥度大师担忧，殊不知公孙奇也在暗暗吃惊，原来他所练的邪派内功，乃是以霸道取胜的，强攻不进，也有再衰三竭之感。弥度大师的金刚掌力却是少林寺的正宗内功，霸道不如公孙奇，但纯厚沉雄，那却是公孙奇比不上他的。公孙奇心想：“我若和他硬拼掌力，只怕持久不下，最后还是我要吃亏。好，我且尽量发挥化血刀与腐骨掌的两大毒功，看他能不能抵挡。”

过了一会，只见弥度大师头顶上冒出热腾腾的白气，越来越浓，转眼间就在这圈子的上空覆罩了一团浓雾。原来弥度大师在以最上乘的内功，将侵入他体内的毒气蒸发出去。但虽然如此，胸口还是不免有烦闷之感，要默运玄功，才能支持得住。

旁观的人，纷纷退后。原来那些功力较弱的人，呼吸了那股腥闷的气味，已是感到头昏目眩，不能不避到较远之处，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

蓬莱魔女不禁忧心忡忡，说道：“公孙奇这贼子的两大毒功如此厉害，只怕——”笑傲乾坤笑道：“无妨，我看弥度大师还尽可以支持得住。”蓬莱魔女道：“但只怕弥度大师胜了，也要大病一场。”

公孙奇也在心想：“这老和尚的内功如此坚韧，只怕我纵能胜他，也要大病一场。不如拼着耗损一些元气，早些把他击败。”

群雄屏息而观，忽见公孙奇嘴角沁出血丝。血迹殷红，在浓雾笼罩之下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群雄以为是公孙奇败象已露，不禁欢呼。

此时笑傲乾坤却是面色沉重，低声说道：“不好，公孙奇这贼子用出了天魔解体大法，增强了他这两大毒功，只怕、只怕弥度大师是难以支持下去。”话犹未了，只见弥度大师身形摇晃，嘴角也沁出了血丝！

原来“天魔解体大法”乃是一种十分古怪的邪派内功，“施法者”在自残一部份肢体之后，可以将本身的功力至少增强一倍。公孙奇最先嘴角沁出血丝，就是他自行咬破舌尖，来施展“天魔解体大法”的。不过“天魔解体大法”虽然极为厉害，却也颇伤本身元气，所以非到必要关头，是绝不肯轻易施用的。

公孙奇的功力与弥度大师本来相差极微，加上他的两大毒功，已经是略占了优势的了。如今再使出“天魔解体大法”，功力陡然增强一倍，弥度大师当然更是禁受不起，是以他随后嘴角也沁出了血丝，但同样是沁出血丝，却又有所不同，公孙奇是自行咬破舌尖，弥度大师则已是受了内伤。

众雄还以为弥度大师与公孙奇是旗鼓相当，虽然也在担心他们两败俱伤，但还不是怎么特别为弥度大师忧虑。武士敦、笑傲乾坤、蓬莱魔女与文逸凡等人是第一流的武学大行家，却看出了弥度大师受了内伤，再战下去，恐怕就要遭受公孙奇的毒手。

他们虽然着急，却不能上前，要知弥度大师是武林前辈，少林高僧。以弥度大师的身份，岂能破坏了比武规矩，让别人坏了他的名头。

他们在比武之前，是讲好了谁先退出圈子，就当作输的。所以，以弥度大师目前的处境而论，只有自己退出圈子，甘愿作输，这才能保全他的性命。可是弥度大师却仍是强力支持，不肯退出圈子。

蓬莱魔女悄声说道：“弥度大师不肯退出圈子，只怕有性命之忧，这可如何是好。咱们不如——”

话犹未了，忽见公孙奇双掌一收，突然站起身来，一步就跨出了圈子，

冷冷说道：“ 不必比了，谁弱谁强，你自己知道！ ”

这一下变化大出众人意料之外，心想：“ 难道是公孙奇手下留情，给这位少林高僧几分面子。 ”但以公孙奇的狠毒性情，与急欲称霸武林的野心而论，他已然可以打败弥度大师，却又怎肯手下留情？

公孙奇在临胜之际，突然罢手，这情形和上一次他在桑家堡夜战华、柳二人，在抢得了攻势却又突然罢手的情形，如出一辙。因此，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更是大惑不解，感到其中定有跷蹊，却又猜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心中一片茫然。

但无论如何，公孙奇自己退出了圈子，总是输了。桑家堡的人惊疑不定，群雄看得惊心骇目，此时也才放下了心上的一块石头。

公孙奇不但“ 自行作负 ”，还匆匆忙忙地施展轻功飞跑，看情形似乎是要赶回桑家堡。看他满面怒容，又似是要马上赶回去和什么人算帐似的。

飞龙岛主宗超岱是桑家堡的总管，见公孙奇弃众而逃，大为惊诧，连忙问道：“ 堡主，你没有输，怎么—— ”公孙奇满面怒容，喝道：“ 你给我抵挡敌人，不必再管我的事！ ”一把推开了飞龙岛主，迳自奔回桑家堡。孤鸾山这边的武学高手都在注视着公孙奇的行动，见他健步如飞，却又不似受了内伤的模样。

就在公孙奇退开之后，弥度大师的身形突然向上抛起，他本来是盘膝坐在地上的，这一抛起，就似皮球般地抛出了圈子之外。原来公孙奇在临走之前所发的那一掌十分霸道，蕴藏着三重后劲，弥度大师筋疲力竭，只能消解两重，终于给他的最后一道劲力抛离圈子。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都是大吃一惊，顾不得去追赶公孙奇，连忙抢上前去，把弥度大师接了下来。

弥度大师叹了口气，睁开眼睛，涩声说道：“ 公孙奇说得不错，老衲确是抵挡不了他的两大毒功。但如今却是一个最好的时机，你们赶快趁此时机，追到桑家堡去，将这奸贼除了。 ”

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各在一边，扶着弥度大师的身子。笑傲乾坤手所触及的那半边身子只觉其冷如冰，蓬莱魔女手所触及的那半边身子则觉其热如火，以弥度大师内功的造诣之深，居然出现了如此现象，可知所中的毒实是不轻。华、柳二人怎肯弃他不顾。当下他们各出一掌按着弥度大师的背心，用本身的真气输入弥度大师体内，想为他保存性命。弥度大师道：“ 你们不必照顾老衲，快快去除奸贼。 ”

笑傲乾坤道：“ 那贼子是否受了大师之伤？若然，迟些时候也是无妨。 ”要知以弥度大师的金刚掌力，倘若公孙奇是受了他的掌力之伤，绝非一两天之内便能复原。

弥度大师摇了摇头，说道：“ 快去，快去！这是最好的时机，错过之后，天下无人能够除他。这贼子并非是受我之伤。 ”

弥度大师的回答大出华、柳二人意料之外，笑傲乾坤大惑不解，惶然问道：“ 这贼子不是受伤，那又何以是除他最好的时机。 ”

弥度大师吸了口气，缓缓说道：“ 老衲也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是从他最后所发的一掌看来，他似乎有走火入魔的迹象。桑家的内功心法十分怪异，若不立即去和他缠斗，他可能从容运功，导气归元，解除了这走火入魔之危！ ”

弥度大师说到此处，突然急声说道：“ 快去！快去！你们实是无须照顾老衲了，老衲不成啦！ ”眼皮一阖，登时圆寂。原来弥度大师若得华、柳二

人之助，加上本身的功力祛除毒质，本来还可以延长五年寿命的，但他却不愿华、柳二人多耗真气，是以在说明了其中的关键之后，便即自断经脉而亡！

华、柳二人是武学的大行家，当然明白弥度大师是为了避免消耗他们的功力，故而不惜自我牺牲。他们明白了弥度大师的苦心，不胜感叹。但此时却不是哀悼死者的时候，笑傲乾坤道：“ 瑶妹，咱们不能辜负弥度大师临终嘱咐，赶快去除那贼子吧。 ”

蓬莱魔女道：“ 是。 ”正要起步，忽地想起一事，赶忙取出了桑青虹那封信，递给耿照道：“ 照弟，这封信是给你的。 ”匆促之间，她亦无暇说明这是谁写的了。

公孙奇一走，桑家堡这边群龙元首，人心摇动，飞龙岛主是桑家堡的总管，只能替代公孙奇指挥，他安慰众人道：“ 咱们的堡主神功无敌，弥度大师尚且毙命在堡主的掌下，何况他人。堡主不过是为了点私事，去去就来的，你们切不可慌乱。 ”他这么的一说，安定了一部份人的心，但更多的人都是想道：“ 公孙奇若没受伤，在这决战的关头中，岂能只是为了一点私事弃众而逃。 ”这些人是倚仗公孙奇壮胆的，公孙奇一走，他们心里早已发慌，打定了“ 三十六着走为上着 ”的主意。

武士敦振臂大呼：“ 咱们杀进桑家堡去！ ”群雄个个争先，登时展开了一场大混战。依附于公孙奇的邪派妖人，有一半悄悄溜走，但也还有一半抱着侥幸心理，服从飞龙岛主宗超岱的指挥，与群雄接战。

此时耿照已经调匀气息，恢复了精神。秦弄玉在他身边，珊瑚与陆勉也正过来与他们叙话。秦弄玉已经知道他们订了婚约之事，相见之下，不胜欢喜。他们来到耿照身边的时候，也正是蓬莱魔女把那封信交给耿照的时候。

耿照拆开这封信一看，大吃一惊。秦弄玉道：“ 是谁的信？ ”耿照道：“ 是青虹的信，你拿去看。 ”原来在这封信上，桑青虹哀求耿照在见信之后，立即前去看她，她说她有一点私事要拜托耿照。信中语气，极为哀苦，但求一面，以了心愿，颇有点诀别之意。信中附有她所居住的地图，原来她是被公孙奇囚禁在一座迷楼之中，那座迷楼就在桑家的“ 藏经窟 ”附近，耿照从前是曾经在那个石窟被关过多时的。故而桑青虹无须绘出桑家堡的全图，只说明了迷楼的所在和说明怎样进入迷楼的走法，料想耿照就一定可以找着她了。这封信的最后还以忏悔的口气求耿、秦二人恕她以前的所作所为，给他们添了不必要的麻烦。最后还以非常诚恳的口气，为耿照与秦弄玉二人祝福，祝他们早成连理，白头偕老。

秦弄玉折好了信，交还耿照，说道：“ 那你还不快去！ ”耿照道：“ 是。咱们都去吧！ ”他和秦弄玉、珊瑚二人一同去找桑青虹，心中颇有感触，暗自想道：“ 人生际遇之奇，往往出人意料之外。珊瑚已有了好的归宿，偏偏桑青虹却是一再的坠溷沾泥。不知她将来的结果又会如何？看她信中颇有诀别之意，难道她果真有性命之忧？ ”

此时双方已在激烈的混战之中，东海龙与西岐凤并肩冲入敌阵，东海龙哈哈笑道：“ 蒙兄、劳兄，你们本是崆峒前辈，却何苦助纣为虐？但你们若一定要帮公孙奇这一小子，那么说不得我虽是败军之将，也只好与你们再打一架了。 ”

“ 崆峒二奇 ”行事任性，不分是非，但却颇重义气。东海龙刚才那一场自认输招，给了蒙天庇面子，蒙天庇心里也是明白的。他们之所以依附公孙奇，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们想把崆峒派的武功在中原发扬光大，公孙奇武

功高强，又有“势力”，故而他们要仰仗公孙奇之助。另一个原因，则正是因为他们颇重义气，公孙奇投其所好，用手段拉拢了他们。

蒙天庇是人家敬他一尺，他敬人家一丈的脾气。东海龙这么一说，他不由得暗暗面红，心中想道：“公孙奇弃众而逃，竟无片言交代。不管他是否受伤，总是对友不义。今日情势，看来只怕桑家堡难免要瓦解冰消，公孙奇是靠不住的了。东海龙说得对，我是武林前辈，倚靠一个后生小子，纵然能够发扬我派武功，别人也要看我不起。”

蒙天庇主意打定，便即拱手说道：“东园先生，多谢你在我面上贴金，更多谢你的教言。好，就算是交了你这位朋友了。今日咱们是不打不相识，他日若有机缘相见，我再与老朋友切磋武功。如今则恕我们要失陪了。”蒙天庇是师兄，他说要走，劳天护当然是跟着他走。他们这一走，不用明言当然也就是接受了东海龙的劝告。东海龙目送他们飘然而去，哈哈笑道：“前头自有大路，两位走得好！走得好！可是，我却还未能走呢。好啦，西岐贤弟，咱们失了对手，只能杀进桑家堡去，去会一会公孙奇了。”

另一对，武士敦与云紫烟也是联袂杀人敌阵。麻大哈与上官宝珠双双杀出，和他们交上了手。武士敦掌力沉雄，上官宝珠轻功超妙，武士敦占得上风。云紫烟以无相神尼的独门剑法则与麻大哈恰恰打成平手。武士敦打得兴起，双掌盘旋飞舞，不但迫得上官宝珠不能近身，连麻大哈也被笼罩在他的掌力之内了。武士敦喝道：“麻大哈，我和你再说一遍，你父之死，实是咎由自取，怪不得我。我劝你一定要懂得大是大非，切不可执迷自误。否则我也只能对你不客气了！”

麻大哈沉声说道：“杀父之仇，不能不报！”武士敦是个十分豪迈的性格，他是因为麻大哈作恶无多，而一身武功又得来不易，所以才有点怜惜他的。但如今既然劝他不醒，武士敦也就绝不婆婆妈妈了。当下武士敦“哼”了一声，喝道：“好，那么你就报吧！”掌力一发，势如排山倒海，麻大哈禁受不起，接连地退了六七步，“哇”的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人丛中箭一般地窜出两条大汉，一个喝道：“我正想领教你丐帮的金刚掌力。”一个喝道：“休得欺负我的师弟。”这两条大汉，一个是少林寺的叛徒沙衍流，一个是灵山派的掌门弟子古云飞。

沙衍流先到，“砰”的与武士敦对了一掌。沙衍流身形一退，古云飞的双笔随即点来。好个武士敦，脚步未稳，头也不回，反手一弹，“铮”的一声，又把古云飞的一枝判官笔弹开了。

云紫烟一招“大漠孤烟”，将古云飞点向武士敦“笑腰穴”的另一枝判官笔挑开。文逸凡从另一头赶来，哈哈笑道：“原来你也会使判官笔，好，咱们再较量较量！”古云飞擅长的是软鞭功夫，刚才在“梅花尖刀桩”上比武，那条软鞭已给文逸凡夺去，这才改用判官笔的。他的判官笔功夫虽也不弱，却怎比得上号称“铁笔书生”的文逸凡？何况他最拿手的功夫都给文逸凡破了，又怎敢用次一等的功夫来对付文逸凡的看家本领呢？

文逸凡来得快，古云飞也走得快，只听得他扬声说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师弟，师妹，走吧！”说到一个“走”字，身形已在半里开外。文逸凡哈哈笑道：“灵山派的轻功另辟蹊径，确是颇有可观。我本来想与你再比一比轻功的，可惜我还要到桑家堡去走一趟。没奈何，只好等你十年后来报我的仇吧。”

他的师弟师妹，上官宝珠早已拉着麻大哈走了。灵山派这三名高手一走，

桑家堡这边的力量更为削弱。不过他们三人之走却与“崆峒二奇”之走不同，“崆峒二奇”是与对方化敌为友之后飘然远引，灵山派的三大弟子则是扬言报仇，梁子依然未解。

沙衍流与武士敦对了一掌，震退三步，虎口隐隐发麻，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想道：“我只道在少林寺技成之后，一出寺门，便可技压江湖。哪知今日我接连的两战，第一战和一个武林后进的耿照不过打成平手。第二战更糟，只不过一个照面我便吃亏，我苦练多年的少林寺金刚掌力，竟敌不了武士敦所使的丐帮金刚掌力的一掌。看来天下英雄比我高强者还不知多少！不过，好在担当执法的弥度师叔已死，方丈和我的师父不会轻离少林寺，我可以暂时没有麻烦。且待我再苦练几年，若再练成了易筋经，那时再出江湖争胜，也还不迟。”沙衍流主意打定、于是他也走了。

不过，依附于桑家堡的各派妖人未走的也还不少，她们在飞龙岛主指挥之下，抵挡群雄的进攻，蓬莱魔女心头火起，说道：“谷涵，你替我掠阵，我先杀了这厮出气。”两人施展绝顶武功，冲入敌阵，拂尘挥舞，长剑翻飞，折扇点穴，两个人三般兵器杀得群邪辟易。

飞龙岛主见华、柳二人杀来，吓得心胆俱寒，连忙逃走。不料迎头碰上了武士敦，武士敦人未到，掌先发，一股劈空掌力严如排山倒海般地涌来，震得他胸口隐隐作痛，不由自己地倒退三步。飞龙岛主识得武士敦的厉害，忙又掉头，改向西走。

蓦地里一声霹雳，东海龙喝道：“往哪里走！”使出大摔碑手的功夫，一手一个，将桑家堡这边的两个人抓了起来。这两个人都是水牛般身躯的大汉，给他似抓着小鸡般的提起，双臂一振，就把这两条大汉当作“人球”抛出，向飞龙岛主撞去。

飞龙岛主不敢硬接，双掌一推，把这两个“人球”反抛回去。西岐凤从东海龙背后闪出，笑道：“这两个人罪不至死，待我救了他们吧。”当中加上一掌，两条大汉从半空中分开，各坠一边。原来他们受了东海龙与飞龙岛主这两大高手掌力的挤压，本来是不能活命的，西岐凤当中加上一掌，却把那两股掌力对消了一半，这才能救了他们的性命，但虽得苟活，亦已气息奄奄了。

飞龙岛主一见是东海龙与西岐凤同在一起，阻住了他的去路，飞龙岛主自忖可以单独和他们当中的一个打成平手，却决计不是他们两人的对手，连忙又掉转了头，再向南走。

他这么两次掉头转向，笑傲乾坤已经赶到，身形一掠，越过他的前头，折扇一合，当作判官笔使，点他的“华盖穴”。笑傲乾坤的本领更在东海龙与西岐凤之上。使的又是最上乘最狠辣的点穴手法，飞龙岛主焉敢闯他这关，忙又掉头北窜。笑傲乾坤哈哈一笑，收了折扇。原来他是有意把飞龙岛主迫得只有向北逃走的这一条路的。蓬莱魔女正在那个方向把关，准备迎击飞龙岛主。笑傲乾坤的本领本来可以结束飞龙岛主的性命，但他却要让给蓬莱魔女报仇。

蓬莱魔女厉声斥道：“你这为虎作伥的臭贼，今日非杀你不可！”青钢剑寒光一闪，一招“玉女投梭”，直指他的咽喉。飞龙岛主一个斜身滑步，反掌荡开她的剑尖，蓬莱魔女又已展开“天罡拂尘三十六式”中的“背负南溟”，拂尘抖开如鹏翼当头罩下。飞龙岛主以双掌之力荡开拂尘，蓬莱魔女右手的青钢剑又已闪电般地刺到。

两年前在飞龙岛初会时，他们二人交手，那时已是飞龙岛主稍逊一筹。这两年来，蓬莱魔女得了她父亲传授最上乘的内功心法，本门武功又已精益求精，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飞龙岛主当然更不是她的对手了。

飞龙岛主若然精力充沛，可以抵挡蓬莱魔女的三五十招，如今他在被杀得昏头转向之余，连十招都抵挡不到，便给蓬莱魔女一剑穿心而过，取了他的性命。

公孙奇一走，桑家堡这边本来已是群龙无首，如今替代公孙奇作指挥的飞龙岛主又丧命于蓬莱魔女剑下，桑家堡这班乌合之众，当然更是溃不成军，各顾各的夺路逃命，只恨爹娘少生了两条腿。

蓬莱魔女拭干剑上的血渍，笑道：“太湖之仇，今日始报，可也报得痛快！好，现在是该杀进桑家堡的时候了。咦，耿照呢？”要知蓬莱魔女杀进桑家堡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要解救桑青虹，但她却不知道桑青虹被囚之所，她料想在桑青虹给耿照的那封信中定有说明，但她刚才匆匆把那封信交给耿照，却还未得向耿照一问。

笑傲乾坤道：“有几个人已杀向桑家堡去了，似乎耿照也在里头。”蓬莱魔女道：“好，那么咱们就到桑家堡再说吧。公孙奇此际正在堡中，咱们须得快去，以免照弟遭他毒手。”

且说耿照、秦弄玉、陆勉、珊瑚四人自成一队，直奔桑家堡。耿照急于赴桑青虹之会，故此并不主动找人厮杀。桑家堡那些人忙于逃命，更不会主动的去拦阻他们。是以他们轻轻易易地便闯进了桑家堡。那时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以及东海龙西歧凤等人，还正在围歼飞龙岛主的主力。

留守桑家堡的人在此时亦早已得了失利的讯息，除了一部份桑家老仆和一小撮忠于公孙奇的党羽之外，其他人众，亦已十九散逃。在这大混乱之中，那两部份人又发生了内讧，桑家老仆都知道公孙奇是杀害他们主母的仇人，平日只是迫于公孙奇的淫威，才不能不表面装作服从，此时眼看“树倒猢狲散”的时机已到，于是和公孙奇的手下大打起来。这个形势，很有利于耿照他们的行动。他们闯进了桑家堡，两帮人正在打得难解难分，只有几个公孙奇的手下分出身来挡道。

珊瑚道：“你们快去找青虹姊姊吧，我和陆大哥给你们把风。”公孙奇那几个手下只不过是二三流角色，不过片刻，便已给陆勉与珊瑚击倒。

耿照是旧地重来，熟悉道路，他避免耽搁，绕过混战的场所，找寻桑青虹所在的那座迷楼。当耿照经过从前那座石窟之时，心中不禁无限感慨。桑青虹曾经在这座石窟之中，诱他学了桑家的“大衍八式”。也曾在这座石窟之中向他吐露无限痴情。尽管耿照不能接受她的爱意，却也不能不感激她的情意，感激她的情意，也就不能不更伤感于她目前的境遇。

秦弄玉忽道：“照哥，你一个人上楼去吧！”原来过了石窟，那座迷楼是已然在望了。耿照怔了一怔，说道：“你、你怎么不去？”秦弄玉道：“她只是请你，并没有请我。有些话儿，她也许是不便当着第三者说的。你放心吧，我不会呷醋的。去吧！”说罢微微一笑。

耿照认清标记，飞身一跃，食指勾着一处菱形的栏杆，飞身越过栏杆，进入迷楼。这座迷楼机关遍布，若是误踏机关，便有性命之忧。

“迷楼”名副其实，回廊曲折，门户重叠，幸而耿照知道走法，这才不致会迷失方向。走了一会，只见面前有一座三丈多高的白玉屏风，拦着去路。耿照按照桑青虹信中所教的方法，将屏风左推三转，右推三转，再向中间朝

上方轻轻一推，那座巨大的屏风轧轧旋转，转了一个弧形，现出一道窄门。耿照侧身而入，刚刚可以通过，耿照又依照青虹所教的方法，合上屏风。

耿照松了口气，因为照桑青虹的信上所说，进了这道窄门之后，里面已是再不设机关，无须提防了。只要再经过一道走廊，走廊尽头之处，便是桑青虹被囚的处所。

耿照刚踏上这道走廊，只听得在走廊那头，隐隐的传来了两声的呼唤："耿照，照哥！"声音幽怨，正是桑青虹的声音在呼唤着他。

耿照心中一阵酸痛，几乎忍不着就要大声回答，但恐怕这座迷楼中另外有人，想了一想，心道："还是见着了她再说吧。"于是抑制着情绪的冲动，继续向前行。

不料心念未已，蓦地里听得桑青虹一声尖叫："痛死我也！"耿照大吃一惊，只道桑青虹是已遭杀害，连忙飞跑过去，就在这一瞬间，耿照也还未来得及出声，随即又听得"呜哇""呜哇"两声，那是小儿的啼哭声！

此时耿照已到了那间房子的后窗，房内的人在这"紧张"的关头，丝毫也没察觉外面有人来到。里面一个妇人的声音笑道："恭喜小姐，是位少爷！"

耿照在窗外发了呆，想不到这么凑巧，正碰上桑青虹产子。耿照茫然不知所措，是的，他已经来到了桑青虹的身边了，只是一窗之隔，但耿照却是没有勇气推开。桑青虹刚刚生产，屋内又有产婆，他是一个男子，怎能进去？耿照是个守礼的人，连偷看他也是不愿为的。

但耿照也不能走开，桑青虹费了那么大的心力，才把一封密信交到他的手上，约他前来"见最后的一面"，而且还郑重他说明是有要事嘱托他的，他若然违背了桑青虹的嘱咐，这岂不是要令她遗憾终生。

进既不能，退亦不可。耿照只好伏在窗外，心乱如麻，也不知做些什么才好。

房子内桑青虹悠悠醒转，那产婆道："小姐，你看看，你的少爷好相貌，真像你！"桑青虹道："好，抱过来看看！"桑青虹伸出指头，拨弄婴儿的小脸，她自己的脸上也绽出一朵笑容。随即笑容忽敛，说道："抱开他，我不要看了！"原来产婆说这婴儿似她，但在桑青虹看来，这婴儿却是更似他的父亲——公孙奇。

桑青虹叫那妇人抱开了孩子，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她心中的情绪十分复杂，她痛恨公孙奇，可是这孩子却是她亲生的骨肉，她能够因为痛恨孩子的父亲而连带憎恶自己的孩子吗？

给她接生的那中年妇人道："二小姐，你不要胡思乱想。有了少爷，总好一些。"这妇人是她的奶妈，知道她的心事。

桑青虹半坐半躺地靠着床上，说道："奶娘，你给我打开窗子。"奶娘道："不，你刚在产后，不能招风。"桑青虹道："我想看看天色。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奶娘朝窗一望，说道："日影西斜，快近黄昏了。"

桑青虹幽幽地又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道："耿照，耿照，我的信你接到了没有呢，你怎么还不来呀？"耿照伏在窗外，心头怦怦乱跳，却是不敢答话。

奶娘摇了摇头，说道："二小姐，你的心事我明白。可是我劝你不要痴心盼望了。耿相公、他、他远在江南呢！水远山遥，人事多变，又怎知他，他、……唉，二小姐，别多想了。我真担心堡主知道——"

桑青虹道："我并没有其他心思，我只是想见他一面。但恐怕他是不会

来的了。奶娘，我求你一件事。”

奶娘说道：“小姐，你吩咐吧，我一定给你办到。”

桑青虹指一指初生的婴儿，她的奶娘正在给婴儿喂奶。桑青虹道：“我若果不幸死了，你带这孩子到江南去找耿相公，希望他念在旧日的一点情份，收留我的孩子。嗯，我还没有给这孩子起名呢？对啦，他应该跟我姓桑，继承桑家的香火。名字就叫弃恶吧。你懂得这个意思吗？我是要他弃他父亲之恶，跟耿相公做一个正人君子。”耿照听到这里，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桑青虹是要向他托孤。

奶娘说道：“小姐，你要我做的事我会给你做的。但你却不必胡思乱想，你身体很好，像你这样刚刚生了孩子就能起床的产妇还不多呢。你会看到这孩子娶媳妇、生孙儿的。好日子在后头呢，小姐，你可千万别想到一个死字。我知道姑爷对你不好，但有了孩子，这又不同了。所以你好歹也要活下去。孩子跟着你，他也会成为一个好人的。”

桑青虹道：“不，你不知道。我是活不长的了。可是我却并不是担心公孙奇这贼子害我，他，他也是活不长的！”

奶娘吃了一惊，只道这是桑青虹的胡言乱语，一时不知如何答话。桑青虹又道：“奶娘，你知道我一生最遗憾的是什么？”

桑青虹最遗憾的是什么？是遗憾不能嫁着自己所喜欢的人吗？是遗憾自己不够坚强，不能为姐姐报仇，反而给仇人玩弄吗？奶娘对她这个问题更是不敢回答了。

桑青虹自问自答道：“我最遗憾的是什么？我个人的不幸太多了，遗憾也遗憾不了这许多。但我是汉人，这一生却没有为我的祖国尽过一点力，大宋在江南立国，我连江南的土地也没有踏过。耿相公当年冒尽险艰，投奔故国。我却在金虏的统治下忍辱偷生，靦颜事仇。想想他人，想想自己，你说我怎能不羞惭无比！所以，正是因此，我才要你把这孩子带到江南，交给耿照。我不能让这孩子的将来，也有同我一样的遗憾。”

耿照伏在窗外，听了这一段话，大为感动。心里想道：“原来青虹也不是一个混混饨饨，只知为了自己的女子。她醒悟得虽然迟了一些，但也还不算太迟。”

这一瞬间，耿照转了好几个念头，终于想道：“青虹已萌死志，我一定要挽救她，我也不应该让她失望。这不是避嫌的时候，我也不能拘泥小节了。对，我应该进去，我应该进去和她相会！”

耿照提起了勇气，正想敲窗，告诉桑青虹他已经来了，然后等待那奶娘收拾房间，开门让他进去。不料就在他正要敲窗的时候，忽听得“轰”的一声，走廊那头的玉屏风被人冲开，公孙奇怒气冲冲地跑了进来。耿照大吃一惊，连忙又伏下去。他不是害怕公孙奇杀他，他是害怕公孙奇发现了他，连累了桑青虹。

原来公孙奇是已面临走火入魔的灾祸，他回到桑家堡后，是先到静室调匀了气息才来的。不过，尽管他已练成了正邪合一的内功，调匀了气息也只是能够将那即将来临的灾祸拖延一些时刻而已。

公孙奇此时怒火中烧，一心只是想找桑青虹算帐，并没有发觉耿照，他跑了到来，“乓”的一脚就踢开房门。喝道：“小贱人，你想我死，我可还没有死呢！这才是你最大的遗憾了吧？你以为你在那座屏风多加一道机关就能阻挡我吗？哼，你看我还不是进来了！我有本领能够进来，就有本领将你

杀死，哼，我就是死了，也要你死在我的前头！”他骂声不绝地冲进房来，可是正当他举手要杀桑青虹的时候，那婴儿也不知是否为他所吓的原故，“呜哇”“呜哇”地又哭起来。公孙奇眼光一瞥，看见了这初生的婴儿，不觉呆了一呆，举起的手停在空中，打不下去。

桑青虹一点也不害怕，说道：“我早准备了今天你来杀我的了，你杀吧！”

那奶娘连忙把孩子抱到公孙奇面前，说道：“姑爷，恭喜，恭喜，是位少爷，你看多像你！小乖乖，别哭，别哭，你看，是你的爹爹来看你呢。姑爷，你有什么不快意的事儿！可也千万不要在孩子面前发气，他还是刚刚落地的呢，你可不能吓坏了他！”那奶娘唠唠叨叨他说了一顿，把婴儿交给公孙奇。公孙奇也不自觉地就接了过来，在满是杀气的面上，居然露出一丝笑容。

公孙奇接过孩子，亲了一亲，这一瞬间，他的心肠倒是软了几分，想道：“这小贱人虽然可恨可杀，却是给我留下了一条根子。”但一想到自己即将走火入魔，只怕性命也难保住，纵有儿子，也是抵偿不了。想至此处，不觉又对桑青虹动了杀机。

那奶娘见公孙奇的面色阴晴不定，连忙堆起勉强的笑容，和公孙奇说道：“请姑爷看在孩子的份上，我们的小姐有什么得罪姑爷之处，请姑爷也要原谅她才好。这孩子还得小姐抚养他呢。”

公孙奇侧目斜睨，冷冷地看了那奶娘一眼说道：“你对你们的小姐倒是很忠心啊！不错，看在这孩子的份上，说不定我也许会留你们小姐的一命的。但你这老虔婆知道了我家的丑事，我可不能让你活了。”那奶娘做梦也想不到公孙奇竟要杀她，张大了口，还未喊得出声来，已给公孙奇一掌照头劈下，取了她的性命。

桑青虹冷笑道：“好威风，好狠毒，再狠毒些吧，把我杀了，把这孩子也杀了！”

公孙奇放下孩子，冷冷说道：“我的孩子，我当然是不会杀他的，但你以为我不敢杀你么？你可知道孩子并非一定要你抚养才能成人。”

桑青虹道：“我当然知道。所以我也早就有了安排，要把他交给别人抚养的了。”

公孙奇道：“交给谁？”桑青虹道：“交给耿照。怎么样，你拧眉毛瞪眼珠干吗？交给耿照你不舒服吗？耿照是好人，总比你好得多！”桑青虹乃是拼了一死，存心要气他。

公孙奇果然气得七窍生烟，骂道：“小贱人，简直是不要脸的小贱妇。你陪着丈夫，心里却在想念第二个男人。”

桑青虹连连冷笑道：“你才是不要脸，谁是你的妻子？你害死了我的姐姐，又来迫我。你以为我当真是心甘情愿做你妻子的吗？老实告诉你吧，我之所以苟活下来，一来是为了肚里有了这个孩子，我要把他生下来。二来，我要给我姐姐报仇，要给我自己报仇，这才装出奉承你的笑脸，叫你相信我是心甘情愿做你的妻子的，要不然你怎会上我的圈套？嘿，嘿，你现在可懂得了么？我压根儿就没有把你当作丈夫，我喜欢想那个男人，你怎么样？”

公孙奇大吼道：“我把你杀了！”

桑青虹哈哈笑道：“杀我？我早就准备让你杀了。不过，你可得快点动手才好。我知道你曾强运玄功，逆行经脉，阻延走火入魔的时刻。但也阻延不了多久的，最多不过半个时辰，你就要发作了。你杀了我，你也不过比我

多活半个时辰而已。嘿嘿，杀啊，来杀我啊！”正是：

深仇难报拼同死，怨毒于人亦甚哉！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愧把深情怀故友　忍将毒手害亲儿

公孙奇怒极气极，却反而哈哈哈的大笑三声，说道：“我一生智计过人，未逢敌手。想不到今日却折在你这小妮子手里，真是令我不能不佩服呀，佩服！好，咱们棋逢敌手，理该惺惺相惜，讲和了吧？我不杀你，你可有解除走火入魔之法么？”

桑青虹冷笑道：“莫说没有，就是有我也不告诉你。”

公孙奇道：“你再想想，我非但不杀你，而且我还可以让你跟你的心上人去双宿双飞，决不追究。不过，这次你可不能骗我，我也不怕你骗我。我会带你去找耿照，将你亲手交给他。你的方法若是不灵，嘿，嘿，我也自有我的手段炮制你们。”

桑青虹冷笑道：“天下大约没有比你更无耻、更狠毒的人了。你还是赶快动手吧，否则你就来不及了。”

公孙奇狞笑道：“来得及的，你不是说我还可以有半个时辰吗？好，我就与你比比狠毒吧。咱们夫妻一场，不得同年同月同日生，也得同年同月同日死。我现在要慢慢折磨你，就用‘化血刀’与‘腐骨掌’的两大毒功，叫你在半个时辰之内，形销骨毁，全身溃腐而亡。我会算准时候，叫你在黄泉路上只是比我先走一步。”说罢，双手作势，就要来扼桑青虹的咽喉。蓦地喝道：“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个机会了，你答不答应我的条件？”

桑青虹冷笑道：“你走火入魔而亡，死得不会比我更舒服的。来吧！”说完了话，索性闭上眼睛。

公孙奇道：“好，你说我狠毒，你比我更狠毒。那也好，我就成全了你吧，双掌如环，缓缓地向桑青虹的颈项移近。

耿照再也忍耐不住，“砰”的一拳，打开窗子，跳了进来，唰的一剑，疾刺公孙奇的后心大穴。

公孙奇冷笑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是你这小子伏在外边。”头也不出，反指一弹，“铮”的一声，把耿照的青钢剑弹出了手。

桑青虹蓦地一抬手，一蓬针雨，向公孙奇撒去。公孙奇哈哈笑道：“我反正是要走火入魔的了。也不在乎你这几枚毒针。”桑青虹产后体弱，毒针射在公孙奇的身上，给他的护体神功弹落，没有一枚插进他的身体。

说时迟，那时快，公孙奇一个转身，“蓬”的又与耿照对了一掌。耿照右掌一圈，骈指点他穴道。公孙奇冷笑道：“你在我的面前使这大衍八式乃是班门弄斧！”掌背微弯，一招“轻云出岫”引开耿照的右掌，倏地一变而为“弯弓射鹏”的擒拿手法，登时把耿照抓住。耿照全身酥麻，动弹不得。可是公孙奇的穴道却也给他点个正着，虽然立即运气解开，但双腿也有僵硬之感。他给点着的穴道，是主管着足少阳经脉的。不但如此，而且与耿照对了一掌之后，公孙奇登时感到气血不舒。

原来耿照新近曾得异人传授，功力虽然还是远远不能与公孙奇相比，但亦已能够多少给他一点损害。而公孙奇已是即将走火入魔，必须全神贯注，默运玄功，方能勉强支持。故此他与耿照对了一掌之后，走火入魔的时刻，是更加速的就要到来了。

但，虽然如此，耿照毕竟是已为他所擒。公孙奇发出一声狞笑，将耿照提在床前，让他面对着桑青虹。公孙奇狞笑道：“你的心上人来了，你该欢喜了吧。嘿，嘿，我先把这小子杀了，叫你瞧瞧他的惨状，然后再叫你与他

做一对同命鸳鸯。”

桑青虹先是一声惨呼，垂泪说道：“照哥，想不到我还是连累了你。”但在公孙奇的狞笑声中，桑青虹立即感到不应在他的面前表示怯弱，于是眼泪一收，脸上立即又绽出笑容，说道：“是的，我十分欢喜。照哥，你毕竟是如约而来，我死也死得瞑目了。我连累你，是对不住弄玉姐姐，但公孙奇这贼子也决不能活命的，咱们无须别人来替我们报仇。”

公孙奇冷冷说道：“你们的情话留到黄泉路上去说吧。好，姓耿的小子，我先成全你啦！”

耿照道，“大丈夫死则死耳，你要杀就杀，何必多言？”公孙奇道：“你这小子倒是嘴硬，又居然还是拧眉毛、瞪眼珠地盯人。好。我先断你的舌头，再挖你的眼珠。”手掌把耿照的下巴一托，耿照不由自主地把嘴巴张开。舌头吐出。桑青虹闭上眼睛，说道：“照哥，你先走一步了。”

公孙奇正要狠下毒手，忽觉微风飒然，手背突然似给利针刺了一下似的，公孙奇反手一掌，回过头来，只见蓬莱魔女早已穿窗而入，青钢剑剑尖吐出碧莹莹的寒光，指向他胸膛的“璇玑穴”。

原来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赶到了桑家堡之后，见着了秦弄玉，秦弄玉告诉她耿照已经上了迷楼。秦弄玉是看过桑青虹那封信的，于是又把怎样进入迷楼的方法告诉蓬莱魔女。秦弄玉因为耿照许久未出，正自担心，她自己不方便进去与桑青虹会面，正好让蓬莱魔女前去接应。笑傲乾坤留在外面，帮助桑家堡的旧人制伏公孙奇的党羽。堡中的动乱已经接近平定了。

蓬莱魔女来得正是时候，她迸用玄功，将尘丝射出当作梅花针使用，恰恰及时地救了耿照的性命。

公孙奇掌背的穴道给她尘丝射着，心头也不觉一凛。原来以他的内功造诣，即使是真的梅花针，也不能刺穿他的皮肉的，但如今蓬莱魔女的一根尘丝，竟然能够刺进他的穴道，这就说明他的功力正在消失之中，也就是说走火入魔的危机又接近一步了。

公孙奇提一回气，心中想道：“我必须赶快将这丫头制伏，要死也得多一个人陪我。”

公孙奇接近死亡，越发疯狂，反手一掌，荡开了蓬莱魔女的剑尖，回过头来，狞笑说道：“好呀，你不顾同门之义，竟与这贱人串通来谋害我。可惜你来早了一步，我现在还有能力杀你，你知不知道？”说话之间，连环发掌，两大毒功，尽量发挥，毒气腥风，扑面吹来。蓬莱魔女弄到几乎不能呼吸，幸亏她口中早含了辟邪丹，而此时公孙奇的功力在减了几分之后，也胜不了她多少，故而她还可以支持。

蓬莱魔女拂尘一抖，万缕千丝，迎头下罩。公孙奇一招“拨云见日”，荡得尘尾飘散。突然化掌为指，“铮、铮、铮”三下，在她的剑脊上接连三弹，这一招险中求胜，足见功夫。蓬莱魔女虎日发热，青钢剑几乎掌握不牢。同时心头发闷，胸中气血翻涌。原来公孙奇是运用“隔物传功”的本领，毒质透过了蓬莱魔女的青钢剑侵入她的体内。

蓬莱魔女运功御毒，剑招稍缓。公孙奇喝道：“撒手！”扬空一抓，抓着了蓬莱魔女的拂尘，这是他毕生功力之所聚，蓬莱魔女虎口被他的内功冲击，拂尘果然被他劈手夺去。

说时迟，那时快，公孙奇小臂一弯，掌式倏地变为“路转峰回”，从蓬莱魔女意想不到的方位打来。这是桑家“大衍八式”中的一个掌式，但在公

孙奇手中使出，却比耿照不知厉害了多少倍，蓬莱魔女要想招架，已来不及。当下，拼着同归于尽，以攻对攻，闪电般地也是一剑向公孙奇刺去。

公孙奇那一掌先击中蓬莱魔女，按说以公孙奇的功力，同时又是使上了“化血刀”的功夫，这一掌击中了蓬莱魔女，蓬莱魔女不死也得重伤。可是，说也奇怪，这一掌打在蓬莱魔女身上，却是软绵绵的毫无力道。蓬莱魔女怔了一怔，只见公孙奇已似一团烂泥似的，瘫在地上。原来正在这关键的时刻，公孙奇的“走火入魔”已经开始发作了。

就在这刹那间，蓬莱魔女剑招如电，剑尖亦已触着了公孙奇的前心，只要稍一用力，就可以从公孙奇的前心插入，后心穿出，刺他一个透明的窟窿。但此时公孙奇已是毫无抵抗的能力，蓬莱魔女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当然也已看了出来：公孙奇是遭了“走火入魔”之危，变成了废人了。

若是在双方激战的时候，蓬莱魔女可以毫不踌躇地一有机会就一剑杀了公孙奇，但此时公孙奇已是毫无抵抗的能力，蓬莱魔女这一剑倒是刺不下去了。“不看僧面看佛面”，她想起了师门恩重如山，而且师父只有这一个儿子，于是她把青钢剑缓缓收回，说道：“好吧，我让你自生自灭，不杀你了。你有什么后事要交代的吗？”

公孙奇道：“你把我的孩子抱来，让我最后亲他一亲。这就是我要求你的唯一事情了。”蓬莱魔女见他说得可怜，遂把婴儿抱到他的面前，说道：“你可以放心，你的孩子我们一定尽心尽力地教养他，让他成为有用之人。”

公孙奇道：“多谢你了。不过这责任还是应该青虹多负一些。”桑青虹道：“我的孩子我自有安排，不必你管。”

蓬莱魔女只道公孙奇是出于父子天性，临死之前要亲一亲自己的孩子，故而丝毫不以为意。不料公孙奇突然伸出中指，在婴儿吹弹得破的脸上，“卜”地弹了一下。蓬莱魔女大吃一惊，连忙将孩子抱开，低头一看，只见婴儿的脸上，现出一个指头大小的黑纹。婴儿也因被他的父亲这么用力一弹，“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蓬莱魔女又惊又怒，气得颤声骂道：“你，你这是干什么？虎毒不食儿，你、你简直禽兽不如！”

公孙奇哈哈笑道：“我的孩子我也自有安排，谁说我是要害我的孩子？哈哈，柳清瑶你不懂，桑青虹是懂的。哈哈，桑青虹呀桑青虹，你的如意算盘是打不成了！”

桑青虹顾不得产后虚弱，连忙跳下床来，把婴儿从蓬莱魔女手中接过，看了一看，说道：“还好。孩子是中了他的‘化血刀’之毒，但也还可以抚养成人。”说罢，长长地吁了口气。

蓬莱魔女大怒道：“你还说没有害这孩子？好，我不杀你，让青虹杀你！”唰地拔出剑来，把剑交给桑青虹。桑青虹是受害最深的人，故而蓬莱魔女要让桑青虹杀他。

桑青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持着长剑，在公孙奇三尺之外立定，剑尖指着公孙奇的咽喉，骂道：“你这贼子，你临死还要害我母子！”

公孙奇缓缓说道：“你错了，我只是要害你而已。你害我走火入魔，我就害你多受十八年的磨折，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罢了。我平生从不吃人的亏，如今我报复了。你要杀就杀吧。我死在你的手上，也可以瞑目了。”说罢，又纵声大笑。

蓬莱魔女茫然不解，问道：“青虹，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桑青虹气

得几乎说不出话，过了半晌，才继继续续他说道：“他，他是狼心狗肺，天下最狠毒之人，莫过于他！”

公孙奇道：“清瑶，你不懂我告诉你吧。这孩子中了我的‘化血刀’之毒，我的功力已消散了十之八九，他中的这点毒是死不了的。但也必须有人给他悉心调护才成。天下只有桑青虹懂得给这孩子化毒，所以这个人也就必须是桑青虹。她要传授这孩子的桑家内功心法，又要日日夜夜看护这个孩子，替他吮毒血换新血，要过了十八年，这孩子脸上的黑纹全消，方能永除后患。哈哈，这么一来，她想要把这孩子交给耿照也不成啦！”

蓬莱魔女这才明白公孙奇用心的险恶，不禁肌肤起栗，说道：“师父一生侠义，想不到生下你这禽兽不如的不肖之子。好，青虹妹子，你要怎样处置他，都由得你了。”

公孙奇冷笑道：“随便你们怎么说我，桑青虹要想把我的儿子交给耿照，那我却是绝不能叫她如愿！嘿，嘿！我反正是要死的了，但青虹你虽然害得我走火入魔，你至少也要受十八年的折磨。这一场斗智，还是我赢了你！哈哈，你杀了我算得什么，可怜你想死也不能够呢！青虹，快把你口中的毒药吐出来吧！”

蓬莱魔女大吃一惊，连忙问道：“青虹妹子，你当真是服了毒药？”桑青虹面色灰白，张口吐出一颗蜡丸。

原来桑青虹早已料到公孙奇定要杀她，预先在口中含了毒药，这毒药是包在一颗蜡丸里的，她等耿照来，只待向耿照交代了后事，便咬破蜡丸，自行眼毒。

桑青虹剑尖指着公孙奇的咽喉，只见公孙奇面如金纸，汗出如浆，脸上的肌肉都因痛苦而扭曲变形。他并不是害怕桑青虹杀他，而是由于“走火入魔”已经开始发作才这样痛苦的。

桑青虹的剑尖抵着公孙奇的喉头，倏地又把长剑抽回，恨恨说道：“公孙奇，你害我多受十八年折磨，我最少也要害你多受三个月的痛苦。告诉你，你这走火入魔要三个月之后方始毙命，你已经无力自杀，只能忍受一天比一天更甚的苦痛！哈哈，我何必杀你，一剑杀了你，倒是便宜你了。”桑青虹发出了笑声，但这笑声却比哭还更凄惨，是的，她报仇成功了。但这成功的代价，”却是太大了！”

蓬莱魔女不忍目睹公孙奇的惨状，说道：“不必再理他了，让他自生自灭吧。青虹妹子，我愿你活下去。你面色不好，上床去歇歇吧。” 啷一声，桑青虹手中的长剑坠地，蓬莱魔女拾起宝剑，插剑入鞘，扶桑青虹上床歇息。然后替耿照解开穴道。耿照目击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一时之间，也不知和她们说些什么才好。

桑青虹叹了口气，说道：“清瑶姐姐，你现在明白我的苦心了吧？我用半真半假的内功心法骗他，他练了之后，功力确是大增，因此他才会相信我的。却不知我已布下圈套，令他必定要在今日走火入魔！清瑶姐姐，你现在不怪我了吧？”

蓬莱魔女十分感动，说道：“我怎会怪你，我从来都不怪你。我早知道你是另有用心了。这次多亏你给我们除了此贼，武林中人都要感谢你呢。”

桑青虹幽幽地又叹了口气，说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柳姐姐我现在才知道你是世上最明白我的人。可惜我本来想一死明志，现在却又是不能死了。”

蓬莱魔女道：“把孩子抚养成人，十八年的辛苦也是值得的。青虹妹子，你放心，我们一定帮忙你照料这个孩子的。我想这桑家堡你是不能再住的了，我爹爹在明明大师那儿，你的同源异宗的师兄武林天骄和他的姐姐也在那儿，你不如也到光明寺去和他们同住。我爹爹颇通医学，说不定还可以帮你一点忙。”

蓬莱魔女只道桑青虹忧虑的是十八年的辛苦难挨，却不知还有更令她不寒而栗之事情。原来桑青虹要为这孩子化解体中毒质，她自己也必须练那两大毒功。她的内功基础是属于邪派一路，练那两大毒功，将来也难免有“走火入魔”的危险。亦即是说公孙奇目前的遭遇将是她十八年之后的遭遇，要死得和公孙奇同样的惨！但她为了必须抚养这孩子成人，却不能不接受这个悲惨的命运，她不愿蓬莱魔女为她伤心，这苦处她还不敢吐露出来，只能自己默默无言地抵受。当下桑青虹叹了口气，说道：“我前生不知作了什么孽，今生要受这许多苦楚。但我非常多谢姐姐你给我的安排，我若能够住到光明寺里，也正好从此青灯礼佛，稍赎前愆。”

耿照在桑青虹房中本来就颇感尴尬，此时听得她母子已有安排，也就放下了一重心事，当下就想告退，但却还未想好如何措辞方才恰当。桑青虹忽道：“耿大哥，你过来！”

耿照怔了一怔，走到床前，说道：“姐姐有何吩咐？小弟倘有可以效劳之处……”桑青虹朝他望了一望，便即打断他的话道：“你伸出来手！”耿照愕然伸出双手，桑青虹禁不住“咦”了一声。

耿照一时未解，蓬莱魔女则已懂得桑青虹诧异的来由，问耿照道：“你刚才不是和公孙奇对了一掌么？”耿照道：“不错，是对了一掌。”蓬莱魔女道：“你觉得怎样？”耿照道：“初时胸口有点儿不舒服的感觉，随即也就过了。”

蓬莱魔女道：“这可当真是有些奇怪了。青虹妹子，你看他可有中毒？”桑青虹说道：“我看不出他有中毒之兆。”

要知耿照与公孙奇对掌之时，公孙奇虽然是功力已经大减，但以耿照的原来本领，还是不足以抵御公孙奇的毒功的。但如今根据桑青虹的判断，则耿照竟然是没有中毒，这就不由得蓬莱魔女也大为诧异了。蓬莱魔女想起一事，说道：“照弟，你今日在与沙衍流比武之时，和他打成平手。想不到你这一个月来武功竟是精进如斯！倒令我有点莫测高深了。这——”

耿照道：“我正想禀告盟主，这次我在回孤鸾山的路上，曾遇到一位异人。他教了我一套逆行经脉的吐纳功夫。我没有中毒，也不知是否与此有关？”蓬莱魔女诧道：“哦，有这样的事？那位异人是谁？”

耿照道：“我也不知道这位老前辈姓甚名谁，是何等样人物？”蓬莱魔女道：“那么他何以又会传你这种稀世奇功？”耿照吃了一惊道：“这是稀世奇功吗？他要我学那套吐纳功夫的时候，只说是替我治伤的呢。”蓬莱魔女道：“逆行经脉之法久已失传，据说是与达摩祖师同时的一位西域僧人所创的，其后列为西藏密宗的秘笈之一，至唐初就失传了。这套吐纳功夫虽然不是正宗内功，但因它是逆行经脉，与任何一种内功练法都截然相反，故此若用于解穴与御毒则最为有效。我爹爹知道有这种功夫，但他也不知道当今之世还有谁人会这种功夫。那位异人是因何传你这套内功的？”

耿照道：“事情是这样的：那一天我与玉姐因忙于赶路，错过宿地，找不着人家，只好在林间露宿。那晚月色很好，我们都不想睡觉，玉姐练了一

套蹑云剑法，跟着她要我把大衍八式练给她看。我练了一遍，刚刚收式，忽听得有个阴阳怪气的声音说道：‘你是桑家的什么人？’而后突然出现了一个相貌丑陋的驼背老人，也不知他是什么时候来的。”

桑青虹现出惊疑不定的神色，说道：“这人一定是神驼太乙。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坏人呀，怎会传你功夫？”

蓬莱魔女也感诧异，说道：“青虹妹子，你识得神驼太乙的么？”

桑青虹道：“他是我爹爹的朋友，我小时候他到过桑家堡几次的。我知道我爹爹是给人当作大魔头的，但我爹爹都说他是坏人，那么想来这个驼子一定是比我爹爹更坏的了。”

蓬莱魔女这才恍然大悟，心里想道：“怪不得那次我碰着公孙奇与太乙同行的时候，公孙奇诚惶诚恐地请他原谅他杀妻之事，想来就是因为太乙是他岳父的朋友的缘故，所以他要求他谅解了。但神驼太乙的绝技乃是玄阴指，却没听说他会逆行经脉的功夫。”

耿照说道：“不，不是这个驼子教我的。这个驼子几乎杀了我呢。教我的是另一个人。”桑青虹道：“那又是谁？”

耿照接着说道：“那驼子出现在我的面前，突如其来地这么问我，我吃了一惊，无暇思索，就回答他道：‘我不是桑家的人。’他又问我：‘那你和桑家有什么关系？’我答：‘毫无关系。’”说至此处，面上一红，觉得有点愧对桑青虹。桑青虹说道：“唉，你这么一说，他一定猜想得到你的来历了。”

耿照说：“一点不错，那个什么神驼太乙听了我的说话，就忽地狞笑说道：‘那你一定是公孙奇所说的那个姓耿的小子了！’这次他不待我回答，就突然向我一掌打来。我还掌抵挡之时，只见冷风如箭，奇寒透骨，不由得我浑身发颤，登时就晕过去了。”

桑青虹“啊呀”一声，连忙问道：“后来怎样？”她明明知道耿照后来是安然无恙的，但听到紧张之处，仍是不禁神色惶然。

耿照道：“后来我已是人事不知。到醒来的时候，那驼子已经不见，是另一位神情和蔼的青袍老人在我身边了。”

桑青虹越发诧异，说道：“神情和蔼的青袍老人。哎呀，难道是青灵子还在人间？”

蓬莱魔女道：“青灵子又是谁？”桑青虹道：“也是我爹爹的一位朋友。但我可没有见过。我爹爹生前常常提起他的。据说我爹爹开始练那两大毒功的时候，他曾劝过我爹爹不要练，我爹爹没有听他的话，后来他就绝迹不到我家来了。我爹爹后来走火入魔，这才后悔当初没有听他之劝。”

耿照接下去说道：“我后来也是听得玉姐和我说的，这才知道，原来在我昏迷的时候，那驼子正要把我掳去，这青袍老人就恰巧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那驼子似乎很害怕他，一见他就跑。是这青袍老人把我救醒的。”

蓬莱魔女道：“这么说来，这位老前辈倒是一位古道热肠的人物。”

耿照道：“可不是吗，他把我救醒之后，说我是中了阴寒之毒，他可以教我一套吐纳功夫方能保全性命，我可一点也不知道这是稀世奇功，否则我还真不敢受他厚赐呢。我问他的姓名，他不肯说，但他却似乎知道我的来历，临走之时，说了几句很令我奇怪的说话，他说：‘我知道你是要到桑家堡去的，有你去了，就省得我多跑一趟了。到了桑家堡，见着你所要见的人，你就会知道我是谁了。我传你的这套逆行经脉之法，将来也许还有别的用处，

你可要牢牢记住。’我想要问他还有什么用处，可是他交代了这几句话，一个转身，便已走得无踪无影。”

桑青虹听他说到此处，不禁“咦”了一声，说道：“这位老前辈当真有鬼神莫测之机，难道他早已料到有今日之事？”

耿照初时不懂她的意思，怔了一怔，忽地顿然如有所悟，说道：“这套逆行经脉的方法其实也甚简单，我画有一张图解在这里，青虹姐姐，你拿去看看。它既然能解‘化血刀’之毒，或者对你有点用处。”

桑青虹接了过来一看，喜出望外。要知她虽然自己没有练过这两大毒功，但却深悉其中的诀窍，她爹爹当年练功之时无法克服的危险，她也知道。而这套逆行经脉的吐纳方法，是可以帮忙她练这两大毒功而避得过走火入魔之难的。桑青虹咽泪说道：“耿大哥你来看我，我已是感激不尽，你又送我这一份厚礼。”耿照笑道：“我受你的恩惠太多，如今只不过是借花献佛。”桑青虹望了耿照一眼，拭去眼泪，说道：“照哥，我还想求你一件事情。”

耿照道：“请说。你要我做的事情我一定尽力去做。”桑青虹微笑道：“也不是什么为难之事。这孩子十岁的时候，请你来看我们母子，我要这孩子拜你为师。”这话的另一面意思就是在孩子十岁之前，他们二人最好是避不见面。

蓬莱魔女懂得她的意思，心里想道：“青虹真是用心良苦。十年之后，照弟和秦姑娘当然也早已是成家立室，有儿有女了。那时相见，自是不必避嫌。她的孩子拜照弟为师，他日自然也不至于误入歧途。”

耿照惶然道：“我年轻学浅，如何就可以收徒？”蓬莱魔女笑道：“十年之后，你必将是当世闻名的大侠了，如何不可以收徒？你学了桑家的武功，正宜藉此报答。这是对两家都有好处的事。”耿照无话可说，当下只好点头答允。

殊不知蓬莱魔女固然猜得不错，也不过猜中了一半。桑青虹还有两个原因要她的孩子拜耿照为师的，一是由于她替孩子化毒之时，这孩子也必要练那两大毒功，拜了耿照为师，可以消解孩子未来的走火入魔之难，二是她把孩子付与耿照，她自己的感情也可以有了寄托。

公孙奇盘膝坐在一角，正自忍受那走火入魔的煎熬，但他对耿、桑二人的对话，还是留心倾听的。听到此处，不觉叹了口气。心里想道：“早知道青灵子有这个逆行经脉之法，而他又是太乙的友人，我就可以另打主意了。何至于落到如今的田地。”

桑青虹不理会公孙奇想些什么，听得耿照答应她的要求，心里十分高兴，说道：“耿大哥，得你一诺千金，我母子感激不尽。秦姑娘来了么？”耿照道：“她在外面等我。”桑青虹道：“我要和你说的都已说了，没有别的事了。你在这里已久，也该出去了，免秦姐姐等得心焦。”耿照道：“好，那么十年之后，我再依约到光明寺来访你就是。”桑青虹目送耿照的背影出了房门走过甬道，心里又是欣慰，又是感伤，一切恩怨情仇，半生的愁苦灾难，全付于这眼光一瞥之中，而这种种复杂的感情，也在这眼光一瞥之中全都升华了。

耿照走后，蓬莱魔女紧紧握着桑青虹的手，说道：“青虹妹子，你如今已是摆脱了这个贼子，今后将是苦尽甘来，你也不用太难过了。”桑青虹道：“柳姐姐，我不知该如何感谢你才好，这桑家堡……”蓬莱魔女截断她的话道：“青虹妹子，我要送给孩子一件礼物。其实，这也是你们的东西。”桑

青虹诧道：“ 什么？ ”

蓬莱魔女取出那只犀角哨子，说道：“ 这桑家堡我请桑家四老给你们看管，待孩子长大成人，你们可以重回故园。 ”原来这犀角哨子乃是桑青虹的父亲当年用来指挥他的仆人的，谁保有这个哨子，谁就是桑家堡的主人。

蓬莱魔女把这哨子交到桑青虹手上，说道：“ 这是你姐姐临之时交与我的，如今原壁归赵，也算作是了结我的一重心事了。 ”桑青虹眼中蕴泪，说道：“ 今日大仇得报，我姐姐若然泉下有知，也当瞑目了。柳姐姐，你替我们夺回桑家堡，我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好，我替弃恶多谢你了。 ”“ 桑弃恶 ”是她替自己的孩子所起的名字。

公孙奇在“ 走火入魔 ”发作之后，寒热交作，痛苦不堪。饶是他硬充好汉，此时也不禁发出呻吟。桑青虹既感痛快，又感厌烦，眉头一皱，说道：“ 柳姐姐，你给我把他扔出去，我不要听他的鬼嚎。 ”

公孙奇呻吟道：“ 师妹，看在我爹爹的份上，你做做好事，一剑杀了我吧！ ”

蓬莱魔女意殊不忍，说道：“ 青妹，如何？ ”桑青虹咬牙说道：“ 他害得我这样的惨，我不能便宜了他。柳姐姐，请你把四老唤来，把这贼子押到水牢里去。我至少要他抵受三个月的煎熬。 ”蓬莱魔女暗暗慨叹：“ 怨毒之于人也亦甚矣哉！ ”但想到桑青虹受害的惨重，也就怪不得她是如此痛恨而定要报复了。

公孙奇冷笑道：“ 好狠毒的贱人，但只怕不能如你之愿！ ”桑青虹道：“ 你害我已经害得够了，如今你还有什么本领可以逃得过我的折磨？ ”

蓬莱魔女听得外间似有声响，喝道：“ 是谁？ ”她虽然如此喝问，但也只道是桑家的旧仆赶来救他们的主人，说不定就是桑家四老。故此并不怎么在意。

就在这一瞬间，忽听得“ 呼 ”的一声，窗外面突然飞进一条绳索，卷着了公孙奇的身子，一下子就把公孙奇扯了出去。变生意外，在这瞬间，蓬莱魔女本能地要保护桑青虹母子，窗外那人的动作快如闪电，待到蓬莱魔女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那人已把公孙奇救出去了。桑青虹叫道：“ 姐姐，快追，不要顾我。 ”就在此时，只听得脚步声人声纷然而来，是桑家四老的声音同声叫道：“ 二小姐你没事么？ ”

是桑家四老跑来保护主人，蓬莱魔女可以放心得下。但桑家四老是从甬道跑来的，公孙奇则是被人从后窗扯了出去，方向相反，这个救他的人，当然不会是桑家四老。

蓬莱魔女无暇思索，挥展拂尘护身，青钢剑使了一招“ 夜战八方 ”，身剑合一，立即穿窗而出，要看这个把公孙奇扯了出去的是什么人。

蓬莱魔女穿窗而出，陡然间只觉一股大力推来，伏击她的人竟是一等一的高手！正是：

眼看元凶已入网，谁知平地起风波。

欲知公孙奇结局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祸根未绝群魔遁　世乱还须国手医

幸而蓬莱魔女早有防备，拂尘一展，将那股突袭她的力道解了一半，同时她那一招“ 夜战八方 ”的剑式，也向四面荡开，这才把那人迫退。但饶是如此，蓬莱魔女也要悬空翻了两个筋斗，方能脚落实地。

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脚步未稳，那人又已是一掌打来，而且哈哈笑道：“ 好侄女，得饶人处且饶人，何况公孙奇还是你的师兄！ ”

与此同时，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驼子，把公孙奇背在背上，早已跳下楼头，到了园中了。这驼子远远地也在扬声笑道：“ 有我在此，焉能叫你们如愿？ ”

原来用绳索把公孙奇扯出去的是神驼太乙，埋伏在窗外伏击蓬莱魔女的则是她的叔叔柳元甲。

柳元甲是害死蓬莱魔女母亲的仇人，而且他也是一样的通番卖国，罪恶并不在公孙奇之下。蓬莱魔女看见是他，心头火起，喝道：“ 谁是你的侄女，我爹爹可以饶你，我可不能饶你！ ”一招“ 乱云飞渡 ”，以“ 天罡尘式 ”中的一招精妙招数化解了柳元甲的的掌力，同时右手的青钢剑也使出了“ 柔云剑式 ”，一招“ 春云乍展 ”，剑光如练，疾刺柳元甲的“ 璇玑穴 ”。

柳元甲哈哈笑道：“ 怎么说咱们都是一家人，我并不想杀你，但你要杀我，那也是办不到的。 ”说话之间，接连使出“ 绵掌 ”和“ 斩龙手 ”的招数，把蓬莱魔女的柔云剑法和天罡尘式全都解了。

蓬莱魔女一声长啸，这啸声是向笑傲乾坤报警的。她这里啸声甫起，只听得笑傲乾坤已在纵声笑道：“ 好呀，你这老贼要来给公孙奇作陪葬，那是来得再好也没有了！看你还能往哪里跑？ ”原来笑傲乾坤不待蓬莱魔女传音报警，亦已发现了神驼太乙了。而且笑傲乾坤亦已看出了公孙奇是失了武功，只还未知道他是否走火入魔而已。

蓬莱魔女听得笑傲乾坤已去追击敌人，心头一松，全神对付柳元甲，尘剑兼施，仍然以天罡尘式护身，但剑招则已变为她父亲所授的“ 惊神剑法 ”，这是从最上乘的点穴指法中变化出来的，以剑代指，招数更为凌厉，更为奇妙。这一套剑法正是柳元甲的克星。

柳元甲心中一凛，想道：“ 这丫头得了她爹爹的传授，武功比半年之前，竟然又增进了这许多了！ ”不过柳元甲挟着数十年功力，招数虽然被蓬莱魔女克制，蓬莱魔女要想胜他，那也的确是大不容易。

但柳元甲自忖没有取胜的把握，而且他们此来的目的只是要把公孙奇抢走，目的已达，柳元甲便亦无心恋战，当下他以绵掌掌力解开了蓬莱魔女的连环三招，笑道：“ 一家人何必再打？ ”身形倒纵，去势如箭，在蓬莱魔女的后招续发之前，跳下楼头。

蓬莱魔女怎肯将他放过？如影随形地跟着也追下去。柳元甲脚先着地，回身发出了一记劈空掌，“ 喀喇 ”一声，栏杆断折，这栏杆是藏有机关的，栏杆一折，乱箭纷飞。柳元甲发出了劈空掌，立即向前飞奔，蓬莱魔女身形尚在空中，只能挥舞拂尘，扫荡乱箭。待她落地之时，柳元甲与她的距离已有十数丈之遥。

就在此时，忽又听得一声长啸，宛若龙吟。这啸声中气充沛，内功之深，似乎还在笑傲乾坤之上。柳元甲大吃一惊，回头一望，原来是丐帮帮主武士敦来了。和他同在一起的还有他的未婚妻子云紫烟。原来武士敦是在指挥群

雄，把公孙奇的党羽全部击溃之后这才匆匆赶来的，故而此时才到。

柳元甲老奸巨滑，登时想到了“声东击西”之策，猛的一掌却向云紫烟击去。掌力一发，隐隐挟着风雷之声。武士敦连忙遮在云紫烟身前，双掌平推了出去。只听得“轰隆”一声，双方功力相当，谁都占不了便宜。但余波所及，云紫烟仍然是禁不住身形一晃，摇摇欲坠。武士敦连忙将她扶稳，云紫烟道：“我没事，你快去追。”但柳元甲却已趁此时机，又已跑开了十数丈之遥了。

武士敦胜在内功深厚，但轻功则非所长，发力飞奔，仍是追柳元甲不上。说时迟，那时快，蓬莱魔女已经赶来，说道：“武帮主，请你去助谷涵拿那老驼子，公孙奇已经走火入魔，那老驼子把他抢去了。截住他们要紧。”此时笑傲乾坤已经追到了神驼太乙的背后，太乙背了个人，轻功自是稍受影响。武士敦看清楚了眼前的形势后，说了一个“好”字，便改向太乙追去。

蓬莱魔女口中说话，脚步丝毫不缓，锲而不舍向柳元甲追去，距离渐渐拉近。柳元甲喝道：“你当真要与叔叔为难，可休怪我手下无情！”此时他正越过一座假山，反掌一推，把假山顶端的一块磨盘似的大石推了下来，向着蓬莱魔女当头砸下。

蓬莱魔女焉能给他砸着，侧身一闪，那块大石从她身边飞过。可是稍受延阻，柳元甲与她的距离又已拉开，转眼间已是越过围墙，逃出了桑家堡了。

柳元甲在外面扬声笑道：“乖侄女，你还要与我比比轻功么？”蓬莱魔女的轻功胜过武士敦，也胜过柳元甲，但也只是仅胜柳元甲一筹而已。柳元甲气力悠长，倘若追出十里之外，追他不上，那就休想追上了。此时孤鸾山的一流高手都已到了桑家堡，外面的人，无人能够拦阻得住柳元甲。蓬莱魔女自忖追上了他，也无取胜的把握。于是只好忍了口气，回过头来，心想：“走了一个老贼，可不能再让第二个老贼走了。公孙奇这贼子也不能让他们抢走。”此时笑傲乾坤已经与神驼太乙交上手了。

太乙看见笑傲乾坤追到，反手一指，冷风如箭。笑傲乾坤哈哈笑道：“你的玄阴指能奈我何？”折扇一拨，只听得呼呼声响，两股风力互相激荡，谁都伤不了谁。

笑傲乾坤迈步欺身，折扇一合，扇头便点太乙后心的“志堂穴”。太乙化指为掌，反手一抓，这一抓使的是“大力鹰爪功”，一把将笑傲乾坤的扇头抓住。

太乙与笑傲乾坤曾经不止一次交手，自忖功力要比笑傲乾坤稍胜一筹，故而才敢用“大力鹰爪功”硬抓他的折扇的，果然一抓就抓个正着。太乙哈哈笑道，“你的折扇点穴又能奈我何？”哪知话犹未了，太乙突然似触电般的松开了手，“哎哟”一声，赶忙倒纵出数丈开外。

原来笑傲乾坤自从得了柳元宗和公孙隐两位武学大师的指点，融会了三家的内功心法（连同他家传的内功），功力已是大胜从前，而他的点穴手法又是柳元宗所授的天下无双的惊神指法，扇头一给太乙抓住，就顺势点他掌心的“劳宫穴”。太乙虽有封闭穴道之能，却也禁受不起。

但太乙的功力毕竟是十分深厚，虽然似触电般的不能不松开了手，也还没有给笑傲乾坤的点穴功夫伤及他的经脉，他默运玄功，真气一冲，解开了穴道。居然还能纵跃如飞。笑傲乾坤喝道：“往哪里走？”，如影随形，紧追不舍。

太乙与笑傲乾坤交了两招，阻延片刻，说时迟，那时快，武士敦亦已赶

了到来，迎头将他截住。武士敦也是一声喝道：“往哪里走？”人未到，掌先发，掌力有如排山倒海般地向太乙猛压过去。

太乙避开正面，挥掌击出，两股劈空掌力一碰，发出呼呼轰轰的声响，隐隐便似风雷之声。太乙身形摇晃，又斜跃出一丈开外，心中暗暗吃惊。原来武士敦的大力金刚掌乃是武林一绝，要不是太乙避开正面，只怕已受他的掌力所伤。

武士敦第二掌接着拍出，太乙躲在一块大石后面，武士敦掌力一到，石碎纷飞，那块数千斤重的石头也摇摇欲坠。但有大石给他挡住了，太乙却是毫无伤损。太乙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叫你也见识见识我的功夫。”双指连弹，玄阴指力分成三股射出。武士敦刚刚跳过大石，人在半空，被这冷风一射，不能不以掌护身，但护了上盘，护不了下盘，膝盖的“环跳穴”就似着了一枝冷箭似的，也不能不落下地来，太乙已向前奔出十数丈，脱离了武士敦劈空掌力所能到达的范围。他们这次交手两招，各自吃了对方的一点亏，可说是谁都没有占到便宜。武士敦运气一转，真气自丹田而下，贯穿了足少阳经脉，登时也就把侵入“环跳穴”的阴寒之气驱出了。

武士敦膝盖微感酸麻，一时追不上太乙。但笑傲乾坤却又追上了。太乙背了个人，轻功毕竟是稍受影响。太乙掌劈指戳，化解了笑傲乾坤的几招攻势。武士敦追了到来，喝道：“老贼，接掌。今日非与你决个胜负不可！”

太乙冷笑道：“你们以多为胜，算得什么好汉？我还背了个人呢！”武士敦掌力将发未发，说道：“你把公孙奇这贼子放下来，我与你单打独斗，见个真章。”太乙道：“你倒打得好主意，我岂能把我的好友交与你们？”

蓬莱魔女此时已把柳元甲赶出了桑家堡，自忖追他不上，便回过头来，截住了太乙的去路。与华、武二人形成了鼎足而立，包围太乙的形势。蓬莱魔女朗声说道：“咱们今日乃是捉拿通番卖国的奸贼，和奸贼还能讲什么规矩。”

武士敦瞿然一省，说道：“不错。你这老贼要把公孙奇带走，那是万万不能。”单掌划了一道圆弧，掌力发出，太乙退后几步，勉强化解了他的掌力，“卜”的一声，肩头却已给笑傲乾坤的折扇打了一下。饶是他练有护体神功，这一下也是痛彻骨髓。

蓬莱魔女劈头将他截住，挽了一朵剑花，分心便刺。太乙刚刚以劈空掌力荡歪她的剑点，说时迟，那时快，华、武二人己是两翼齐上，三面包围之势已成。

太乙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道：“我想在公孙奇身上捞些便宜，想不到反而是给他连累了。”蓬莱魔女运剑如风，笑傲乾坤挥扇疾点，不过几招，杀得太乙手忙脚乱。还幸亏武士敦因见他们二人已把太乙困住，掌力只是蓄势未发，要不然太乙更难对付。

太乙正自心道：“糟糕，糟糕！今番可是真的性命休也！”心念未已，笑傲乾坤的扇头己是指到了他的“太阳穴”。太乙正自化解蓬莱魔女的剑招，腾不出手来招架。这“太阳穴”乃是人身死穴之一，以笑傲乾坤的功力，点着了他的“太阳穴”，太乙也是非得丧命不可。

不料就正在太乙的性命已悬于俄顷之间，忽见青影一闪，一股力道突然撞开笑傲乾坤的折扇。一个青袍老人突然来到，“铮”的一声，又把蓬莱魔女的青钢剑弹开。

武士敦大吃一惊，连忙一掌向那青袍老人打去。青袍老人袖一拂，赞了

一声道：“丐帮的金刚掌力果然名不虚传！”但那青袍老人只不过晃了一晃，武士敦却退了三步。比较起来，还是那青袍老人的功力稍胜一筹。

青袍老人说道：“乙体，你不听我的善言劝告，如今后悔了吧？我只能救你一次，你快走吧！”太乙道：“是，多谢青灵师兄了。”笑傲乾坤给那青袍老人拦住，一时冲不过去。太乙背着公孙奇已是跳出了围墙。

笑傲乾坤怒道：“好，我不管你是何等人物，你放走了这两个奸贼，我只问你要人！”折扇一合，欺身进招。他试过一招，已知对方一定是极有来头的武林前辈，于是后招续发，就越发抖擞精神，尽展平生所学。折扇一合一张，合起来时，当作判官笔使用，使的是天下无双的“凉神指法”，张开来时，当作月牙刀用，锋利的扇缘削对方腕脉。而那折扇的一拨，却又是公孙隐所传的内功，扇出一股如刀刮面的劲风，小小一柄扇子，在他手中竟然使出三种不同的上乘武学。那青袍老人“噫”了一声，长袖一抖，如灵蛇般地卷来，搭着笑傲乾坤的折扇。他所发的内力比笑傲乾坤更胜一筹，笑傲乾坤登时觉得他的那把扇子便似给巨石压住一般，三种最上乘的武林绝学都发挥不出。但笑傲乾坤也不是那么容易就会被他压服，当下内力直贯扇头，震得对方的衣袖如被风吹皱的一池春水似的，起了一圈圈的皱纹。

武士敦喝道：“好功夫，我再领教你的一掌！”他这一掌与笑傲乾坤的折扇同时攻出，使的也是丐帮秘传的金刚掌中的杀手绝招，这一招有个名堂，叫做“龙门三叠浪”，三重掌力，狂涛骇浪般地涌来，一浪高于一浪。青袍老人又“噫”了一声，挥出左掌抵御他的“龙门三叠浪”，这一次因为他是同时抵敌二人，单掌之力，仅能消解“龙门三叠浪”中的前两重力道，蹬、蹬、蹬地退了三步。

笑傲乾坤的折扇摆脱了他袖子的压力，抢先攻上，扇头直指青袍老人背心的“大椎穴”，这一招点穴手法变幻莫测，对方若是反掌化解之时，又可以顺势点他的“曲池”“阳谷”“劳宫”等处穴道。青袍老人脚步未稳，即使能够抵挡，也是一定要被迫暂处下风的了。武士敦跟着再发一掌，青袍老人就一定抵挡不住。

蓬莱魔女本来是迎头截着青袍老人的去路的，她以拂尘护身，也正自使出一招“惊神剑法”，以剑尖刺穴，比之笑傲乾坤的折扇点穴，功力或有未及，而招数的凌厉，则更过之，这一招是同时遍袭青袍老人的九处大穴的。

青袍老人吃惊非小，不禁又是“噫”了一声，心道：“三十年不出山，不料武林中竟然出现了这许多武学深湛的后辈。”正要冒险用“弹指神通”的功夫弹开蓬莱魔女的剑尖，蓬莱魔女忽地侧身一闪，青钢剑不是刺向青袍老人，而是“嗖”的从他身旁窜过，替他架住了笑傲乾坤的折扇，说道：“谷涵，不可对青灵前辈无礼。”笑傲乾坤愕然收扇。武士敦的第三掌刚刚劈出，青袍老人只是化解他的掌力，当然是绰绰有余，当下挥袖拂出，立即将他的掌力消解了。蓬莱魔女道：“青灵前辈，请恕我们不知，冒犯了老前辈了。照弟，快来！”

原来蓬莱魔女是听得太乙叫出了“青灵子”的名号，这才突然变招，不刺青灵子，反而替他格开了笑傲乾坤的折扇的。要不然，即使青灵子的武功再高，也绝难抵挡三大高手的同时攻击。

青灵子一声长叹，说道：“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老夫只合名山老，倒真是：何必红尘走一遭了。”

耿照匆匆赶来，叫道：“青灵前辈，你救了我的性命，又传授了我的稀

世奇功，请稍留步，容晚辈叩谢。”

青灵子道：“这只是一个机缘，我借你的手以报故人之德。你无须向我道谢，我也不必领你的情。”他口中说话，脚步丝毫不缓。但见一条青影，箭一般地越过围墙。说到最后一句，声音已似从山上传来了。

武士敦愕然道：“这个青袍老者是什么人？怎的他救了太乙，又曾经救了你的性命么？”

耿照把日前与青灵子遭遇的经过告诉了武士敦与笑傲乾坤。蓬莱魔女说道：“据青虹妹子说，这青灵子是他爹爹生前的好友。刚才听这青灵子的口气，似乎他曾受过桑见田的什么恩德，故而要利用照弟来助青虹妹子免那走火入魔之劫。可能是他以为桑见田的女儿必然已练家传的两大毒功，也可能是他已知道公孙奇和桑家二女之事，公孙奇立意要令青虹受难，都已在他意料之中。”

笑傲乾坤说道：“这么说来，青灵子倒是个介乎邪正之间的人物，说不上是咱们的敌人，也说不上是咱们的朋友。不过，他既然有大恩于照弟，暗地里又帮了桑青虹这样大的一个忙。咱们确也不该与他为难。只是，唉——”

蓬莱魔女当然懂得他的意思，说道：“咱们碍于他的情面，放走了太乙和公孙奇，这件事当然是一大损失。可是公孙奇已经走火入魔，不用咱们去杀他，他也已是废人一个了。”

武士敦道：“只不知这青灵子与太乙是甚交情，倘若他为了太乙之故，又助公孙奇这贼子解除走火人魔之难，那么这祸根就仍然隐伏，只怕将来还是要存一场武林的浩劫了。”

蓬莱魔女道：“听他责备太乙的口气，看来他也是不齿太乙所为。若果他知道公孙奇毒害桑家二女之事，那他更不会。助公孙奇的了。”

话虽是这么说，但太乙是叫青灵子作“师兄”的，尽管江湖上的称呼，对平辈有时也可尊称为“师兄”，但太乙和青灵子究竟是否“同门”，那却是他们所不能断定的。故而太乙会不会骗取青灵子的逆行经脉之法，去助公孙奇解除走火入魔之难，那也是谁也不能断定的。

武士敦笑道：“以后的事情，以后再管。咱们今日消灭！公孙奇的党羽，又夺回了桑家堡，总算是大获全胜了。趁着各路英雄在此，正宜商量抗金大计。柳盟主，就请你主持此次盛会如何？”

蓬莱魔女道：“不错，一人计短，二人计长。抗金大事，正宜集思广益。但却不必如此注重仪式，就在庆功宴上，大家商量商量吧。也不必推定谁是主持了。”

此时孤鸾山上桑家堡的旧人和前来助战的群雄都已来到桑家堡。于是当晚就大张筵席，款待群雄。席上蓬莱魔女宣布由桑家四老接管此堡，十八年后再交回桑家母子，此是顺理成章之事，桑家堡的旧人自是一致赞同。桑家四老提出自愿参加抗金事业，并扩充孤鸾山原来已略具规模的营寨，作为一个抗金的基地，与桑家堡配合，成为犄角相依之势。桑家堡在公孙奇窃据的时期，乃是敌人的巢穴，如今把敌人的巢穴，一变而为抗金的堡垒，群雄人人兴奋，欢声雷动。

蓬莱魔女道：“自采石矶一战之后，由于赵宋小朝廷欲求苟安江南，战胜反而撤兵求和，以致金虏得以全力对付义军，咱们颇受了一些挫折。但战争总是有胜有负。一时的挫折算不了什么，最紧要的是不能令民气消沉。”
好几位义军首领都道：“是啊，我们所忧虑的就正是民气消沉。去年虞元帅

在采石矶大破金兵，人心振奋，义军风起云涌。不料虞元帅大捷之后，反被金牌召回，义军所受的这个打击可真是太大了。许多人的确是因此而失望灰心，就好像是六月天时突然跌到冰窟似的，一下子就由火热而变为冰凉了。请问如何才可以重振民气？”

蓬莱魔女道：“咱们应该和老百姓谈个透彻，赵宋官家所要保全的是他们一姓的尊荣，和老百姓本来就不能同心抗敌的。咱们应该靠自己的力量去打败金寇。假如能够使得大多数人抛掉了对官家的幻想，事情就容易办了。咱们可以选择敌人兵力较薄弱的地方，相机出击，先打几场小胜仗，鼓舞人心。积小胜而为大胜。最后就是各路义军联合起来，给金虏以致命的打击。”

武士敦道，“丐帮弟子遍布天下，可以给各路义军担任联络之责。”

当下大家提出许多具体的办法，彼此举杯互祝，相期痛饮黄龙。这一次在庆功宴上共商大计，所收获的效果，比正式的会议还大得多。

第二日各路英雄各回原地。但武士敦与云紫烟却不准备回转南阳，而是计划到西北一行，巡视各处分舵，并请丐帮中硕果仅存的鲁长老出山。

这位鲁长老是前任丐帮帮主尚昆阳的师弟。去年在首阳山上公孙奇与武士敦争夺丐帮帮主之役，鲁长老正在病中，他把师兄的遗书交给弟子龚浩，龚浩后来在途中给金国的鹰爪所杀，恰值蓬莱魔女路过，那封遗书落在蓬莱魔女手中。武士敦就是靠了这封遗书，才得以洗脱嫌疑，获得帮众的信任。由于这件事情，蓬莱魔女也知道这位鲁长老乃是刚正不阿的一位老前辈。

武士敦提起了这位鲁长老，蓬莱魔女想起往事，说道：“鲁长老的病好了么？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你新任帮主，我也在担心你缺乏可以助你整顿帮务之人，若得这位老前辈出山，正是最好不过。”

武士敦道：“听说鲁长老的病早已好了，大都（即今北京）本帮分舵的三位香主是他的弟子。实不相瞒，年轻一辈可以作我臂助的干材也并不缺乏。但以我的身份，却是不大方便进入金国的京都。故而我想借重这位鲁长老给我在大都作个布置。这是准备日后若有事于大都之时，预先布下的一枚棋子。”

武士敦还有一个不便说出的理由，大都的三位香主在丐帮的资望比他深，他不愿意以帮主的身份派人去给他们传达命令。通过了他的师叔，可以表示武士敦对他们的尊重，武士敦处事干练，对许多小节都是注意到的。另外，由于武士敦做了帮主之后，一直未得余暇去探他师叔的病，趁此机会，也正好去拜候师叔。

蓬莱魔女笑道：“你和云紫烟姐姐本来是准备在南阳成婚的，这么一来，可不是把你们的婚期耽搁了。”

武士敦性情豪迈，笑道：“我这是向你们效法，你们不也是先公后私么？我已经知道你们的婚期是在三月之后举行的了。待我回来，正好赶得上喝你们的喜酒。喝了你们的喜酒，我就请你们到南阳来作我们的宾客。”原来蓬莱魔女在首阳山那次事件过后，和她的师父说好是在一年之后与华谷涵成亲的，如今已经过了九个月，还有三个月就是婚期了。云紫烟从珊瑚的口中得知此事，是以武士敦也当然知道了。

蓬莱魔女笑了一笑，说道：“原来你们打的是这个如意算盘，要我先替你们约好宾客。”要知武士敦刚才的那段话虽然没有明白说出，但已是在话语之中有所暗示：待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完婚之后，他和云紫烟也跟着回转南阳原籍完婚。蓬莱魔女的朋友大都也是武士敦的朋友，故而蓬莱魔女和他

们开了几句玩笑。

蓬莱魔女想起一事，问道：“ 对啦，我还没有问你，鲁长老是住在什么地方？ ”武十敦道：“ 在固原境内的天狼岭。 ”蓬莱魔女喜道：“ 好，那就正好了。 ”

武士敦道：“ 什么正好！ ”蓬莱魔女道：“ 天狼岭与光明寺相距不过五六百里，桑青虹母子要到光明寺寄居，我的爹爹和师父都在那儿，还有武林天骄姐弟和赫连清云等人可以照顾她。我就只担心路上没人护送，如今你既然是要到天狼岭去，那就请你多走一程吧。 ”

武士敦笑道：“ 我正是想到光明寺去拜见三位武学宗师，顺便去探望武林天骄，看他的病好了没有？我和他的交情虽然不深，但那次首阳山的事，他曾经帮过了我很大的忙。我和他也算得是一见如故，意气相投的好朋友。 ”

蓬莱魔女喜道：“ 东海龙应西岐凤之请，将到塞外一游，他们也是要经过光明寺的。有你们夫妇和他们二人护送青虹母子，即使碰上太乙和柳元甲，那也是足可以应付了。 ”

于是蓬莱魔女上楼去和桑青虹说明此事。桑青虹经过一晚的休息，气色很好。她是有武功根底的人，如今摆脱了公孙奇的魔掌，心情舒畅，已经可以下床走动了。当下蓬莱魔女替她收拾行装，桑家四老早已给她准备好了一辆马车，这是一辆四匹马拉的大马车，十分舒适。桑家四老因为有武士敦等人护送她两母子，他们就不用再抽出人来陪伴了。

耿照、秦弄玉等人都来送行，桑青虹看见他们，心里自是有许多怅触，但想到自己得有今日的结果，亦已算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蓬莱魔女道：“ 青虹妹子，你到光明寺见了你的师兄师嫂，请你代我问候。 ”蓬莱魔女是个爽朗大方的女中豪杰，对于武林天骄过去倾慕于她的一段情事，她与笑傲乾坤之间也早已没有猜疑，故而她毫不避嫌地请桑青虹代为问候武林天骄、赫连清云夫妇。

笑傲乾坤笑道：“ 你的师兄经过了九个月的调治，武功即使未能完全恢复，想来也应该恢复了七八成了。请他不要忘了我们之约。 ”桑青虹道：“ 什么约会？ ”笑傲乾坤笑道：“ 你只须和他这么一提他就知道了。原来当日在光明寺分手之时，笑傲乾坤是约武林天骄在一年之后来参加他们的婚礼的。蓬莱魔女粉脸微红，桑青虹一看到她的神情，心中亦己明白。笑道：“ 我一定替你们把话带到，只可惜我是不能来喝你们的一杯喜酒了。 ”言下不禁黯然，心中想道：“ 檀师兄（武林天骄）当年倾慕于柳姐姐，但他虽然不能如他心愿，如今和赫连清云师姐结了鸳盟，亦算得是美满姻缘，比起了我是强得多了。 ”

当下桑青虹和蓬莱魔女等人备道珍重，马车就上路了。耿照这对未婚夫妇目送车尘马迹渐行渐远，想起世事沧桑，变化难测，心中亦是怃然。

蓬莱魔女道：“ 照弟，你不用赶回江南吧？ ”耿照说道：“ 稼轩（辛弃疾的字）兄如今已是位列闲曹，也无须我去给他帮办军务了。如今我是闲云野鹤之身，往哪儿都可以。 ”蓬莱魔女叹道：“ 栋梁之材，投闲置散；谄媚之辈，充塞朝廷。赵宋小朝廷只求苟安，实是令人可叹可恨。照弟，你既然不用赶回江南，那么请到我的山寨去住些时候如何？目下北方的形势是外弛内强，正在酝酿着巨大的风暴，说不定就将有你大显身手之时。 ”珊瑚也拉着秦弄玉的手道：“ 秦姐姐 ”，我也正想和你多聚些时，你就到我们的山寨去吧。 ”

耿照本来有点担心珊瑚心里还有芥蒂的，如今见她和秦弄玉情如姐妹，心里极为快慰，于是笑道：“ 我只求有杀敌的机会，柳姐姐肯让我到山寨去效劳，我正是求之不得呢。 ”蓬莱魔女离开山寨已有数月，急于回去，当日便即启程。

他们三对情侣作伴同行，一路上谈谈笑笑，倒是颇不寂寞。这一次蓬莱魔女夺回了桑家堡，救出了桑青虹，又与群雄商定了抗金的大计，心中自是十分高兴。唯一令她还不能放下的心事只是给公孙奇漏网而已。蓬莱魔女倒不是一定要杀公孙奇，但却担心他给太乙救去，万一逃过了走火入魔之动，又将成为武林的大患。

公孙奇究竟能不能逃过走火入魔之劫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暂且搁下蓬莱魔女等人回山寨之事不谈，且先说说公孙奇的遭遇。

话说当青灵子替太乙在桑家堡抵挡追兵之时，太乙背着公孙奇先出了桑家堡，急步飞奔，日落之前，已到了离开桑家堡三百余里的一座山中。太乙这才松了口气，发声长啸。他这里啸声一起，山中便有啸声相应。太乙循声觅迹，找到了一座山神庙，只见柳元甲已在那里等候着他。原来他们是约好了在此山相会的。

柳元甲道：“ 想不到公孙世兄竟然遭了走火入魔之劫，但得以脱出敌人之手，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公孙奇受了一日的煎熬，痛苦难堪，呻吟地说道：“ 请柳老前辈救我。 ”太乙道：“ 对啦，令兄是当今国手，老弟医道想亦不凡，又曾学过穴道铜人的图解，试试能否助公孙世兄脱难如何？ ”太乙本来是柳元甲的岳父，但因二人年龄相差不远，故而以“ 老弟 ”称他。

柳元甲叹口气道：“ 只怕小婿也无能为力。 ”当下替公孙奇诊了一把脉，掌贴他的背心，试以本身真气助他推血过宫。公孙奇练了桑家的两大毒功之后，本身的功力比柳元甲更深，两人的内功并非同一路道，柳元甲掌贴他的背心，双方都受到对方内力的震荡，公孙奇汗如雨下，更觉痛苦。柳元甲连忙把掌移开。

太乙道：“ 怎么样？ ”柳元甲道：“ 恐怕无能为力。 ”公孙奇忍着了疼痛，说道：“ 太乙前辈，那位青灵子前辈可是你的师兄么？ ”太乙道：“ 不错。 ”公孙奇道：“ 他有逆行经脉之法，可以解除我这走火入魔之难。前辈能否为我求援？ ”太乙道：“ 你怎么知道？ ”公孙奇道：“ 这是耿照那小子和青虹这贱人说的，想不会假。 ”

公孙奇分神说话，禁不住呻吟出声。柳元甲忽道：“ 公孙世兄，我替你稍减痛苦。 ”突然骈指一戳，点了公孙奇的穴道。

太乙吃了一惊，说道：“ 老弟，你不是点了他死穴吧？ ”柳元甲笑道：“ 你这么辛苦将他救了出来，我怎能把他弄死？ ”太乙松了口气，笑道：“ 你说替他消除痛苦，我还以为你要让他长眠地下呢。其实他多些痛苦少些痛苦，我倒并不关心，只要他不死掉就好。 ”

柳元甲恍然若有所悟，却故意说道：“ 岳父大人，公孙奇走火入魔已是一个废人，你还要拼着性命救他，这等侠义行为，小婿十分欣佩。 ”太乙哈哈笑道：“ 我的用心，想来也不能瞒过贤婿。哈哈，老弟，咱们既是朋友又是翁婿，索性就打开了天窗说亮活吧。肥水不流别人田，有好处也总不能少了你的。老弟，我正要请你帮忙。 ”太乙和柳元甲相识多年，直到最近才知道他是自己的女婿。而他的女儿又早已不认柳元甲为夫，故而太乙说到“ 贤婿 ”二字，不觉有点儿面红，终于还是改回他们平日的习惯称呼，叫柳元甲

做“老弟”。

柳元甲却不怕面红，一本正经地说道：“岳丈大人有何吩咐？”太乙凝神一听，说道：“趁着青灵子还没到来，我把我的计划告诉你。”当下在柳元甲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柳元甲老奸巨滑，和太乙正好是旗鼓相当，太乙的计划，其实也早已是在他意料之中的了。于是柳元甲微微一笑，说道：“小婿省得。”便揭开神前的幕幔，躲了进去。他们的计划是什么，请恕作书人暂且卖个关子，以后再表吧。

柳元甲躲好之后，太乙纵声长啸。过了一会，只见一个青衣老人走入这座山神庙，正是他的师兄青灵子来了。

太乙施了一礼，说道：“多谢师兄救助之德。师兄为小弟出山。小弟感激不尽。”青灵子皱了皱眉，说道：“我也并不是只为了你的原故出山。这个以后再说。我只问你，你为什么要费这么大的气力把公孙奇弄出来？”

太乙道：“师兄，你可知道公孙奇是什么人么？”青灵子道：“我怎么不知道？他是桑见田的女婿，又是给公孙隐逐出家门的逆子。”太乙道：“着呀！”那么，就只看在他是桑家女婿的份上，咱们不是也该救他么？”

青灵子“哼”了一声，说道：“你知不知道桑见田的两个女儿都是给他害的，他毒死了发妻又强占小姨，似此恶毒行为，实是令人发指！你还说看在桑家的份上？”

太乙道：“师兄，你是听谁说的？”

青灵子道：“是耿仲的儿子耿照说的。耿仲生前与我虽然不是深交，但我却深知他是个正人君子，料想他的儿子也不会说谎。”

太乙道：“照你这么说法，那么公孙隐素有侠义之名，声誉比耿仲更好。他的儿子也应该是个好人，你为什么不肯救他？”

太乙能言善辩，青灵子给他抓着话柄，一时无言可对。太乙笑道：“师兄，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青灵子道：“好吧。就算‘有其父必有其子’这句话不对，但事实总是事实，难道耿照是诬赖他的不成？我不敢说有知人之明，但一个人是好是坏，落在我的眼里，总可以看出几分。不论你怎么说，我还是相信耿照。”

太乙说道：“耿照之言倒也并非全是谎话，但其中另有内情。不错，桑见田的大女儿桑白虹是给毒死的，但主凶却并非公孙奇，而是一个绰号‘玉面妖狐’赫连清波的妖女。公孙奇年少风流，这妖女痴恋于他，公孙奇曾经做过对不起妻子的事那是有的。但在这妖女害死了桑白虹之后，公孙奇不久就醒悟过来，后悔得不得了，终于把那妖女杀了，替发妻报了仇。”

青灵子隐居了数十年方始下山，对这件事情，他只是听来的一鳞半爪。确是未知详情。太乙歪曲事实，轻描淡写地就把公孙奇的罪状减轻了。

青灵子道：“那么青虹之事又是如何？”

太乙笑道：“这可就涉及男女私情了。青虹本来属意耿照，但耿照业已定亲。是以青虹一气之下，才嫁了姐夫的。她嫁了却又后悔，当然也就对公孙奇不满了。”

青灵子道：“那么，你那日想要谋害耿照又是为何？”

太乙道：“就是想为公孙奇出一口气。其实那日我也并不是就要杀他，不过是意欲略施惩戒而已。”

青灵子“哼”了一声，冷冷说道：“要不是我恰好在那时露面，他早已丧在你的玄阴指下了。那时，你为什么不向我解释？”

太乙道：“ 请师兄恕罪，当时我见师兄怒气冲冲，恐怕难以获得师兄的谅解，是以只好暂且避开。师兄明鉴，耿照那小子其实是伤得并不算重。 ”青灵子面挟寒霜，看了太乙二眼，摇了摇头，叹口气道：“ 你的毛病始终未改，还是要文过饰非。 ”正是：欲逞奸谋施诡计，能言鹦鹉毒于蛇。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难圆破镜终遗憾　斗角勾心各逞谋

不过青灵子虽然是斥责他的师弟，但太乙替公孙奇的辩护，他倒是相信了几分。

太乙接着说道：“ 师兄，公孙奇纵有不是之处，但他毕竟是桑家的女婿，是当今之世，唯一得了桑家衣钵真传的人。师兄念在桑老堡主昔日与我们的交情份上，似乎也该救他一命。 ”

青灵子默不作声，太乙又道：“ 我与公孙奇是忘年之交，朋友间重要的是个‘ 义 ’字，我无力救他，只能请求师兄给我帮忙。也请师兄看在家父的份上，帮小弟这一个忙如何？ ”

青灵子仍然默不作声，但看他低首沉思，已似是给太乙说得有些儿意动。

原来青灵子是个孤儿，蒙太乙的父亲收养，并立为掌门弟子的。他的年纪比太乙大差不多十岁，太乙父亲死的时候，太乙还未成年，青灵子受了师父的重托，悉心照顾这个师弟，教他武功，将他带大，等于是他的父兄一样。

太乙长大之后，恃着他家于青灵子有恩，渐渐就不肯听师兄的教导。青灵子也不便过份地管束他。太乙独自行走江湖，交了一班坏朋友，终于误入歧途。令得青灵子甚是心伤，却又无可奈何。

太乙用卑鄙的手段奸污了聂金铃，迫得聂金铃嫁他为妻，聂金铃旧日的情侣一气之下，把太乙打成残废，然后削发为僧，这个人就是后来成为武林三大宗师之一的明明大师。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青灵子替他师弟医好伤，劝告他不要去向明明大师寻仇。其时太乙的玄阴指尚未练成，自己也不敢去向明明大师寻仇。但他对于师兄仍是阳奉阴违，多行不义。过后几年，聂金铃对这个本来不是自己愿意嫁的丈夫越来越是伤心失望，终于携了女儿弃家远走。而太乙在失意之余越发任性胡为，恶行也越来越多了。

青灵子以师恩深重，他的师弟闹到这个地步，他是不能不管了。于是再次出头，把太乙那班狐朋狗党赶跑，将太乙带回山中。太乙向他立誓，从此不再出山，这才免于受师兄的软禁。但两师兄弟也因此闹得很不愉快，太乙只答应遵守誓言，却不愿受他师兄管束。于是师兄弟分居，一个住在山南，一个住在山北，相隔数百里。

青灵子年少的时候，和桑青虹的父亲桑见田也是忘年之交，有一次青灵子受几个强敌围攻，还是桑见田给他解围，救他出险的。青灵子为人最重恩怨，是故对桑见田于他的恩德，也念念不忘图报。

桑见田在生之日曾与青灵子谈过他所练的两大毒功，其时桑见田虽然已创出一套内功心法，但还是担忧不能克服“ 走火入魔 ”之险。后来桑见田也果然是因为练这两大毒功，以至“ 走火入魔 ”而死的。

当年青灵子为了要报桑见田之恩，曾私下发愿，要钻研出一套可以补救那桑家两大毒功的功夫。而在桑见田死后，他果然也练成了逆行经脉之法，正可以克服练那两大毒功的危险。

桑见田虽然死了，青灵子报恩之念未忘。他这次下山，一来是为了找寻他的师弟，二来是想打探桑家堡的近况，想把这套逆行经脉之法传授给故人之女。

那日耿照和秦弄玉在林中练武，青灵子恰好经过，一看就认出耿照练的是桑家的“ 大衍八式 ”，遂怀疑秦弄玉是桑家的女儿，而耿照是桑家的女婿。

可是桑家姐妹小时候青灵子都是曾经见过的，虽然隔了多年，依稀仍有一点印象，越看越觉不像。他心里怀疑不定，遂在旁边偷听他们谈话，秦、耿二人的本领与他差得太远，却不知道有人躲在旁边偷听。

秦弄玉和耿照说起桑青虹之事，青灵子听了，这才知道桑家二女都是受到公孙奇之害。公孙奇声名狼藉，青灵子这次下山，也曾听到一些，当时并不放在心上，现在听说他是霸占了桑家堡的人，就特别留意了。

在秦、耿二人的谈话中，青灵子又知道了耿照的来历，知道他是自己昔年钦佩的朋友耿仲的儿子。同时从秦弄玉调侃耿照的那些说话，青灵子也隐约猜到了桑青虹曾经私恋耿照。而耿照此次到桑家堡的目的是为了见一见桑青虹，他也知道了。

正是因此，故此当太乙要用玄阴指来伤害耿照之时，他遂现出身形，把师弟吓跑。救了耿照，并且把这逆行经脉之法传给耿照，以便藉耿照之手，再传给桑青虹。他是以为桑青虹定然已练了那两大毒功的。

也正是因此，太乙诽谤桑青虹和耿照有“私情”的说话，他才会相信。而太乙歪曲事实替公孙奇减轻罪状的说话，他也就不免相信了几分。当然，他也知道师弟的为人，对他的话仍然不能无疑的。

但太乙抬出了自己死去了的父亲来压他，他想起了师门恩重，却是不能不买太乙的帐。同时，太乙劝他念在桑见田份上的这句话，也深深打动了他的心坎。因为公孙奇毕竟是桑家的女婿。

但由于公孙奇的声名狼藉，却令他不能就下决心。他想了一会，对太乙说道：“我可以救公孙奇，但是你要答应我两件事情。”太乙喜出望外，连忙问道：“哪两件事情？”

青灵子道：“第一件事，你要随我回山，从今之后，可不要再出来胡闹了。嗯，我们都是一大把年纪的人了，来日无多，做善事都还来不及呢，怎能再做恶事？难道你还想在江湖上争强夺霸吗？又难道你对明明大师的旧怨尚未能忘吗？你出来了这一趟应该知道，你的玄阴指虽然练成，但江湖上却又多了几许少年好汉？莫说明明大师不是你的玄阴指所能伤害得了，就说刚才你所碰上的武士敦和笑傲乾坤吧，你也未必就能胜得了他们。收拾起邪念歹心，还是跟我回山吧。”青灵子尚未知道太乙已经去过光明寺向明明大师寻仇之事，只是谆谆告诫，把太乙说得满面通红。

但太乙对他的告诫并不感动，反而嫌他啰唆。心里想道：“不错，我现在的武功是不及明明大师。但你若给我那逆行经脉之法，待我再练成桑家的两大毒功，话可就不是这么说了。”

太乙满怀邪念，待青灵子的说话告了一个段落，便即说道：“多谢师兄善言相劝，小弟怎敢不从。小弟但求救得公孙奇便于愿已足，以后也不会下山再管闲事了。那么请问师兄，第二件事你要我做的又是什么？”

青灵子道：“这第二件事不是要你做的，是我要做的。我可以答应你救公孙奇，但我这逆行经脉之法只能给他消除走火入魔的痛苦，是否能让他恢复原来的功力，那就说不定了。”

太乙道：“那也好呀。”心想：“枉你与我做了几十年的师兄弟，却还未猜得到我的心思，我岂是要公孙奇恢复原来的功力。”

青灵子接着说道：“你把公孙奇交给我，以后你就不必管了。我拼着耗一年功夫，给他消解走火入魔之难就是。”

太乙道：“不敢有劳师兄，还是你把这逆行经脉之法教会我，待我救治

公孙奇吧。这样也算是尽了我一分朋友的心事。”

青灵子道：“不，你学这逆行经脉之法于你无用。公孙奇并非好人，我也不愿意你与他单独相处。你要知道，我救公孙奇只不过是看在你的爹爹和桑见田对我的情份。”

太乙好生失望，但他好在早已设计了另一套计划，当下也就不再强求，说道：“既然这样，随师兄的意思就是。公孙奇忍受不住走火入魔的煎熬，已经晕过去多时了。师兄，你现在就救治他吧。”

青灵子并不知道公孙奇是给点了穴道，信了太乙的话，只道他果然是晕了过去。心道：“走火入魔初起之时，论理是不该发作得这样厉害的。难道是他功力不足，勉强练成的？”于是说了个“好”字，便弯下腰去想把公孙奇扶起来。

正当青灵子弯下了腰，要把公孙奇扶起来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突然发生，太乙忽地骈指一戳，点中了师兄腰背的“愈气穴”。

青灵子做梦也想不到师弟竟会对他偷下毒手，丧毫无防备的情形底下，即使他有多么深厚的内功，也不能够立即凝聚真气防护穴道。太乙的玄阴指力透过了他的“愈气穴”，一股阴寒之气迅即攻了进去。青灵子打了一个冷战，在这刹那间，他几乎是呆住了，茫然的竟不知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太乙一指戳出，躲在神座内的柳元甲也立即发动，撕开神帐，“呼”的一掌击下。柳元甲的“绵掌”功夫足可裂石开碑，青灵子身躯未曾挺直，背脊又着了一掌，青灵子“哇”的一口鲜血狂喷出来，跄跄踉踉地向前倾跌。就在他摇摇欲坠之时，柳元甲和太乙左右齐下，掌指兼施，又再向他的要害攻击。

青灵子大吼一声，身形蓦地转了过来，反手一掌，和柳元甲碰个正着，双掌相交，发出闷雷也似的声响。柳元甲掌心所触，只觉就似碰着了一块烧红的烙铁一般，柳元甲也不由得“哇”的一声大叫，倒退三步。想不到青灵子在受了重伤之后，居然还有如此功力。但太乙那一指却又点中了师兄胁下的“归藏穴”。“愈气穴”和“归藏穴”都是人身“死穴”。饶是青灵子功力如何深湛，两处死穴被太乙的玄阴指所伤，亦已是禁受不起，登时全身的血液都似乎就要凝固起来。

青灵子接连受了两指一掌之伤，可是这还不是给他最大的打击。令他受到致命打击的是：他的师弟，这是他代师传艺抚养成人的师弟，竟然接连两次向他偷袭，要把他置于死地。这刹那间，他全都明白了。他的师弟只怕偷袭尚未能制他死命，又勾结了柳元甲，用最阴毒最卑鄙的手段来谋杀他。刹那间，寒气直透他的心头，人心险恶，人心难测！这是他内心感到的寒冷，比太乙的玄阴指所发的阴寒之气更为寒冷。

太乙见青灵子一掌迫退柳元甲。倒是不敢立即向前。青灵子回过头来，嘶哑着声音说道：“师弟，你这是为了什么？”太乙武学深湛，一听师兄说话的声音，已知他是内伤极重，再也无能为力了。

太乙哈哈笑道：“师兄，你管束了我几十年，你也该歇息了。你的武功是我爹爹传的，如今也该一古脑儿还给我了。”青灵子双眼翻白，说道：“哦，我明白了，原来是你要我的逆行经脉之法。不错，我受了你爹爹的大恩，无以为报，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的。但你若是想练那桑家的两大毒功，对你却是没有好处。唉，但你既然想要，那你就拿去吧。反正我也阻挡不住你了！”

青灵子一声长叹，说道：“好吧，你拿去吧。师弟，愿你以后好自为之！”双眼翻白，颓然倒下，脸上一派凄厉的神情，当真是死不瞑目。

太乙纵然是丧尽天良，此时也觉于心有愧，心虚胆怯，不敢正视他师兄的面目。当下，在他师兄身上搜出了一本武学秘笈，便连忙将他师兄的尸体踢过一边，扯下神前的帐幔，把青灵子的面孔盖住。

太乙将他师兄的这本武学秘笈一页页翻过，前面都是他的本门武功，不过也有青灵子数十年的心血在内，多了若干精微的变化。太乙好生欢喜，心道：“这倒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不过，这是他本门的武学，他不必急于细读，于是飞快地翻阅过去，翻到最后两页，才是他师兄完全自创的逆行经脉之法。

柳元甲笑道：“这逆行经脉之法，不过两页，倒也简单。想来以我们的武学根底，用不了几天功夫，也就可以运用自如了。

哈哈，配上了我这点粗浅的医道，何愁不把公孙奇玩弄于股掌之上？”原来他早已靠拢过来与太乙一同观看。

太乙哈哈笑道：“当然少不了老弟的一份。”原来他们的计划乃是要用这逆行经脉之法来骗取公孙奇那两大毒功，柳元甲学过十三篇穴道铜人图解，两样配合起来，就可以将公孙奇完全控制，可以使他暂时解除走火入魔的痛苦，也可以令他的痛苦加剧。当然在他们的计划之中，是绝不会让公孙奇恢复原来的武功的。柳元甲恐怕太乙独占他师兄的武学秘笈，是以又故意地提醒了他一句。

太乙道：“你瞧瞧，公孙奇的身上是否也有桑家的武学秘笈？若有，我们也就用不着他了，干脆将他弄死。”

柳元甲搜了一遍，笑道：“不知是他来不及携带还是他根本就把桑家的武学秘笈毁了。”公孙奇最工心计，他们素所深知，是以有此猜想。

太乙笑道：“饶他奸似鬼，总逃不过我们的掌心。毁了也是无妨。老弟，你先给他解了穴道吧。”穴道解开，片刻之后，公孙奇神智恢复，清醒过来，一眼看见地上青灵子的尸体，不觉大为惊诧。

太乙淡淡说道：“老弟，你可知道我的师兄是怎么死的吗？”公孙奇何等聪明，稍稍一想，已经明白，说道：“敢情是两位老前辈所杀？但，这，这却是为了什么？”其实公孙奇早已猜到了几分，不过是明知故问罢了。

太乙道：“不错，是我们杀的。我师兄不肯把那逆行经脉之法交出来，我们杀他，这都是为了你的缘故。”

公孙奇道：“两位老前辈对我如此大恩大德，我真不知如何报答。”太乙哈哈笑道：“要报答么，那也容易。”公孙奇道：“请老前辈明言，小可无不遵从。”心中却想：“我早知你们是定有所求的了，要不然怎肯如此为我卖力？”

太乙道：“我们用这逆行经脉之法，可以助你免除走火入魔之难，三年之后，你可以恢复原有的武功。不过，我们也必须懂得你所练的那两大毒功，这才可以更有效地为你医治，这也都是为了你的缘故。”

柳元甲接着道：“我们是先小人而后君子。你说是交换也好，但这却是对我们都有好处的。从今之后，我们是三位一体，患难同当的了。我们三人都练成了桑家的两大毒功，联起手来，岂不是天下无敌？”柳元甲更熟悉公孙奇的为人，知道太乙口口声声说的是为了公孙奇，公孙奇一定不肯相信。索性与他明言。当然柳元甲的说话亦只是貌作坦率，实则中藏欺诈的。

公孙奇忙不迭地点头道：“ 当然，当然。莫说对我们都有好处，即使我公孙奇只能得回一条性命，也必须报答两位前辈救我之恩。好吧，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

公孙奇口里足这么悦，说得极为漂亮，心里却那么想：“ 你这两个老贼竟想分享我这两大毒功，有那么容易？我不会弄假的吗？ ”

柳元甲好似猜到他的心思，接着说道：“ 听说这两大毒功十分奥妙，我们集思广益，彼此切磋，说不定还可以青出于蓝，胜过桑见田当年的造诣。嘿，嘿，我们的本来所学，虽然各有不同，但经过我的揣摩，相信我也能懂得其中奥妙。 ”这话无异告诉公孙奇：“ 你可不能想歪了心思，拿假的骗我，以我的武学造诣，是真是假，我是一定可以看得出来的。 ”

公孙奇道：“ 是啊，这两大毒功的确是十分奥妙，我也还有未能参透周全之处，将来正好向两位前辈请教。 ”此话也无异告诉柳元甲：“ 你放心，我绝不会拿假的骗你。 ”心中却在暗暗好笑：“ 普普通通的武学当然骗不过你们，这两大毒功可就不同了。我尚且上了桑青虹这贱婢的当，难道你们的武学造诣就能高过我么？桑青虹怎么骗我，我就怎么骗你，我的骗术可以比她更高明！ ”

双方各怀鬼胎，于是太乙背起了公孙奇，便即离开神庙。他的计划是在回山苦练三年之后，再出来争霸武林，并报那明明大师一指之仇。柳元甲与公孙奇也是怀着同样的幻想。

太乙在他师兄身上搜出武功秘发之时，青灵子早已断了呼吸，太乙以为师兄已是必死无疑，由于心虚胆怯，不敢作仔细的检查，就把他师兄的尸体踢开；用神幔盖着他的脸孔。此时他们匆匆地离开了这座神庙，太乙在踏出庙门之时，回头看了青灵子的“ 尸体 ”一眼，不由得有点内疚于心，自言自语道：“‘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师兄，你可休怪小弟的辣手！ ”

太乙以为师兄必死无疑，谁知青灵子却还没有死。

不错，青灵子的确是受伤极重，而当他倒地之时，太乙曾经探过他的鼻息，那时，他也的确是已经断了呼吸的。但他毕竟是个内功极为深厚的人，呼吸的暂时断绝，那是由于极度的悲痛以及怒火攻心所至。生机还是没有完全断绝的。其实当太乙尚未离开这座庙时，他的呼吸已经恢复，不过因为气息太弱，太乙又用神幔蒙上他的脸，故此没有发觉罢了。

太乙与柳元甲走后，青灵子渐渐苏醒过来，脑中一片空白，过了好一会，才稍稍恢复记忆，一时也还未知道是否一场恶梦。他挣扎着想要起来，只觉浑身无力，就像坠入冰窟里似的，冷得他十分难受，不觉呻吟出声。这是由于太乙用玄阴指两次点着了他的穴道，阴寒之气从死穴之中侵入，而此时他的功力已是不足抵御了。青灵子这才知道并非恶梦，的确是受了师弟所害。

青灵子没有死，可是这一时的苏醒，也只不过是回光返照罢了。

且说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耿照、秦弄玉、陆勉、珊瑚等人，一路上谈谈笑笑，很是热闹。这次除了逃脱了公孙奇之外，可说是大获全胜。但也正因为公孙奇是太乙和青灵子救走的，笑傲乾坤、蓬莱魔女二人还是不能不担着一份心事。

蓬莱魔女道：“ 听桑青虹所说，这青灵子倒也不是坏人，可惜不知道他是住在哪儿，要不然我们倒不妨去拜访拜访他，顺便打听公孙奇的结果。 ”

笑傲乾坤道：“ 你离开山寨已久，如今正是要与各方豪杰联络、重谋大举之际，玳瑁留守山寨，她可是挑不起这重担子的。 ”

蓬莱魔女笑道：“ 我当然是要先回山寨，拜访青灵子之事，不过说说罢了。这样的武林异人，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他日若有机缘，再去探访他吧。”

耿照说道：“ 我受了他的厚赐，很是过意不去。也不知何日方能再遇，也好答谢这位前辈。 ”

蓬莱魔女道：“ 这也是你的机缘，适逢其会，青灵子要借重你来报桑家之恩。 ”

耿照道：“ 虽然如此，我还是要感激他的。 ”

他们在谈论着青灵子，却不知青灵子就在离他们不远之处。原来他们此时正经过那座山下，青灵子所在的山神庙就在这座山上。

笑傲乾坤忽道：“ 咦，似乎是有什么人发出呻吟之声。 ” 在这一行六众之中，他的内功最深，青灵子的呻吟虽然微弱，随着山风吹送下来，却也给他发觉了。

蓬莱魔女凝神一听，说道：“ 不错，是有人在山上呻吟。 ”

珊瑚道：“ 莫非是山上的一个猎人突然得了急病？ ” 陆勉道：“ 不，听来似是那人受了重伤。 ” 此时他们已在上山，珊瑚和陆勉也听见青灵子的呻吟了。

蓬莱魔女道：“ 不管这人是得病也好，是受伤也好，我们既然碰上，总要救他。 ” 于是众人循声觅迹，找到了那座山神庙。

青灵子脸上还盖着神幔，他没有半点气力，肌肉也僵硬了，一幅霉烂了的神幔，盖在他的脸上，也抖脱不落。蓬莱魔女把神幔揭开，不由得大力惊诧。耿照吃惊更甚，“ 咦 ” 了一声，叫出来道：“ 这，这不是青灵子老前辈么？他怎的变成了这个样子了？ ”

笑傲乾坤把青灵子扶了起来，手指触着他的身体，只觉其冷如冰。笑傲乾坤大惊说道：“ 他是受了太乙的玄阴指力所伤。奇怪，太乙不是叫他做师兄的吗？ ” 蓬莱魔女愤然说道：“ 柳元甲这老贼也是凶手，青灵前辈除了身遭寒毒之外，还受了绵掌之伤。 ” 他们二人都是武学的大行家，一察看了青灵子的伤势，便知他受伤的由来。

蓬莱魔女跟她父亲学过一点医学，当下给青灵子把了把脉，笑傲乾坤问道：“ 怎么样？ ” 蓬莱魔女背着青灵子摇了摇头，悄悄说道：“ 若是我爹爹在这儿，或者会有办法的。不过，我们试一试吧。 ”

蓬莱魔女用父亲所教的最上乘手法，在“ 伏兔 ”“ 玉渊 ”“ 大椎 ” 三处穴道上，给青灵子推血过宫。青灵子“ 哇 ” 的一口瘀血吐了出来。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各伸一掌向着他的背心，把本身真气输送进去。过了一会，青灵子忽地叹了一口长气，说道：“ 你们其实是不必这样耗费精神的了。死生有命，老朽大限已到，迟走早走，在我都是无所谓的了。不过，我还是感激你们的。 ” 青灵子得了他们输进体内的真气，稍稍有了一点气力可以说话了。但他自己也知道这是“ 回光返照 ” 的现象。

蓬莱魔女说道：“ 前辈大恩，无以为报。老前辈可有什么未了之事，要我们效劳的么？ ” 蓬莱魔女自知无法救他，而且青灵子亦知自己的大限已到，武林中人性情豁达，是以蓬莱魔女也就不再忌讳了。她这几句话就是请青灵子“ 交代后事 ” 的意思。

青灵子抬起头来，望了蓬莱魔女一眼，说道：“ 你的爹爹可是柳元宗么？ ” 他从蓬莱魔女救治他的手法，已是隐隐猜到了她的来历。

蓬莱魔女道：“ 不错，正是家父。 ” 青灵子又道：“ 我有一事未明，我

于你又有何恩？”

蓬莱魔女道：“家师是公孙隐。公孙奇万恶不赦，我可以不认师兄，但不能不认师嫂。桑白虹逝世之前曾托我照顾她的妹子。前辈有恩于桑青虹，我也是感同身受的。”

青灵子道：“哦，原来如此，你倒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青虹的父亲于我亦有大恩，既然你与青虹有那样的关系，那么我可以放心托你了。”

蓬莱魔女道：“老前辈尽管吩咐。”青灵子又叹了一口长气，说道：“我这次很后悔救了公孙奇。”蓬莱魔女道：“过去的事不必提了。老前辈说自己的未了之事吧。”

青灵子道：“我说的正是由于我的过错，我所未能了结的事。太乙已然取去了我的武功秘笈，还有一个柳元甲是他们的帮凶，他们三人若然狼狈为奸，都可以练成桑家的两大毒功。”

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都是大吃一惊，心中想道：“倘使公孙奇恢复了原来的本领，那已经是武林大患。太乙与柳元甲若也练成，只怕集各大门派的高手之力，也难以制止他们为恶了。”

笑傲乾坤问道：“他们何时可以练成？”青灵子道：“公孙奇在一年之后，可脱走火入魔之难，那时他便可以恢复原来的武 功。太乙与柳元甲则必须公孙奇先教他们桑家的内功心法，对那两大毒功也需要从头练起，故而时间要用得多些。不过，以他们的武学造诣，大约有三年的功夫也总可以练成了。”青灵子所作的推断，是假设他们三人精诚合作的。青灵子当然不会知道，在他们之间实乃是勾心斗角，各怀鬼胎。

青灵子接着说道，“是以你们若要防止他们为患武林，必须在一年之内处置他们，不过，我却希望你们能对我的师弟稍稍留情，只废去他的武功，让他得终天年吧。”青灵子临死还是顾念师恩，太乙谋杀了他，他仍然要替太乙求情。

一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蓬莱魔女，笑傲乾坤若再加上了武士敦和云紫烟，在公孙奇未恢复本领之前，是可以将太乙与柳元甲除掉的。但人海茫茫，却不知他们躲在哪个隐僻的地方练功？

青灵子歇了一歇，脸上现出似是尴尬的神情，说道：“柳女侠，我还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

蓬莱魔女道：“老前辈不用客气，吩咐便是。”青灵子道：“说起这件事，我先要向你告罪。”

蓬莱魔女怔了一怔，说道：“此话从何说起？”

青灵子道：“女侠有所不知，灵山派的女弟子上官宝珠是，是我的女儿。我直到最近才知道她助麻大哈向丐帮寻仇，得罪了武帮主，又得罪了柳女侠。刚才在桑家堡中使大力金刚掌的那位英雄是武帮主吧？这件事还请柳女侠原谅小女无知，并代为向武帮主说项。”青灵子是如今才知道蓬莱魔女是谁，丐帮的金刚掌功夫则较易看得出来，故而他在桑家堡与武士敦对了一掌之后，已隐约猜到了他的身份了。

蓬莱魔女听说上官宝珠乃是青灵子的女儿，倒是颇感意外，心里想道：“青灵子的武功这么好，她的女儿却不知何以要另拜别人为师？”蓬莱魔女曾经与上官宝珠几度交手，每次虽然都能获胜，但也只是稍占上风而已。不过，上官宝珠的武功虽然是邪派中的一流功夫，却不是属于青灵子这一家数。

时间已不容许蓬莱魔女向青灵子细问，当下答道：“令媛与丐帮其实并

无直接的冤仇，武帮主是我们的好朋友，这一点误会一定可以化解的。老前辈放心。”

青灵子面上露出一丝笑容，说道：“难得柳女侠如此热心，老朽的家事本来不应该麻烦外人的，如今也只好一并拜托柳女侠了。”

蓬莱魔女道：“些须小事，何足介怀。”她以为青灵子说的还是他女儿的事情。

青灵子接着说道：“我是想请柳女侠给我报一个讯。柳女侠身为绿林盟主，事情想必很忙。这件事也无须马上就办，一年之内，柳女侠倘若能够为我代传此讯，我就感激不尽了。”

蓬莱魔女道：“不知是要传给何人？”

青灵子道：“我与令尊昔年曾见过一面，并无深交。但我知道他是个古道热肠的大侠，而且与明明大师相交甚厚。不知柳女侠可认识明明大师么”

蓬莱魔女道：“家父如今正是住在明明大师光明寺中。”

青灵子道：“这就最好不过了。老朽逝世之后，请柳女侠告诉明明大师。这半边镜子请明明大师代送山妻。”说罢抖抖索索地在身上摸出半边破镜。

蓬莱魔女接过那半边破镜，心中颇有疑问，但却不便探询别人的私事。青灵子叹了口气，接着说道：“此事说来话长，此时我亦无暇细说了。明明大师是知道我的事情的。我，我是怕她们母女误入岐途，而且若不早为之计，将来只怕还有一场灾难……”

说至此处，青灵子已是气喘吁吁，蓬莱魔女心想：“反正明明大师知道，他实在是无须多说了。”当下说道：“我一定替老前辈办到，老前辈放心、放心……”“去吧”二字，她却是不忍心宣之于口了。

青灵子吸了口气，却又挣扎着说道：“听说明明大师曾发誓不再下山，要是他不能去的话……”蓬莱魔女立即说道：“我去！”

青灵子道：“好，柳女侠若肯为我到灵鹫山去走一趟，那我也就放心去了。”青灵子其实是请蓬莱魔女的父亲柳元宗去的，蓬莱魔女已然抢先许诺，青灵子也就无须多说了。当下徐徐阖上双眼。

蓬莱魔女轻声说道：“老前辈放心去吧。”正要与笑傲乾坤商量为他办理后事。不料青灵子忽地又张开眼睛，说道：“还有一件事我几乎忘了，耿少侠，你过来。”

耿照上前说道：“晚辈深受大恩，老前辈有何吩咐，晚辈定当做到。”

青灵子道：“你的大衍八式如今只有五分火候，必须再练三年，到了有七分火候之时，才能练得那两大毒功，否则你虽然懂得逆行经脉，也会有走火入魔之祸。紧记，紧记。”

耿照说道：“前辈放心，我根本不想练那两大毒功。”

青灵子道：“好，那我就无须为你担心了。”说罢，闭上了眼睛，这一次是当真“去了”！

耿照大为感动，说道：“这位老前辈在临死之时，还记挂着别人的祸福，一定要把话交代清楚。真是难得！可惜这样的好人，却给坏人害死！”

蓬莱魔女道：“太乙害死他的师兄，真是禽兽不如。即使不是为了公孙奇给他救走，我也要为青灵子报仇，杀掉太乙这个老贼。”

当下众人合力在山上掘了一个土坑，把青灵子埋了。他们与青灵子虽然非亲非故，但眼看这一位武学大师身遭惨死，埋骨荒山，心中都是十分难过。

葬了青灵子之后，一行六众，继续赶路。路上笑傲乾坤说道：“如今有

两件事情要办了。一件是必须在一年之内，探听出太乙、柳元甲和公孙奇藏匿的所在，在他们未练成那两大毒功之前，将他们除掉。一件是给明明大师报讯。”

蓬莱魔女道：“给明明大师报讯容易。爹爹三个月后，就要来我们的山寨。请他捎个信回去就是。明明大师若不肯下山，我就到灵鹫山去。倒是那三个贼子的行踪，却是不易打听。”

笑傲乾坤道：“丐帮消息最是灵通，反正还有一年期限，待武士敦回来，咱们可以请他代为打听。”

蓬莱魔女忽地想起一事，说道：“上官宝珠是灵鹫派的弟子。我听西岐凤说过灵鹫派的事情，据说灵鹫派分为南北两宗，南宗的掌门是猛鹫上人，北宗的掌门则是一个尼姑，法号青灵师太。”

笑傲乾坤道：“不错。但这又如何？”

蓬莱魔女道：“那个尼姑既然号称青灵师太，莫非她就是青灵子的妻子？夫妻分手之后这才出家的？”

笑傲乾坤道：“你的猜测很有道理。看来这位老前辈定有一番伤心之事。好，这倒引起我的好奇心了。将来我陪你到灵鹫山走一趟吧。”正是：

人间多少伤心事，埋骨荒山恨不平。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塞外传书邀旧友　桃林练掌复神功

蓬莱魔女离开山寨三个多月，时序已从白雪纷飞的冬日转为莺飞草长的春天。这日他们一行六众，来到了金鸡岭下，从山脚望上去，只见山花遍地，万紫千红。山峰上挂下的瀑布，在丽日晴空飘洒着金色珍珠的泡沫。金鸡岭形势险峻，蓬莱魔女的山寨就在金鸡岭的主峰。山上有数千亩梯田，大致可以自给自足。蓬莱魔女的寨规最严，从来是不劫山下路过的客商的。所以山下并无巡逻的兵，山腰以上才遍设哨岗。

蓬莱魔女回到“老家”，又恰值风景绝佳的春日，精神爽快，一时兴起，说道：“谷涵，我和你比试轻功。不必惊动巡逻的弟兄，且试试他们可能发觉？照弟、珊瑚，你们也跟着来吧。出其不意地到了大寨，给玳瑁一个惊奇。”

蓬莱魔女本来擅长轻功，父女团圆之后，又得她父亲所传的心法，轻功更是精益求精，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笑傲乾坤的轻功稍逊一筹，亦自不弱。两人以“八步赶蝉”的绝顶轻功上山，越过了十几重哨岗，无人发觉。蓬莱魔女又是欢喜，又是担忧，而担忧的心情更多于欢喜。她欢喜的不过是个人的轻功有了进步，担忧的却是整个山寨的守卫问题。心里想道：“山寨还须训练一些本领更高的兄弟，哨岗和巡逻也必须加强。否则倘有高手上山偷袭，我若不在山寨中，岂不危险？”

此时蓬莱魔女正绕过了那道瀑布，大寨已经在望，心念未已，忽听得有声喝道：“是谁？”两枝袖箭，跟着射到。听声音是个女子，颇为熟悉。这两枝袖箭从十数丈外射来，劲道依然甚强，而且是对准了蓬莱魔女的两处穴道射来的，蓬莱魔女好生惊诧，心道：“玳瑁的功夫还未到如此境界，这却是山寨里的什么人呢？”蓬莱魔女当然不会给她射中，拂尘一挥，就把这两枝袖箭打落了，那人已现出身来。

蓬莱魔女笑道：“霞妹，原来是你。你几时来的，可真是稀客啊！”那女子也笑道：“柳盟主，原来是你回来了。我这个客人倒是反客为主，来迎接你啦。”笑傲乾坤跟着上来，笑道：“你用袖箭，可真是别开生面。”

这个女子乃是赫连清霞，她以前是没有到过蓬莱魔女山寨的。蓬莱魔女正想问她来意，忽听得响箭飞过，号角呜呜声响。赫连清霞道：“还有别人和你们一同来么？”蓬莱魔女道：“不错，耿照、秦弄玉这对，和陆勉、珊瑚这对都一同来啦。他们想必是已经给巡逻兵发现了。”说话之间，玳瑁已率众出迎，见蓬莱魔女和笑傲乾坤等人都已回来，喜出望外，说道：“赫连姑娘来了两天了，正等着盟主回来。”蓬莱魔女道：“好，咱们进里面说话去。弟兄们的参见之礼，可以免啦。”

坐定之后，蓬莱魔女道：“光阴过得真快，大都（金京）一别，转眼又已是八九个月了。你姐夫可好？”当日是赫连清霞和耶律元宜护送武林天骄到光明寺的，是以蓬莱魔女有此一问。

赫连清霞道：“好。而且好得还出乎我意料之外。”蓬莱魔女笑道：“此话怎说？”赫连清霞道：“姐夫被他的叔父用化功散化去了他的内功，心灰意冷，本以为是难以恢复的了。后来你的爹爹和明明大师给他诊断，担保他一年之后可以恢复武功。”蓬莱魔女喜道：“果然不出我之所料。”赫连清霞道：“你还没有料中呢。三个月前，我又到光明寺看他一次，见他进境神速，据明明大师说，只怕用不了一年，他便可以恢复武功了。”蓬莱魔女大为欢喜，说道：“那就更好了。”赫连清霞笑道：“姐夫知道我要到你们的

山寨来，托我捎话给你，说是一定可以来喝你们的喜酒了。”蓬莱魔女脸上飞起一片红霞，心中却是十分高兴。

闲话叙过，蓬莱魔女道：“对啦，我还没有问你，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探询她的来意。赫连清霞道：“你猜。”蓬莱魔女道：“是不是你们亦已佳期有日，来请我们喝喜酒的？”赫连清霞大大方方地说道：“不是。我是来请救兵的。”

蓬莱魔女吃了一惊，说道：“怎么？金虏已经出兵攻打你们么？”

赫连清霞道：“这倒未曾。不过，我们已经听到风声，完颜长之认为我们是金国的心腹之患，准备动用御林军来攻打我们，并且还准备抽调幽州、衮州和济州的兵马合围。可能就在一两个月之内，向我们动手。”

蓬莱魔女道：“你们在祁连山，与此地相距离数千里，这个赫连清霞道：“我知道要你们直接救援，实是不易。但元宜却想到一个办法。”

蓬莱魔女瞿然一省，说道：“我也想到了，是不是要我们行围魏救赵之策？”赫连清霞道：“正是。”

蓬莱魔女道：“你来得正合时机，实不相瞒，我和中原的各路义军领袖已有联络，正拟在这两个月内，共图大事。有你们在北方配合，那就最好不过了。咱们是彼此呼应，说不上是谁求助谁？”

玳瑁说道：“怪不得这几天已经有好几处派人来，和我谈举义之事。我因为兹事体大，盟主尚未回山，我一时不敢自拿主意。”

蓬莱魔女道：“好，明日我会见他们。今后我把我们商量好的做法告诉你，要是我不在山寨，你和珊瑚也可以作主。”

玳瑁笑道：“还有三个月，就是盟主的大婚之喜了。盟主刚刚回来，难道又会下山么？总要待我们喝了喜酒之后吧？”

蓬莱魔女道：”目下风云急变，这可怎么说得定？”

赫连清霞想起一事，说道：“你说到风云急变，我与元宜也正有同感。对啦，我正想告诉你一个消息。”

蓬莱魔女道：“什么消息？”

赫连清霞道：“蒙古出了个英雄，名叫铁木真（作者注：即后来的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的各个部落，东征西讨，辟土开疆。铁木真的父亲是给金兵杀死的，听说他计划联宋灭金，一来以报金人杀父之仇，二来也想入主中原，建立他的大帝国。”

蓬莱魔女沉吟半晌，说道：“我听说蒙古兵很是残暴，铁木真的野心这么大，联宋灭金，恐怕只是利用宋国而已，未必就是宋国之福。”

“赫连清霞道：“元宜因此也是举棋不定，他托我问你的意思，咱们好不好与蒙古联络？”原来耶律元宜因为急于恢复辽国，铁木真虽然未有派人和他联络，他却颇有与铁木真先通款曲之意。

蓬莱魔女道：“恕我直言，此事恐怕不可为。你们是想复国，蒙古是想并吞中华，辽国故土当然也是包括在内的。若是让他得逞，将来只怕是以暴易暴而已。倒不如咱们靠严暴自己的力量，推翻金虏的统治。”

赫连清霞道：“那么若是蒙古进兵攻金，咱们应该如何？”

蓬莱魔女道：“要先看他们对你如何？他若犯你，你就犯他。他不犯你咱们就乐得让金国和蒙古火并，咱们的兵少，恐怕也只能如此吧？”

赫连清霞道：“多谢教言。柳姐姐不愧是盟主之才，果然是见识比我们高明得多。”蓬莱魔女道：“我也只是就事论事而已，哪说得上是什么见识

了。”

赫连清霞又想起一事，说道：“柳姐姐和华大侠见闻广博，武林中人也相识得多。我想向你们打听两个人物。”

蓬莱魔女道：“什么样的人物？”

赫连清霞道：“是一男一女，都不过是二十来岁的年纪，本事可是相当高明，男的长得短小精悍，兵器是一根铁器，看来似是丐帮的伏魔杖。女的是鹅蛋面儿，长眉入鬓，姿色俊俏。轻功非常之好。”赫连清霞仔细的描画了这一男一女的相貌和本领，”蓬莱魔女已经知道一定是麻大哈与上官宝珠无疑。心里想道：“青灵子托我将他的女儿引回正路，我正苦于无法知道他们的消息。”当下便问：“你是在哪儿碰见这两个人的？”

赫连清霞道：“在祁连山宜哥的营帐之中。”蓬莱魔女吃了一惊，说道：“敢情是他们想行刺耶律元宜？”

赫连清霞道：“可不是吗？幸好我的帐营与宜哥相邻，他们来的时候，我还没有入睡，帐幕上现出他们的影子，给我发觉了。好险，他们刚刚挑开宜哥的帐幕，正在发出毒针，给我一喝，那妖女可能是吃了一惊，毒针失了准头，没有打着宜哥。”

蓬莱魔女听了好生难过，心里想道：“我只道麻大哈与上官宝珠在桑家堡一败之后，或者会知难而退，回灵鹫山再练功夫。哪知道她又是故伎重施，重演行刺武士敦的一幕。但行刺武士敦还可以说是为了情郎报仇，行刺耶律元宜则是甘心作金虏的鹰爪了。麻大哈在金虏的御林军中任职，想来这都是麻大哈拖她落水之故。蓬莱魔女是曾经受了青灵子之托，要把他的女儿挽回正路来的，故此她听了上官宝珠又闯此祸，心里就不禁十分难过，生怕上官宝珠给麻大哈牵累，越陷越深。

赫连清霞看了看蓬莱魔女的神色，说道：“柳姐姐，你认得这两个人？”蓬莱魔女道：“不久之前，我还和他们交过手。等下我再给你说他们的来历。后来怎样？”

赫连清霞接下去说道：“这女的武功很是厉害，我和她仅仅打成平手。那男的也不弱，不过轻功却差一些。宜哥也还未睡着，跑出来与他动手。过一会儿，营帐里的守卫都赶出来。惭愧得很，我缠不紧那个女的，给她脱出身来，用暗器打伤了两个卫士，就逃跑啦。这时大营的士兵都己醒了，乱箭纷飞，攒射他们。那女的轻功好俊，越过几重帐幕，竟没有一枝箭射得中她。那男的则中了两枝箭，但似乎中的不是要害。那女的还有一套本领，会放毒烟。也不知她发的是什么暗器，烟雾弥漫，他们就在烟雾的掩护下逃得不知去向了。我们的兵士却给她的毒烟熏倒了十几个人。”

蓬莱魔女道：“珊瑚、玳瑁，若是这女的潜入咱们的山寨，你们可要小心了。她的轻功不在我之下，今日我越过几十重哨岗，巡山的弟兄们也没有发觉。”

玳瑁面上一红，说道：“像盟主的轻功，普天之下，本来就没有几个人。我今后自当更加强警卫就是。”

蓬莱魔女道：“我考察过桑家堡的机关，公孙奇用来为恶，咱们则可以用作正途，防备轻功高手潜入大寨。明天我把图样画给你。”

当下蓬莱魔女把上官宝珠的来历说与赫连清霞知道，赫连清霞嗟叹不己，说道：“这么说来，看在她父亲的份上。咱们倒是不便太过与她为难了。柳姐姐，但愿你能劝得她醒悟回头。”赫连清霞的事情都已交代清楚，本来

就要走的，但蓬莱魔女却要留她多住几天。

赫连清霞与蓬莱魔女性情相投，难得有这机会相聚，也舍不得马上分手，于是就很爽快地答应下来。不过因为耶律元宜也是急着要等她回去报讯的，因此她只能答应多留三天。

在这三天之中，蓬莱魔女日间巡视山寨，指点防务。晚间则与赫连清霞谈论江湖异事，切磋武功。很快的三天就过去了。

第四日赫连清霞告辞下山，蓬莱魔女一定要给她饯行。赫连清霞以盛情难却，只好多留半个时辰，喝过了饯行酒才走。不料席还未散，蓬莱魔女却接到一封意外的来信。

这是丐帮帮主武士敦的亲笔书信。丐帮有飞鸽传书，这封信是用信鸽带到邻近的丐帮分舵，由分舵的香主快马送上山寨的。

因为是飞鸽传书，所以只是一张纸条，寥寥数字。请蓬莱魔女或笑傲乾坤立即赶到天狼岭与他相会。当然若是能够两人同去，更是最好不过。

蓬莱魔女有点诧异，说道：“武士敦不知有什么紧要的事情，要咱们赶去相助？”要知丐帮人才济济，武士敦本身的武功又是顶尖儿的角色，倘若不是碰上了为难之事，绝不至于要用飞鸽传书来请蓬莱魔女。

笑傲乾坤道：“我记得在桑家堡与他分手之时，他似乎说过想到天狼岭去请他们丐帮中的那位硕果仅存的鲁长老出山。”

蓬莱魔女道：“不错。但这件事情。咱们可帮不了他的忙呀。鲁长老是他师叔，想来也不至于有令他难为之事。”

笑傲乾坤笑道：“我不是诸葛亮，这个我可是猜想不透了。不过，以武士敦和咱们的交情，他有所求，咱们是一定要赴约的。”

蓬莱魔女道：“当然，当然。”忽地想起一事，接着说道：“聂老前辈母女所住的那条山村与天狼岭似乎距离不远？”蓬莱魔女所说的“聂老前辈”即是太乙的妻子聂金铃，她的女儿就是柳元甲妻子石瑛。两母女同一命运，都是不齿丈夫所为，与丈夫分手了的。

笑傲乾坤道：“不错，他们住的石家庄在天狼岭之南，距离大约不到二百里。”

蓬莱魔女道：“说不定太乙、柳元甲与公孙奇这三个贼子就匿伏在天狼岭。”

笑傲乾坤道：“你的猜测有点道理。太乙要抢回女儿，柳元甲也想得回妻子，他们匿伏在距离石家庄不远之处，伺机而动，大有可能。如此说来，咱们须得同去，才能对付得了那三个贼子。”但蓬莱魔女却摇了摇头，说道：“不，你在山寨留守，我一个人去。”

笑傲乾坤怔一怔，说道：“我以为还是我去的好。目下正是密云待雨，你是绿林盟主，理该坐镇山寨。”

蓬莱魔女道：“我正想趁此时机，察看外间形势。顺道也好拜访几位义军领袖。你说得不错，目下正是密云待雨，依我看来，义师大举，至少也得在两个月之后。我到天狼岭打了一个来回，大约也出不了一个月。”

珊瑚笑道：“姐姐，你这次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当真是席不暇暖了。但愿你如期归来，莫要误了佳期才好。”

蓬莱魔女笑道：“你是怕我误了你的佳期吧？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给你办喜事的。”原来蓬莱魔女早已与珊瑚说好，她们的婚礼将在同一日举行。到时由蓬莱魔女给珊瑚作主婚，待珊瑚成了婚礼之后，蓬莱魔女才与笑傲乾

坤拜堂成亲，为武林创一佳话。

珊瑚面上一红，说道：“咱们说正经的，这山寨之事——”笑傲乾坤也道：“是呀，这副担子——”

蓬莱魔女道：“就是要你们来挑呀。谷涵，你替我代行盟主之职。珊瑚、玳瑁辅助你，还有照弟也可以帮你们的忙。照弟曾在虞允文元帅帐下多时，又曾经作过飞虎军的统领，对行军用兵之道，想来也该是个大行家了。倘若在我离山的时间，有战事的话，照弟可以给你们作参谋。”

耿照说道：“姐姐夸奖了。说到兵法，我只是粗通而已，怎敢说是行家？不过，若是有事，我当然要尽力而为。”

蓬莱魔女道：“至于与各路义军联络之事，谷涵、珊瑚都是曾经参与桑家堡的群雄会的，应该怎么做法，你们就照大家商议好的办法做就是了。山寨的事，玳瑁多负点责，好在有什么应该注意的地方，我这几天也都对你说了。”

玳瑁忽道：“柳姐姐，这次我想跟你出去。珊瑚姐姐对山寨的事务也很熟悉，多偏劳珊瑚姐姐一些，回来我再向你道谢。”

珊瑚如有所悟，笑道：“咱们姐妹说什么客气话。对啦，你这几年都是困守山寨，没有到过外间，静极思动，也该下山跑跑了。此去天狼山，可以顺道经过你的家乡。”

蓬莱魔女看了她们说话的神气，心里想道：“莫非玳瑁有什么私事，这几年来还没工夫去料理的？她对珊瑚说了却没有对我说。”但蓬莱魔女此时却无暇向她探询，当下说道：“不错，我记得你的家乡在固原，正在天狼岭西南一百余里。咱们去的时候可能没有时间到固原了，但回来的时候，我却是可以和你一道回乡的。好，你就跟我去吧。”玳瑁得如心愿，大为欢喜。

各事安排妥当，蓬莱魔女笑道：“霞妹，我本来是给你饯行的，如今我也要走了。”

赫连清霞喜道：“我正舍不得离开姐姐啦，如今咱们又可以多聚几天了。”原来她们一个去天狼山，一个回祁连山，可以同行一千多里的路程，到南郑才分道扬镳。

笑傲乾坤、耿照、珊瑚等人送她们三人下山，临别之时，笑傲乾坤说道：“武士敦是送桑青虹赴光明寺的，按说他一定是先到了光明寺，然后才往天狼岭。他应该见过武林天骄的了，却不知何以他的信中没有提及？”

蓬莱魔女道：“那张字条是他匆匆忙忙写的，且又是飞鸽传书，当然只能是尽量简略的了。”

笑傲乾坤说道：“咱们大家都在记挂着武林天骄，武士敦没有提及，可能是由于匆忙所致，但却教我放心不下。天狼岭离光明寺有千里路程，普通人要半个多月才能来回，但你们有三五天工夫就可以了。要是你们有时间的话，倒不妨到光明寺看看。”

蓬莱魔女道：“如今山寨里的事情已经安排妥当，若是没有特别意外之事，我是可以放心到光明寺去走一趟的。我想，爹爹和师父若是见我突然来到，不知道该多惊喜呢。蓬莱魔女也是记挂着武林天骄的，但笑傲乾坤已经说了，她就不必再提了。

笑傲乾坤与蓬莱魔女都在记挂着武林天骄。武林天骄的情形怎么样呢？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现在就先且按下蓬莱魔女赴天狼岭之事慢表。先说一说武士敦和武林天骄会见的经过，以及这一个月来他们的遭遇。

且说武士敦、云紫烟这一对未婚夫妻把桑青虹母子送到了光明寺，那一日是中午时分到达的。武林天骄的姐姐慧寂神尼闻讯出来迎接，见了桑青虹极为欢喜。武士敦由于礼貌的缘故，当然要拜见明明大师。慧寂神尼说道："他和柳前辈、公孙前辈每一日都要在静室里做例行的功课，也一同钻研最上乘的武学。公孙前辈已经差不多可以痊愈了。你要拜见这三位武学大师，可得稍候些时，待我去看一看他们是否正在闭关练功？"

武士敦说道："既是如此，那就不必去扰乱他们的清修了。反正我还有几天逗留的，今晚待他们的功课完毕，开关之时，我再去拜见也还不迟。对啦，令弟怎么样了？清云姑娘也何以不见？"

慧寂神尼道："他们是到后山练武功去了。"武士敦大喜说道："令弟已经可以练武了么？那么，他的身体想来是早已复原了？"

慧寂神尼笑道："你自己去看看吧。我要接待桑师妹，恕我不能奉陪了。"慧寂神尼已知桑青虹的遭遇，对她甚为怜惜，当下就忙于安顿她们母子了。

武士敦与云紫烟信步向后山走去，此时正是暮春三月，江南花谢，北国正花开。山头白雪皑皑，山坡则是野花遍地。红里参白像大红玛瑙的是茶花，吐着金丝花蕊的是杜鹃花，青丝花蕊镶着乳白色花瓣的是报春花。密密丛丛，满眼都是。

云紫烟赞叹道："真是如入山阴道上，令人应接不暇。顾得看茶花，又顾不得看杜鹃花了。好美，好美！"武士敦笑道："还有更美的呢！"山风吹来，花香如酒浓。转过山坳，只见眼前万紫千红，原来是一片桃林。盛开的桃花，灿若云霞。云紫烟深深吸了口气，说道："这景色不亚于江南，想不到野生的桃花也这么美！"

武士敦悄声说道："武林天骄正在桃林里练功夫，咱们走轻一些，别扰乱了他们。"云紫烟道："我怎么听不到声息？"武士敦道："你瞧那水中倒影。"有一条山溪穿过桃花，云紫烟凝神望去，只见溪水的上游，果然有一男一女的倒影。

两人放轻脚步，缓缓走入桃林。只见武林天骄果然是在林中空旷之处挥拳舞掌，赫连清云则倚着桃树旁观。云紫烟悄声说道："这套掌法姿势极为美妙，就不知他的功力恢复了几分？"原来武林天骄使出的这套掌法丝毫不带风声，令云紫烟捉摸不透。

桃林里一片嗡嗡之声，那是来采花的蜜蜂。武林天骄全神贯注地在练他的功夫，在桃树底下轻登巧纵，步如流水行云，双掌盘旋飞舞，令人看得目眩神迷。但在他双掌飞舞之中，树上的桃花没有落下一片，采花的蜜蜂也没有给他吓得惊飞。武士敦心里想道："内功精纯之士，发掌无声无息便可伤人，这本来是武学的一种上乘境界。但却不知武林天骄是到达了这个境界呢，还是由于病后体虚，以至发掌无力？不过，这套掌法的招数却确是精妙之极，人生罕得一见。"心念未已，武林天骄已收了拳脚。武士敦正要出去与他相见，忽听得武林天骄说道："云妹，你嫌群蜂喧闹。我给你惩戒一下它们。"随手在地上拔起一丛青草，揉碎了把掌一扬，只见满空飞舞的蜜蜂纷纷落地。

最上乘的武学本有"摘叶飞花，伤人立死"的功夫，用碎草打落群蜂，在武士敦这等高手看来，原也不足为奇。但武林天骄显露了这手功夫，最少可以证明他已是恢复了相当高明的内功了。

武士敦大喜，正想出声道贺。哪料还有更令他惊奇之处！此时赫连清云正在说道："这却是何苦呢，伤害了无辜的小生命？"武林天骄笑道："谁

说我伤害它们了？”话犹未了，只见坠地的群蜂，又再纷纷飞起，初起时低飞无力，不过一会，也就恢复了原状，飞上桃梢了。

武士敦惊喜交集，不禁失声赞道：“妙啊！”要知内家高手，用“摘叶飞花”的功夫，伤人不难，打死蜜蜂更不难。但难就难在武林天骄所用的内力恰到好处，把群蜂打落，却又都保全了它们的性命。内功的造诣，当真可以说是已经到了炉火纯青之境。

武林天骄哈哈一笑，说道：“教武帮主见笑了。”原来武林天骄亦已发觉了他们，当下双方出来相见，不胜欢喜。武士敦道：“恭喜檀兄又练成了一项神功，不仅恢复了原来的本领，而且更胜从前了。”武林天骄道：“这都是得三位老前辈指点之功。武兄新任帮主，何以有空来此？可是有什么紧要之事，要请哪一位前辈出山么？”

武士敦道：“我是护送你的师妹上山来的。”武林天骄怔了一怔，道：“我的哪位师妹？”武士敦道：“你的师伯桑见田的女儿桑青虹。”武林天骄颇感意外，说道：“怎么是她？不是听说她，她已经被公孙奇——”武士敦道：“不错，她是被公孙奇用卑劣的手段强娶为妻，但这内中却还有复杂的因由。如今桑家堡已经被我们破了，你的师妹也可说是报了仇了。”武林天骄大为诧异，说道：“这是怎么回事？‘可说是报了仇’，这又是什么意思？”

武士敦笑道：“稍安毋躁，且待我仔细道来。”当下把桑青虹如何设计，假传“内功心法”，令公孙奇“走火入魔”之事与及他们怎样大破桑家堡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武林天骄。武林天骄听了，又是欢喜，又是感伤，说道：“桑师妹报仇报得痛快，只是她的命也未免太苦了。”赫连清云道：“不过桑师妹如今亦算得是苦尽甘来，咱们也可以了结了一重心愿了。”原来武林天骄的师祖传下三个不同国籍的弟子，武林天骄是金国弟子这支，桑青虹是宋国弟子这支，赫连清云姐妹是辽国弟子这支。师祖遗命，是要他们三支弟子将来能够聚在一起，为消弭三国之间的纷争而努力的。不过，他们的师祖武功虽然极高，这理想却不切实际。要知所谓“纷争”，实是金国的统治者推行侵略政策所致，断不是无原则可以调解的。但，虽然如此，他们师祖的这个理想，却可以用于百姓之间，金、宋、辽三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还是利害相同的。武林天骄在接受了许多教训之后，已经懂得这个道理。因此他多年来也曾奉行他师祖的遗命，去觅寻宋、辽两国的同门。如今他和赫连清云结为夫妇，辽国这一支已是和他合而为一。所不放心的只有宋国这一支硕果仅存的师妹桑青虹了。现在听得桑青虹已经脱出魔掌，来到此间，故此赫连清云也是和他一样欢喜，认为是了结了一重心愿。

武林天骄点了点头，说道：“不错，那么咱们现在赶快回去，看看桑师妹吧。”

于是一行四人走出桃林，向光明寺走去。走到洗剑池边，忽听得有个男孩子的声音说道：“妈，婆婆为什么不来看我，下次你和她一同来好吗？”他的母亲说道：“婆婆老了，怕出远门。再过几年，待你长大了，我和你回家去看婆婆。”那孩子道：“我不相信，婆婆能够上山打猎，难道还不能够跑路吗？”他的母亲道：“从咱们家里到这儿来，要走一千多里呢，怎比得上山打猎？你挂念婆婆，婆婆也挂念你的。她叫你用心跟伯伯练武，练好了武功，你就可以回家去看她了，用不着妈再背你。”那孩子道：“是。妈，你几时再来？”做母亲的道：“过两个月我再来看你。”那孩子道：“听说

有个云姐姐来了，你不等见了云姐姐才走么？”做母亲的叹了口气，说道：“我、我本来应该见一见她的，但我等不及了。你给我向她道个歉吧。”那孩子道：“这个姐姐我可是从来没有见过她的。”做母亲的笑道：“傻孩子，你不认得她，大伯自然会说给你知的。好，我去啦！”

只见一个中年美妇走出树林，一个约莫十岁左右的孩子送她出来。那妇人道：“小南，你回去吧？”她大约是怕孩子纠缠，一个转身便从石崖跃下，轻功身法，十分美妙。

武士敦悄悄问道：“这女人是谁？”武林天骄在他耳边说道：“这女人是太乙的女儿，柳元甲离异了的妻子。”武士敦怔了一怔，就在此时，那中年美妇已经看见武士敦他们向她走来，不觉十分尴尬，说道：“这位是云姑娘吗？可真是不巧，我，我就要走了。”云紫烟道：“这位想必是石家婶婶了？清瑶姐姐很挂念你，叫我代为问候。”

原来这个妇人正是太乙的女儿石瑛（她用义父的姓氏，直到去年才知道生身之父是太乙的）。她的母亲聂金铃乃是明明大师少年时候的爱侣，后来上了太乙的当，没奈何才嫁给太乙的。婚后五年，太乙越来越坏，夫妻终于反目，聂金铃带了女儿寄居她的好友石家。石家没有儿女，把她的女儿认作义女。前几年石庄主夫妇双亡，聂金铃母女仍然在石家居住。

去年太乙与柳元甲找到了她们，恰巧蓬莱魔女奉了父命，与笑傲乾坤也来探访他们母女。太乙意欲与妻子破镜重圆，柳元甲也想得回儿子，正在纠缠不清。幸得蓬莱魔女与笑傲乾坤相助，这才把太乙与柳元甲赶跑。事后，蓬莱魔女取得她们母女的同意，由石瑛把儿子送到光明寺跟她父亲练武。聂金铃因为与明明大师少年时候有过那一段不寻常的关系，所以始终不肯到光明寺来。石瑛与母亲是同一遭遇，母女相依为命，她把儿子送来之后，仍然回去侍奉母亲，不过，每隔数月，总要来看儿子一次。

云紫烟早已从蓬莱魔女口中得知聂金铃母女之事，不过她并不知道石瑛就在这儿，而刚才到光明寺的时候，又因急于去看武林天骄，所以没有向慧寂神尼打听。慧寂神尼忙着招呼桑青虹，也就忘了向她说了。光明寺有数十间房子，分为五进。石瑛母子住在最后一进，待她出来会见桑青虹的时候，云紫烟与武士敦已经到后山去了。

石瑛知道云紫烟与蓬莱魔女情如姐妹，当然知道她的往事。她一来因为感怀身世之痛，不愿与知道她往事的人晤面；二来她与云紫烟只是一面之交，心中的难言之隐也不便向她吐露；三来她也的确是急着要赶回家去，所以才想避开云紫烟。不料仍然是碰上了。

云紫烟代表蓬莱魔女向她问候之后，说道：“石婶婶不能多留一天么？”石瑛说道：“不了。我有点事情，须得回去料理，十分抱歉。清瑶好么？”云紫烟道：“好。她上个月破了桑家堡，已经回转山寨了。”石瑛问了几句关于蓬莱魔女的事情，说道：“云姑娘可还要到清瑶那儿么？”云紫烟笑道：“柳姐姐三月之后大喜，我当然是要去喝喜酒的。”石瑛道：“要是云姑娘在这个月内见着清瑶的话，请她在婚期之前到我家里一趟，我有点事情要与她商量。”石瑛言辞闪烁，似有难言之隐。云紫烟因为与她并不相熟，不便探询，于是两人就分手了。

武士敦笑道：“咱们过两天要到天狼岭去，离石家村不远，倒是可以去拜访她们母女，可惜她没有邀请咱们。”武林天骄道：“哦，你们要到天狼岭去？”武士敦道：“丐帮有位鲁长老住在天狼岭，我想请他出山。”武林

天骄道：“石瑛是昨天来的，听说她在天狼岭上曾发现太乙和柳元甲的踪迹，石瑛当时躲了起来，幸亏没有给他们发觉。”武士敦道：“这件事情已经说给柳老前辈知道了么？”武林天骄道：“柳老前辈要伴公孙隐前辈养病，她不便打扰他们。这件事她是说给我姐姐知道的。”武士敦道：“哦，原来如此。”云紫烟道：“什么原来如此？”武士敦道：“想必是因为她发现了这两人的踪迹，所以才急着要赶回去帮她母亲。她怕这两个老贼会到她们家里骚扰。”云紫烟道：“咱们到大狼岭去请鲁长老，正好趁这机会把这两个老贼除掉。听说石瑛的母亲聂金铃的武功不在太乙之下，咱们去助她一臂之力，除这两个老贼想也不难。”

他们四人回到了光明寺，明明大师、柳元宗和公孙隐已经做完了当日的功课，“开关”见客。武士敦参见了三位武学大师，并特别向公孙隐问候。公孙隐笑道：“我多得明明大师和柳兄的相助，半身不遂之症已是有望痊愈了。再过两个月，相信我可以去主持清瑶的婚礼。武帮主此次到来，可有什么消息见告么？”

武士敦道：“我是护送桑姑娘来的，正要禀告前辈。”公孙隐双眉一轩，说道：“哦，是桑青虹么？那么桑家堡怎么样了？”武士敦道：“柳女侠与谷涵兄招集群雄，上个月已夺回了桑家堡，暂时交给桑家四老掌管。令郎——”公孙隐面色一沉，说道：“什么令郎？我那不肖之子，清瑶是否已经代我清理了门户？”公孙隐勤问外问的消息，其实就是想探听关于他儿子的事情。他一方面是痛恨这不肖之子，恨不得蓬莱魔女代他清理门户，但公孙奇毕竟是他唯一的儿子，他也不禁有点惴惴不安。总之，心情是十分矛盾。

武士敦道：“公孙奇练桑家的两大毒功，不慎走火入魔。但却给太乙救了出去，不知去向。”公孙隐已经不认逆子，武士敦只好直呼其名。武士敦人情练达，怕令公孙隐为难，所以他虽然知道公孙奇可能是与太乙同在天狼岭上，却也不便向公孙隐吐露。天狼岭与光明寺距离不到千里，公孙隐半身不遂之症在两个月后可以痊愈，他若知道逆子是在天狼岭，到时要不要亲自去除逆子，这对他就将是一个难题了。是以武士敦宁可轻描淡写他说是不知道他们的去向。

公孙隐叹了口气，说道：“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逆子作恶多端，也理该有此一报。”武士敦不便作声。公孙隐歇了一歇，说道：“桑青虹呢？”

慧寂神尼说道：“在我房中。她请我先行禀明，等候公孙前辈召见。”原来桑青虹因为与公孙奇有一段不正常的夫妻关系，殊觉尴尬，是以不敢就来拜见“公公”。

公孙隐说道：“我不认儿子，媳妇还是认的。叫她明天抱了孩子来见爷爷吧。”公孙隐已知桑青虹是母子同来，他竟想不到桑青虹给他家留下了血脉，自己失了儿子却得回了一个孙子，心里十分高兴。

慧寂神尼说道：“说起这个孩子，也真不幸。我想不到世上会有这样狠心的父亲。”

公孙隐道：“怎么？我那逆子难道对他的亲生骨肉也、也加以毒害么？”

慧寂神尼道：“正是。他给初生的婴儿沾上了毒质，必须青虹妹子给这孩子日夜调护，待他长大之后，才能逐渐化去。他是打定了主意要折磨青虹妹子十八年。”

公孙隐咬牙道：“这逆子真是丧心病狂。好，理该他受走火入魔之报。”

柳元宗道："待明日我去给这孩子诊治，说不定可以早些替他化去毒质，不必要等他到十八岁之时，就可以成为武林高手了。"柳元宗是当今国手，医道通神，他敢于说出这样的话，当然是有相当把握。众人听了，都为这孩子暗暗庆幸。

柳元宗不愿多谈公孙奇的事情，免得老朋友心绪不宁，于是转移话题说道："檀贤侄，听说你刚才出去练那套新创的落英掌法，进境如何？得心应手了么？"

武士敦道："檀兄的掌法何止得心应手，我刚才在旁偷看，令我惊佩不已。"当下将武林天骄在桃林练掌，桃花一瓣不落，而树上的群蜂却给他用草屑打落，这两样惊人绝技，说了出来。

柳元宗微笑道："恭喜，恭喜，如此说来，你的功力已是完全恢复了。落英掌法也已经练成了。"

公孙隐笑道："武帮主，你还不知道檀贤侄是多么用功，在病中也还不忘钻研武学呢。三个月前，他才开始走动的时候，每天在桃花林里散步，看桃花在风中飘落，在风中飞舞的姿态，便不断地琢磨一套掌式。从初练之时，桃花给掌风扫落，直至练成了每一掌打出都无声无息，枝头纹丝不动，桃花一瓣不落才算成功。"

武林前辈是最喜欢夸奖有武学天才而又能够勤学苦练的青年人的。不过武林天骄的落英掌法得到如柳元宗和公孙隐这样的武学大师夸奖，也可以说明他这套掌法的确是可以自创一家，造诣不凡的了。

武林天骄说道："两位前辈过奖了。这都是柳老伯给我费尽精神治病，和公孙前辈与明明大师的指点之功。"

赫连清云笑道："是呀，我当初还担心你一年之后还未必能痊愈的呢，想不到如今只是九个月的时间，你已经恢复了原来的功力了。"

武林天骄趁机会说道："我的病已经好了，我想明日和武帮主一同下山。"

赫连清云道："我们都在挂念着清瑶姐姐，早些到她的山寨去，也好帮忙她打点婚事。"

柳元宗笑道："好，好。你们小一辈的气味相投，早日相聚也好。你告诉瑶儿，我和她的师父随后就来，一定能够如期赶到，给她主持婚礼的。"

于是第二日一早，武林天骄夫妻便拜别了三位武学大师，与武士敦、云紫烟一行四人，一同离开了光明寺。

路上，武林天骄说道："武帮主可是要先到天狼岭的，是么？可许小弟随行，趁趁热闹？"武士敦笑道："求之不得！"云紫烟道："我们正愁人手不足，有贤伉俪同往，就不怕对付不了那两个老贼了。"

武林天骄道："我卧病将近一年，只怕功夫都已荒废了，正想趁这机会找那两个老贼试试。"

武士敦道："檀兄客气了。你那新创的落英掌法，三位武学大师都赞扬备至，怎说是荒废了？"

武林天骄笑道："武帮主有所不知，我创这落英掌法，其中有个缘故。"

武士敦道："哦，这个倒要请教。"武林天骄道："三年前我在千柳庄曾与柳元甲交过一次手，虽然不至受他所伤，却也是我稍稍吃了点亏。这三年来，我一直在想用什么方法可以胜他。他的掌力沉雄，掌法绵密，我用玉箫点穴是攻不破他的。直到三个月前，我在桃林散步，才悟出一个道理，要破他的掌法，必须另辟蹊径，用轻灵飘忽的掌法，或者恰好可以克制他。因

此苦思数月，才创出这套落英掌法。”

云紫烟笑道：“原来你这套掌法是特地用来对付柳元甲这老贼的，这可不正好吗？天狼岭上已经发现了他的踪迹，可能他还未离开，此去正用得着。”武林天骄笑道：“就是呀。要不是我知道天狼岭上发现了那两个老贼的踪迹，我还没有这样热心陪你们去走一趟呢。”原来武林大骄的性情十分好胜，他平生罕逢对手，若是输给什么人，必定要想法胜他。“在什么地方跌倒就在什么地方爬起。”他是在柳元甲的掌下吃了亏，故此就一定要和他对掌来赢他。武林天骄这几年经过许多锻炼，狂傲之气是减了不少，但内心的好胜却还是依然存在。

四人一路同行，谈谈说说倒是不寂寞。千里路程，在他们以超卓的轻功赶路之下，不过三天功夫就到了天狼岭下了。

天狼岭十分险峻，主峰高插入云。此时虽是暮春时节，山头上仍是白雪皑皑，远望上去，就像神话中的琉璃世界一般。云紫烟赞叹道：“江南的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固然是风景宜人。但此处的霜刀雪剑，玉宇琼台，却也是别有一番景色，既清丽而又雄奇。”武士敦笑道：“别只顾欣赏景色了，咱们上山吧。”

上到半山，云紫烟已是有点“高处不胜寒”的感觉，但见山腰上有冰河交错，浮冰缓缓流动，在阳光之下，蔚成七彩，奇丽无俦，但浮冰在阳光之上消融，寒气也越来越重。

武士敦道：“烟妹，你加一件衣裳吧。”正想把自己的皮外套脱下给她，忽觉冷风之中，有一股温暖湿润的空气扑面而来，给人的感觉登时就似由寒冬回到了和煦的春日。云紫烟笑道：“这可有点像江南的暮春三月了，我可不用再加衣裳啦。”

赫连清云道：“奇怪，这里的地气何以如此温暖？”走了不久，抬头一看，原来前面有一股喷泉，这是温泉，灼热的水花被风吹散，映着阳光，形成一圈圈橙色的、淡紫的和浅红的花朵，就像元宵佳节所放的烟花一般。温泉的泉水喷落在附近的一条山溪里，散发出一团团的白雾。那条山溪曲折如带，其中有一段是在参天的古树遮蔽下的。正是：

塞北江南景色殊，冰峰忽见桃源现。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竟有狂徒窥出浴　何来小子下游辞

赫连清云笑道：“喷泉旁边的清溪倒是天然的浴池，我真想跳下去洗一个澡。”

武林天骄忽地“嘘”了一声，低声说道：“那边似是有人，咦，好像还有人在溪中洗澡呢，我听得哗啦哗的水响。”

赫连清云道：“真的有人洗澡，你不是骗我的吧？我刚刚动这念头，你就和我开玩笑了，是么？”

武士敦面色凝重，说道：“我也听得有人说话，听这声音似乎还是相识的人。”

原来他们距离那个喷泉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武林天骄与武士敦内功深厚，听觉要比常人敏锐得多。清溪旁边有人说话，他们在这边已是隐约可闻。赫连清云与云紫烟却没有他们的功力，只听得见潺潺的水声。

武士敦这么一说，赫连清云才相信了，说道：“那么，咱们过去看看。在这样险峻的高山上，一定不是寻常之人。”

武士敦道：“不要走得太近，先看清楚了是什么人再说。”云紫烟悄声说道：“是太乙和柳元甲么？”武士敦道：“听来不是。其中一人似乎还是个女子。”

众人都起了好奇之心，于是走入密林之中，跳上一棵大树上，枝叶茂密，正好遮蔽身形。众人居高临下，向喷泉那边看去。此时不但看得见人，连声音也可以听得清楚了。

只见清溪之旁，有一个短小精悍的汉子，背向清溪，面前插着一根铁杖。清溪里果然有人洗澡，而且当真是个女子，她的头脸露出水面，正在和那男子说话。

云紫烟怔了一怔，悄声说道：“想不到是他们二人。”赫连清云道：“是什么人？”云紫烟道：“这个女子是曾经用毒针暗算过我的人，那个男子是她的师兄。他们是灵山派门下。”

原来这一男一女正是麻大哈与上官宝珠。

武林天骄道：“既是你们的仇人，你们还不过去？”

武士敦道：“檀兄有所不知，这女子的父亲就是青灵子。柳女侠曾托人捎信给我，叫我对这女子手下留情的。”那日青灵子在桑家堡把太乙救走，武士敦是在场的。当时他虽然不知道青灵子的用意，但青灵子借耿照之手，传给桑青虹逆行经脉之法，可以令她将来免受走火入魔之苦，从这件事情看来，武士敦可以判断青灵子即使不是侠义之辈，至少也不会是个奸恶之徒。后来蓬莱魔女托丐帮的分舵，用飞鸽传书给他，武士敦才知道青灵子是太乙的师兄，他之救走太乙与公孙奇，全部都是为了师弟的原故，想不到后来却被师弟所害。

武林天骄曾听得明明大师提过青灵子之事，对青灵子的为人略有所知。此时无暇细问武士敦的原委，说道：“既然如此，且听他们说些什么？”

只听得上官宝珠格格笑道：“溪水暖和合度，洗得真是舒服。

水里还有游鱼呢，我捉一尾给你，喷泉的泉水是灼热的，放进去把它煮熟，倒可以换换口味。”

麻大哈道：“亏你还这样开心，咱们奉了师父师伯之命，到这里找了两天，还找不着那两个老家伙，却怎的回去复命？”

上官宝珠道：“ 用得着你担什么心？我回去和妈一说，她绝不会责怪的。我叫妈自己来找。 ”

麻大哈道：“ 你妈不是说过不下灵鹫山的吗？ ”

上官宝珠笑道：“ 她想得到公孙奇那两大毒功，说过的话也可以收回的。我看你的师父也会来呢。 ”

麻大哈道：“ 我的师父和你的师父各怀心病，这次咱们是各自奉命来打听公孙奇的下落的，假如将来他们自己来找，说不定还会因为要抢夺那两大毒功，翻起脸来呢。 ”

上官宝珠笑道：“ 但他们却想不到咱们是早已串通好了，竟会结伴同来。你放心，我会劝我妈的。 ”

武士敦听了他们的谈话，已知道了一个大概。听来上官宝珠的母亲乃是麻大哈师父猛鹫上人的师姐。他们到这天狼岭来要我的“ 那两个老家伙 ”，一定是太乙和柳元甲无疑。

上官宝珠问道；“ 狼牙峰上那间石屋，住的是什么人？你为什么要远远避开？你怎知道那两个老家伙不会藏在里面？ ”

麻大哈道：“ 石屋里的人是丐帮的鲁长老，一来他早已不过问丐帮的事务，咱们无谓惹他；二来他毕竟是我的长辈，你知道我和丐帮已经结了仇，何苦跑去见他？咱们两人虽然未必怕他，却也没把握胜他。他既然与世无争，撩拨他作甚？ ”

上官宝珠道：“ 哦，原来是丐帮的鲁长老。这么说来，太乙和柳元甲是不会躲在他那儿的了。 ”

武士敦心里想道：“ 原来鲁师叔就是在狼牙峰上，倒省得我多费力到各处峰头寻找了。 ”

心念未已，忽听得麻大哈喝道：“ 什么人鬼鬼祟祟地躲在林子里？滚出来！ ”

武士敦吃了一惊，只当是已给他发觉，颇觉奇怪。因为他们藏得很好，距离又远，以麻大哈的本领而论，是不应该发现他们的。

麻大哈话犹未了，只听得一个人哈哈大笑，从清溪旁边的树林里走出来。这个人头带风帽，脚蹬马靴，披着白狐裘，看装束是个蒙古武士。武士敦这才知道麻大哈并没有发现他们，而是发现此人。

上官宝珠刚刚浮出水面，仰起头来和麻大哈说话。那蒙古武土突然来到，上官宝珠又羞又恼，喝道：“ 狂徒敢尔！大哥，快把衣裳给我！ ”

那蒙古武士走近两步，哈哈笑道：“ 温泉水滑洗凝脂。哈哈，好一个天仙似的美人儿，好一幅清溪出浴的画图！ ”武林天骄在赫连清云耳边悄声笑道：“ 想不到这个相貌粗鲁的蒙古武士，居然还会念一句唐诗。 ”赫连清云道：“ 唏，蒙古鞑子欺侮女人，你还好笑呢！还不快去帮她？ ”武士敦道：“ 麻大哈的武功不弱，蒙占武士未必斗得过他。 ”武林天骄笑道：“ 那女子还未穿好衣裳，咱们怎好现在过去？而且人家是灵山派南支掌门的女儿，也不见得就非要咱们帮忙不可。 ”云紫烟道：“ 不错，且让他们先斗一斗，斗不赢咱们再过去也还不迟。 ”要知云紫烟曾受过上官宝珠的暗算，害得她病了一场。虽说云紫烟看在蓬莱魔女的份上，可以不再计较旧仇。但她也不想马上就去向上官宝珠讨好。

他们在这里小声谈论，那一边麻大哈已是七窍生烟，怒火大发。“ 嗖 ”地拔起铁杖，上官宝珠的衣裳放在山溪旁边的一块石头上，他先把上官宝珠

的衣裳一挑，叫道：“ 师妹，接着！ ” 随即一杖向那蒙古武士迎头痛击。

上官宝珠露出个头，伸双臂接了衣裳，她当然不敢上岸穿衣，只好潜入水中，借芦苇作为屏障，偷偷穿上衣裳。

麻大哈怒极气极，那一杖迎头击下，用尽了浑身气力。蒙古武士哈哈一笑，说道：“ 想不到你这小子居然有两下子，这一杖的力道倒也不弱。是丐帮的伏魔杖法么？ ” 麻大哈的父亲朱丹鹤本是金人，换了汉人的名字混入丐帮，做到丐帮长老的。麻大哈所使的这一招，正是他父亲私自传给他的，伏魔杖法中的一招杀手。

说时迟，那时快，蒙古武士话犹未了，麻大哈的铁杖疾击下来，距离他的天灵盖已是不到五寸。那蒙古武士居然并不闪避，也不亮出兵器招架，空着双手，就迎上去。这一下连武士敦也大感意外。要知伏魔杖法乃是丐帮的镇帮三大武功之一，杖法刚猛绝伦，以武士敦的功力，也未必就敢空手接麻大哈的一杖，想不到这蒙古武土居然如此大胆。

只见那蒙古武士一掌斜掠，拿捏时候，妙到毫巅，掌缘与铁杖一触，轻轻一带，铁杖已是歪过一边。原来他用的是上乘的“ 卸 ” 字诀，四两之力能拨千斤。借力打力的功夫，武林的一流高手都是会的。但难就难在时间掌握得恰到好处，否则对付这样刚猛的伏魔杖法，差之毫厘，就要被打得头破血流了。这蒙古武士把“ 卸 ” 字诀运用得如此神妙，武士敦也自愧不如，几乎赞出声来。

武士敦这才知道蒙古武士是一流高手，他最初以为麻大哈武动不弱，未必会输给这蒙古武士，如今也方始知道这估计乃是错误的了。但因麻大哈曾与父亲串同，偷窃丐帮的机密，而且又是金国的御林军官。虽说他们父子的阴谋早已给丐帮发现，麻大哈窃取的机密，对丐帮实际并无多大影响，但也毕竟是丐帮的对头。武士敦心想：“ 让这厮吃点苦头也好。 ”

不料这蒙古武士的手段竟是十分狠辣，麻大哈吃的不仅是一点点苦头而已，几乎给他取了性命。只见这蒙古武士双掌齐飞，一掌拨开了麻大哈的杖头，一个迈步欺身，另一掌就向铁杖中间斩下。

麻大哈使的这一招伏魔杖法的杀手，乃是用尽了全身的气力。被蒙古武士以上乘的“ 卸 ” 字诀把他的铁杖带过一边，身躯的重心已是不稳，再给他在铁杖中间一击，麻大哈虎口迸裂，铁杖登时“ 　 啷 ” 坠地。说时迟，那时快，这蒙古武士闪电般的双臂一伸，连武士敦都还未曾看得怎么清楚，麻大哈已是像一只小鸡似的，给他抓了起来。

本来武士敦看了他们交手一招之后，已经知道麻大哈不是这蒙古武士的对手的了。但麻大哈输得这么快，却也还是武士敦始料之所不及，原来蒙古人最擅长摔角之技，这个武士尤其是个中翘楚。故此一到近身肉搏，麻大哈仅是照面一招，便给对方举起。

上官宝珠在水底穿衣，自然要慢一些，一见麻大哈遇险，匆忙扣上钮扣，穿着湿漉漉的衣裳便跳上岸来。此时麻大哈已被那蒙古武士抓在手中了。

上官宝珠的暗器囊湿了水，但暗器却还可用，当下取出一件暗器，把手一扬，喝声：“ 照打！ ” 蒙古武士把麻大哈举起，挡在面前，哈哈笑道：“ 你打！ ”

不料上官宝珠的暗器手法十分怪异，她打出的是一枚“ 九子连环子母弹 ”，母弹是酒杯大的一个圆球，在离开麻大哈身前三尺之处突然爆裂，九枚铁莲子升高尺余，飞过蒙古武士的头顶，忽地拐弯打了回来。西南苗民猎

兽有一种特殊的器具叫做“回旋器”，或称“飞去来器”，打出去又可以飞回来，还可以拐弯打中目的物的。灵山派这子母弹的打法，便是从西南苗民的“回旋器”学来，但加以改进之后，则是比“回旋器”厉害得多了。九枚铁莲子拐弯打了回来，每一枚铁莲子都是打向蒙古武士背后的致命穴道。这么一来，决不会伤着麻大哈，而对蒙古武士则有极大的威胁。

蒙古武士不料她有此一着，他知道灵山派的暗器都是淬过剧毒的。饶是他内功深厚，也不敢让有毒的暗器打着他的穴道。

上官宝珠九枚铁莲子拐了个弯，从他背后打来，蒙古武士听风辨器，情知躲闪不开，无可奈何，只得放松了麻大哈，好腾出手来抵挡。

可是这蒙古武士心狠手辣，虽然是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迫得放开麻大哈，却仍然要令他吃个大大的苦头。只听得他大喝一声：“去！”把麻大哈高高举起，作了个旋风急舞，竟然把他抛进了那灼热的喷泉之中。

蒙古武士抛开了麻大哈，头也不回，立即便是反手一掌，掌风呼呼，九枚铁莲子全部都给他击落。

上官宝珠这一惊非同小可，心里想道：“麻大哈不知是否给点了穴道，倘若他动弹不得，抛进了这灼热的喷泉，焉能还有命在？”连忙朝那喷泉跑去，叫道：“麻大哥，麻大哥！”此时她已知道这蒙古武士的本领远胜于她，唯一的希望就是麻大哈没有受伤，他们二人联手，或者还有取胜的机会。

蒙古武士哈哈大笑，说道：“小娘子，你这麻大哥才不惊人，貌不出众，有什么好？不如跟了我吧！”笑声中身形一晃，拦住上官宝珠的去路，一抓就向她抓下。

上官宝珠斥道：“滚开！”只听得“唰”的一声，蒙古武士着了她的一鞭。原来她早就把软鞭卷作一团，握在手心，此时突然抖开，一鞭打下，快如闪电。蒙古武士冷不及防，着了她的道儿。饶是他内功深湛，皮肉却也不免受伤，手背上起了一条血痕。

蒙古武士恼羞成怒，手背一翻，动作也是快到极点，上官宝珠的软鞭未及收回，已是给他一把抓着了鞭梢。蒙古武士冷笑道：“野丫头不识抬举，我看得起你，是你的造化，你敢打我。好，打吧！我看你可逃得出我的掌心？”上官宝珠的气力不及他大，给他夺去了软鞭。但蒙古武士的一抓，却也落了个空。上官宝珠的轻功造诣极高，别的本领她不如这蒙古武士，但轻功却要胜这蒙古武士一筹。

蒙古武士“咦”了一声，说道：“你这丫头倒跑得好快呀，嘿，嘿，你喝我滚开，你自己反而先滚开了？羞不羞？有胆的你敢和我再试几招么？”

上官宝珠冷冷说道：“有什么不敢？你以为我当真是怕了你么？”话声未了，把手一扬，一枚暗器在这蒙古武士的面前炸裂，登时飞出一团烟雾，烟雾中金光闪烁，发出“嗤嗤”声响。

原来上官宝珠情知打不过他，只有希望用暗器来侥幸取胜。是以她必须退开数丈，让两人中间有一段距离，才能使用暗器。她所发的乃是灵山派最阴毒的一种暗器，名为“毒雾金针烈焰弹”，不但烟雾有毒，而且其中有许多细如牛毛的梅花针，也是淬过毒的。

细如牛毛的梅花针裹在烟雾之中射出，叫人防不胜防。上官宝珠发了这样歹毒的暗器，满以为蒙古武士至少也要中她几支毒针，即使不能取他性命，也可以令他中毒受伤，知难而退。

哪知这蒙古武士的本领之高，竟是出乎上官宝珠意料之外。只听他一声

长啸，那一团烟雾已是两面分开。接着，这蒙古武士连续地发出了劈空掌，掌力有如排山倒海，倒卷过来，那一团烟雾就像潮水一般，来得快，退得也快，上官宝珠反而给自己所发出的这一团烟雾笼罩了。那一把细如牛毛的梅花针，则早已在掌风之中化成粉末。

上官宝珠连忙以超卓的轻功，一掠数丈，脱出了毒烟的笼罩，可是已经吸进了少许，还未来得及取出解药，只觉头晕目眩，地转天旋，一跤跌倒地上。

蒙古武士哈哈大笑，说道："害人不成反害自己，倒省得我费许多气力。"要知上官宝珠倘若是只顾逃走的话，这蒙古武士未必追得上她。但如今她给自己所发的毒烟迷倒，蒙古武士自可以手到擒来。

蒙古武士正要上去擒拿上官宝珠，笑声未已，忽听得有人霹雳似的一声大喝道："欺负女流，要不要脸？"原来是武士敦与檀羽冲等人来了。武、檀二人先到，赫连清云与云紫烟跟在后面。武林天骄道："谁去会他？"武士敦道："让我先试试他的掌力。"要知武士敦的大力金刚掌乃是武林一绝，平生罕逢对手，如今见这蒙古武士的掌力很是不凡，不由得见猎心喜，有意要和他较量较量。

这蒙古武士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见武、檀二人的身法，已知乃是一流高手，不由得心中一凛，想道："想不到这荒僻的天狼岭，竟是个藏龙卧虎之地，有这许多异士高人！"但这蒙古武士艺高胆大，虽然有点惊诧，却也并不怯惧，当下哈哈笑道："阁下既然划出道儿，小可敢不奉陪？发招吧！"

武士敦也不客气，单掌划了一道圆弧，一招"神龙摆尾"，便向蒙古武士的胸膛劈去，蒙古武士侧目斜睨，冷冷说道："原来阁下是丐帮高手。"当下右掌斜掠，左掌微弯，骈指如戟，指向武士敦肘尖的"曲池穴"。他这一招乃是攻守兼备的招数，右掌斜掠，用的是"卸"字诀，意欲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法，借力打力。若然得手，左掌或用擒拿手法，或用点穴功夫，连接进招，便可以拗断敌人的手臂，即使临时有甚变化，也可以点中敌人穴道。刚才他对付麻大哈的伏魔杖法，就是用这一招的。他以为武士敦和麻大哈都是丐帮弟子，他这一招既然可以破解伏魔杖法，自必也可以破解丐帮的金刚手法，于是就依样画葫芦地使将出来。

哪知武士敦的功力岂是麻大哈所能相比，一掌劈出，俨如巨斧开山，铁锤凿石。蒙古武士右掌斜掠，想用"借力打力"的功夫，却只能卸去武士敦的三分力道。武士敦喝道："你单掌来接不成！"掌力未衰，荡开蒙古武士的右掌，依然向他的胸膛劈下。

蒙古武士赞道："好功夫！"右掌立即变招，横削出去。双掌如环，这才解开了武士敦这一招"神龙摆尾"的招数。在武士敦强劲的攻劲之下，他原来所打的如意算盘——用擒拿手法来拗折对方的手腕或点对方的"曲池穴"，都落了空。

蒙古武士退后三步，说道："你是丐帮中的汉人吧？"武士敦道："是汉人又怎么样？"蒙古武士道："我国大汗正拟联宋灭金，你是汉族英雄，想必也是反金的了。我国大汗广招天下英豪，不如你就到我们那儿去，咱们共图富贵，你又可以为国报仇，岂不美哉？你若答允，我可以代铁木真大汗下聘。"

武士敦冷笑道："不错，金国乃是大宋的仇敌，但你们蒙古鞑子与金虏也同是一丘之貉，同样的狼子野心。哼，哼，我武某人岂能作你们蒙古鞑子

的鹰犬？”

蒙古武士道：“ 好，你既不肯为我所用，我只能杀你了！”声出掌发，猛地就扑过来。

武士敦大喝一声，双掌推出，骂道：“ 你有多大本领，胆敢口出狂言！”四掌相交，发出闷雷也似的声响。这一次是双方各以全力相拼，武士敦只觉掌心所触，就似烧红的铁块一般，不觉吃了一惊，心道：“ 这人的掌力好生怪异，莫要着了他的道儿。”当下默运玄功，身形滴溜溜地一转，摆脱了对方双掌。

蒙古武士笑道：“ 怎么样，咱们才只拆了两招呢，你就要走了么？”话犹未了，他自己却蹬、蹬、蹬地接连向后退了三步。原来武士敦的大力金刚掌早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运用之妙，人所难测。他所发的一掌，有三重劲道，收掌之后，第二重第三重劲道这才发生效果。那蒙古武士识得他的掌法，却未深悉其中奥妙，饶是他功力深湛，也给这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劲道震退三步。不过，他一来没有受伤，二来武士敦先退一步，虽然是稍吃点亏，也还可以说是未分胜负。

武士敦冷笑道：“ 怎么，你也要走了么？咱们才拆了两招呢，再来，再来！”

武林天骄笑道：“ 武大哥该让给小弟接这一场了。哼，蒙古鞑子，我告诉你，我是金人。”蒙古武士道：“ 是金人又怎么样？”武林天骄道：“ 你们要灭金国，我岂能容你横行？我要叫你知道，汉人中有英雄豪杰，金人中也有英雄豪杰，决不能让你这蒙古鞑子目中无人。”

蒙古武士纵声笑道：“ 好，很好！我们的大汗正要灭金，你既自称是金国的英雄豪杰，我倒要看看你的本领了。”说罢，一掌就向武林天骄打去。

这一掌隐隐挟着风雷之声，委实不可小觑。幸而武林天骄见过他与武士敦对掌，心中有数，于是使出了新创的“ 落英掌法”，左一招“ 杨花扑面”，右一招“ 柳絮轻飏”，掌劲飘忽无方，当真是有若落英缤纷，瑞雪飘降。蒙古武士但觉四面八方，都有他的掌风人影，不觉吃了一惊，喝道：“ 你是谁？金国有一个人称‘ 武林天骄’的檀贝子，敢情就是你吧？”

武林大骄道：“ 不错，但那是武林朋友给我面上贴金，我可不敢以天骄自命。金国胜过我的英雄豪杰不知多少，我只是要让你知道，金国的人，宋国的人都是不好欺侮的！”武林天骄口中说话，手底丝毫不缓，接连攻了他一十八掌，这蒙古武士虽 然功力深湛，但初遇“ 落英掌法”，却是不懂如何应付，给武林天骄迫得步步后退。

蒙古武士双掌平推，武林天骄的掌法告一段落，不愿硬接他的掌力，身形一飘一闪，迅速避开。蒙古武士喘过口气，说道：“ 原来你就是武林天骄，果然名不虚传，算得是个好汉。但我有一事不明，倒要向你请教。”这蒙古武士口中说话，手底也是丝毫不缓。双掌如环，采取攻中带守的战术，虽然是步步后退，武林天骄却也攻不破他的防御。

武林天骄道：“ 你有何事不明？”蒙古武士道：“ 听说你是反对本国暴政的，何以却又要与我为难？俗语说得好，良禽择木而栖，忠臣择主而事。不如你归顺了我国大汗，将来灭金之后，可以封你作个藩王。”

武林天骄大怒喝道：“ 住嘴！我反对本国国君，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焉能与你们蒙古的侵略联在一起？檀某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你敢把我当作卖国求荣之人么？”说话之间，双掌盘旋飞舞，接连又攻了六六三十六招。

那蒙古武士倒也不恼，哈哈一笑，说道：“ 失敬，失敬，可惜，可惜！” 武林天骄道：“ 什么可惜？” 蒙古武士道：“ 敬的原来你还是个爱国志士。惜的是你贪了虚名，却失掉了藩王之位了。好，你既然要与我国为敌，我可不能与你客气了。又即使我今日杀不了你，将来你也难免死无葬身之地，你可不要后悔武林天骄大怒道：“ 谁要你客气了？” 掌法一变，有如长江大河滚滚而上。那蒙古武士拆了十来招，说道：“ 比掌你胜不了我，我也胜不了你。不如再见个真章，我请教你的兵刃功夫！” 说罢把掌一收，却取出了一对金环。

武林天骄道：“ 好，比兵器就比兵器，谁还怕你不成？” 取出一支玉箫，凑到口边就吹起来，箫声清冷，响遏行云。蒙古武士听了他的箫声，不觉心神为之一乱，急忙运气凝神，喝道：“ 你敢藐视于我！” 双环一个盘旋，立即就向武林天骄打去。

武林天骄道：“ 不敢！” 箫声蓦地转为高，从容地吹完一句曲调，这是唐诗中的一句——“ 一片孤城万侧山 ”。蒙古武士不懂唐诗，但觉箫声中似有森森的剑气，心神几乎又为之一乱。

蒙古武士双环连进三招，都给武林天骄以绝妙的轻功身法避开。蒙古武士喝道：“ 你接不接招？” 第四招使出杀手，双环影日，荡起一片金光，把武林天骄的身形都笼罩在金光之下，任他向哪边躲闪，都难免要受金环击顶之灾。

此时武林天骄刚好奏完一曲，玉箫一挥，登时幻出千重箫影，碧绿色的箫影反而把金光裹住，使的正是“ 紫府神箫 ” 中的“ 一片孤城万仞山 ” 的招数。原来武林天骄的师祖乃是个文武全才的异人，当年创造这套“ 紫府神箫 ” 的箫法之时，每一记招数都用一句唐诗为名，出招之时也都暗合节拍。武林天骄先奏此曲，倒不是轻视这蒙古武士，而是培养自己的感情，到兴会淋漓之际，再行出招，这才收得上乘武功中“ 心物合一，意与神会 ” 之妙。

这蒙古武士也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在对方的千重箫影包围之下，虽然吃了一惊，却并不慌乱。赞道：“ 好功夫！” 力振双环，一片金霞从一团绿影中冲破出来，只听得断金戛玉之声，不绝于耳，就在这瞬息之间，蒙古武士的金环已与武林天骄的玉箫碰击了十六八下。武林天骄倒退三步，但蒙古武士头上的皮帽却给他的玉箫挑落。原来若论功力是这个蒙古武士较高，但若论招数，他却不如武林天骄之神妙。

蒙古武士突然把一只金环抛出，武林天骄听风辨器，知道这只金环飞来的劲道极强，不敢硬接，当下也使出上乘武功中的“ 卸 ” 字诀，玉箫横挥，轻轻一带，金环登时改了方向。反飞回去。这蒙古武士在抛出金环的时候，腾出手来，呼的发了一记劈空掌。掌力有如排山倒海，汹涌而来。幸而武林天骄已经击退金环，随即又把玉箫凑到口边，吹将起来。

这一次他吹的不成曲调，但却吹出了一股热风。原来这暖玉箫是件宝贝，武林天骄默运玄功，从洞箫中吹出纯阳罡气，威力凭添了两分。蒙古武士心头一震，连忙也要运功抵御他的纯阳罡气。这么一来，蒙古武士的掌力也就减了几分，在内功的较量上双方也扯个直了。正是：

天狼岭上双雄会，且看金环斗玉箫。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打狗棒中藏秘密　天狼岭上看奇花

这蒙古武土的飞环袭敌，发掌攻坚，本来是他最得意的平生绝技，不料却给武林天骄只凭着一支玉箫，就轻描淡写地将他的杀手绝招化解开去。双方以兵器较量的结果，还是分不出输赢。这蒙古武士本来以为凭着自己的武功可以压倒中原武士的，怎知在今日一日之内，他接连碰到的两个敌手——武士敦与武林天骄，他都占不到半点便宜。这蒙古武士锐气受挫，不觉有点茫然。

在武林天骄与这蒙古武士交手的时候，武士敦和云紫烟则忙着分头去救人。麻大哈给抛进灼热的喷泉之中，武士敦要设法将他捞上来。上官宝珠给自己所发的毒雾迷倒，云紫烟也要设法将她救醒。

云紫烟在上官宝珠的暗器囊中找到了儿瓶丸散，不知哪样才是对症的解药。武士敦笑道：“ 你等一会儿，自然有人会告诉你。 ”

麻大哈正在那喷泉之中挣扎，幸亏他未曾给点着穴道，双手紧紧抓着石壁凸出的棱角，这才没有沉到水底。可是他大半个身子泡在沸烫似的温泉中，温泉的热气又令得他的呼吸不舒，十分难受。幸好武士敦来得及时，倘若迟来片刻，他就要晕厥武士敦以劈空掌力荡开喷泉口热腾腾的水蒸气，看清楚了麻大哈所在的方位，立即使出绝顶内功，虚空一抓，喝声“ 起！ ”麻大哈双手一松，登时被武士敦所发的这股力道吸了起来。可是却也只能上升三尺，不过上升三尺之后，武士敦的手臂已经可以抓着他的身子了，一抓着了他的身子，无需怎么费力就把他拉出了喷泉。

麻大哈出了喷泉，冷风一吹，片刻就恢复了清醒。他双眼一睁，看见是武士敦在他的旁边，不觉吃了一惊，讷讷说道：“ 是你，是你救我？ ”

武士敦道：“ 有话以后再说。你的师妹着了自己的毒烟，你快指出解药。” 云紫烟已把那几瓶丸散摆在麻大哈的面前。麻大哈说道：“ 用这羊脂瓶中的红色药丸，只须一颗便行。但在服食之前，必须给她推血过宫，这个，这个—— ”原来麻大哈刚刚苏醒，有气没力，不能替师妹推血过宫。但在他的心目之中，武士敦、云紫烟二人乃是仇敌，向“ 敌人 ”求助，他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故而讷讷不能出之于口。

云紫烟说道：“ 好，我知道啦，我给她推血过宫。 ”

上官宝珠服下解药，过了一会，也醒了过来。她一有知觉，便张开眼睛叫道：“ 气死我也！那蒙古鞑子呢？麻大哥，咱们联手把他干掉！ ”上官宝珠晕述之后，初初醒觉，还未来得及看清楚周围的人物和情势，只道是麻大哈救她的。麻大哈被抛入喷泉之事，她一时也想不起来了。

蒙古武士把手一招，将飞出去的那只金环接回手中，朗声说道：“ 青山处处堪埋骨。好，你们并肩子上吧，咱们决一死战！我宇文化及何幸，今日一日之内，得会你们两位金宋两国的大英雄。我即使死在你们手下，死亦可以无憾了。 ”这蒙古武士自报姓名，众人才知道他是复姓宇文，双名化及。

宇文化及说得豪迈之极，但内心却是颇有怯意，恐惧武士敦与武林天骄联手攻他。武士敦哈哈一笑，说道：“ 武某有心与你一决雌雄，但你今日已打得累了，强弩之末，胜之不武。你去吧！ ”

宇文化及正好趁机自下台阶，当下，双环并举，荡开武林天骄的玉箫，说道：“ 好，那么青山绿水，后会有期。他日相逢，我再向两位请教吧。 ”说罢，回身便走。只见他健步如飞，转眼之间，已是不见踪迹。武士敦与武

林天骄对这蒙古武士的武功，也不由得不暗暗佩服。
　　此时上官宝珠已经完全清醒过来，一看麻大哈落汤鸡似的站在自己的面前，而扶着她的却是云紫烟，不觉大吃一惊，讷讷说道：“是你，是你救我？”
　　云紫烟笑道：“不，是你自己的解药救了你的。”上官宝珠道：“你怎么知道解药？”云紫烟道：“这是麻大哥告诉我的。”
　　上官宝珠一时还不明白，把眼望着麻大哈，满含诧异。麻大哈涩声说道：“不错，你是云姑娘救的。我也是这位武帮主救的。不管他们是出于义侠心肠，以德报怨也好；或是出于化敌为友之念，市恩卖好也好。咱们总该感激他们。”
　　上官宝珠做梦也想不到云紫烟会救她，纳罕问道：“我曾用毒针伤过你，你为什么救我？”
　　云紫烟道：“过去之事不必再提，你若是从今之后，不再与抗金的志士为敌，咱们就交个朋友。”
　　上官宝珠神态迷茫，再次把眼望着麻大哈，似乎是要麻大哈给她作主。
　　麻大哈冷冷说道：“武帮主，我劝你不如一掌把我打死的好。我这条性命是你给我拾回来的，你打死我，我死而无怨。”
　　武士敦道：“你这话说得太怪，我若要打死你，何必救你？”
　　麻大哈道：“好，那么你莫后悔。你今日不杀我，他日我若有机会杀你，我可还是要杀你报仇的！”
　　云紫烟不觉有了气，说道：“我的武大哥救了你，你还要杀他？你有良心没有？”
　　麻大哈道：“我若有机会杀得武帮主，我会立即自尽，偿他一命，以报他今日相救之恩，这也算对得住他了。明人不做暗事，我的打算就是这样。杀不杀我，随你们的便。”
　　云紫烟道：“你又何必定要害人害己？”
　　麻大哈道：“君、父之仇，不共戴天。我是金国军官，我爹爹又是死在武帮主手上。此仇不报，何以为人？报仇之后，我即自尽。公义私恩，两皆了结。我认为我是只能如此做法，才能求得心之所安。至于上官师妹，她和你们，并无直接的冤仇，她喜欢怎么样做，随她的便。”
　　上官宝珠好生为难，她的武功虽然比麻大哈高出许多，但她少经世事，一向是对麻大哈服从惯了的。麻大哈要她为他报仇，她早已把此事当成自己的义不容辞的任务。于是她想了一想，说道：“云女侠，我的麻大哥和你们作对，我也是要和你们作对的。你今日救了我的性命，他日倘若你落在我的手上，我可以饶你三次不死。”
　　灵山派本来是介乎邪正之间的一个武林宗派，上官宝珠的母亲脾气又极怪僻，是以上官宝珠也沾染了一身邪气，而另一方面，她又因少经世事，人甚单纯。她想出这个办法，自以为可以“两全其美”，既无负于师兄，而“饶云紫烟三次不死”，也可以无负于云紫烟救命之恩了。云紫烟听了，啼笑皆非。
　　武士敦道：“麻大哈，你是在金国的御林军中任职吧？是几品武官？”
　　麻大哈道：“五品带刀侍卫，你问这个做什么？”
　　武士敦冷笑说道：“这位檀贝子想来你该认识，他是你们金国的贝子，可以继承亲王之位的。他现在就与汉人中的侠义道同在一起，反抗金国的暴政。事情要分清大是大非，仅知愚忠愚孝，只能说是糊涂。”

麻大哈道：“ 人各有志，他是他，我是我。武帮主，你若怕我报仇，现在杀我，也还不迟！ ”

武士敦本来想尽最后的努力，劝他一劝的，见他执迷不悟，也不觉心中有气，于是“ 哼 ”了一声，说道：“ 好吧，我武某人做事，也是但求心之所安。你他日杀我也好，不杀我也好，都不放在我的心上。我既然救了你的性命，就决不能与你为难，你走了。 ”

麻大哈道：“ 多谢了。 ”上官宝珠服食解药之后，功力已经恢复，于是就与麻大哈携手同行，助麻大哈一臂之力。

云紫烟忽道：“ 麻大哈，你等一等，有一件事，你恐怕还不知道。 ”

麻大哈并不停步，漫声应道：“ 何事？请说！ ”

云紫烟道：“ 你知道你爹爹是怎样死的？ ”

麻大哈道：“ 我当日虽不在场，但也知道是武帮主所杀。你如此问我，难道还想为你的武大哥抵赖不成？ ”

云紫烟正要说话，武士敦已是很不耐烦，说道：“ 不错，是我杀的。我等你报仇就是，去吧！云妹，你也不必多说了。 ”

云紫烟怔了一怔，似乎想说什么，却又忍住。

麻大哈朗声说道：“ 多谢武帮主肯放我走，有生之日，必报盛德。 ”他这话含有两个意思，所谓“ 必报盛德 ”，其实乃是反话，即是要报父仇的意思。不过他在报仇之后，已决定自刎以报武士敦今日救他之恩，所以也可以当作正面的话来解释。他说的这两重意思其实也是重复他刚才说过的话。武士敦当然听得懂他话中含意，冷冷一笑，由得他去。

云紫烟忽地想起一事，叫道：“ 且慢！ ”麻大哈傲然回顾，说道：“ 你们后悔了，是不是？对啦，你们还是杀了我的好！ ”

云紫烟柳眉一蹙，说道：“ 你莫多疑，谁要杀你？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上官姑娘。 ”

上官宝珠诧道：“ 何事？ ”在上官宝珠心目之中，她曾用毒针打过云紫烟，云紫烟对她定无好感，这次救她，在她看来也是别有用心的。她实在不懂云紫烟何以会关心她。而且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她也想不出还有何事是与云紫烟有干连的。

云紫烟道：“ 你可知道你的爹爹—— ”上官宝珠更是惊诧，不待她把话说完，并即问道：“ 你说什么？我的爹爹？ ”

云紫烟道：“ 不错，你的爹爹青灵子前辈，遭了他师弟太乙的毒手。临死之前，曾托柳女侠柳清瑶捎信给你妈，并托她照顾你，希望你慎交益友，不可误入歧途。 ”

上官宝珠面色倏地一变，说道：“ 什么青灵子？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名字，哪里来的这个爹爹？我也不是小孩子了，要什么人照顾？ ”

这一次轮到云紫烟大为惊愕了，她知道其中定有隐情，说不定上官宝珠当真是不知青灵子是她的爹爹，要不然决无女儿不认父亲之理，但云紫烟却不便去探问别人的隐私。

麻大哈冷笑道：“ 慎交益友？不可误入歧途？嘿嘿，那是说你误交坏人，是我把你引入歧途了！ ”

上官宝珠连忙说道：“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管别人说些什么，麻大哥，你别多心了！ ”麻大哈此时已诙复了几分功力，上官宝珠与他手挽着手，助他一臂之力，两人施展轻功，急步而去。

武林天骄摇了摇头，说道：“ 这姓麻的执迷不悟，亏你们有这许多精神去劝说他。 ”

云紫烟道：“ 武大哥，为什么你不许我说明朱丹鹤之死的真相？ ”

原来朱丹鹤（麻大哈父亲的汉名）当日在首阳山之战，虽然是被武士敦所擒，但却不是死于武士敦手下的。

当时朱丹鹤被武士敦所擒，只是受了一点轻伤，本来不至于死的。但那次丐帮的纷争，是由于公孙奇要篡夺帮主之位而起。公孙奇与朱丹鹤、风火龙（武士敦师兄）等人串通，意欲陷害武士敦，好令公孙奇继承帮主之位。公孙奇见朱丹鹤被擒，恐防他把自己的奸谋和盘托出，是以趁着混乱之中，打了朱丹鹤一掌。朱丹鹤年老体衰，抵御不了剧毒，这才毙命的。所以朱丹鹤实在是死于公孙奇的毒掌之下。

刚才云紫烟本来要把真相说明，但武士敦却不许她说。云紫烟莫名其妙，故此要请武士敦解释。

武士敦道：“ 那麻大哈既然一口咬定是我，又怎能相信咱们的说话，何况朱丹鹤罪大恶极，本来就是死有余辜，不过不应该由公孙奇杀他罢了。麻大哈执迷不悟，定要走上歧途，那也只好由他去吧。 ”

云紫烟叹道：“ 我只是可惜上官宝珠。当初我以为她是个心狠手辣的妖女，如今看来，却是个未经世故的少女，可惜没有人带她走上正路。 ”

武林天骄道：“ 麻大哈不足为患，我最担心的倒是那蒙古武士，此人武功极高，此次奉命前来，定有所图。蒙古的大汗铁木真雄才大略，他既夸下海口要吞金灭宋，倒是不可等闲视之。 ”

赫连清云道：“ 却不知这个蒙古武士到天狼岭作甚？难道他也要寻访太乙等人吗？ ”

武士敦道：“ 待咱们见了鲁长老，或者可以打听到一点消息。鲁长老虽然是多年隐居，不问世事，但太乙、柳元甲与这蒙古武士等人在天狼岭上出现，想来他总会知道。 ” 武士敦已经从麻大哈的口中知道鲁长老的住处，于是一行四众继续登山。

走过了喷泉。忽闻得风中送来的花香，云紫烟道：“ 此处地气温暖，有花不足为奇。但这花香气清幽，沁人脾腑，却是少见，不知是什么奇花？ ”众人循着香风来处走去，只见山顶一处人家，是用山上的青乳石建筑的，与山顶的积雪相衬，色调十分谐和。石屋的后面是一个小小的花圃，围墙只有人高，花枝低桠，绿叶红花，隐约可见。花香就是从那里随风飘来。

武士敦道：“ 想来鲁长老就是住在这间石屋的了。你想知道这是什么奇花，等下可以请鲁长老带你去看。 ” 云紫烟笑道：“ 这位鲁长老倒是很会享福。可惜咱们都是世务纷繁，要不然选择一处好所在，结庐隐居，好友相邻，也是人生一乐。 ”

武士敦笑道 :“ 年纪轻轻，就想避世隐居？ ” 话犹未了，云紫烟忽地“ 咦 ”了一声，跳了起来，说道：“ 血，血！咦，雪地上哪来的血迹？ ”

武士敦吃了一惊，连忙跟着血迹追踪，到了血迹最浓之处，只见积雪堆起，武士敦拨开积雪，发现两条大狼狗的尸体，这两条狼狗脑门都开了个洞，落在武学行家的眼中，一看就知是给内家高手用掌力震裂的。想来是这两条狼狗死了之后，天上下了一场大雪，掩盖了它们的尸体，狗血却渗透出来，化成了血水。

武士敦呆了一呆，说道：“ 不好，这两条狼狗正是鲁长老所养的灵獒。 ”

原来“灵獒”乃是藏边出产的一种猛兽，是野狼与母狗交配所生的变种，似狼非狼，似犬非犬，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狼狗。这种狼狗凶悍非常，但经过了训练，却又极通人性，所以又名“灵獒”。鲁长老因为独居无伴，在藏边带了两条灵獒回来，加以训练，不但可以作伴，而且变成了他的两个最好的助手。它们可以看门，可以打猎，还可以拉车，拉着长老自造的木头车子，到树林里拾柴火搬到车上拉回来，完全不用主人在旁监督、指挥，它们自己就会完成这些工作。

这样凶悍而又经过武学名家训练的“灵獒”，武功稍差一点的碰上了它，都会给它咬死。来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这两条“灵獒”击毙，武功之高可想而知。但这还不足以令武士敦惊骇，武士敦惊骇的是：这两条灵獒是在鲁长老的门前给击毙的，倘若鲁长老安然无恙，焉能容他人击毙自己心爱的灵獒？所以这只有两个可能：要吗就是鲁长老得了重病，否则就是鲁长老受了重伤。

众人都是同样心思，于是连忙跟着武士敦走进那间石屋。武士敦正想通名求见，忽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你来了么？好吧，我正等着你来杀我。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我杀掉。哼，哼，好威风呀好威风！”声音若断若续，上气不接下气，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随时都可以断气的样子。

武士敦大吃一惊，顾不得礼貌，连忙推开房门，说道：“鲁师叔，是我！”只见鲁长老躺在床上，面如黄蜡，眼睛尚未张开。

鲁长老似是想张开眼睛，但力不从心，好一会才见他眯成一线，但仍然看不清楚面前的事物，有气没力地又断断续续他说道：“你、你叫我师叔，你是谁？”

武士敦知他受了很重的内伤，当下不敢和他说话，先把他扶了起来，与武林天骄合力，各出一掌抵着他的背心大穴，以本身真气灌输进去，又过了好一会，鲁长老的脸上才有了一点血色，缓缓的张开了眼睛。

武士敦道：“弟子武士敦拜见师叔。”鲁长老道：“哦，原来是你。听说你已经继任了本帮帮主。好，很好，有你接任帮主，我可以放心了。”

武士敦道：“这都是全靠师叔主持正义，小侄的沉冤才得昭雪。”说罢恭恭敬敬地给鲁长老磕了三个响头。原来当年武士敦奉师父之命，投入金国的御林军中，伺机刺杀金主完颜亮。这个秘密只有他的师父尚昆阳和师叔知道。尚昆阳预先立下遗嘱，声明倘若武士敦能够刺杀金主，成功归来，就由他继承帮主之位，这是尚昆阳恐防自己年纪老迈，万一不幸逝世，无人知道这个秘密，只怕丐帮弟子要把武士敦当作叛徒，故而预先立下遗嘱，以免口说无凭。这份遗嘱就由鲁长老保管。后来武士敦成功归来，恰值他师父尚昆阳逝世之日。尚昆阳的大弟子风火龙与朱丹鹤串通，陷害于他，果然引起极大的纠纷。其时鲁长老正在天狼岭养病，得知消息，遂遣弟子龚浩将尚昆阳的遗嘱藏在打狗棒中，携回丐帮，给武士敦作证。龚浩途中被金国武士所杀，几经波折，打狗棒落在蓬莱魔女手中，最后才在丐帮的大会上给武士敦洗脱冤情。所以这次武士敦前来天狼岭，一来固然是有事要请鲁长老出山，二来也是要来给他叩谢大恩的。

鲁长老道：“我受了你师父的重托，这是我应该做的事情。但你这次万里远来，想必还有别的事吧。”

武士敦见鲁长老刚刚恢复了两分精神，恐防他说话吃力，说道：“师叔，你先歇歇。待你养好了伤，小侄向你请教不迟。”

鲁长老苦笑道：“ 我是受了混元一炁功掌力所伤，哪能够这样快就养好了伤？莫耽搁了你的正事，说吧。 ”

武林天骄忽道：“ 我这里有柳老前辈所炼的小还丹，据柳老前辈说，这小还丹功能固本培原，对医治内伤，最有功效。情云，你倒一杯水来。 ”

鲁长老道：“ 柳老前辈？是不是在二十多年之前偷入金宫盗宝的那位柳元宗柳大侠？ ”

武林天骄道：“ 正是。柳老前辈不但武功绝世，而且医学也是当世一人。”

鲁长老道：“ 我知道。那么你是他的什么人？ ”

武林天骄道：“ 我与他非亲非故，但承他青眼有加，将我视同子侄。 ”

武士敦道：“ 这位就是金国大名鼎鼎的‘ 武林天骄 ’，金国的贝子檀羽冲兄。他虽是金国的贝子——但却是反对本国暴政的。他是弟子的知交，这一年来他在光明寺和柳老前辈、公孙隐老前辈等人住在一起。 ”接着替赫连清云与云紫烟介绍：“ 这位赫连姑娘是檀兄的夫人，这位云姑娘是无相神尼的弟子。 ”赫连清云听了，加上一句：“ 也是武帮主的未来夫人。 ”

鲁长老大为高兴，说道：“ 你有良师益友，又有无相神尼的弟子作你的贤内助，真是福份不浅。 ”

说话之间，赫连清云已经把水取来，鲁长老服下了小还丹，果然见效甚快，只过了半炷香的时刻，他的脸色已由苍白渐渐恢复了几分血色，精神也好得多了。

武士敦这才问道：“ 鲁师叔，伤你的是什么人？混元一炁功又是哪一派的功夫？ ”

鲁长老说道：“ 你们在这山上，有没有碰见一个蒙古武士？ ”

武士敦道：“ 是不是复姓宇文，双名化及的那个蒙古武士？我们刚才正是碰着他，还和他打了一架。难道就是宇文化及鲁长老道：“ 不错，我就是给这厮所伤。只恨我年纪老了，若是我年轻三十年，绝不能让他活着下天狼岭。你们又是怎样碰着他的？如今他往哪里去了？ ”

武士敦将刚才的经过说了一遍，最后说道：“ 可惜我不知道就是这厮伤了师叔，要不然我也不必顾什么江湖规矩，就与檀兄联手，定能把他除掉。 ”

鲁长老叹口气道：“ 还是让他走了的好。 ”武士敦怔了一怔，问道：“ 为什么？ ”

鲁长老说道：“ 他走了，若有后患，最多是老朽承当。你们若杀了他，事情泄漏出去，麻烦可就大了。他的师父一定要找你们算帐。 ”

武士敦道：“ 他的师父是什么人？ ”

鲁长老说道：“ 他的师父是蒙古的国师，受蒙古大汗铁木真之封号称‘ 尊胜法王 ’。中原的武林人士不知他的名头，但他的武功却是深不可测。三十年前我曾到过蒙古，那时我正在巅峰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和他的大弟子打成平手。尊胜法王有五个弟子，听说这个宇文化及乃是他的关门弟子。 ”

武士敦与檀羽冲听了鲁长老这番说话，都不禁相顾骇然，心里想道：“ 宇文化及是尊胜法王的关门弟子，已经这么了得，那么倘若是碰着了他的师父、师兄，岂不是更难应付？只怕非把柳老前辈与明明大师请出山不可了？ ”殊知宇文化及虽然是关门弟子，但他的武功，在同门之中却是坐第二把交椅的，只逊于他的大师兄。不过他的师父尊胜法王武功却确是深不可测，足以与公孙隐、柳元宗及明明大师等武学宗匠并驾齐驱。

不过，武士敦虽然是惊骇于尊胜法王的武功，但却并无怯惧之意。说道：

“蒙古近年崛起，铁木真野心极大，从宇文化及所透露的口风，蒙古已是定下了吞金灭宋的计划，只怕丐帮迟早都要与他为敌。弟子若然碰上尊胜法王，打不过也是要和他打的，怕他什么祸患？”

鲁长老笑道：“好，你有这番志气很好！那么我也做得对了！”

武士敦问道：“宇文化及这厮何以会来伤害师叔？师叔做对了的又是什么事情？”

鲁长老道：“我也不知道这厮是怎的知道我的隐居之所的。他找上门来，先是来一套说辞，意图分裂我们的丐帮。他知这大都（即今北京）的本帮舵主是我的弟子，他要我写一封信给他，倘若将来蒙古发兵灭金，希望北方的丐帮弟子给蒙古效力，即使不愿效力，也绝不与蒙古作对。他以为丐帮是反金的，蒙古要灭金，丐帮理应与他们合作。”

武士敦道：“师叔怎么答复？”

鲁长老道：“我当然拒绝了他。不错，我们是要反金，但却不等于就要受蒙古利用。若上了他的圈套，那不就正如俗语所说：‘前门拒虎，后门进狼’了吗？只是以暴易暴而已！”

武士敦道：“师叔做得对。宇文化及这厮也曾向我与擅兄下过如此说辞，我们也是这样拒绝了他的。”

鲁长老接着说道：“他劝说不成，马上就和我翻脸，动起手来。我受了他的混元一炁功掌力之伤，但我强行忍着，不让他看出我是受了伤。我以毕生功力，作最后的一击，用金刚掌力，也伤了他，终于把他吓走的。这是昨天的事情。我虽然伤了他，但我自知年老力衰，他受的仅是轻伤，以他的内功造诣，只须一天功夫，就可以养好伤的。而我受伤之后，却是动弹不得，连自杀也不能够。所以我是准备他今天来杀我的，却想不到你们恰好今天到来，把他赶走了。”

武士敦道：“等师叔养好了伤，我们一同下山。如今有了小还丹，想来用不了几天师叔就可以痊愈了。”

鲁长老摇了摇头，说道：“不，我是决意不再下山的了。多谢你们的好意。但倘若尊胜法王要来找我晦气，那么下山不下山都是躲避不了的。”他懂得武士敦邀请他下山的意思，为的是要保护他，但却不便明言。

鲁长老又道：“你远道而来，必然还有别的事情。我不下山，也可以办得到的，你说吧。”

武士敦道：“我正是想请师叔出山，同往大都，整顿北方的帮务。”

鲁长老深通世故，一听就知道武士敦是因为新任帮主，恐防北方的丐帮弟子不肯服他。于是说道：“这个你放心，我把我的打狗棒给你，你拿到大都见你的曲师兄，他一定听你的吩咐。”原来丐帮中的八袋弟子以上，都有一根帮主所赐的形式特别的打狗棒，大都的丐帮分舵舵主曲山是鲁长老的弟子，当然认得师父的打狗棒。武士敦若持鲁长老的打狗棒去见他，那就等于是他的师父亲临了。

鲁长老一说便做，把自己的打狗棒拿来给武士敦。武士敦躬腰谢过，说道：“小侄要等师叔伤好了才走，到时再把师叔的法杖带走不迟。不过，我还是希望师叔与我们一同下山。”

鲁长老道：“我说过不下山就是不下的了。但你也无须等我伤好。我怕误了你的正事。”

武士敦道：“也不迟在这三两天。”鲁长老道：“那么也好，你就陪我

几天吧。自从那年你去大都之后，咱们就没有见过面，算来也有十几年了。”

他们说话的时候，云紫烟与赫连清云到厨房里去烧饭做菜，她们怕鲁长老病体初愈，干饭难以下咽，还特别给他煮了一锅稀饭。

鲁长老已有一日一夜滴水不进，此时恢复了几分精神，正自感到肚饿，笑道：“多谢你们了。”

云紫烟道：“米、菜、柴火都是现成的，我们不过举手之劳而已。”鲁长老想起他的那两条“灵獒”，不觉有点黯然。原来他们吃的野味就是那两条“灵獒”猎回来的，烧饭的柴火也是它们拖回来的。

武士敦道：“明日请檀嫂子和紫烟陪伴师叔，我和檀兄出去搜查，看看宇文化及这厮走了没有，若然未走，我们就把他揪回来交给师叔发落。”

鲁长老道：“不必这样费力气了。他若再来，我已经有把握可以打败他了。”武士敦听了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武功之道，必须有精神、气力来运用的，鲁长老因为年迈。昨天才输给宇文化及，怎么今天又有把握可以打败他？但以鲁长老的身份，是绝不会胡乱吹牛的，武士敦又是小辈，更不便多问。

吃完了饭，武士敦笑道：“紫烟，你怎么好似神思不属的样子？连吃饭都好似无心。”

鲁长老笑道：“让我先猜一猜。云姑娘，你是不是觉得这里的花香有点奇怪？”

云紫烟道：“正是。我在半山嗅到花香，只是觉得香气清幽沁人脾腑。但到了这里，花的香气也好像有点变了。清幽之中又似有点浓烈的酒味，这两种香气本来是相反的，却又混合在一起，叫人说不出是什么味儿。我刚才从走廊经过，越发感觉这种花香是清中有幽，令我奇怪极了。不过，这只是我的感觉，不知你们有否同感？”

云紫烟一说出来，武士敦和武林天骄都道：“奇怪，确是如此。不知是一种花还是两种花？”

鲁长老哈哈笑道：“好，你们随我到花园去，我叫你们见识世所罕有的两种奇花。”

武士敦、云紫烟等人随着鲁长老走进花园，首先映入眼帘是一树奇花，每朵花都有普通的茶杯大小，色泽鲜红如血，发出一股浓香。云紫烟吸了口气，皱着眉头说道：“这花香是香极了，但却不知怎的，我闻了这花的香气，心中就有烦闷的感觉。”

鲁长老笑道：“幸亏你是在这花园之中，倘在别的地方闻着这种花香，只怕你会昏迷过去。”

云紫烟道：“这是什么花，如此厉害？”

鲁长老道：“这花本名叫做阿修罗花，只是在喜玛拉雅山的珠穆朗玛峰上才有的，是我将它移植到此间，好几年没有开花，想不到昨晚下了一场大雪，今天它却开了。”

云紫烟道：“哦，是今天才开的花？”鲁长老道：“我今日清晨才闻到这花特殊香味。当真是侥幸之至！”

赫连清云莫名其妙，说道：“这花昨天开与今天开有何不同？何以今朝开就是侥幸？”

鲁长老说道：“这花可以制炼最厉害的迷香，内功造诣除非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否则闻了这种迷香，便会筋酥骨软，气力消失，任人所为。昨日宇文化及这厮在这里伤了我，若然这花是昨日开的话，他一定拼了命也要窃

取阿修罗花的，那就不容易给我吓退了。阿修罗是梵语，即是‘魔鬼’的意思，所以又名魔鬼花。尊胜法王见闻广博，据说他也曾到过珠穆朗玛峰寻觅此花。宇文化及是他弟子，想来是一定知道此花的来历的。幸好它昨天没有开花，这不是侥幸之至吗？”

云紫烟道：“魔鬼花既然如此厉害，何以我们在这园中没有昏迷？”

鲁长老道：“你随我来。”走到一个池子旁边，他中尽是浮冰，冰层里却绽开一朵朵雪白的花。云紫烟一到池子旁边，登时闻得淡淡的幽香，精神为之一振，胸中的烦闷，也尽都消解云紫烟道：“这是莲花吗？”鲁长老笑道：“也可以说是莲花，但不是普通的莲花。它叫做天山雪莲。普通的莲花是夏天开的，天山雪莲则是在寒冷的高山上，在冰雪中绽开的。”

云紫烟曾听得师父谈过此花，说道：“哦，原来这就是天山雪莲。听说此花能解百毒，可是真的？”

鲁长老道：“当然是真的。正因为园中有这天山雪莲，所以才把魔鬼花的毒香解了。这花只是蓓蕾初绽，倘若已然盛开的话，你连烦闷的感觉也不会有的。”

云紫烟道：“这么说来，天山雪莲是比魔鬼花更难得了。”

鲁长老道：“各有各的功能，都是世间罕见之物。你们来得适逢其时，老朽也可以借花献佛了。”

武士敦道：“借花献佛。嗯，师叔的意思是——”

鲁长老道：“我的意思是想托你们把这两种奇花送给柳大侠柳元宗。一来是酬谢他的小还丹活命之恩；二来柳大侠是当今国手，这两种奇花在他的手上比在我的手上有用得多。”丐帮中人最讲究的是恩怨分明，武林天骄用柳元宗所赠的小还丹救活了鲁长老，“投桃报李”，故而鲁长老要把阿修罗花与天山雪莲赠与柳元宗。

武士敦道：“对，宝剑赠侠士，红粉赠佳人。这两种奇花正该送给柳老前辈。师叔，这一件事情我一定替你办到。”

鲁长老说道：“阿修罗花现在就可摘下了。但天山雪莲只是蓓蕾初绽，却必须再等两天，待它盛开。”

武士敦道：“再多几天也是无妨。师叔，你安心养病，我们在这里替你看守花园。”

鲁长老道：“也好。我最担心的是宇文化及这厮去而复回，有你们在这里，就不怕他来侵犯了。”

武士敦道：“师叔可知道神驼太乙与柳元甲这两个人吗？”

鲁长老道：“神驼太乙三十年前我曾与他见过，当时他的玄阴指还未练成，恶行也尚未昭彰。我代表你的师父去告诫他。他答应不与咱们丐帮作对，我也就没有和他动手了。但听说去年你接本帮帮主之任时，他却纠合了一些邪派妖人前来捣乱，是么？”

武士敦道：“正是。”当下将首阳山那次丐帮大会的经过告诉了鲁长老。

鲁长老道：“想来他当时的答应实是心有不甘，你师父死后，他以为丐帮无人，故而前来捣乱了。”

武士敦道：“这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已得金国国师的封号，故而立心要铲除咱们丐帮。”跟着把太乙、柳元甲与公孙奇等人勾结的事情，也都对鲁长老说了。

鲁氏老接着说道：“原来如此。柳元甲的名头我是听过的，却没和他会

过面。不过我知道他是柳元宗大侠的弟弟。想不到兄弟二人，一正一邪，差别是如此之大。但你何以特别提出他们二人来谈，可是有什么事情干连的？”

武士敦道：“听说他们曾在这天狼岭上出现。”

鲁长老道：“是么？我却没有碰见他们，也可能他们根本不知道我是隐居此地。”

云紫烟笑道：“有檀师兄和檀嫂子在这儿，即使碰上这两个老贼，他们也决不能讨了好去。就只怕他们和宇文化及联手，就有点难以对付了。不过，宇文化及已经给咱们吓走，想来早已下山去了。”

云紫烟只猜对了一半，宇文化及是要下山，但只是下到半山，又回来了。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且说宇文化及接连与武士敦、檀羽冲打了两场，都没有讨到好处，不禁气沮神伤，只好逃走。“不过，他却没有远去，而是躲在树林里面。原来他这次本来是想去再次向鲁长老挑战的，他虽然不知道鲁长老业已受了重伤，但料想鲁长老年迈苍苍，即使他受的伤和自己一样，在一天的时间之内，他决不能像自己一样便即复原。故而他还在打着如意算盘，想等待武士敦与武林天骄等人走后，再去伤害鲁长老。

不料他躲在树林里面，却看见武、檀等人走进鲁长老那间石屋，这一下可把他的如意算盘打乱，有武、檀等人在那石屋，他当然是没有胆量再去的了。

他走出树林，刚要下山，一阵风吹来，送来了魔鬼花和天山雪莲的花香，这两种奇花的香气混在一起，但宇文化及还是能够分别出来。

宇文化及又惊又喜，又是后悔，心里想道：“原来鲁老头儿的花园里竟有这两种稀世奇花，可惜我昨天不知道。千不该，万不该，刚才我不该贪恋美色，看那小妖女出浴。要是我不是因此耽搁，迳直去找鲁长老头儿晦气，我早就把他杀掉了。如今有武林天骄等人陪着这夏老头儿，这两种稀世的奇花，我只是可望而不可及了。今次到中原一趟，一事无成，却叫我有何颜面回去见师父和大汗。”

原来宇文化及这次是奉了铁木真大汗之命，前来中原，一来是探听金国的虚实，二来是替铁木真招揽能人，三来是替铁木真收买一些有势力的帮会，将来蒙古起兵灭金之时，可以作为内应。收买丐帮，便是其中最主要的目标。

当然宇文化及也知道丐帮是不能收买只能说服的，因此他才跑去见鲁长老。却不料任他花言巧语，鲁长老非但不肯听他，反而严词拒绝，以致弄到翻了脸动起手来。他又不能把鲁长老杀掉，秘密已经泄露，杀不掉鲁长老，就要留下无穷后患。

另外两件任务他也没有完成。金国的虚实，他所能打听得到的只是一些普通的情报。至于招揽能人，他看得上眼的如武士敦、檀羽冲等人非但不受他的招揽，反而变成了他的仇敌。

宇文化及心里想道：“这山上我是不能再留的了。但好在我已发现了这两种稀世奇花，回去告诉师父，师父总有办法取得。这也算得是我的一件功劳。”

于是，宇文化及决意下山，赶回蒙古，不料刚下到半山，却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他正在怅怅惘惘之际，忽听得有暗器破空之声。正是：

屡遭强敌谋难遂，忍舍奇花铩羽归？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〇〇回　祸生荒谷追穷寇　乐在天涯战恶风

人影未见，暗器先到。宇文化及听这暗器破空之声极为强劲，心中一凛，连忙拾起一颗石子，也用“弹指神通”的功夫将石子弹出。只听得“卜”的一声，两颗石子在空中撞个正着。宇文化及所发的那颗石子被击成粉碎，对方所发的那颗石子也被撞得失了准头，未到宇文化及的身前便坠下了。不过却并没有碎裂，显然这人的功力是比宇文化及更胜一筹。

宇文化及大吃一惊，骂道：“什么人偷施暗算？”话犹未了，只见一个披着大红袈裟的番僧哈哈大笑地走了出来。

这红衣番僧翻起一双白瘆瘆的眼珠，滴溜溜的在宇文化及身上打了一转，阴阳怪气地笑道：“我这颗小小的石子不过是试试你的功力而已，当真暗算，你还有命么？不过，你能够打落我的石子也算不错了。”

宇文化及面上一红，心里想道：“这和尚虽然狂妄，但本领却确实了得。听他口气对我也不敢轻视，倒不妨与他交交。”于是问道：“请问大师法号，何以要试在下功力？”

红衣番僧冷冷说道：“你不知道我，我却知道你。你是不是叫做宇文化及，从蒙古来的？”宇文化及喜道：“你既然知道我的来历，那就好说话了。”不料那红衣番僧面色一变，冷笑说道：“谁与你套什么交情，好，你既然是宇文化及，我就没有认错人了。吃我一掌！”

红衣番僧出声掌发，一掌劈去，呼呼风响，宇文化及身形一闪，避开正面，连用“三环套月”、“风拂垂杨”两招，才堪堪的把对方的招数解开。但虎口亦已隐隐作痛。宇文化及又惊又怒，喝道：“我与你素不相识，何冤？何仇？你为什么如此蛮不讲理？”

红衣番僧“哼”了一声说道：“你欺负我的徒弟，还敢怪我不讲道理么？哼，你自恃武功，辱我门下弟子，我就非把你的武功废掉不可。”

原来这红衣番僧正是麻大哈的师父——灵山派南支的掌门人猛鹫上人。麻大哈与上官宝珠逃到山下，恰好遇上师父，免不了要请师父报仇。

猛鹫上人此次来天狼岭怀着两个目的，一来是为了打听太乙与公孙奇的下落，意欲取得桑家的两大毒功秘笈。二来是侦察他的徒弟，看他是否有背师的行为。原来猛鹫上人与北支的掌门人青灵师太面和心不和，多年来都是各怀心病的。猛鹫上人遣麻大哈往天狼岭之后，放心不下，他听得消息，说是青灵师太也派遣了她的女儿上官宝珠前往天狼岭，他恐怕麻大哈若然取得那两大毒功秘笈，只怕会送给青灵师太，以讨好她们母女，故而自己亲自赶来。

猛鹫上人到了天狼岭，果然就遇上麻大哈与上官宝珠二人，猛鹫上人本来心中有气，可是一看他的徒弟已受了伤，而且他对青灵师太怀着心病，也不便在上官宝珠面前公然发作，于是只好隐忍不提。他盘问了麻大哈，知道了他们在天狼岭未找着太乙与公孙奇，他心上的一块石头先放下地。于是再问明了伤他的人是谁，便上山来了。

猛鹫上人其实并不知道宇文化及的来历，但见他穿着蒙古武士的服装，又试了他的功力，果是不凡，断定他就是打伤自己徒弟的人，一问之下，果然不错。猛鹫上人性情凶暴，别人欺负他的徒弟他认为就是看不起他，于是问明之后，立即便下杀手。

宇文化及功力稍逊一筹，但亦非弱者。猛鹫上人一掌伤他不了，宇文化

及想要求和，刚刚说了两句：“大师息怒，我并不知道是大师的弟子……”话犹未了，猛鹫上人喝道：“好，你既然知罪。那就给我磕头！否则，我还是非把你的武功废掉不可！”

宇文化及几曾受过如此闲气，心中也不禁火起，冷冷说道：“大丈夫宁教头断，不能折腰。我口头向你赔个礼已是给了你的面子了。你知道我是准？”

猛鹫上人大喝道：“管你是谁？”呼的一掌，又劈过来。这一掌他用上了八成内力，掌风呼呼，当真是有若排山倒海。宇文化及这次有了准备，真力凝聚掌心，使出了“混炁一气功”，硬接了猛鹫上人的一掌。

“混元一炁功”是宇文化及的师父尊胜法王所传的武林绝学，掌力之霸道足以与少林派的大力金刚掌抗衡，在邪派中乃是第一等刚猛的掌力，而且能伤奇经八脉，比正派中的大力金刚掌尤为阴毒。可是由于猛鹫上人的功力实在太高，双方对了一掌，“轰”的一声，宇文化及仍然给他震退三步。

猛鹫上人是占了上风，但对掌之后，他亦感到脉息受了对方掌力的震荡。猛鹫上人吃了一惊，连忙默运玄功，调匀气息。

喝道：“你这混元一炁功是跟谁学的？”

宇文化及冷笑道：“天下有几人会使混元一炁功？”言下之意，猛鹫上人既然识得“混元一炁功”，就应该知道他的师父是谁了。

猛鹫上人心中一凛，想道：“听说尊胜法王有个关门弟子，本领甚为了得，莫非就是此人？”瞬息之间，他心中转了几个念头，先是想与宇文化及讲和，但随即想道：“尊胜法王若知我欺侮了他的弟子，只怕他也不肯干休。不如就把这厮杀了，免除后患。”于是猛鹫上人佯作不知，也不再问。迈步上前，猛的又向宇文化及施展杀手。这一次出手更为凌厉，双掌擒拿，宇文化及的七处大穴都在他的掌势笼罩之下。

宇文化及使出浑身解数，仍是有一处穴道避不开他的擒拿，只好再以“混元一炁功”与他硬拼一掌。双掌相交，“蓬”的一声，宇文化及倒纵出一丈开外，但觉胸中气血翻涌，好不容易才稳得住身形。

猛鹫上人跟踪追击，宇文化及忽地叫道：“且慢动手，我知道你是谁了，你是灵山派南支的掌门猛鹫上人。”原来用一招大擒拿手擒拿对方的七处穴道，这是只有灵山派才有的独门武功。

猛鹫上人大为得意，哈哈笑道：“算你有点见识，看得出我这一招大擒拿手法，但你知道我的来历又怎么样？”

宇文化及说道：“我看得出你的来历，想来你也应该看得出我的来历。若是上人不嫌在下高攀的话，咱们倒不妨交个朋友。”

猛鹫上人“哼”了一声，说道：“你倒说得容易，你打不过我，才与我套交情，你以为我会放过你么？”

宇文化及淡淡说道：“不错，以你的本领，你可以把我杀掉。但你杀了我，你必有后祸。而且即使除掉这层不说，你要杀我，你至少也得耗掉五年功力。那时只怕你这掌门人的位子也坐不稳啦。”

宇文化及的混元一炁功能伤奇经八脉，倘若他拼死一斗的话，猛鹫上人的确是要大伤元气，说不定还不只耗损五年功力。猛鹫上人心里想道：“这厮倒不是虚声恫吓，我若耗损五年功力，是斗不过青灵老乞婆的了。”原来灵山派自分为两支之后，彼此都想兼并对方，但由于猛鹫上人与青灵师太功力悉敌，彼此都不敢抢先发难。这就是他们二人各怀心病的由来。

可是猛鹫上人一来是为了面子攸关，二来也怕留下了宇文化及，将来宇文化及可能唆使尊胜法王出来与他为难。因此他还硬着口气，冷笑说道："你欺负了我的弟子，还要我把你当作朋友，天下有这样便宜的事？"

宇文化及笑道："我是误伤了你的两个弟子（他以为上官宝珠也是猛鹫上人的弟子），那是我事前不知他们的来历之故。我想送给你两件稀世奇珍，略表歉意。你意下如何？"

猛鹫上人道："什么稀世奇珍？"

宇文化及说道："阿修罗花与天山雪莲，这两样奇花，别人也许不知它的珍贵之处，你是一定知道的。"

猛鹫上人双目闪闪放光，说道："你有这两样奇花？我不相信！拿出来给我看看。"

灵山派擅于使用毒药暗器，这两样奇花，一样可以制炼极厉害的迷香，一样则是解毒的圣药。正合猛鹫上人之用。

宇文化及说道："上人想要这两种奇花，请随我来。"猛鹫上人随他走了一程，果然闻得阿修罗花与天山雪莲的香气。猛鹫上人又惊又喜，心里又是怀疑不定，突然停下脚步，说道："你既然发现此处有这两种奇花，为何你不自取？"

宇文化及说道："实不相瞒，这间屋子内有几个武林高手，我一个人敌不过他们，咱们二人联手，方可操胜算。"

猛鹫上人道："是些什么人？"宇文化及道："一个是丐帮的鲁长老，一个是新任丐帮帮主的武士敦，一个是在金国有武林天骄之称的檀羽冲。还有两个女的，尚未知道她们的来历，武功也很不差。"

猛鹫上人有数十年未曾下山，只知道鲁长老的来头，当下哈哈笑道："鲁阳戈的功夫虽然不错，也还未算得武林中顶尖儿的人物。其他几个是他的晚辈，武功再高，料想也高不到哪里去。"

宇文化及道："上人不可轻敌。不错，鲁阳戈是年纪老迈，武功消退了。但武士敦与檀羽冲却是不能小觑，我和他们单打独斗，也只能堪堪打个平手。"

猛鹫上人冷笑道："这几个人是你的仇敌吧？哼，哼，原来你是借花为饵，要我助你报仇。"

宇文化及道："这是对你我都有好处的事情。不错，你是助我报仇，但我也助你取得这两种奇花，说不上是谁利用谁。而且，你我联手，把这几个人除掉，还有大大的好处。"

猛鹫上人道："还有什么好处？"

宇文化及道："想来你应该知道我的师父就是尊胜法王了？"宇文化及既然说出了本师的名字，猛鹫上人再不能佯作不知，便道："这又怎样？尊师武功盖世，我是仰慕已久，但我可不想向他讨取什么好处。"

宇文化及说道："我的师父已受铁木真大汗之聘，当上了蒙古的国师。"猛鹫上人道："哦，这个，我倒尚未知道。但这又怎样？"

宇文化及道："铁木真大汗雄才大略，不久就要起兵吞金灭宋，统一中华。实不相瞒，我就是受了大汗与师父的差遣前来金国，一来打探金国的虚实，二来给大汗招揽高人异士的。这几个人不肯受聘，定要与蒙古作对。上人若能助我除掉他们，功劳非小。那两种奇花自然归上人所有，另外大汗也必定厚礼上人，各种珍宝，随上人所欲。将来统一中华，上人可以做一个'汗

国’的国师，上人要想光大贵派，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猛鹫上人本来是还有些担心尊胜法王会对他不利的，听了宇文化及的说话，这才知道他们是要图谋大事，决不会计较这些小节，心上一块大石放了下来。于是哈哈大笑。

猛鹫上人哈哈笑道：“老弟台，你何不早说。早知你是尊胜法王的弟子，又是替铁木真大汗办事的人，咱们就不致发生这场误会了。好，咱们今日算是应了一句俗话：不打不成相识。他日在大汗跟前，还得请你美言几句，好，咱们这就去吧。”

且说鲁长老正在园中讲解那两种奇花的效用，忽听得外面的雪地上有轻微的积雪爆裂的声响，鲁长老心中一凛，喝道：“是什么人！”

话犹未了，只听得宇文化及大声笑道：“鲁老头儿，你真好雅兴，你的伤恐怕还未好吧，就在园中赏花了？可是你也太不够朋友了，园中有这两种稀世奇花，理该公诸同好才是。对不住，我擅自替你邀了一位朋友，如今我们是不请自来啦。希望你不把我们当作恶客。”

宇文化及说到“恶客”二字，猛鹫上人已是越过墙头。武士敦大喝一声：“下去！”劈空掌发出，隐隐挟着风雷之声，掌力排山倒海般地向猛鹫上人涌去，猛鹫上人哈哈一笑，说道：“丐帮的大力金刚掌确是不凡，但要想把我打出墙外，你却还差几分功力。不错，我是要下来啦！”笑声中脚已落地，进了花园。饶是武士敦艺高胆大，也不禁吃了一惊。心中想道：“他居然没有还掌，就硬接了我的劈空掌力。看来是比宇文化及那厮还要高明几分了。”殊不知猛鹫上人乃是故作从容，他受了武士敦的一记劈空掌，胸口也是有点隐隐作痛。不过，他的本领也的确是比宇文化及高明几分，受了掌力之后，立即默运玄功，依然行若无事。宇文化及跟在猛鹫上人身后，也越过了墙头。

猛鹫上人脚一落地，就朝着阿修罗花跑去，哈哈笑道：“何必和他们多说废话，我不只是要赏花，还要来采花！”鲁长老守护在花树之前，正要出招，武林天骄说：“请让檀某替主人驱逐恶客！”

武林天骄声到人到，一招“分花拂柳”，双掌一虚一实同时拍出，无声无息，掌力却是如狂涛突发般地卷来，猛鹫上人猝不及防，连忙后退三步，挥袖一拂，这才解了他的掌力。

猛鹫上人双眸炯炯，大声说：“你就是号称武林天骄的檀羽冲吗？好，我让你三招，折折你这‘天骄’的傲气。”

武林天骄冷笑说道：“什么东西？胆敢狂妄！我只是一招就要你非还手不可。”他已知猛鹫上人的功力在他之上，他所创的“落英掌法”，用来对付功力差不多的如柳元甲之辈可以收效，对付功力比他高的猛鹫上人则必须另出心裁。于是舍掌用箫，暖玉箫“呜”的吹出一口罡气，迅即一挥，幻出了千重箫影。

箫影千重，变幻莫测。但猛鹫上人乃是一派的武学宗师，却看得出武林天骄这一招乃是同时指向自己的九处穴道。饶是猛鹫上人见多识广，也未曾见过如此奇妙的点穴功夫，原来这是武林天骄得自柳元宗所授的“惊神指法”，这是天下无双的点穴功夫，武林天骄以箫代指，又加多了许多变化，更见神奇。

猛鹫上人无法闪避，只好出掌相抗，他双掌一扬，使出“大擒拿手法”，掌风呼呼，不但抵消了暖玉箫中吹出的那股罡气，而且也是在同一招之内，抓向武林天骄的七处关节穴道。双方以攻对攻，猛鹫上人功力稍胜一筹，武

林天骄展开了行云流水般的身法，在紧要的关头，一闪闪开，双方均无伤损。可是猛鹫上人大言在先，说是要让他三招的，如今却给他在一招之内迫得还手，在面子上已是先输了一招了。

那一边，武林天骄挡住了猛鹫上人，这一边，鲁长老就向宇文化及迎上，厉声斥道：“恶贼，你敢欺我老迈，我虽老迈，一样还可废你武功。好，今日须报你一掌之仇！”宇文化及哈哈笑道：“老匹夫，你侥幸未死，还敢口出大言。好吧，你要送死，那就来吧。”

武士敦哪肯让鲁长老去冒险，说道：“师叔，让我来！”抢在鲁长老前头，一招“横云断峰”，掌如刀劈，登时堵住了宇文化及的去路。鲁长老深知他这位师侄之能，以鲁长老的身份，也不便以二敌一，武士敦既然上前，他也只好让他了。

宇文化及与武士敦对了几掌，情知在掌力上无法占武士敦的便宜，便取出了日月双轮，说道：“武帮主，我再与你比一比武器上的功夫。”

武士敦道：“管你用什么兵器，我都是一双肉掌奉陪！”宇文化及双轮并举，一招“双龙出海”，平推过去。武士敦呼呼两掌，将他双轮拨开。

宇文化及在这日月双轮上曾下了十年苦功，双轮盘旋滚上，势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武士敦使出了丐帮的武林绝学——大力金刚掌，使到兴酣之处，劲如骇电奔雷，也是厉害之极！论掌力武士敦稍胜一筹，但宇文化及却占了武器上的便宜，双方恰恰打成平手。

那一边武林天骄与猛鹫上人也展开了一场激烈非常的恶战。武林天骄以天下第一的点穴功夫对付猛鹫上人，猛鹫上人则使出本门的大擒拿手法。灵山派以轻功、暗器与大擒拿手并你三绝。猛鹫上人是掌门的身份，不屑使用暗器，这数十年来，他特别用心苦练的是大擒拿手法，早已练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双方以绝顶武学较量，在招数上谁也占不到便宜。但猛鹫上人功力较高，过了数十招之后，武林天骄却是自先额头见汗了。

赫连清云见丈夫陷于困境，拔出了月牙弯刀，说道：“你是一派宗师，我们小辈向你请教，算不得是恃强欺弱，以众凌寡。”原来江湖上的规矩，平辈的只能单打独斗，倘若以二敌一，便是自贬身份。但猛鹫上人高于武林天骄夫妻一辈，晚辈与长辈交手，单打独斗，反而是轻蔑长辈的表现。不但可以以二敌一，以三敌一，以四敌一都可以的。赫连清云因为恐怕她的丈夫心高气傲，不愿要她帮忙，故而先交代几句。

猛鹫上人哪里把一个少妇放在心上，哈哈笑道：“你们尽管都来，省得我费事。”赫连清云冷冷一笑，说道：“是么？那就休怪小女子无礼了，看刀！我告诉你，我这一招刀尖要刺你的风府穴！”

双方交手，从没有先告诉对方自己要怎么出招的。猛鹫上人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冷笑道：“好吧，我倒要看你怎样刺我的风府穴？”要知“风府穴”是在后心，敌人迎面出招，那是绝不能刺着“风府穴”的。猛鹫上人只当她是胡说八道。

赫连清云把月牙弯刀划了一道圆弧，唰的向猛鹫上人劈去，武林天骄跟她配合，箫中夹掌，同时发出了一招“力劈华山”，掌力用到了九分。暖玉箫也同时点他胸前的“愈气穴”。猛鹫上人单掌接了武林天骄的掌力，左掌一伸，便要硬抢赫连清云的月牙弯刀。哪知赫连清云的刀法奇诡绝伦，刀锋一转，刀尖竟自转到猛鹫上人的背后，果然就是刺他的“风府穴”。

原来赫连清云的本领虽然不及丈夫，但他们是同派异流的师兄妹，差也

差不到哪里。赫连清云的月牙弯刀式样特别，形如钩镰，她这套刀法是在光明寺的时候向柳元宗学的，揉合了本门的武功，这刀法就特别以奇诡见长。普通长刀刺不到敌人的背后，她的月牙弯刀，只要微一侧身，刀尖却正好可以刺到敌人背心的“风府穴”。

当然，若是单打独斗的话，赫连清云是决不能得手的。但此际，猛鹫上人要分出六七分精神、功力应付武林天骄的箫中挟掌，他那一抓抓空，力道可就荡不开赫连清云的月牙弯刀了。只听得“嗤”的一声，刀尖划破了他的衣裳，刺着了他的“风府穴”。

“风府穴”本来是人身死穴之一，但赫连清云的刀尖刺着猛鹫上人的‘风府穴”，对他却是毫无伤损。原来猛鹫上人练有护体神功，赫连清云的功力不如丈夫，还够不上破他的护体神功。在刀尖触着猛鹫上人身子的那一刹那，他的背部肌肉突然凹陷半寸，就差那么半寸，已是消解了赫连清云的劲道。刀尖虽然触着身体，也不能伤人。但虽然如此，对猛鹫上人来说，这一招也是危险之极。死生之际，真可以说得是间不容发。

猛鹫上人大怒，呼呼两掌，左一招“五丁开山”，右一招“仙人指路”，猛攻赫连清云。武林天骄“呜”的一口纯阳罡气从暖玉箫中吹出，饶是猛鹫上人内功深湛，也觉触体如烫。猛鹫上人只得挥袖成风，抵消他的纯阳罡气。说时迟，那时快，武林天骄一招“斗转星横”，把玉箫当作判官笔使，又指到了猛鹫上人脑后下三寸的“玉枕穴”，“玉枕穴”是人身死穴之一，而且是最脆弱的一个部位。这一招乃是攻敌之所必救，猛鹫上人只好转过身来，对付武林天骄。那两招杀手，也就给赫连清云从容化解了。猛鹫上人力敌武林天骄夫妇，不免处于下风。但他功方深厚，七十二招大擒拿手法又极其厉害，武林天骄夫妇在急切之间也是胜他不了。

鲁长老凝神观战，见武林天骄夫妇已是占了上风，武士敦和宇文化及也打成平手，这才松了口气。蓦地省起，说道：“云姑娘，你去采那雪莲，我把这魔鬼花摘下。”鲁长老是怕他们在激战之中，可能损伤这两种奇花，也怕他们续有党羽来到，为了谨慎起见，当然是先采下为宜。他知道云紫烟怕嗅魔鬼花的气味，故而叫她去采天山雪莲。

云紫烟道：“天山雪莲，蓓蕾初绽，现在采下，不是太可惜了吗？”鲁长老说道：“有两朵已开了几瓣，先采下来，我将它养在冰魂瓶中，可以用人工方法将它催开。还有三朵含包未放的，暂时不采。在湖边的假山洞中，有一支竹钩，你可以用竹钩把雪莲钩下来。但可要特别小心，别把它弄坏了。”

原来雪莲是在冰湖之中开放的，湖中浮冰片片，以云紫烟的轻功，踏在浮冰之上，也许勉强可以，但总是有几分冒险，鲁长老怕她跌下湖中，因此还是叮嘱她用竹钩摘花较为稳妥。

魔鬼花已经开了的有十三朵，鲁长老刚刚采了七朵，忽听得有人哈哈大笑，说道：“我道是什么人在这里打架，原来是你这个狗肉和尚！”声到人到，是个身材高大的驼子，正是神驼太乙。

神驼太乙和猛鹫上人是旧相识，猛鹫上人一见是他，真是喜从天降，连忙说道：“驼兄，你帮个忙，快抢天山雪莲和魔鬼花，咱们两人平分。”

太乙正是因为闻得这两种奇花的香气来的，大笑道：“这个不用你说，我也会去抢的了！”

魔鬼花是长在树上的，采它不必怎么费力；采天山雪莲则费力得多。云紫烟小心翼翼地刚用竹钩摘下一朵，太乙就猛地向她扑来。太乙是个识货的

人，知道雪莲更为难得，而且只有两朵，生怕云紫烟再摘下一朵之后，就要溜走，故而先向她动鲁长老大喝一声，截住了太乙，怒道：“这花是我种的，岂能任你要取便取？”太乙冷笑道：“原来你是主人，失敬，失敬！”蓦地一指点去。鲁长老呼的一掌劈出，掌力大于指力，太乙身形一晃，从鲁长老身旁掠过，哈哈笑道：“原来是丐帮的鲁老前辈，好，好，回头我再领教你的金刚掌法。对不住，你种的天山雪莲，我可要不问自取啦！”

鲁长老年老气衰，在掌力上虽然稍占了一点上风，但给太乙的玄阴指一戳，却也不由得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冷战，这刹那间，血液都似乎要冻得凝结起来。鲁长老连忙默运玄功，气纳丹田，把体中所受的阴寒之毒炼化。回头一望，神驼太乙已经在冰湖之旁与云紫烟交手了。

云紫烟的本领自然是远不如神驼太乙，但她近年苦练无相剑法，在二三十招之内，却也还勉强可以抵挡。

鲁长老识得玄阴指的厉害，自忖无法破他。叫道：“武师侄，你去对付那老残废，让我来打发这厮。”武士敦与宇文化及正自打得吃紧，听得鲁长老要来替他，吃了一惊，说道：“师叔，你先歇歇。小侄若是不行，再请师叔接下。”要知鲁长老昨日刚败在宇文化及的掌下，几乎送了性命，武士敦岂敢让他冒险？

鲁长老顿足说道：“这个时候，哪里还能再歇？你不快去，云姑娘只怕就要性命难保了！你放心，我已经跟你说过，我自有办法胜得这厮！”一面说话，一面就抢上前去，挥掌接过宇文化及的招数，不由分说地硬替了武士敦。

武士敦抬眼一望，只见云紫烟已给太乙迫得手忙脚乱，果然是非他马上去援救不可。武土敦心里想道：“武学之道，相生相克。鲁师叔深通武学，或者经过了昨日一败，他真的已想出了克敌制胜之道。”在这样紧迫的形势之下，已不容他多作考虑，只好让鲁长老和宇文化及交手，自己则抽出身来赶去援救云紫烟。宇文化及笑道：“你当真是寿星公吊颈嫌命长了。昨日一战，你还不知道我的厉害么？”鲁长老淡淡说道：“我正是要报你昨日的一掌之仇！”宇文化及大笑道：“好，你不怕死，那就来吧！”正要收起日月双轮，与鲁长老对掌，鲁长老道：“今日我与你较量兵刃。”抄起了打狗棒，便即进招。

宇文化及“哼”了一声，说道：“随你的便。兵器没长眼睛，只怕你死得更快。”经过昨日一战，宇文化及已知道鲁长老的功力虽深。但因年纪老迈，却没有足够的气力可以发挥，不论比什么他都可以稳操胜算。于是漫不经意地便把日月双轮向鲁长老推去。

哪知鲁长老举起了打狗棒，只是轻轻一拨，宇文化及的日轮已给荡开，“　”的一声，与月轮撞上。说时迟，那时快，鲁长老的打狗棒已是闪电般地指向了他的胸前大穴。

宇文化及吃了一惊，连忙一个“鹞子翻身”，倒纵出三丈开外。鲁长老跟踪追上，宇文化及用月轮护身，日轮反手推压，这一推一压，乃是他得意的杀手绝招之一，此时他已不敢轻敌，用足了气力，势道凌厉之极。哪知鲁长老的打狗棒只是滴溜溜一转，轻描淡写地又把他这一推一压化解开了。

原来这打狗棒法乃是丐帮的决不外传之秘，与大力金刚掌及伏魔杖法并称“丐帮三绝”。大力金刚掌以刚猛见长。打狗棒法则以阴柔制胜。大力金刚掌还比较易练，打狗棒法则极难练到炉火纯青之境。打狗棒法分圈、转、

推、磨、粘、引、勾、连八诀，纯以借力打力为主，八诀互用，神妙无方。既是以借力打力为主，本身就无须使用多大的气力。昨日鲁长老猝然遇敌，又不知道对方的深浅，一时来不及用打狗棒，这才吃了宇文化及的大亏的。如今双方使用兵器，宇文化及可就要吃他的大亏但宇文化及也是个武学大行家，接连吃了几次亏之后，蓦地一省，收起了日月双轮，说道：“念你年纪老迈，我让你占一点便宜。管你用什么兵刃，我都是用一双肉掌奉陪。”原来他已看出鲁长老的棒法的奥妙之处，自己若用兵器，反而给他可收借力打力之效。如今他改用劈空掌力，只要打狗棒点不着他的穴道，鲁长老就无计可施，非得凭着本身功力和他硬拼不可。

鲁长老心头一凛：“这厮可也真够眼力，今日我是非与他拼老命不可了。”原来鲁长老另有个“两败惧伤”之法可以制敌，但非到极紧要的关头，是不轻易使出来的。当下鲁长老神色不露，淡淡说道：“好，随你的便，我这打狗棒一样打你。”

话虽如此，宇文化及改用了劈空掌力之后，鲁长老的打狗棒要打到他的身上，那也是大不容易了。宇文化及的混元一炁功可以用来护身，也可以用来攻敌，掌力使开，周围三丈之内，如同筑起了一道无形的墙壁。鲁长老的棒法纵然神妙，却近不了他的身。但宇文化及使用劈空掌力，也是有一利另有一弊。弊病在于他在三丈之外发出的掌力，对鲁长老也同样伤害不了。本来，鲁长老的气力大不如他，若是双方硬打硬碰的话，鲁长老必然支持不住。如今宇文化及怕了他棒法的神妙，不敢让他近身，鲁长老就可以支持更多的时候了。

他们虽然不是近身搏斗，但也处处透着凶险。只要哪方稍有疏忽，另一方就可以立即欺身进招，取他性命。

这一边，鲁长老与宇文化及打得难分难解。那一边武士敦也正在与太乙展开了一场恶战。

且说武士敦赶去援救他的未婚妻子，到得恰是时候。其时云紫烟和太乙已经斗了二三十招，气力渐感支持不住，太乙把她迫到了湖边，喝道：“撒剑！”五指如钩，朝着云紫烟搂头抓下。云紫烟身形已在他掌势笼罩之下，除了一招脱手掷剑，迫退敌人之外，必然要给他挤下湖中。但若掷剑退敌，以太乙的本领也断不会受她所伤。退而复进，云紫烟依旧脱不开他的魔掌。

就在太乙大喝“撒剑”之时，武士敦也是一声喝道：“看掌！”人未到，掌先发，武士敦的大力金刚掌何等厉害，五丈之外，遥遥一掌，掌力已及到太乙身上，太乙陡然一震，连忙闪开。云紫烟一招“玉女投梭”，剑尖划过，把太乙的衣袖划破了一条长长的口子。幸而太乙功力远胜于她，当她剑锋触及之时，衣袖一挥，消解了她的六七分劲道，这才只是给划破衣袖，没有伤着皮肉。

说时迟，那时快，武士敦劈空掌一记打出，人亦已赶了到来。挡在云紫烟前面，呼呼两掌，把太乙迫退。云紫烟惊魂稍定，想起刚才的险处，不禁出了一身冷汗。只觉手足无力，倚着山石歇息，她暂时只能袖手旁观，看武士敦与太乙恶战了。

太乙反手一指，一股冷风，如箭疾射。武士敦微感寒意，冷笑喝道：“你的玄阴指又能奈我何哉？”武士敦正当年富力强，且又天生异禀，内功造诣，比鲁长老还更深厚。太乙的玄阴指只能使他稍受影响。却是伤他不了。

但太乙挟着数十年功力，也是非同小可。他掌指兼施，寒风激荡，武士

敦一面运气护身，一面以金刚掌应敌，双方旗鼓相当，恰恰打成平手。

武士敦记挂着师叔，说道：“ 烟妹，你去助鲁师叔一臂之力。 ”

云紫烟练的是峨嵋派的玄门正宗内功，歇了一会，行大周天吐纳之法，真气流转全身，气血畅通，精神已是渐渐恢复。当下答了个“ 是 ”字，便即向鲁长老那边跑去。

可是她刚刚跑过一座假山，距离鲁长老还有数丈之遥，忽地听得有人哈哈笑道：“ 还好，我也赶得上这场热闹！ ”声音初发之时，在花园之外远远传来，说到了“ 热闹 ”两字之时，人已越过围墙，进入了花园之内了。

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太乙的女婿柳元甲。虽是女婿，两人的年纪可差不多，柳元甲的本领并不在他岳父之下。柳元甲进了围墙，张眼一看，只见园子里八个人，分成三处厮杀。鲁长老这边的人，他全都认得。与武林天骄夫妻激战的那个猛鹫上人，他也是早就认识的了，但宇文化及是何等样人，他却未知。正是：

天狼岭上群魔会，血雨腥风又一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